

續藏書序

石渠舊史焦竑

李宏甫藏書一編余序而傳之久  
矣而於國朝事未備因取余家  
藏名公事跡緒正之未就而之通  
州久之宏甫歿遺書四出學者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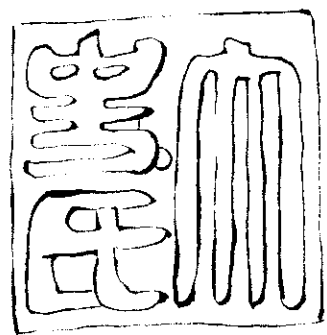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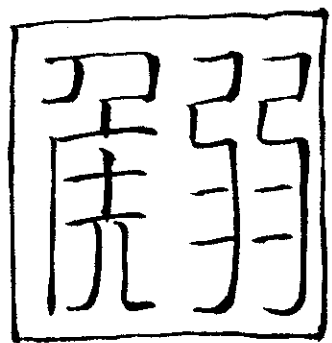
傳誦之其實真鷹相錯非盡出其  
手也歲己酉眉源蘇公弔宏甫之  
基而訪其遺編於馬氏於氏是續藏  
書始出余鄉王君惟儼梓行之而  
屬余引其簡端余謂前史有紀有  
志有列傳其體乃具宏甫前後二

編列傳獨詳於紀若志缺如也而  
列傳之中又獨存其美者昔楚史  
名檇杙春秋則亂臣賊子之戒每  
拳拳焉豈宏甫意不及此耶抑有  
所待耶 先聖學三代之禮乃於  
周獨憲章之恐後學者欲明習



朝典追蹤先哲舍是編何之余謂  
退可以修身而畜德進可以尊  
主而庇民謀王斷國之大端班班  
具在貴善學之而已近代名鄉稱  
黃材伯為博古鄭端簡雷司空為  
通今藉令三復宏甫之二編其可

與昔賢相頡頏也夫



續藏書目次

一卷

小序

開國諸臣緣起

開國諸臣總叙  
開國諸臣本根

二卷

開國名臣

金陵陳靜誠先生遇

青田劉文成先生基

附

子璉

璟

別見遜國名臣

鐵冠道人張先生

建昌周顛仙先生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濂

義烏王忠文先生禕 附 子與孫 別見遜國名

宜興吳忠節先生雲

姑孰郡公當塗陶先生安 附 太平知府李公習

御史中丞章先生溢 附 子存道

祭酒宋文恪先生訥 司業劉子高先生崧

祭酒陶公凱 附 崔亮 楊訓文

尚書詹公同 附 子詹公徽

大學士吳公伯宗 大學士吳公沉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 附 鮑恂 余詮 張紳

太子少保唐公鐸 附 張長年 貝瓊

尚書開公濟

祭酒樂公韶鳳 附 趙奎 王木 魯三質

學士劉公三吾 附 陳旭 陳友

靖難名臣 附 太師蹇忠定公義 別見

見靖難名臣 附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別

靖難名臣 附 太保黃忠宣公福 別見

閣輔臣 附 太學士解公縉 別見內

內閣輔臣 附 少保黃文簡公淮 別見

存善 子 伸 佐 祺

三卷

開國功臣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 黔寧昭靖王國平侯沐  
寧河武順上衛國鄧公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  
文成劉誠意公 別見名臣

四卷

開國功臣

東丘郡侯花將軍

附

部氏孫氏雷老

高陽侯韓成

附

濟陽丁普郎等三十六人

梁國趙武莊公德勝

附

南陽郡侯葉琛 并張子明

捨命王等共一十四人

越國武莊公胡大海

附

李夢庚 王愷 并孫炎等共二十一人

虢國忠烈公俞通海

附

弟通源 通淵

蔡國忠毅公張德勝

附

汪典祖 周顯 陳文

楚國公廖永安

河間郡公俞廷玉

泗國武莊公耿再成

燕山侯孫興祖

永義侯桑世傑

縉雲郡伯胡深

宋國公馮勝

潁國公傅友德

涼國公藍玉

鄆國忠順公宋晟

五卷

遼國名臣

遜國名臣記

文皇帝答曹國公李景隆書

遜國名臣細序

齊太

黃子澄

練子寧 附

蕭用道

方孝孺

張昺

葛誠

湯宗

余逢辰

徐輝祖

梅殷

謝貴

彭二

馬宣

朱鑑

卜萬

廖鏞

廖銘

孫岳

瞿能

宋忠 附

徐凱

耿獻

余填

彭聚

孫太

尚百餘人發憤死不可考

莊得

陳質

楚智

張皂旗

不知名

王資

崇剛

王彬

係御史

趙諒

宗瑄

係宗晟子

張倫

魯澹

附

馬宣

楊本

倪諒

周拱元

鐵絃 附

徐將軍 盛統兵 高僉事 宗參軍

黃觀 附

張都統 王太守 王府校等

陳迪 附

蒼頭戾來保 侯太 附 茅卯仔

暴昭

張統

毛太

王純

嚴震直

卓敬

黃魁

盧迥

郭任

陳植

胡子昭

徐厘

六卷

遜國名臣

景清

茅大芳

陳性善

胡閏

劉端

王高

鄒瑾

彭與明

盧原質

薛崑

廖昇

周是修

王叔英

附 盛希年

王良

董倫

王景

唐愚士

高遜志

張顯宗 附

楊璉

房安

呂昇

樓璉

王達

高巍

宋徵

劉伯完

黃鉞

附

楊福

龔太

韓永

陳繼之

戴德彝

韓郁

曾鳳韶

王彬

董鏞

葉希賢

魏冕

甘霖

王度

鄭公智

尹昌隆

巨敬

王良

程本立

附

沈壽庸

胡子義

林嘉猷

鄭居貞

七卷

遜國名臣

姚善

附

錢芹

王賓

韓奕

俞貞木

陳彥回

王璉

葉惠仲

顏伯璋

附

胡先

兒有為

弟珏

友晏璧

鄭恕

劉亨

鄭華

唐子清

周縉

并朱寧等二百九十人

黃讌

松江同知

不知名

盧振

牛景先

周璿

謝昇

劉政

魏澤

陳思賢

伍性原  
魯廷瑞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王者

附

子楨  
女靜

高賢寧

儲福

附

母韓氏  
妻范氏

羅義

龔翊

黃彥清

附

郎御史給舍  
四十餘人

雪菴和尚

附

桂景賢

河西鏞

附

莊浪魯家

補鍋匠

馮翁

東湖樵夫

梁田玉

郭良

梁中節

梁良用

宋和

郭節

何洲

梁良玉

何申等二十人

附

王詔  
鄭僖

吳亮

程濟

高翔

劉璟

附

子貊



王紳 附 子祿

宋繹

八卷

靖難名臣

太師蹇忠定公義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

太保黃忠宣公福

少保金忠襄公忠

少保陳節愍公洽 附

李任 顧福 劉順

桂勝 劉子輔

徐騏

劉安

蔡順

陳麟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濬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智

尚書王文忠公英

九卷

靖難功臣

榮國姚恭靖公廣孝 附

袁珙 顧士 張信

御製榮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湯陰伯郭忠襄公資

尚書宋公禮 附

金純

周長

潘叔正

許堪

河間張忠武王王

東平朱武烈王能

定興張忠烈王輔

鄞國薛忠武公祿

鄖國張襄僖公信

廣寧侯劉忠武公榮

十卷

內閣輔臣

史閣敘述

史閣款語

解縉

胡儼

楊榮

高穀

岳正

十一卷

內閣輔臣

李賢

彭時

劉健

黃淮

楊士奇

楊溥

薛瑄

呂原

附

金幼孜

商輅

劉珣

謝遷

丘濬

王鏊

十二卷

內閣輔臣

楊廷和

楊一清

張孚敬

徐階

十三卷

勲封名臣

李東陽

劉忠

梁儲

費宏

席書

趙貞吉

靖遠侯王忠毅公敏

附

蔣貴

興濟侯楊忠敏公善

涑國公孫武敏公鏜

附

石亨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

懷遠伯山襄毅公雲

平江侯陳恭襄公瑄

武功伯徐公有貞

潁國公楊武襄公洪

太傅王襄敏公越

都督王公信

十四卷

勲封名臣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

都督僉事劉公璽

錦衣牛公斌

總兵楊公銳

咸寧侯仇公鉞

太保梁武壯公震

都督馬公永

都督沈公希儀

都督俞公大猷

都督同知萬公表

都司戚公景通

附 子繼光

經濟各臣

太保王忠肅公翱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鑑

尚書郭公璉

尚書周文襄公忱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通

尚書年恭定公富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信民

太傅于忠肅公謙

太師王端毅公恕

少保姚文敏公夔

附 尹旻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秉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恭

尚書王莊毅公竑

十六卷 經濟名臣

尚書王恭毅公傑

尚書陳康懿公俊

都御史黃公紱

太子少保項襄毅公忠

太保余肅敏公子俊 附

徐廷璋 馬文升

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布政陶公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 侍郎葉文莊公盛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少保秦襄毅公紘

太子少保鄧襄毅公廷瓚 附 朱英

太子少保童公軒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都御史高公明

十七卷

經濟名臣

少保倪文毅公岳

少保周文端公經

太子太保劉公大夏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珊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敷華

尚書黃文毅公孔昭

太傅韓忠定公文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瀚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附

弟鴻漸 段堅

副都御史陳公鎬 附

弟欽

都御史王公雲鳳

尚書林公俊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瓊 附

陸完 彭澤 陳九疇 曹謙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都御史馬公昊

十八卷

經濟名臣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材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

尚書雍公太

尚書吳公廷舉

尚書顧公璘 附

弟璵

少保王襄敏公以旂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金

太子太保熊公浹

尚書胡公松

尚書鄭端簡公曉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世達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十九卷

清正名臣

都御史顧公佐 附

師達 向瑤

都御史軒公輓 附

周新

尚書魏文靖公驥

都御史魯公穆 附

薛祥 薛遠

侍郎李忠文公時勉 附

陳祚

祭酒陳公敬宗 附

楊鼎

都御史吳宋恪公訥

御史孫公鼎

布政使夏公寅

侍郎劉文介公儼

少保林莊敏公聰 附

千戶龔遂榮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悅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韶

二十卷

清正名臣

尚書楊文懿公守陳

太常卿張公元禎

光祿卿陳恭愍公選 附

張繫 子戴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寬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寶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珪

尚書陳公壽

尚書謝文肅公鐸

都御史熊莊簡公繡 附

潘禮 胡拱辰 王琦  
李崧 朱裳 孫需

祭酒魯文恪公鐸

陶琰

副使邵公清

中允景公賜

尚書嚴恭肅公清

侍郎程公文德

二十一卷

理學名臣

薛文清公瑄

別見內閣輔臣

聘君吳公與弼

附

陳海雍

陳文恭公獻章

附

陳真晟

胡居仁

劉閔

莊定山公梟

賀給事公欽

章文懿公懋

羅文毅公倫

丁副使公瓊

鄒吏目公智

陳御史公茂烈

蔡祭酒公清

王文成公守仁

別見勳封名臣

儲文懿公瓘

二十二卷

理學名臣

湛文簡公若水

呂文簡公枬

附

馬汝驥

王道

穆孔暉

鄒文莊公守益

附

子善

孫德涵

德溥

王心齋公艮

附

子璧

林春

董蘿石公灃

附

子穀

王龍溪公畿

唐荆川公順之

羅文恭公洪先

羅近溪公汝芳

殷侍郎公邁

張諭德公元忭

楊侍郎公起元

二十三卷

忠節名臣

劉忠愍公球

章恭懿公綸

鍾恭愍公同

廖恭敏公莊

楊觀察公瑄

附

子源

黃少卿公鞏

附

陸震人

張英

并何遵等十二

何尚寶公遵

孫忠烈公燧

許忠節公達

楊翰撰公慎

別見文學名臣

舒翰撰公芬

楊忠愍公繼盛

附

張紳

沈光祿公鍊

楊御史公爵

海忠介公瑞

二十四卷

孝義名臣

丘公鐸

知縣簡公祖英

附

高彬

姚公伯華

朱公煦

附

陳圭

毛公聚

劉公謹

程公通

孫公惟中



錢公瑛

瞿公嗣興

麴公祥

洪公祥

虞公謹

楊公旻

王公原

唐公儼

劉公和

訓導劉公閔

歸公鉞 附

弟繡

何公倫

崔孝童鑑

二十五卷

孝義名臣

員外郎杜公環

樂公柝 附

弟樞

李公疑

葉公伯巨

附

鄭公士利

高公謹

汪公灌 附

夏宗顯

王公芳

義僕阿寄

義倡邵金寶

二十六卷

文學名臣

學士宋公濂

別見開國名臣

學士王公禕

別見開國名臣

文學博士方公孝孺

別見遜國名臣

詹事曾公絜

修撰康公海

修撰楊公慎

副使李公夢陽

副使何公景明 附

徐禎卿 邊貢

考功郎薛公蕙 附

高叔嗣 陳東

山人孫公一元

別見理學名臣

僉都御史唐公順之

叅政王公慎中

僉都御史趙公時春

尚書王公世貞 附

弟世懋 李攀龍 汪道昆

二十七卷

郡縣名臣

方公克勤

吳公履

陳公灌

錢公本中

况公鐘 附

蔚能

劉公實

丁公積

徐公咸

唐公侃

程公燁

徐公九經

龐公嵩



翁公公

譚公嵩

謝公

孫公

丁公

翁公

吳公

陸公

續藏書卷一

蓋帳前一史之平...

順時當報心事溫陵以泉李載贊跋其輯著一

入我錄而進也始又曰開國柴應槐賦賦以本賦

虎林

重訂



臣李贊曰我少引長以首繼開國諸臣而去之日開

太祖高皇帝蓋千萬古之帝也古唯湯武庶幾近之然

武未受命非周公則無以安殷之忠臣湯之受命也

晚非伊尹則決不能免於太甲之顛覆唯我

聖祖起自濠城以及即位前後幾五十年無一日而不念



小民之依無一時而不思得賢之輔蓋自其託身皇覺寺之日已憤然於貪官汙吏之虐民欲得而甘心之矣故時時用兵時時禁諭諸將無一字而非惻怛亦無一字而不出於忠誠故天下士咸願歸而附之而樂爲之歿也臣是以首錄開國諸臣而先之曰開國諸臣總叙者此也蓋叙而總之正以見歿事者之衆皆千古之所未曾有此必有大根本存焉非可以人力強而致也故又曰開國諸臣本根知必有本根則知當時歿事者之所以衆矣而緣起於濠城一劔之提伽藍神前一玦之卜而已嗚呼兵力單弱子興

非夫眇乎小哉何所復望於入建業滅江州擒士誠混一江南而平定山東河南北也夫以其所緣起者寡弱如此而所成就者神速至大如彼故又曰開國諸臣緣起焉嗚呼合是三者而觀之而後知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取天下之由矣自是而後建文繼之純用恩而

成祖二十有二年則又恩威並著而不謬仁宗繼之純用仁而

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則又仁義並用而不失况正統十年之前

昭聖未賓、三楊猶在、尚行

二祖三宗之政乎、則我

朝仁義立國、愛民好賢、蓋相繼且百有餘歲也、自古開  
創之君、曷嘗有此哉、臣是以伏讀而詳著之、以見今  
者、

聖子神孫、所以安享太平之故、當知無忘

祖宗功德於無窮也、

開國諸臣總叙

癸巳春、上年二十六、在郭元帥軍中、先是濠城被圍、元

將賈魯、成圍解、上白郭元帥、歸集鄉里壯士、得徐達等

入城、達少、上一歲、上首得達、專任之、既而徐州將彭

早住、趙均用來奔濠城、郭元帥為所制、上察知其不可

為、乃白郭南畧地、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

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

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張銓、周德、典等、二

十四人、出南略定遠、二十四人者、皆濠人、甲午春、上破

橫澗山、元義兵將繆大亨、以眾二萬降、上至定遠、馮國

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上大悅，令兄弟皆宿衛左右。定遠人李善長來謁。上一見，知其爲長者，禮之。合肥人吳復性沉鷲，寡笑言，勇略過人。聞上至，率所部來謁。上俾領前鋒，定遠人丁德典、驍勇善戰，偉貌黑面，來歸。上以黑丁呼之，令從征洪山寨。德典先登破寨，濠州趙德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馬上運槊如飛。上以爲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亂徙他境，及聞上駐師濠州，皆來歸。定遠人沐英，八歲遭兵亂，失父母，上憐其孤，屬高皇后撫之。至是，并文忠等皆育爲子，賜文忠英姓朱，擇師教之。軍中稱文忠保舍，英沐

舍，虹縣胡大海，身長鐵面，勇力過人，來見。上於滁，上一見，語合用，爲前鋒。濠州孫興祖，剛毅有膽氣，王志猛鷲，多智略，二人來歸，年皆十九。定遠茅成、含山仇成，二人皆驍勇有膽略，來見。上悉留置麾下。乙未，上駐和陽，虹縣鄧愈年十六，率所部來附。上命統領軍總管濠州常遇春，年二十三，率所部數十人來歸。未至，因臥田間，夢金甲神人蹴之，起曰：「主君來，忽寤。」見上，至卽伏謁。上欲謀渡江，乏舟楫，時巢湖有水軍將，巢縣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廉，合肥張德勝，葉昇，無爲桑世傑，含山華高，皆集舟師，結水

寨自保聞上駐師和陽乃遣使間道納款上率諸將以兵往取之遂以永安等歸和陽適巢縣金朝興亦率衆來附朝興驍勇有謀既得諸將遂決計渡江六月朔上率諸將渡江攻采石破太平耆儒陶安李習迎見上召安與語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悅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言金陵宜取狀上遇安甚厚令預密議以李習知太平府事太平城初破郡將吳昇帥衆降上曰吾聞汝江右名賢也卽用爲領兵總管合肥人楊璟儒家子

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略因亂聚衆保鄉里聞上取太平率衆渡江來授管軍萬戶上旣破滅陳也先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丙申三月上率諸軍進取金陵復破方山營擒兆先釋而用之元將康茂才蘄州人結義兵捍寇江上累功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其精銳茂才收合潰散屯天寧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金陵上旣取金陵茂才欲奔鎮江我師又追及茂才乃率所部三千人降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事至於此處生惟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上遣徐達等下鎮江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爾入城爲吾

只是以收拾人才爲先着

訪之元之名從龍仕元爲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鎮江達至訪得之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從龍至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時政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定遠人王弼有膂力膽略過人善用雙刀因亂集鄉里壯士結寨於三臺山率所部來歸上命宿衛帳下丁酉四月上親督師下寧國執元將朱亮祖亮祖六安人爲元義兵元帥初上克太平時亮祖降上賜以金幣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軍中爲所獲者六千人諸將弗能當常遇春與戰亦被創還上親督徐達等奮攻之亮祖兵敗城下被獲上曰

今將何如對曰非不得已也生則盡力歿則歿爾上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城七月命鄧愈胡大海率兵取徽州守臣走元帥汪同以衆降戊戌以李文忠胡大海守嚴州得郭彥仁命爲指揮使司都事使和協文忠大海不爲異上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訪時政又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升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悅其言命預帷幄密議又得樞國興使從征湖口未幾命爲元帥守宜興十二月至蘭溪時和州人王宗顯少業儒避亂僑居嚴州胡大海以宗顯見上上曰是與我同鄉里遂用之命探婺州城中盡得其虛實攻破



之改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召儒士許元葉璿玉胡翰江仲山等皆會食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又命宗顯開郡學招延儒士葉儀爲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己亥春樂平儒士許瑗謁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略者可以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收覽豪傑難以成功上卽拜瑗博士冬十一月命胡大海等進攻處州元部將胡深守龍泉見元將士多怠弛不用命深知天命有歸乃棄其軍間道來降且獻取處州策大海用其言破處州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薦劉基宋濂

章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又薦王禕許元黃天錫諸儒上皆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謁見上喜甚曰吾爲天下屈四先生從容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宋濂浦江人以文章行義爲時所重嘗教授義門鄭氏家章溢龍泉人葉琛麗水人皆智略過人避亂隱田里至是俱以聘至上問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文學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召劉基侍帷幄預謀機務以宋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遣世子受經溢琛並爲營田司僉事元福建行省叅政袁

天祿見 王師下浙東知天命有在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以福寧州來納款 上賜書褒嘉之七月故徐壽輝將干光徐椿以饒州來附 上命鄧愈往納之于光等遂從愈屢敗僞漢兵饒州以安陳友諒殺趙普勝而用普勝將張志雄從侵建康友諒敗志雄與梁鉉被擒皆降志雄因獻取安慶之策 上用之遂克安慶元將薛顛沛縣人有勇略守泗州辛丑三月聞我師克高郵遂以泗州來降 上以為指揮使從征八月 上親征友諒趣江州友諒將丁普郎迎降遂克江州宿州傅友德勇略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之敗歸明玉珍不能用率所部從陳友諒于武昌及

上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眾來降 上知其才即命為將 上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友諒將胡廷瑞守南昌遣使來約降請無散離其部眾壬寅春 上幸南昌廷瑞遂迎謁建昌守將王溥袁州守將歐普祥黃彬餘干守將吳安寧州守將陳龍吉安守將孫本立皆率眾來降 上悉慰納之安豐曹良臣英毅剛斷為眾所推聚眾立柵禦寇又韓政亦集眾千人自保至是皆率所部來歸 上嘉之授良臣江淮行省叅政政江淮行省平章甲辰春 上既被滅陳友諒旬容儒士戎簡人見 上曰主上向敗友諒于九江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復還金陵後雖克之勞費

多矣。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之敗，我豈不知東勝蹤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彼必死鬪。故縱之使偏師綴其後，知彼創殘之餘，必不能戰也。故全城降附，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知勇，所得不亦多乎。簡深歎服。他日，上謂諸將曰：鄱陽之役，當時諸將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武昌者，雖非吾意。然軍中以為奇謀，不意戎簡亦能言之。丙午冬，建宗廟社稷，得冷謙命製樂。謙深明音律，今樂器樂舞皆謙所製。又善幻術，後以道人盜帑藏事，覺得罪，以幻術遁免，不知所終。戊申春，上即大位，命將征廣東。時元廣東左丞何真者，東莞

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為何源務副使，以亂故棄官歸鄉里。後討平東莞王成、陳仲玉之亂，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至是，上遣廖永忠等平廣東。先以書招諭真，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上印綬歸附。永忠以聞，上嘉其保境息民，下詔引竇融、李勣事褒之。召真入朝，賜宴，厚加賞賚。上遣徐達等北伐中原。四月，師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勇力有謀畧。河南郡縣皆下，雲獨守裕州，招之不從。後兵敗被執，上釋而用之。

開國諸臣緣起

滌陽王郭子興者其先曹州人也父曰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逆濠之定遠定遠人信之業稍儘矣而尚未娶里中富翁某有女而瞽郭公為推其于支曰是命富貴翁笑曰以瞽故未有歸何貴為郭公乃請曰不鄙庸陋能見曆否翁許之郭遂委禽自瞽女歸郭公而術益售橐日益盈遂大買田宅為定遠富人有三子一女而子興其仲也郭公歿而三子俱情積著踰於郭公時至傾邑屬元季人思亂訛言大興子興忽心動遂大出其橐椎牛酒散錢帛結納豪勇至正壬辰羣盜蝟起淮南北子興從里中少年數千

人襲濠州據之異軍蒼頭畢會而帝自皇覺寺仗劍趨濠為門者止以為間諜將聞之子興而害之子興適巡行驟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語更置帳下俾長十夫日引與謀事時元兵數來討子興驍勇善戰每出則帝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捕生遍當於是帝日益重而宿州人馬公者嘗避讐定遠與子興交善從之濠而病將歿唯一女以托子興曰為我擇所歸子興拊之如己女一日謂其妻張夫人曰吾部曲不少而所見無如朱某者必且貴馬氏女亦當貴遂安之是為孝慈皇后時同據濠州者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俱自稱元帥四人者慙而麤日

事鹵略無遠志子興意輕之咸恨而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與語多不酬子興怒拂衣歸德崖等乃共決自是多稱疾不與會帝乘間說曰彼日益合而我日益孤不已權將它往於是子興乃勉強出會未幾而齊之敗將彭早住趙均用各以其餘眾來德崖等納焉以其故盜魁有名也而爭推之更出其下早住頗有權畧子興畧與相善而薄均用德崖等乃間均用曰郭某目中只有彭將軍真不復有將軍也於是德崖乃謀乘子興出纂而縛之置於寨帝逾於他部歸或謂事叵測宜匿帝曰郭公吾生父也亟馳至家問知其為德崖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率子興之

二子急馳以語早住早住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與偕至德崖寨破械出之則膚撓矣已而元兵大至圍濠急乃解讐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早住均用俱稱王而子興等為元帥如故乃使帝行收兵得七百餘人自益復使帝以三百人往誘劫定遠張家堡得壯士三千人遂以三千人襲元張知院橫澗山寨走之收其兵二萬而即以其兵攻下滁州彭趙二人爭權而閔彭中流矢歿趙均用因併彭故部曲而銜子興子興危甚帝乃行金賂均用親信使說之曰公昔困于彭城南趨濠若使郭公閉壁不納肉虜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祥且郭公

易圖耳其別部之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乃縱子興率其兵萬人入滁而帝所部已三萬餘士壯而整子興大悅悉收其兵已有讒帝者謂且欲自王子興遂絀

帝權奪其左右用事者使夷于它將諸捉生游徼危任乃委之帝益自力每戰輒有功然不標掠無所以獻高后知之乃悉其資裝賂張夫人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股掌公畏朱某而舍之今舍朱某奚托也子興悟乃稍信用帝子興以名號微欲都滁自王帝曰滁未易都亦未易王夫滁山城也不可以進取亟稱王元且萃而攻我子興為寢會滁饑子興會諸將與謀所向帝

曰、獨、和、陽、可、圖、然、當、以、計、取、之、爲、子、興、畫、策、遂、取、和、陽、亡、  
何、濠、故、帥、孫、德、崖、饑、以、其、衆、就、食、和、陽、帝、納、之、子、興、以、  
德、崖、之、見、納、也、怒、而、來、視、師、德、崖、謂、帝、曰、若、翁、來、我、且、  
他、往、於、是、帝、出、餞、德、崖、軍、中、故、人、于、二、十、里、外、卽、報、軍、  
亂、遂、爲、其、衆、所、留、則、德、崖、亦、已、見、執、於、子、興、鎖、其、項、而、與、  
之、飲、酒、矣、子、興、聞、帝、被、留、大、驚、如、失、左、右、手、別、使、所、親、  
信、爲、質、使、贖、帝、歸、與、德、崖、盟、而、縱、之、子、興、性、剛、急、實、欲、  
甘、心、德、崖、以、帝、故、強、縱、之、旣、失、之、悒、悒、不、樂、遂、發、病、死、  
子、興、臨、終、之、時、兵、不、能、當、帝、十、之、三、而、其、存、者、皆、已、歸、  
心、於、帝、矣、孫、德、崖、聞、而、欲、來、有、其、衆、時、帝、別、將、與、元、

確、戰、不、能、救、子、興、之、子、某、懼、而、使、張、入、祐、請、降、於、僞、宋、  
主、韓、林、兒、天、祐、還、致、林、兒、命、以、郭、某、爲、都、元、帥、天、祐、爲、副、  
元、帥、帝、爲、左、副、元、帥、時、帝、略、巢、湖、兵、破、蠻、子、海、牙、渡、  
江、取、太、平、擁、衆、且、數、十、萬、矣、三、子、纍、然、北、面、其、長、者、與、天、  
祐、從、攻、集、慶、路、戰、死、次、子、陷、于、賊、死、少、者、以、失、職、爲、不、利、  
歿、或、曰、皆、帝、意、子、興、遂、絕、有、一、女、爲、帝、貴、妃、生、蜀、豫、  
谷、諸、王、帝、旣、有、天、下、居、恒、念、非、子、興、無、以、有、今、日、且、彼、  
之、不、克、遂、王、號、以、我、阻、之、故、卽、位、之、元、年、卽、追、封、爲、滁、陽、  
王、而、命、有、司、建、祠、滁、州、以、中、牢、祀、歲、歲、不、絕、十、六、年、詔、  
太、常、丞、張、來、儀、爲、之、碑、

奔州外史曰來儀于辭多避少遂不得稱信史故因國史而叙次之如右豪傑之興必有所憑藉然未有如滁陽王者識真龍於豫且之網而活之且假以雲雨焉非子而非女而女帝之有天下則誰力也物無兩大中道而殂顧胤斬聖代雖血食世世不絕焉足當報哉焉足當報哉

陳建曰滁帥乏糧王命定計上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曰何如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三千其文曰廬州路義兵士皆勇敢可令椎髻左衽衣青衣腹背懸之以四橐駝載賞物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因以絳衣兵千人繼其後相拒十餘里候青衣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卽鼓行而趨取之必矣王曰善於是命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進會天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見過期不舉火意天祐已入城遂率衆抵城下元守將也先帖木兒閉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流矢走元兵追三十餘里會日暮收兵還天祐兵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遂據城也先帖木兒遁去再成等尚不知天祐入和陽敗



兵歸報王謂天祐等衆已陷沒王大驚咎上失策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來招降王益恐召上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卑弱上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外使填塞街市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見王王諭之多失辭上每翌之衆欲殺使者上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太言縱使去彼必不敢進王從之王時猶未知已拔和陽命上率二千人往收敗卒上率徐達李善長等進抵城下始知天祐等已據和州上乃入撫定城中王遂命上總和陽兵上聞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民間夫婦不相保乃召諸將諭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掠婦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感悅上旣總大兵謀斷出諸將右遂定渡江之計

高岱曰我聖祖之駐滁和爲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衆據滁和以俟時乃居濠城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卽有衆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辭滁而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受制於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懷王之牙將耳然則郭元帥雖有翼植之恩而我聖祖所以報之亦

至。又以其所自創之滁陽奉立爲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  
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更始懷王。未之有也。

李禿翁曰。高岱之論滁陽王。最當矣。

開國諸臣本根

丙午三月。上率諸軍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盡力來  
禦。久不能支。城破。百寮皆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  
指揮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爲重臣。城存則存。城破則歿。  
豈有去理。俄而兵四集。遂遇害。上入城。嘉其忠。命爲棺。  
衾禮葬之。又以元臣余闕守安慶。力禦陳友諒將趙普勝。  
後城破。不屈歿。命安慶廟祀。其後貶元降臣危素曰。盍  
往守安慶。余闕廟是也。  
陳建曰。褒歿所以勵生。獎往所以勸來。夫敵人之臣。盡力  
以禦我。一旦自敗。不喜其敗。亦已矣。况嘉其能盡力。而以

禮殯葬之乎。我聖祖之禮葬。福壽廟祀。余闕蓋撥亂救民。顯忠勸義。真帝王之師。不可以矯強而至也。

續藏書卷二

開國名臣

金陵陳靜誠先生

公名遇，字中行，曹人。先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因家焉。大王父執中，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王父文德，深陽縣判。父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公姿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扁所居之室曰靜誠。人稱靜誠先生。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公學識不羣，因以書聘之。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兵爭，干戈四起。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

英雄創業誠難獨理和門雖多將士帷幄尚乏主持恒側  
席以求賢與詢謀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鬱然  
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  
天生實我良輔昔湯文會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  
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爲法儻以生民爲  
念應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武實以安民助成大業列  
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與拱埃車塵起展素  
蘊蓋丙申四月八日也既見與語大悅運策帷中日見親  
信幸其第者三諸計畫多祕不傳甲辰 上卽吳王位賜  
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 上卽帝位公陳治道以復

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  
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洪武庚戌春常奉 命至浙江還  
朝密有所陳賜白金彩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 召對  
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  
復辭時西域進馬甚奇公見之引漢故事爲諫 上大悅  
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 上曰士有志節者不以  
功名關懷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  
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譴者多公力爲救解多所全釋  
上嘗諭曰先生有子令帶刀侍朕對曰臣三子皆幼俟  
其成立圖補報 上說賜兼金對衣當是時 上之寵禮

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甲子秋，病作，醫療踵至，尋卒。上震悼不已，遣官賻祭，加東園祕器，賜葬鍾山。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公著述，嘗燬于火。今畧見世德錄云。弟中復嘗隨公侍。上永樂中，翰林待詔，善繪事。子欽誠，早卒。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鄭端簡曰：上以武功創業，顧喜接耆儒。時江西鉛山龔敷、學博行淳、鄉鄙人皆向慕之。國初，以明經爲府學教授，御史葉孟芳薦之，徵至京。洪武十三年秋，上坐武英殿西廡，見諸儒，使言志，皆曰：不敢上負。聖主，自棄明時。上大喜，始制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敷爲春官，杜敷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官冬官缺，令兼攝。杜敷壺關人，勤苦力學，精通易書詩，吳源興化府儒學教授，與王本俱以儒士行誼著聞。

李贄曰：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常理也。然世間固有謀其政而不在其位者，則常理之所未有。從古之所未有，而于靜誠陳公僅見之矣。後此若姚恭靖亦可謂能處身於遇主之際者，而戀戀一少師之榮，終身役役于殿陛而不肯去，則亦稍優于劉誠意而已矣。其視公不太遠乎？嗚呼！胡惟庸之藥，不待嘗也。天官之九級，不待歷歷下上也。故吾以陳靜誠爲我朝名臣之第一。

人也。

青田劉文成先生

公名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絕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克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呼博，遊武林、汎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公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西蜀趙元澤復奇

公曰：公乃受魏玄成目邪，非諸葛武侯未易當也。方谷珍反海上，省憲舉公爲行省都事，谷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以官，公言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者以先入谷珍賂，大怒，謂公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羈管紹興路，公感憤，慟哭流血，欲自殺，賴門人密理沙等力阻，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所遊必有記，又多爲歌詩自適。而谷珍益橫肆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委公，公受兵且撫，且討寇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公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

中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公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  
判公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  
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十卷以見志  
衆避谷珍多依公自保會 太祖已下金華定括蒼公置  
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邪會 上使孫炎以  
金帛來聘公乃付其衆於弟囑曰衆善保境毋爲方氏所  
窺卽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溢琛吾西湖言驗  
矣既見 上陳時務一十八策 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  
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 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恒擾不決  
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

公後至獨張目不言 上爲起入內趣召公公言先斬主  
納款及奔鍾山者 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  
入而伏兵徼取之故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款  
及奔何也 上於是決筴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  
酬公公辭不受時 上雖以定江東稱 吳國公而中書  
省設小明王座猶奉韓林兒公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豎  
者爲 上陳天命所在 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  
諒之皖城不下公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  
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  
攻其城 上使公授之方畧公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



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曷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啟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具如公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上難之公從後蹴所坐胡床上悟而許洪都下前是公以母喪告歸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申前請始許公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洵洵其將夏毅憂甚迎公入衆卽帖伏公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俟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公治葬畢因騰書宣上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

降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公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公入謝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鯁生謂士誠密邇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公對曰陳氏據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蘊崇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上遂率師迎敵之大戰于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公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



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于破友諒筭筭尤神絕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公謀斷勿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公領之日中有黑子公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叅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上方欲刑人而公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應之公曰頭上血衆也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公縱歸里熒惑守心羣下皆惴惴以上且有加僂公密奏宜下書罪已以回天意上許之衆乃安大旱上特命公諭滯獄甫決雨隨澍時公取爲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上卽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遇

諸大典封賞冊拜皆公與左丞趙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爲之時處州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爲額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時左丞相李善長貴盛公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公言李舊勲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忠勲足任此公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傾覆臣駑鈍豈堪此上乃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復問公公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于憲叅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債轅破犁犢

也。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生。公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巽慝，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會

上幸鳳陽，公與左丞相居

守，請于

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

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

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寮且素暱之

請公緩其獄，公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卽斬之。丞相大恚恨

俟。上歸，訴公盛夏祈雨，僂人於壇墮之下，非所以奉承

天意。上惜公，持其章不下，而風公以病請告，就醫青田

時，洪武四年也。時上再幸鳳陽，有欲建中都之意，又銳

欲出塞滅王保保，公瀕行，謂中都曼衍，非天子之居，王保

保不可輕，明年大封功臣，手詔叙公勲伐，召赴京，命兼

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公開國輔運

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勲級猶二品，而祿

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公既

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上優詔答之，嘗爲

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

三魁，爲齧盜藪，方氏所由亂，公奏于其地立巡司以控扼

之，其姦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大豪復陰主之，公

時使其子璉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



銜公舊語使刑部劾公欲購淡洋地爲自墓不得則創立  
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  
問而第令移文使公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公馳入朝見  
上但引咎自責不敢言歸矣惟庸能代廣洋爲右丞相覘  
上之念公急乃陽爲好者以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公  
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寢劇上使問之  
知不能起乃爲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  
十五公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  
上毋令後人習之爲書勸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  
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

形勢相連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上之無益  
不久必敗敗則上必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公爲人剛毅  
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毅奮發不復反顧而揣  
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允懸斷不爽若鬼神初上禮重  
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  
以爲相封拜亦輕最後恩禮亦漸薄人以爲中惟庸間  
云洪武十三年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果復思公言召  
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叅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  
子薦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子世襲二十五年卒子  
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公遺疏拜閣門使遷各王右長史靖



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孫曇。曾孫祿。至景泰中。上思公功。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因給事中吳士偉言。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興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真特贈爾爲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諭言。臣鄉人劉基。宜侑享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上是諭言。下廷議。皆言高帝收覽。

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宣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之後。孫廌實嗣之。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書。誓言世祿。廌嗣爵未幾。旋即隕世。襁衾裳於末裔。委礪帶于空言。或謂後胤孤貧。勿克荷負。或謂長陵紹統。遂至疎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基宜侑享太廟。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聖明裁定。制曰。可。公入祀太廟。廡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券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李宏甫曰。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晚而。上之顧寢。薄以剛。故其不肯爲子房之和光同塵。曲已藏身明矣。此其人品識見。實居留侯之前。而世人惑于聞見。反以公爲不逮子房。非也。一進一退。自有定數。一勝一負。自有定時。而况于生死大事也。迷者俟命而行。達人知天已定。公既精曉天文。安有不知已之死日。在洪武八年而已死之年。僅六十又五也。今觀公之封天丈秘書。以授子璉也。且責令璉亟上之矣。又爲書以授次子仲璟。而曰必待惟庸敗後。乃可密聞。至十三年。上竟誅惟庸。累坐夷滅者數萬。果思公言。召璉而拜官。遂卒。孫廌。

繼之襲封誠意伯。增祿五百石。且予世券。公一特剛直之所貽也。不可以觀乎。而仲璟復奏公遺疏。拜閣門使。璉與廌咸卒於洪武二十五年之前。而仲璟獨著節士。靖難之後。公爲開國功臣第一。仲璟爲靖難忠臣。世濟其美。孰謂公之獨授書于仲璟也。爲無意哉。故曰皆天也。公唯知天而已。不然。何貴於知天文。楊文懿公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公勲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公逮事胡元。專門象數。何異訾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才也。子璉有文行方。上手書問天象。公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

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或言有役運三十年者，公慨然曰：使我任其事，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彼難星已過，勸上急移他舟者，特星官之一技耳。而爲足馬以槃先生與。

### 建昌周顛仙先生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曰：顛仙姓周，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年一十四歲，入南昌乞食于市。元至正間，忽入撫州，未幾仍歸南昌。歲將三十，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豪據險，其稱偽漢陳友諒者，師烏合之衆，以入南昌。顛不與語，未幾朕親帥舟

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忽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曰：此來何爲？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每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曾討物置口中，問其故曰：虱子。曰：幾何？對曰：二三斗當首見時，即言婆娘反。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人心，只有臙脂脰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蟲多爲說，於是製新

衣易之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莖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燬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于內煨煉之薪盡火消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命駕親往視之至寺遙見顛者來迎步趨無難容無機色因盛馥修同享于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

能否主僧如命防顛者千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朕親往開之諸軍將士爭取酒肴以供之大飽皆不納所飲食者盡出之于地畏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待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桶又閑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曰彼已稱帝今與被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而無他的朕謂顛曰此行爾偕往可乎曰可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顛乃曰只管行只管

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船薄岸，沂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當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于江中。至湖口，食訖，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何不置之死地，對曰：難置之于死地，語未既，顛者猝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爾殺之，朕謂曰：被爾煩多，且縱你行，遂糗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于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前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

試令人往匡廬之下，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唯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了，爾爲民者，用心種田，後于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荆楚，乙巳入爾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腳僧名覺顯者，自言于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不謁。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



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爾赤脚僧又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送藥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二片其一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醃子內喫一醃便好朕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聞至上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菖蒲香醃底有丹沙沉墮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內去岩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人請天眼尊者此何人詩

曰即今人主詩又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于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錄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取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取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石字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記之以示後人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

公名濂字景濂浦江人姪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稍長文學益著初爲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庚子微至金陵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

氏傳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上諭黃石公三畧  
又明年乞歸省賜金帛太子贈有加還家箋謝上書  
太子上覽書喜召語太子書意洪武二年徵總修元  
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甘露屢降上問災  
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于其  
仁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  
安心神恬康即神仙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  
帝好佛而異僧至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平乎三年  
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為禮部主事五年陞太  
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真德秀大學

衍義上立取覽說之令大書揭甫廡壁六年上坐于

西廡賜各大臣生令公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  
畢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

離席頓首曰天下幸甚陞侍讀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  
代奸臣事為辦好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祖訓纂

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為寶訓  
五卷為序上之公侍上久多所陳說直諫不務文飾

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  
上頓首力辭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則  
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公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

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上嘗強公  
飲醉歡笑賦楚詞一章、令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  
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人之  
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今太子選良馬賜公、又  
爲良馬歌以賜、時有上萬言疏者、上怒其迂、行罪且不  
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詆謗、召公問對、  
曰、彼應詔上疏、本效忠無他、上復覽疏、顧有足采者、  
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  
幾不誤罪言者、上嘗廷諭公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

賢、爲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  
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唯君子、抑可謂賢矣、十  
年致仕、賜緡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

最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壽幾何、曰六十八歲、

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公辭歲請一

朝、是年九月入朝、上廷問公屢矣、及至大喜、日侍

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便殿侍食、日晏始退、上嘆曰、純

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歲暮辭還、既行數

日、上問公子璉曰、朕疇昔之夜、夢爾父笑談若曩時、璉

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何以形之夢寐、日本使奉勅請

文獻百金，卻不受。上問公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十三年冬，孫愼坐法論死，公罪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十三。歲門人方太史曰：當元之衰，據名號爭雄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公。公始見，即勸不嗜殺人論道。上前授經。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歷禮樂夷裔貢齋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夷朝貢，接國門至必問太史公安否。公墓初在夔，永樂十一年，孫恪以蜀

獻王命遷葬華陽，置祀田。正德中，謚文憲。濂二子：長瓚，瓚子三人，愼、愼、愼，皆無後。次遂，為中書舍人。子三人：懌、愼、恪。居華陽，懌字子夷，奉母孝。獻王時，賜粟帛。懌力學攻書，建文召入翰林為侍書。

季贄曰：上問公何以不受乞文之餽，公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予謂公失對矣。公亦不宜待問而後對也。方請文時，公即宜疏列其事，言屬國遣使求文，須奏請。天朝待皇上允許，勅令某臣撰作，乃敢作。臣等既奉勅而後撰文，則日本必不可有所餽而得文也。若受其餽，即為私交。願聖上頒降撰

文而令來使齎還所餽之金如此則朝廷尊嚴小國  
懷畏聖上必且大喜矣而公何不知也予觀上之  
曲宴公嘗歎曰純臣哉而濂今四夷皆知鄉名鄉自愛  
嗚呼危哉斯嘆芒刺真若在背而公又尚不知何也已  
告老而歸仍請歲歲入朝欲以醉學士而奉魚水此  
其意不過爲子孫宗族世世光寵之計耳愛孫之念太  
殷也孫慎怙勢作威坐法自累則公實累之矣且并累  
公則亦公之自累非孫慎能累公也使即歸而即杜門  
作浦江叟不令一人隸於仕籍孫輩亦何由而犯法乎  
蓋公徒知温室之樹不可對而不知殺身之禍固隱于  
魚水而不在溫樹也俗儒亦知止足之戒徒守古語以  
爲法程七十餘歲歿葬夔峽哀哉

義烏王忠文先生

公名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山立屹有  
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潛戊子元政亂公爲書七八千言上  
時宰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戊戌徵公署  
中書省掾商略幾務上每稱子充不名問與論文章稱  
善因命采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  
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鄉與宗濂耳學問之博  
鄉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鄉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司

校理外艱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  
丙午升同知南昌府禕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徒散收  
廩賢士搜除奸蠹經理廢壞郡得安輯賜黃金帶丁未  
召議卽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言上  
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  
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  
矣洪武二年召修元史爲總後官徵逸士汪克寬胡翰  
宋僖陶凱陳基趙增曾魯高啟趙汴張文海徐尊生黃箎  
傅恕王錡傳著謝懲十六人爲纂修官開局天界寺公史  
事擅長裁煩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

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善開道  
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蕃尋召還五  
年往諭雲南六月至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  
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  
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西征  
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旅拒明命龍驤鷓艦會  
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即為改館會元遣使  
脫脫至雲南覘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  
待兩可不決匿公民間脫脫聞之誚梁王不得已出公與  
脫脫相見脫脫欲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

之汝如燭火余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六年十二月竟被害瘞地藏寺比年五十二子紳字仲縉博學能文洪武二十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贈公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正統六年又贈公翰林學士謚忠文公歿之明年宜興吳雲使雲南雲字友雲敏達善詞賦洪武初以故官召授弘文館校書郎改渭南丞有善政歷升刑部郎中磨勘司令刑部尚書出為湖廣叅政坐事被逮上憐其才釋之謂雲曰雲雲南未奉正朔鄉能為

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臣奉威德告以大義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七年九月遣行會雲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為我獲上釋二十人與雲俱至沙糖口二十人者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死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髮詐為元使者又逼令改制書共給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竟被害梁王遣人收雲骨葬蜀給孤寺子黻以雲死事得人國子監弘治中徐文靖公言于朝贈刑部尚書謚忠節與公並祠雲南嘉靖中又官其曾孫承宗中書舍人

姑孰郡公當塗陶先生

公名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元書院  
山長乙未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上召語時事公  
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  
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  
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  
定大計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勢出臨四方何向不  
克上又曰善留叅幕府習知府太平未幾公爲都事丙  
申從克金陵升左司郎中贊機務既而得劉宗章葉四公  
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  
之才不如溢琛辛丑知黃州寬賦省徭招來流亡民庶悅

服甲辰移知饒州賜詩以行時征伐用急公善諭民樂  
輸軍興不乏歲乙巳信州賊攻城公與千戶宋炳率吏民  
分城拒守選卒爲遊兵晝夜巡捍公登城諭賊曰爾皆吾  
民反爲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  
即破不相害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盡屠從賊  
者公曰民爲賊脅奈何殺之不許明年入朝吳元年初  
置翰林院召爲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  
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爲議律官洪武元年上嘗賜公  
對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公隱過  
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對曰聞之道



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可乎。立點。御史初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山東公出江西爲參政。上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爲朕陳王道。論時務。深合朕心。朝夕幕府。裨益良多。繼人翰林。益聞謹論。江西上游都會。擇卿撫治。公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贈姑熟郡公。國初諸禮多公裁定。大配禮。專用公議。禘禮。定於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

御史中丞章先生

公名溢。字三益。龍泉人。壬辰。斷黃妖寇犯龍泉。執公從子存仁。公憐存仁幼。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問計。公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賊怒。并執公。公給守者。乘間脫歸。集里兵擊却賊。上功行省。授龍泉主簿。辭。結廬匡山。又辟地入閩。庚子。上徵公及劉宗葉三公至建業。問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公對曰。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公乞省母病。賜金綺歸。留子有厚。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公爲僉事。處州總制胡琛。山師溫州。還公守處州。給餉平荆楚。移僉事湖廣。荆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

控制中原。上善公言河內按察使宋思顏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疇坐法辭連公憂懼。上曰子素知溢守法毋恐胡琛兵人閩陷沒處州幾變陞公浙東按察副使鎮處州公辭曰臣往任浙東無狀蒙恩獨原即陞臣官罪過益重疆場之事臣死不避副臬之命敢辭。上從之。比至諸山寨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感悅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公守禦却賊茗陽賊寇隣邑遮平陽瑞安傳道公令子存道合平瑞兵擒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賊至仲欽逆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公即斬惟淵以徇温州平請朝。京師上

曰卿在邊良苦待平吳即召卿浙西諸郡平乃召公且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公入見。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公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中元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上立詔文忠出師如公策溫賊既降乃授公元帥還守之先是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又請降公曰叛而復降納之無法奏斬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

犯。豈。直。恃。搏。擊。為。哉。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大。  
怒。議。禮。者。得。罪。且。不。測。公。曰。風。雨。連。朝。無。足。為。恠。即。禮。官。  
失。議。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霽。事。遂。已。存。道。部。鄉。  
兵。萬。五。千。從。李。將。軍。平。閩。後。復。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  
公。曰。鄉。兵。本。農。人。始。令。征。閩。許。事。平。歸。農。今。復。調。北。征。爽。  
信。不。可。上。不。應。公。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  
者。宜。籍。為。軍。使。北。征。自。贖。則。一。舉。而。恩。威。著。矣。上。曰。孰。  
謂。儒。者。迂。先。生。強。為。朕。一。行。公。至。處。乞。終。母。喪。不。許。遣。  
存。厚。還。治。喪。公。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永。嘉。浮。海。北。行。三。上。  
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出。崑。山。走。京。師。見。上。授。處。州。衛。指。

揮。副。使。戍。上。黨。尋。移。平。陽。指。揮。同。知。公。喪。母。哀。毀。疾。作。二。  
年。卒。公。性。孝。友。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議。論。爭。是。  
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虜。斷。頭。山。力。戰。  
歿。

### 祭酒宗文恪先生

公。名。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仕。元。封。魏。國。公。謚。忠。肅。公。少。  
承。家。教。矩。矱。自。檢。性。遲。重。不。妄。言。笑。齒。貴。胄。館。師。友。切。磋。  
學。問。該。博。益。有。造。詣。初。舉。進。士。為。鹽。山。知。縣。中。更。繹。騷。懷。  
寶。自。晦。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  
節。廓。蒙。學。者。歸。嚮。嘗。侍。上。為。詩。文。渾。健。古。雅。同。游。諸。儒。

皆推公十五年夏陞翰林學士時建太學上幸學博士龔燾執經祭酒吳顯進講上喜召公至奉天門令爲文立碑太學是冬初置殿閣大學士公以翰林學士爲文淵閣大學士嘗寒附火燎脅下衣傷膚上聞之爲文警訥曰脇者協也聞火焚汝脇將非汝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爲政神怒之也明年顯罷公自文淵閣遷祭酒會初開太學太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上簡用公特與勅又令曹國公管領監事公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鏟磔不遺餘力寢食學廂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上親御制謂褒公公嘗應詔陳安邊策言屯兵屯田之法上

嘉納公病遣中使諭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宗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命繪公像甚肖上喜吏部尚書余燦不喜公以事逐公去上怒誅燦已念公老召其子望江主簿麟侍養二十三年卒于官年八十上爲文遣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又遣行人祭于家爲治墳塋官其次子鄉邑訓導復祖爲司業三十年秋以張顯宗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上因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宗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朕禮送回

鄉葬。又令途有司祭訥。近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改廢訥學規。今命少年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授沒頭帖。謗師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中。謚公文恪。

司業劉子高先生

公名崧。字子高。太和人。洪武三年。以材學舉職方郎中。陞北平按察副使。坐事輸作。京師歸鄉。十三年。胡丞相誅上手勅。召爲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請老。與勅致仕。十四年。召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爲國子祭酒。起公司業。公至。上喜。賜鞍馬。未旬日。遽得疾卒。年六十一。上爲

文祭公。公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其爲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招捩逋逃。慰安及側。惟務寬厚。存大體。所著有北平八府志。及詩文十八卷。藏千家。職方集。行于世。

李宏甫曰。如此人。安得有禍患。

祭酒陶公

公名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選授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起升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公每議禮。與藁城。

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  
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  
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  
慮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  
肉其禍非細朕今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  
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五年公言漢唐皆有  
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  
匱簿銀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上從之出爲  
湖廣叅政致仕八年召爲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叅政致  
自稱耐久道人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公

姿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  
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  
明興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學  
士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公文章遂盛傳於世時有  
潼州楊訓文者元淮海書院山長遇亂不能去居江都吳  
元年徵爲起居注訓文學行政事亦有名

### 尚書詹公

公名同字同文薇婺源人甲辰天兵下武昌見上授國  
子博士陞考功郎中丙午爲起居注上命有司訪求古  
今書籍藏秘府資省覽因謂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

於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章六經開闡聖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觀孔子言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也吳元年諭公曰國史貴直筆昔唐太宗命直書建成之事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汝等皆當直書勿隱是年自翰林待制遷直學士明年陞侍讀學士嘗諭公曰古人文章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恠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辭雖艱深意實淺近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

時務無事浮藻洪武四年升吏部尚書六年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上言陛下渡江已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以傳于後世上從之命公與侍講學士宗訥爲總裁官七年五月大明日曆成自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治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爲一百卷藏金匱則在秘書監公及宗訥又言日曆藏之天府欲見不可得臣請知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爲書以傳天下後世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皇明實訓自後凡有

聖政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尋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未幾復為承旨翰林學士卒子徽歷官監察都御史僉都御史洪武十七年陞左都御史十九年上以徽奉職公勤復其家二十二年為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明年以徽子太子洗馬紱為尚寶司丞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都御史與李太師不相能徽從子希原為中書舍人善大書兼歐虞顏柳凡宮殿城門坊扁皆希原書徽後坐藍黨死

大學士吳公

公名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

賜袍笏冠帶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訥同修大明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己公性剛直不肯相屈下惟庸恨之八年惟庸竟中傷公謫居鳳陽公上書諭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久之為國患辭甚剴切上得奏即召公還賜衣欵使安南歸為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東宮明年改翰林典籍上製十題命賦公援筆立就詞語峻潔上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除太常寺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辭由是忤旨貶陝西金縣學教諭至淮安召還為翰林檢討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公為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宴



為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公復為翰林，檢詩明年卒。公溫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 大學士吳公

公名沉，字濬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博學善屬文。國初舉為縣學訓導，疾辭。洪武十二年薦授翰林待制，明年降，編脩尋復為待制。十五年以應對失旨，左遷渭源學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籍。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錄三卷言敬天忠君孝親事，皆述五經四書語。上命公為叙，時撰千家姓，公為表進，未幾老功劾怠事，降侍文國子博士。十九年秋致仕，公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為非禮、自是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以封孔子王及謚為非禮矣。

### 大學士宋文恪公

公名善，字備萬，豐城人。少穎敏好學，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元末兵亂，隱山中。洪武初為郡學教授，八年召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十二年奏對失旨，謫教遼東，未至放還鄉里。十七年召為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朝廷是之。十八年升文淵閣大學士，上御文華殿，公進讀心箴，是年九月卒，年七十二。正德中謚文恪，是時崇德鮑恂有名，禮部主事劉庸薦恂，余銓、張紳、張長年皆明經老。

儒達活體可備顧問。上遣使驛召洪武十五年冬，恂銓長年三人先至，恂年八十餘，銓長年逾七十。上甚喜，賜坐顧問，退就舍。一日，上面命三人為文華殿大學士，力辭老不任役使。上曰：「念卿等皆年高，授此職煩輔導。」東宮免鄉等早朝，日宴而人侍對，不久當聽鄉等致仕。還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鄉等鄉里亦為美談。何為固辭，皆言老且疾，辭益力。明日放還，紳後至，授陝西鄠學教諭。恂純心篤行，好學能文，耕桑自食，受易吳徵所著，有大學傳義、西漢集、銓安吉人。長年高郵人，紳登州人，皆以學行稱。崇德又有貝瓊，隱居父山，博通經史，允工詩。洪武

初，徵修元史，累官國子助教、博士。上嘗坐奉天殿，召四助教瓊及會稽趙倣、錢宰、金華鄭濤，諭曰：「汝一以孔子而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

### 太子少保唐公

公名鐸，鳳陽人。庚子，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以至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使龍州，論趙宗壽還，復出叅議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衛，撫輯蠻獠，公重厚，不妄取予。上初起兵，即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公。上念公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公以德勝。上嘗曰：「都御史

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  
剛斷嫉惡不容奸偽役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  
以不得肆其貪故若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  
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相不足屢被小人誣誤  
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徽剛則謗訕  
滿朝鐸厚重無疵又謂懦而無為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  
弄法賄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為非淵  
德海涵者以為愚人心之不古有若此耶三十年卒年六  
十九卹賻最優

### 尚書開公

公名濟字來學洛陽人以明經舉為府學訓導陞國子助  
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十四年御史大  
夫安然薦公有治才召試刑部尚書未幾為真公勤敏  
有為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稽覈勤怠上喜  
賜大第甚宏麗曰有司以此為式十五年謂公曰秀才今  
徵致數千人宜嚴試受職公等條議以經明行修為一科  
工習文辭為一科通曉四書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言  
有條理為一科曉達治道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三科已  
上為中三科已下為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上從之  
公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公役河渠事眾莫

能○裁○定○得○公○一○算○畫○即○有○條○理○品○式○可○為○世○守○公○得○上  
信○任○益○奮○勵○效○職○他○部○事○輒○兼○理○人○忌○其○才○高○又○見○上  
每○召○公○議○事○謗○言○遂○起○竟○暴○卒○

### 祭酒樂公

公名韶鳳全椒人博學能文章有智畧謹厚自持乙未從  
渡江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四年轉給事中遷中書省員外  
郎再陞兵部侍郎尚書六年改侍講學士修大明日曆  
重定洪武正韻更製釋奠先師樂章尋移病免八年召  
拜國子司業未幾陞祭酒尋致仕歸以壽終公有友人趙  
奎王才魯文質陳旭陳友此五人者並起畝澮從上渡

江取采石奎體貌魁岸有才畧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  
四年從征甘肅猝遇敵眾畏怖奎獨奮殊死戰敗之上  
喜旭英毅多智識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尤材武文質政  
醫授太醫院判奎才並都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  
平蠻功封武平伯

### 學士劉公

公名三吾字如孫茶陵人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瑄薦徵  
至老矣而應對詳慎上喜除左贊善歷升翰林學士公  
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懿  
文太子卒上意在文皇嘗開公對曰皇孫年富世

適之子子沒孫承適統禮也即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  
上領之遂立建文君為皇太孫十八年三月上省躬  
錄初上命儒臣編古帝皇祭祀災祥感應可為鑒戒者  
為存心錄既又命公編漢以來災異之應以丁者為書  
賜名省躬錄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坐怠慢為吏部左侍  
郎侯庸劾降國子博士未幾復學士二十六年以胥趙勉  
為戶部尚書坐罪乞免官未幾又復學士上厭表箋多  
謏詞纖巧命公及右贊善王俊華撰定頒天下尋暴卒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策  
事稱里中推為祭酒元末盜起汝潁淮之南北俱大震善  
長欲從雄未果會高帝為濠帥子興大校以計得元橫  
澗山兵二萬餘畧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上問知為  
里中長者禮之遂收之以為掌書記謂之曰若知羣雄之  
所以敗乎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牘者為關  
通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於  
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傳且夫令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  
頓首遷為參謀自是益專精為上謀筴諸將有來歸者  
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上復為上布欵誠使得自安  
而中有以事力相羯羝者委曲調護俾不至齟齬時子興

中流言內疑。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復往。子興亦不復強，尋子興歿。上代總其兵，填和陽，而元眾尤盛。王子禿堅樞密，絆住等分營相侵軼。上屢破之，時山襲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曰：「敵至，謹自保。」上悉俘取其寨歸。元諜知和陽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上乃大悅，曰：「孰謂而厯厯握筭者也？當令執戈者屈矣。」因謀渡江。善長曰：「我兵眾食少，舟楫不備，姑少俟。」適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糧數萬石來降。善長乃說上曰：「天贊我也。」既破蠻子海牙，長驅泛牛渚，拔采石，遂乘

勝取太平。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虜掠者必斬。太平下，即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上稱太平興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為元帥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上佯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廼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上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領省事，而善長拜叅議。與宗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為省僚。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調兵餉。陳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上興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

應而伏兵取之。善長曰：方患其來，何為更誘之？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眾，殲焉。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叅知政事，長省事。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上為吳王，超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逮偽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死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于洪都。始善長請權兩淮鹽，立茶法，既復制錢法于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為困，而國用益。使善長乃力請。

上即帝位。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我安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自有時。大將軍達已破平士誠。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賜亡筭。上從容謂羣臣曰：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房最密邇，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今者賴諸公之力，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也。於是善長與大將軍謀北伐，及徇東南諸州郡。令善長與御史中丞劉基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羣臣勸進。凡三表乃許，以即位儀上。上御新宮，告于上帝，皇祇稱帝。



賜英賢為臣之輔。蓋歸德善長達等。既即位禮畢。奉四代考妣為帝后。躬上册寶于太廟。尋立妃馬氏為皇后。封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皇太子為中書令。上不許。曰。吾子尊師。傳習經傳。通古今。識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啟聞。何中書令也。於是議制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

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巨細。悉委善長。即謀之中丞。基左丞。楊憲而行之。命監修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軍常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上自知之。三年。人封賞。謂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往國太師。參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誥辭謂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剗繁治劇。和輯軍民。漢有蕭何。比之于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為

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畧然意忌不能專  
平叅議李飲永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  
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寵  
任者張景揚憲汪廣洋胡惟庸景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  
而善長權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勸上始徵厭之  
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為置守  
家百五十守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  
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丹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茗  
架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萊不治今  
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為我經畧毋使失所自

是留臨濠者數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為太僕丞二  
子伸佐皆為羣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  
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  
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糺太師善長自  
子祺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  
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  
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率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而  
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  
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政凡中書省大都  
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園丘工

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及狀、  
上親臨鞠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  
表裏為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  
世塚皆夜有光、恠燭天而數、以事見督。上遂起邪謀、誘  
吉安侯陸仲享、平涼侯費聚、使山招兵馬為外應、聞與存  
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為者、寧欲盡滅九  
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  
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嘆息起曰、吾老矣、  
惟爾等所為、又旬日、惟庸謁善長、延之東西、何坐屏左右、  
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領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

俾以精兵、寓貢舶、挾詐害。上而掠武庫兵入海。上乃  
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歿時費聚已前歿、羣臣請併誅  
善長與吉安侯。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于兵間、善  
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為功臣、爵以  
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  
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末、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  
特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并赦、佑時左大夫陳寧  
伏法、歿右大夫安然罷歸。復命善長耶臺事、洪武二十  
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已七  
十七矣、老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

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務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上復爲捕存義之子佑仲置獄。獄具，謂惟庸初爲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龍蟠桃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詣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羣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仲，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

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縊。死，佑仲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寃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自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矣。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

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親耳於  
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戒不過勲臣第一而  
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  
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  
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  
粉覆宗絕祖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  
衰倦之年身蹈之凡為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  
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冀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  
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  
臣當災則尤不可臣亦知善長已歿言之無益所願 陛  
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

贊曰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功胡能  
比蕭鄴侯爵為上公位于太師贈王之約同於帶礪其班  
先徐武寧息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惡人亦不異議夫人臣  
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  
自盡以禮葬卹帝之恩德不亦深且厚哉雖然非初獄  
抑何賤昧少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視初  
十年而加詳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李贄曰善長安敢望蕭鄴侯也特其一時間起豐沛跡  
相類有漢高祖百戰以取天下年年速征乃令鄴侯獨

守關中數千里給餉增兵不絕厥功大矣且日夜惶惶  
恐一言不合一舉指不慎卒無以當上心保首領最後  
僅僅為民請上林空地片語稍拂上意然亦有何罪而  
遂至械繫畧不念故人勲舊之情也誰謂漢祖寬仁大  
度者哉吾以為必如我太祖乃可稱寬仁大度也夫  
君逸臣勞理也亦勢也我二祖之勤勞不敢自暇逸  
治天下二十二年如一日也昔之治天下千有天下之  
後者曾有若是否也二祖之勤勞天下如此故亦望  
人之輔之也亦不顧親顧眾而為之者也而善長諸臣  
無有一人能體其心者也今觀歐陽騎馬所尚者馬

后親生公主也一犯茶禁即置極典雖馬后亦不勸  
其私所親以為天下榜樣亦太昭揭明白矣李善長等  
到此時豈有未知太祖之心也而善長若有未知  
太祖之心而又何望于善長之弟與善長之姪若孫若  
親戚奴僕等也今善長且已屢致論列矣猶有戀崇貴  
顯要不忍請老何也年已七十有七方且揚揚然借兵  
而起大第以明得意嗚呼介草茅當四十一人時救  
死且不暇於今何如也而猶以為未足也得自辭歿牖  
下千幸且萬幸何足憐或曰設身處地當如何曰漢祖  
大封功臣之日何乃三傑中人材亦只封文忠侯未嘗

敢與韓彭埒也。我又何人似然而經據於中山上之上。乎百頓首力辭封。甘心退讓。自處于劉誠意之下。則帝必喜。且夫歲入祿米五千餘石。何人不贍也。推其半以分給伯叔兄弟子姪宗黨朋友。毋使一人與職任事。得以怙勢作威。福則怨矣。自生禍何從。至是謂損福以滅禍。減福以致福。此天之道而人之事也。若王國用之。疏自佳。然以陳于我。太祖之前。總是隔靴搔癢也。

附 葉伯巨 鄭士利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為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

之。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

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

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為患。大此三者積

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書言三

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

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千里之國、以封年久未達事之主、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為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久之、瘦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為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為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

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欺罔、行省言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怒、莫敢諫、士利獨嘆曰、上不、知、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為、天、子、殺、無、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



恨其免死。出土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覆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命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

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管。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為。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

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大雜問，誰教若為，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為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為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續藏書卷二終

續藏書卷三

開國功臣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中山王徐達者，鳳陽人，為人長身高，面赤色，沈毅剛決，儕伍咸莊憚之。時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太祖為其

部帥用事，達仗劍往從，從略定遠，張家堡得兵三千人，又

從襲橫澗山寨，得兵二萬人。時年二十二，所委使必効而

又時時以王霸之略進。帝大悅，曰：「此國器也。」授鎮撫，俾

位諸宿將上，尋從破元兵於滁州澗，再從取和陽，拒殲其

援師，皆有功，而賊帥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

第一 皆屬 德 一才 切第 止但

鄧、元、侯、周、公、年相上下

帝馳單騎往撫，爲所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崖，於是達請以身之德崖軍代曰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孫帥帝始得脫，達亦得脫。會滁陽王死，帝爲大帥，達益重。從下俞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相距。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溧水二城，斷其肘。故諸軍前薄，大破蠻子海牙。從渡江，拔采石，擣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鋒冠。而達獨叅預密謀，進止尋從。破擒元將陳瑊，先復大破蠻子海牙，乘勝下集慶路。帝稱吳國公，欲將達而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等以不能戢下，召軍正使定罪。達等頓首請死，乃已。已而命達率諸將攻鎮江，走苗帥完者，僂平章定定，號令明肅。

城中不知有兵，達自是專爲將矣。置淮興翼元帥府於鎮江，達領之時，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發舟師自常州來逼，達禦之，敗其軍於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師。上以兵三萬益達，達乃分其軍爲三，薄常州而壘。士誠之弟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覆以待，而別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徼士德兵，旣交，均用鐵騎衝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遂大破其軍，殺鹵以萬計。進圍常州不下。帝乃故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曰：「虐降失陳保二，老師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

前過大善不者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萬達乃合四營兵爲二以相救而外營常遇春來應夾攻破之九五月而常州下達別將輕兵取馬馱沙以爲靖江縣進攻寧國府破走其將謝國璽寧國守臣楊仲英等堅守不下帝以大兵繼之而仲英降復以輕兵徇宜興繇別道下常熟距平江不百里而軍平江大震已復與平章邵榮圍宜興分兵塞太湖口援道絕宜興下時帝以重兵定姿處將略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大將趙普勝以兵陷池州復進據樅陽水寨數往來窺伺帝念不及援遣其將選精卒襲敗之普勝棄舟走復追擒其部將獲饜臙數百遂

復池州捷聞帝大悅謂微達何以紓我內顧超拜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亡何帝取無爲州達以兵自無爲夜掩浮山寨破趙普勝之別將胡總管於青山窮追至潛山復破斬友諒之郭參政下潛山達還填池州帝謀知友諒且犯池命僉樞密院常遇春以兵來助使使語達友諒旦夕至則設伏九華山下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筴選卒萬人伏九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噪伏盡發城中應之遂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生獲三千人遇春日此勁敵也不殺爲後害達不可以狀聞帝○帝○上○之○無○自○不○同○報使者天下戰方始毋多殺多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則

以夜阮其十之九。上不憚命，悉縱其三百人歸。友諒而曰：「此吾不壹將之故也。」達自是專爲大將矣。友諒旣陷我太平，遂盛兵壓建康。帝設奇大破之。達時將南門外，兵功最多，遂與馮國勝等追及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躡其黑旗軍，復太平，遂取安慶，尋從。帝取江州，友諒走，追破之。別將兵屯漢江之沌口，遇沔陽戰艦，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將祝宗、康泰反。大帥鄧愈走，達以沌口軍還。討定之。宗走死，檻泰送建康。達遂移兵圍廬州。時友諒失洪都而憤，悉其衆來爭，樓船高數丈，圍數百重。帝亦悉師溯流逆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

諸將蕩其前茅，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振，旣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盛，帆檣後先不見際。帝謂左右：「卽不利，奈彼乘勝何？」旣而曰：「得之矣。」吾以達留守，緩急可百全也。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申約束，嚴斥堠，鎮靜若不有外兵者。而帝則已破誅友諒，還矣。師還，卽吳王位。而達爲左相國。拜日。上召而諭以元政之所以失，且用怠終爲戒。達等頓首謝，復從平武昌。還，復諭達等以「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亡何，率兵討廬州左君弼。君弼走安豐，遂取廬州。乃率兵徇友諒屬城之在荆湘湖南北者，而湖湘

悉平。召還大會師建康。計所討率常遇春等以水陸兵往徇士誠淮東郡邑首克泰州遂降興化會士誠犯宜興乃以都督馮國勝攻圍高郵常遇春攻淮安別將守泰州而身率中軍精卒渡江走宜興破擒士誠兵解宜興圍國勝中高郵守將詭約降使使人受之皆見殺。上怒撻國勝而趣達移兵會攻克之復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破其左丞徐義兵於馬騾港進薄其城守將梅思祖降元將樞密同知陸聚亦舉徐宿二州來歸唯安豐爲元守達進師取之走其右丞忻都左君弼與其援將竹貞元相擴廓帖木兒遣兵救徐州達復大破斬之淮南北悉平。帝乃與

諸將相謀討士誠右相國善長以士誠兵尚強且饒蓄積宜少緩達持不可曰張氏汰而苛其大將李伯昇輩積子女玉帛旦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叅軍白面書生易與也臣奉 上威德以大兵威之當自潰。上大悅以左相

國達爲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萬討士誠禡於龍江進達等諭以毋虜掠毋殺僇毋發丘壠毋毀廬舍又戒之曰士誠能以吳歸命者必全之吾聞其母葬閭闔之外墟毋據而芻牧也時副將軍遇春欲徑擣平江。上曰不然賊分其衆駐吳興錢塘以自輔我頓兵堅城不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便乃悉舟

及士誠母墓天地之仁也誠不感動



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士誠之右丞張天騏叅政黃寶院判  
陶子實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而遣驍將王國寶以長  
槍軍扼其歸黃寶等敗走遇春扼之遂圍其城五太子及  
其平章朱暹僉樞密呂珍來援屯城東舊館達遣遇春等  
爲十壘復敗右丞潘元紹兵而士誠自以兵來援達逆戰  
大敗走士誠復破獲其同僉徐志堅復破潘元紹之赤龍  
舡於平望鹵其軍資甲仗皆盡復大破舊館之援兵五太  
子及朱暹呂珍左丞張天騏等降李伯珍亦降吳興下遂  
下吳江州從太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鮎魚口山柵復  
敗其兵於尹山橋遂悉水陸兵薄平江達營葺門分兵營

婁胥閫盤諸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  
成曰敵樓下瞰城中纖悉皆見尋使使之建康請事帝  
賜璽書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天性沈毅有謀端重  
且武用能遏絕亂略消弭羣雄今事事稟命將軍之忠吾  
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禦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  
之勿以聞平江城堅難卒拔莫天祐時爲士誠守無錫更  
相唇齒其將楊茂善泗數從水中爲偵達獲茂釋而厚賞  
之使往來爲間因盡得其虛實士誠迫自出兵戰馬驚墮  
水輿入城其弟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猶未及嘗  
而飛礮已碎其首矣士誠氣益奪達知城中困乃勵士鼓

共、間、要、事、

別、間、敵、是、兵

而破葑門，遇春亦破閭門新寨，其樞密唐傑皆降。遂大潰，士誠收其餘兵三萬巷戰，復潰。馳歸拒門，自縊。久乃蘊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咎曰：奈何！久抗王師，達乃遣輕兵渡江，下通州，歸獻俘於戟門，進封信國公，賜綺帛為右丞相。亡何，議北伐。平章遇春請直擣元都，執孱主以臨天下。帝曰：壯哉！而昔所畫下平江筴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麇牧野。

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也。達曰：上筴之善，於是信國公達為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副之。馮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達。又謂達闔外之寄，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淮，諭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業請降。既而叛，襲走我使臣徐唐臣等。達怒，急攻下沂州。僂宣與其叛黨十餘人王信走。帝勞大將軍達，賜書曰：將軍今何嚮？嚮益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即不嚮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便兵難踰度。其在將軍，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逐

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母失達遂率兵攻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徇濰膠壽光臨淄等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將移兵下東平進次安山獲右丞杜天祐等逼濟南走其大帥脫因帖木兒進逼濟寧走其大帥陳平章而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乃籍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以上洪武元年帝卽大位立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右丞相少傅如故予誥所以推揚勲略甚至至比之太公鄧禹云達以大兵渡陳橋取汴梁時左君弼竹貞皆走之守將國公李克彝所克彝謂君弼

公在廬數與南師角若何我悉麾下授公能與戰否君弼曰是未易當有徐相國者善用兵我見之輒膽落克彝乃驅兵民夜開門北走而君弼與竹貞率所部迎降大軍入其城遂由中灤進略洛陽抵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來拒副將軍遇春突斬其前鋒達麾兵乘之元兵潰追五十餘里俘斬無筭洛陽大帥梁王阿魯溫以其金印從吏民出降河南平阿魯溫者故潁川王察罕帖木兒父也達乃遣副將軍遇春徇嵩州都督馮宗異康茂才徇陝州福昌陳許諸守帥皆請降遂西克潼關而守之遣使之太原諭降元相擴廓帖木兒遂徇虢州毛葫蘆諸

寨致其兵自益是年五月帝聞達等平河南爲幸汴梁居十日達自軍謁行在上置酒之曰將軍哉忠爾忘身國爾忘家斯之謂與河朔士民忍倒懸以待將軍將軍宜以時進兵建勛立業此其日矣達與諸將頓首謝旣退復召達問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之不免而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魄奪遠竄元都一甯中孤豚耳誰與爲臂指者臣不佞仗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師進而彼北奔不窮跡之將爲異日憂上曰元世祖乘氣運而王我中國今衰矣彼且自漸盡何煩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圉防其侵軼可也達遂拜命

次河陰分兵徇河北右丞薛顯叅政傅友德兵至衛輝平章龍二走追至彰德龍二復走遂取彰德并廣平大將軍駐臨青分遣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都督顧時濬河通舟師遂前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蘆滄州擣直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速不戰走元都大震抵河西務敗其平章俺克等遂進抵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春軍西岸遇春敗其西岸兵擒國公卜顏帖木兒等入通州夜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車服重寶跳踰五日達進師填濠入陳兵登齊化門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

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數以奉

職無狀且不先納款僂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

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餼廩無缺

吏士一切按堵市不易肆已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

垣右丞顯叅政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驍騎偵邏

隘口楊鎮撫以舟師守直沽捷聞詔達與遇春定山西

遇春以兵先下保定尋下河間下真定而右副將軍宗異

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帥大兵繼之使右丞顯

叅政友德以鐵騎爲前鋒略平定州而北時擴廓帖木兒

兵方自保安謀踰居庸關撼故都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

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師足以抗禦我

直抵太原覆其巢妙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

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營擴廓之軍來救

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集而輕戰此危道也

虜不解遠斥堠固營壘可掩而取達善之而會擴廓部將

豁鼻馬者來約降請爲內應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擴廓

方然燭使二童子挾書以侍卒聞警倉皇不知所爲跣一

足乘驛馬以十八人走大同豁鼻馬降達次日建大將旗

鼓按其營得甲卒四萬馬四萬匹乘勝之大同擴廓遂走

甘肅復遣顯友德以步騎徼破賀宗哲於石州而身率兵

自霍下平陽河州府山西悉平遂渡河鄜城守將迎降克  
同州趣鹿臺時奉元爲都省而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  
道與孔興脫列伯據鹿臺各有重兵以衛奉元思道等聞  
達兵至三日遁達遂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  
迎達撫慰之遣左丞周凱入申約束明日師進奉元其約  
東如下故都時秦民大悅以奉元爲西安府副將軍兵逼  
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皆以張思  
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請先由豳州取慶陽後  
度隴攻李思齊於臨洮達曰不然思道自守虜耳城險而  
兵精卒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羗夷地富而人衆

以大兵感之思齊不走絕徼則束手降矣思齊降全陝皆  
我有遂決策度隴克秦州走其將呂德張義至鞏昌總帥  
汪靈真保平章梁子中商嵩等降遂遣馮將軍以天策羽  
林諸衛驍騎逼臨洮李思齊降得其衆十餘萬乃以兵攻  
靖寧走知院杜伯卜哈度六盤山襲走豫王盡獲其部落  
輜重使使喻慶陽張思道懼留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輕  
騎跳之寧夏遇擴廓帖木兒爲所執良臣聞之使使納款  
達遣右丞顯率騎士五千步卒六千往受降良臣自疑以  
兵來者豈捕誅我乃佯爲蒲伏道左獻牛酒而夜襲顯顯  
被傷走達怒甚卽日以大軍圍慶陽而分布精騎使平章



俞通源略其西都督顧時略其北叅政友德略其東都督  
陳德略其南慶陽援路絕達進逼西門其平章姚暉等開  
門納師良臣父子自投井出而斬之并誅其黨二百餘人  
陝西悉平 詔達還 京師第功宴諸功臣以達爲首稱  
其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  
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賜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且  
大論封會擴廓帖木兒覘達還悉兵襲我蘭州不克尋敗  
我援師殺指揮使于光時左副將軍遇春卒三年 上乃  
還達大將軍印而以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爲二  
大將軍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以取擴廓左副將軍自居

庸出東道從大漠取元嗣主達受命卽日行遂至定西擴  
廓退屯車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峪隔深溝而壘擴廓  
發精兵千人由間道從山東下潛劫東南壘舉軍皆驚擾  
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  
德濟故功臣越公大海子也達械之送 京師而斬其部  
下趙指揮數人以徇餘衆皆股栗明日達乃整兵奪溝而  
戰以身先諸將士諸將士毋不奮前角者遂大破之獲其  
郟王濟王閻國公平章韓札兒虎林赤等文武僚屬千八  
百六十餘人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三百匹  
橐駝羸驢牛羊以鉅萬計擴廓脫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遁



沮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帝  
釋之而以書諭達謂將軍自效衛青不斬蘓建獨不見穰  
苴之待莊賈乎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暨  
功不得不曲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達  
既以破平擴廓乃使鄧將軍因兵威脇降西蕃而自攻興  
元復取之會左副將軍亦以兵襲應昌盡得元嗣主之嫡  
孫后妃將相寶玉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聞 詔振旅  
還京既至 帝爲幸龍江勞之所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  
相叅軍國事進封魏國公歲食祿五千石予誥及鐵券免

三死子免二死仍世世勿絕賚文綺帛百匹明年復佩大  
將軍印填北平以便宜徙山後順寧等處軍民戶三萬五  
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爲軍者給月廩爲民者給  
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  
趙、克、國、節、重、華、皆、屯、田、北、邊、有、識、者、作、用、同、出、  
一、畝、北平軍府之用皆賴之十二月受 詔還京師十餘日

帝召達與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宴射 賜之交趾  
弓五十彤弓百因諭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功賜之弓矢  
天下甫息肩得無又有大興乎旬日 帝御武樓謂達曰  
擴廓遊魂尙出沒奈何達請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度兵幾  
何曰十萬足矣 上曰吾予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中路

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以征西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前鋒，敗其游騎於野馬川，復敗擴廓於土刺河。擴廓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餽而易虜，驟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達固壘而收之，故徹侯功臣無死者。虜亦不敢入塞，而偏將軍湯和遇他虜於斷頭山，亦敗。左副將軍出塞道遠乏水，後軍爲虜所掩，失徹侯曹良臣、大校數人，然得其士馬輜重，略相當。獨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西涼，屢破虜，盡收其妻子，以私匿馬馳，故賞不行。而上以達功大，弗問也。自是達連歲出填北平，歲行盡，卽召還。

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見，懽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嘗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強沃以酒，旣醉，覆以被，昇臥邸。正寢，達醒，大驚，俯伏階下，呼死罪不已。上益悅，命有司爲治甲第，表其坊大功，曰：令世世毋忘爾功。達長女尚燕王。

王帝愛子也，國北平，故達歸將印，不踰月，輒復之。鎮時北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名，不敢復犯邊。達亦戒守邊者，唯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堠，毋得徼功啓釁。故終達之鎮，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燕王三子皆達女出，親爲王舅，與天子夷輩而見。王必執臣禮，不少間。

王以是心念之，又得其用兵法，所練士皆精卒，胡惟庸爲左丞相，儉而貪，以達元勳貴重，因欲內好，達惡之，反賂達，闔者福壽，使爲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時爲上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敗，後惟庸反，帝以是益重達，十七年，達在北平，疽發背，小愈，上使達子允恭視之，賜璽書，謂今九夷八蠻，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何以臻此，且召之歸，而疾益甚，帝憂之，爲延致天下名醫，復禱於山川社稷城隍之神，願假大將軍息數載，以寧萬姓，吾他日與之同往，竟不起，十八年春二月卒，年五十四，帝袒跣奔達寢，撫屍而慟，愴然謂羣臣曰：大將軍爲朕股

肱，心膂，僇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邇者太陰屢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奪之，悲夫！盡心國家，爲社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吾何以報！但著其勳烈，宣於金石，以永垂不朽，贈中山王諡武寧，追封其三代，皆中山王，而手書其混一區夏，奠安神人之功於墓道，且曰：婦女毋所愛財，寶毋所取忠，志無疵，昭明日月，惟大將軍一人而已。自達薨，帝所授大將印，獨宋國公勝、涼國公藍、玉而賴川侯友德以功進封公，其受賑亦數然。上待之不能如達，諸所飭厲，唯稱中山王，或中山開平二王及燕王卽帝位，所舉中山王以厲諸將軍者不一。

奔州外史曰、高帝之取天下計初下建康再與陳友諒  
角實在行而其他十七皆大將軍力也、大將軍之廉靖仁  
武沈幾筴勝即古名世之佐過過焉勞而不伐夙夜匪懈  
與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元女甫配 英主整  
其成師於十五年後而資靖難兩都二公光表後裔寵冠  
羣辟夫豈幸哉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常遇春者濠之定遠人元末羣盜起盜魁劉聚得遇春而  
識之使爲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必剋獲而歸  
以是爲聚所愛重然遇春察其急鹵略毋遠志屬 高皇

帝駐兵和州乙未遇春偕其私卒數十來歸請願爲先鋒

上曰爾以饑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

無能爲也倘得效犬馬之力某雖死猶生 上猶弗許既

渡江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三丈餘遇春飛舸至

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敗其衆遂

乘勝取太平始授總管府先鋒無何進爲總管丙申 上

已渡江而諸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之守備單弱元

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石界其中音問絕

上使遇春多張疑兵而自帥正兵直擣之既合遇春別操

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之舟分而爲二左右縱擊大破之

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師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遂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復爲領軍先鋒徐達攻常州而降卒叛與張士誠合而圍達命遇春以師援之表裏共擊大破士誠復爲總管進統軍大元帥明年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尋從達下寧國分兵取馬馱沙遂取池州戰功最進行中書省都督又明年擢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又明年從上取婺州復有功進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樞密院事守婺州遂以其兵攻衢州衢州下其院判張斌以卒萬人降進僉樞密院事庚子召還京師尋從達守池州大破陳友諒之衆友諒入寇薄我於都城之龍灣上設

伏大破之遇春功復最上追友諒於江州遇春留守用法嚴軍民肅歛辛丑進行省叅知政事復從上追友諒於安慶遂取江州還督龍灣寨之師張士誠之大將李伯昇圍我長興急上遣遇春以大軍援之兵至伯昇拔營遁俘斬其後軍五千餘人壬寅城安慶破池州之叛卒羅友賢斬之餘黨悉平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曰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爲宿舊且善戰旣賞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上飲而劫之事發就縛上猶語諸將吾欲宥榮死以慰勞臣衆唯唯遇春直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臣誼不與之共生上乃飲榮酒

流涕而修之，以是心益愛重。遇春癸卯，張士誠別將呂珍圍劉福通於安豐。上救之，師至而珍已破城，殺劉福通矣。其兵勢盛，而連營水陸爲戰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爲前鋒，拔其中壘而據之。會左右軍敗，汪元帥兵欲出走，阻於塹，則殊死鬪，卒不可敗。而遇春以精騎橫突其脅，凡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大勝，進圍安豐。元將左君弼自廬州來救，達與遇春逆擊，大破之。遂移薄廬州，且下。而友諒傾其國兵來爭南昌。上乃趣達遇春廬州之師歸，遂從。上往救，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達首敗其前鋒，縱火焚敵舟二十艘，殺獲以千計。而敵不退。友諒太尉張定邊奮前犯

上，上舟適膠淺，遇春從傍射定邊中之，始引退。上舟脫而遇春舟復膠淺，乃復力戰以脫。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等皆焚死。連戰三日，友諒之卒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亦略相當。既出湖口，諸將佐氣稍稍奪，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上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絕餉道。凡旬五日，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艘突圍湖口，上蹴之，自晨至酉，友諒中流矢死。乃班師，飲至策勲。以遇春及廖永忠、俞通海爲首，賜土田金帛過當。復從。上討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圍甫合，而其丞相張必先自岳來援。



遇春以五千騎逆擊破擒之必先友諒驍將也甲辰陳理  
魄奪出降進遇春中書平章政事尋從徐達取廬州始別  
將兵略定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皮等寨乙巳遂定贛  
州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師還取安陸襄陽丙午復從徐  
達克泰州巳克高郵狗淮安徐宿安豐悉下之丁未大發  
兵討張士誠命遇春仍副大將軍徐達行舟師出太湖擒  
其萬戶尹義等直趨湖州之昆山與士誠兵水陸鏖戰敵  
大潰遂薄其城飛車戰艦高與城堞埒其丞相士信掃境  
內兵來援築壘舊館壓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由大全港  
入營於東阡却壓其背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將士

立破之復破其援兵赤龍船於烏鎮士信跳舊館之卒六  
萬悉降湖州下遂進圍平江路縛士誠以歸藉其兵得二  
十五萬時上猶稱吳王召見戟門所以慰勞備至進銀  
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封鄂國公上念遇春  
功大欲尊貴之而李善長徐達已爲左右相國不能復置  
相乃以遇春爲平章軍國重事制祿秩與相國等復議討  
中原遇春有所獻策大較欲輕兵直擣其心腹肢節當自  
解上持重不之用也而心服其勇至是命遇春爲征虜  
副將軍與大將軍達率步騎二十五萬以北上親馮旗  
於龍江諭諸將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嚮披靡無如副



續通志 卷三  
將軍遇春第吾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一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 詔既與大將軍合略定山東諸郡洪武元年遂破汴梁走其帥李景昌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五月 上幸汴梁遇春馳入謁 上勞之曰將軍與大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亦大矣勞且倍矣遇春頓首謝 上悅三日辭復往河南遂與大將軍略定河北進逼其大都元主北走遂移兵徇太原元

太傅河南王擴廓帖木兒自保安還師來援其鋒銳甚遇春與達謀夜劫之擴廓果潰走太原下改遇春爲左副將軍居右副將軍馮宗異上二年取大同轉徇河東西渡關下奉元路遂與宗異合而西逼鳳翔其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衆奔臨洮鳳翔下會元丞相也速以兵寇通州至白河而遁 上乃遣遇春以所部馳至故元都部署將士而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副之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寧遂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爲八伏徼其歸大興之守兵

走伏發，遂大敗，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貨寶稱是。師還，次柳河川，暴得疾卒，年僅四十。上爲震動，喪車至龍江，親出奠，爲文哭之，叙其功甚詳。已而大慟，始命有司制聞大臣計用。宋太宗爲韓王趙普舉哀禮，擇葬地鍾山之陰，冥器芻靈凡九十，一切皆官給，不以煩其家。仍驛書報大將軍達使歸而會葬，特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復推恩王其三代，皆賜諡。明年論功，賜金幣一與大將軍。

等而封子茂，鄭國公，歲祿三千石，予誥券配饗。高帝廟庭與祠雞籠山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爲第二。王爲人沈鷲果毅，撫士卒與同甘苦，出則摧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與古人合。年差長於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節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髮。大將軍雅亦推愛之，終始無小間，唯性稍好殺而淫，以此不能比大將軍。而一時稱名將者，猶曰徐常、徐常云，而上亦均重之。晚節每舉以勵諸將帥，必曰中山開平二王，不偏廢也。鄭國公茂弱冠而封，其婦父爲宋國公馮勝，以隸宋國公，北征納哈出，不奉約束，削爵安置廣西之龍州，然猶念遇春功。

別封次子昇爲開國公，明年加太子太保。建文末，以抗靖難師，安置雲南臨安，憂死。弘治中，錄六王後，曾孫復得拜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絕世，乃更封懷遠侯。鄭端簡曰：嘉靖十年，進劉基侑饗。太廟，并議常李鄧湯四王後。十一年，吏部會議，遇春、文忠、愈、和皆戮，力中原廓清。方夏，曾不再傳，而子孫微替，歲月彌久，莫敢訟功。迨我孝宗憫焉，下詔錄其裔孫四人爲錦衣衛指揮使。皇上神聖天啓，動遵祖法，特詔誠意伯劉基裔孫世爵，又推念四臣之功，俾悉如基議從事。廣祖宗崇德報功之仁，修聖王興滅繼絕之典。臣等遇昧，謂四臣宜世其爵，制曰可。封常玄振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璧侯，各食祿千石，與世券。弇州外史曰：封鄂而諡忠武，唐之尉遲氏，宋之岳氏，併開平而三。

岐陽王李文忠、曹國李公

岐陽王李文忠，泗之盱眙人，父曰貞母，上之長姊也。生文忠甫十二而薨，時淮南北盜起，父貞携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甲午，聞上起兵滁陽，聞關往投，至則相抱而哭。時皇子幼，上多蓄童穉之材，勇者子之，使文忠冒國姓而從。皇姪文正列延師誨之，讀書史，習兵法。

上嘗携所業傳示幕僚曰平世一卿士也雖然要當於馬上習之丁酉俾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奮擊破陳友諒之卒驍勇爲諸軍冠時年僅十九無何以舍人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皆下之戊戌敗元樞密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遂敗苗軍于於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夥文忠以士飽飲且驕夜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曰患不力戰耳何患不富貴遂前襲破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己亥會鄧愈胡大海之師取嚴州超爲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鎮之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來爭挾苗獠之衆水陸數萬人奄至辛丑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擊

大破之馘其首標之槎放之中流水兵見而夜遁遂克諸暨壬寅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苗將蔣英賊殺其帥叅政胡大海以叛文忠急擊破之蔣英走癸卯諸暨守將謝再興叛挾張士誠寇我東陽文忠馳救復破之再興走文忠以反側郡處兩叛間又與強虜接壤而練兵繕甲竝不可屈始文忠所築逼諸暨而城者曰新城士誠之司徒李伯昇悉兵二十萬來圍文忠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守新城將胡德濟謂賊勢盛盍少避之以俟大軍文忠曰俟大軍城爲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遂誓師而鼓之曰彼衆而囂我寡而整且聞彼之輜重山積是天以富賜若也勉之戰

既合文忠橫槩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出賊陣斷其中  
堅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守  
兵亦鼓噪而出遂大潰斬首數萬級擒將校七百人委棄  
鎧仗芻粟彌亘數十里伯昇僅以身免甲辰上召文忠  
歸宴勞彌日賜名馬金幣甚厚乙巳進右丞使統全浙兵  
攻張士誠之杭州丙午取桐廬新城富陽進攻餘杭一夕  
而下叛將謝再興之五子降丁未杭帥潘原明使其員外  
方彝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爲緩師計  
乎彝謝曰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  
自不能緩非敢緩也文忠於是引入臥內與飲而授之約

束明日原明如師師遂入文忠營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  
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徇就軍中加榮祿  
大夫行省平章政事還李姓洪武元年上卽位封文忠  
父貞恩親侯食祿奉朝請上念姊已久死獨貞在而又  
醇謹宴見不以時每有征行輒令守宮省文忠旣父子當  
腹心寄親重無與比尋討平閩之叛寇還爲偏將軍二年  
從開平王遇春北討由遵化度鹿兒嶺進薄上都克之走  
元君獲其士馬萬計俄而開平王卒文忠代將詔移兵  
陝西與大將軍合而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則已平而虜  
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爲

疑文忠按劍叱曰閫外之事吾得而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楊門擒四大王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劫我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虜益大至乃以二營委虜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爲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驍將脫列伯俘斬及降者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論功賜金幣當大將軍之半三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惱兒擒其平章祝真謀知元順帝親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卽位其衆

離文忠喜兼程而進太破其候騎遂圍應昌明日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后妃宮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將吏等駝馬牛羊無筭并獲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選精騎窮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興州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其兵民萬六千餘人捷聞上大悅爲御奉天門受羣臣朝賀大封功臣文忠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誥券世襲尋領都督府事四年西蜀平命文忠因兵威拊循其地五年復以左副將軍北討出東路師至哈刺



莽來虜先遁文忠乃留輜重驢駒河人齎二三日糧兼程  
進至土刺河元太師哈刺章蠻子悉衆渡河留其妻子北  
嚮而嚴騎以待文忠力戰却之逐北至騁海虜來益衆文  
忠乃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以劫虜虜疑稍稍引去文忠  
亦解而歸迷失道乏水渴死者甚衆文忠患之忽所乘馬  
跑土泉隨湧出土馬賴以濟乃自爲文刑牲祭之文忠軍  
雖名爲全而所失多得不足償而大將軍之出中路者竟  
敗績矣六年將兵出朔州擒其太尉伯顏不花七年總兵  
駐代縣分遣兵出至三不刺者俘其平章陳安禮至順寧  
陽門者斬其知院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孛羅帖

木兒又破大寧高州斬其宗王朶朶失理皆鹵子女人畜  
歸虜益避遠邊境無事文忠與大將軍皆折節延諸儒生  
講說經義而文忠尤號有文采上益雅重之始命與李  
善長通知中書省大都督府事御史臺事又命大事皆取  
二公處分中書省革命文忠特參軍國大計幾如大將軍  
十六年命兼領國子監事十七年二月得疾上幸其第

勲、臣、而、有、文、者、一、人、而、已

撫摩久之揮涕而別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諡武靖父貞  
初亦封曹國公別食公祿前文忠卒亦贈隴西王諡恭獻  
有二子景隆增枝景隆少奉文忠教齒諸生間與天台方  
孝儒善旣襲爵與魏國公輝祖等分鎮中原要地進掌左



軍都督府加太子太傅。上崩，皇太孫立，景隆益以肺腑見親任，而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時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得幸，上謀削弱諸王，故燕兵起，齊泰、黃子澄皆才景隆而薦之，乃命景隆為征虜大將軍北伐，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為推輪，親送之江滸，且令得以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宿將鮮存者，雖存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行，怏怏不肯為之下。景隆暴得意，自尊大，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會兵五十萬乘，燕王攻大寧，進薄北平，築壘九門為長圍，欲以困燕。王還師，景隆逆戰，大敗，死者十餘萬。明日九門師潰，死者復數萬，乃退走。王

齊黃失却眼

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荆關，時寒甚，士卒墮指，戰於白溝河北，凡三日，復大敗，殺溺及被俘者幾三十餘萬。景隆乃奔濟南，燕王來追，復大敗，死者二萬餘。濟南遂見圍，以叅政鐵鉉堅守，得不下。始人主未知敗問，與泰子澄謀，以景隆權尚輕，特賜黃鉞、金鉦、朱弓、矢，使者渡江而風失之，複製以賜。而景隆敗問至矣，召還。既陛見，黃子澄慚憤極，執景隆於朝班，慟哭請誅，以謝天下。人主莫能問也。又二載，燕兵渡江，駐龍潭。人主懼，乃使景隆同尚書茹瑺都督王佐謁燕王，以割地講和。請王笑曰：事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奸臣耳。於是景隆等蒲伏密

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荆關，時寒甚，士卒墮指，戰於白溝河北，凡三日，復大敗，殺溺及被俘者幾三十餘萬。景隆乃奔濟南，燕王來追，復大敗，死者二萬餘。濟南遂見圍，以叅政鐵鉉堅守，得不下。始人主未知敗問，與泰子澄謀，以景隆權尚輕，特賜黃鉞、金鉦、朱弓、矢，使者渡江而風失之，複製以賜。而景隆敗問至矣，召還。既陛見，黃子澄慚憤極，執景隆於朝班，慟哭請誅，以謝天下。人主莫能問也。又二載，燕兵渡江，駐龍潭。人主懼，乃使景隆同尚書茹瑺都督王佐謁燕王，以割地講和。請王笑曰：事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奸臣耳。於是景隆等蒲伏密

上事者頗知乃爾治亂存亡在所與謀信哉

事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奸臣耳。於是景隆等蒲伏密

輪欵歸佐谷王守金川門燕王至景隆等開門奉迎王  
卽位以景隆等默相事機改號曰奉天靖難階曰光祿大  
夫勲曰左柱國增祿歲一千石其太子太師如故賞埒淇  
成二公改修高廟實錄爲監修總裁諸裁定功賞大興  
革景隆猶以班首主議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諸  
功臣咸扼腕謂彼白刃刺我而今以降虜踞我上其又明  
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論劾景隆包藏禍心蓄養亡命  
與其弟左都督增枝謀爲不軌已文武大臣太子太傅成  
國公朱能等吏部尙書蹇義等復言之已六科都給事中  
張信等復言之乃下詔盡削景隆勲階官號絕朝請勒

歸私第猶以長公主故不奪其爵亡何羣臣復言訶事者  
至其家景隆猶坐受關人伏謁如君臣禮大不道復株及  
左都督增枝因詔併奪增枝荊州帥符逮之與景隆同繫  
私第盡沒其莊田寶貨圖籍臧獲入之官而所繫者皆親  
屬矣嘗絕其食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而景隆  
竟以凍餒卒正統中增枝猶在以恩例聽自便又數傳而  
其玄孫璿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濂襲卒子性襲嘉  
靖中繼六王後封臨淮侯勲號階祿同懷遠侯卒無子叔  
父沂嗣卒子庭竹嗣卒子言恭嗣好文學  
弁州外史曰高帝起民間兄之子獨大都督文正姊之

子獨岐陽王大都督不善居勲父子以廢徙而高帝念之不絕蓋二百餘年而南面猶故也臨淮之紹侯其亦高帝遺意哉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公

沐英鳳陽定遠人父母蚤亡上收爲子既長溫爽有姿概機穎過人初與李岐陽等俱冒國姓賜名文英差次皇從子文正數從上征伐入侍帷幄晝夜勤勵日無迂視上心器之王寅年十八用爲帳前都尉從守鎮江居四歲擢廣武衛親軍指揮使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福建擒平章陳友定洪武元年歸其姓沐而單名之

曰英擢鎮國將軍三年僉大都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時都督不爲階官而英特受上心膂托九年命乘傳繇陝西巡行諸路布上恩惠事有不便者輒更置而後聞且使練諸部兵以待明年遂副寧河王征西番西渡黃河略烏思藏耀兵至於崑崙轉戰數千里俘虜士卒萬計馬駝牛羊十倍師還而寧河王道卒英代將其衆還京師封西平侯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勲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又明年拜征西將軍窮追西番降元萬戶迄失迦夷其部落擒洮州十八族番酋并其衆二萬餘雜畜二十餘萬平朶甘納兒七站地

數千里復率所部蕩和林轉略亦集乃渡黃河登賀蘭擒  
伏聽者得穹廬所止涉流沙分兵四翼薄其營自率精騎  
衝中堅大破之獲大帥國公脫火赤知院赤愛足覆其全  
部十四年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寨掩  
四部卒渡驢胸河獲知院李宣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  
同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下雲南絲辰沅出羅鬼遂  
躡普安至白石江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  
選甲十萬來拒潁川侯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  
奇兵潛從上游遶出賊後賊陣動大軍乘而擊之勁戰自  
且至晡生縛達里麻賊大潰僵屍百里直抵雲南諸郡皆

下獨大理猶爲元守英與永昌侯攻之擒段世拔大理移  
兵取車里平緬不浹月雲南郡邑悉平復與潁川侯分道  
平東川烏蠻寇而夷兵叛者合圍雲南守帥馮誠告急英  
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遂悉復曲靖永昌之失  
守者是年諸將班師詔英留鎮雲南英鎮之三歲平廣  
南蠻而破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二十一年麓川宣慰思  
倫發聚其衆三十萬來寇定遠英選卒三萬拒之馮誠領  
前軍甯正湯昭爲左右大戰左軍小却英令左右斬左軍  
帥首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馳下卽麾衆復前英責戰益急  
不移時寇大敗明年復平東川破叛酋阿資入朝錫宴

於奉天殿賚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綵幣百襲鈔五千錠陞辭上撫之曰使我高枕而無南顧憂者爾也英歸鎮二十三年復大破阿資衆走之二十四年使使以兵威折脅八百國并諸番有重譯貢者初英留鎮之明年哭孝慈皇后再鎮之三年哭懿文太子極哀吐血卒年四十八計聞上慟哭命以喪歸賜葬觀音山追封黔寧王諡昭靖侑享太廟有五子其一子早卒而三子遞鎮雲南少子昕尚文皇帝公主爲駙馬都尉屢掌南京都督府以壽考終惠襄侯春者英長子也年少有才武嗣英侯繼填雲南留意屯田水利平緬甸東川叛夷復平越嵩阿資

才千孟諸砦三十一年卒年三十六諡惠襄無子弟晟以都督嗣時岷王之國雲南與晟交惡上貽書王謂晟少孤不練事毋深責之吾當別飭晟然卒以王他故徙國楚而晟自如建文之自焚也文皇意其匿晟所使使詞察無狀乃已麓川宣慰使不能制其下諸蠻逐之而擅其地晟以大兵討之分其地爲孟養水邦孟密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平涯潞江清甸大侯者樂五長官司而歲徵其貢賦又於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之夷遂帖息八百國之長使其獷帥以蠻衆來犯晟發兵使別將逆擊而自倚其後至蒙自蠻退走追獲其帥賜璽書侑以金幣

文皇四年安南逆臣黎胡奩弒其君并戕我使者以戾為  
 征夷左副將軍率雲南諸衛所土漢兵由蒙自經野蒲斬  
 木通道以入前鋒奪猛烈棚華關監賊散走造舟以濟師  
羅城之後累一奇功五王莫及也  
 分遣所部據澳沕寺沙昇舟夜出洮水步騎夾之遂渡富  
 良江與征夷將軍新城侯輔兵合破多邦城柵繼擣其東  
 西二都及盤灘困收櫓江仙侶等賊胡奩及其父偽上皇  
 季犛狼狽棄其衆獨携家屬及左右心腹遠遁晟等窮追  
 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  
 凱旋入朝論功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  
 榮祿大夫勳右柱國封黔國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世勿

絕賜誥券玉帶金幣寶鈔既大宴上御製詩褒美之再  
 宴於便殿還鎮雲南無何胡奩之餘孽偽上皇簡定作亂  
 命晟兼征夷將軍討之不利於是英國公輔復以征虜副  
 將軍率兵合而破之獲定等檻送京師伏誅召英國  
 還偽王陳季獷等尙未平晟連戰不能下又復命輔捕季  
 獷等送京師晟亦受賞白金三十斤寶鏹三萬錠綵幣  
 三十有副仁宗卽位召還宴勞賜金幣加太傅還鎮  
 自是宣英二帝嗣位賞亦如是麓川思任發反侵略騰  
 衝南甸詔諭之降不從晟使都督方政等為前鋒而大  
 軍繼其後破平景罕等寨斬首三千餘級獲象二十餘政



恃勇以輕騎前搏賊敗績死晟退師至金齒詔還鎮內  
慚懼得疾至楚雄而卒詔官為治葬賜祭追封定遠王  
諡忠敬晟戰數不利天子以絕遠且世將藉而隱焉滇  
人攝服晟父子威信莊事之無異人主每片紙下上酋所  
具威儀出郭迎迂盟而後啟曰此令旨也前後置圃墅田  
業三百六十日吾日食其一足矣晟有子斌斌尚幼嗣公  
不能將其軍於是晟弟昂以都督同知佩印代鎮復討麓  
川不利靖遠伯王驥等兵與合始平之昂得遷為左都督  
賜金幣加等卒贈定邊伯諡武襄斌嗣公之十一年薨贈  
太傅諡榮康子琮幼不克嗣於是從兄璘以才舉為右都

督代鎮卒弟瓚為都督同知復代鎮前後凡十五年而琮  
始嗣公又明年始佩征南將軍印為鎮守前後平馬隆麗  
江劔川順寧羅雄等蠻累賜赦褒獎加太子太傅嗣公凡  
三十二年而卒無子以都督同知瓚之孫都指揮誠之子  
崑嗣朝議以崑為西平侯之裔孫當從侯爵而守臣爭之  
○崑○最○異謂南人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恐為所輕崑十  
四歲而拜公爵尋以征南將軍填守發兵平龜山竹箐蠻  
諭定孟養孟密之爭寨者又合川貴二鎮兵平米魯亂再  
擒師宗州賊張長受南安亂酋那代三賜璽書獎諭再  
益歲祿百石加太子太傅嗣公二十四年卒贈太師諡莊



襄子紹勲嗣公十六年而卒子朝輔嗣十一年而卒父子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二子融鞏皆甫襲而殤朝輔之弟朝弼當嗣虐其嫂且錮之不使還南京於是上疏相許久之始得襲佩印填守其淫惡益甚且旅拒王命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且代鎮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錮于南京之故第以幽死

弇州外史曰英以慎靜饒兵略爲天子筭路監縷以開滇土晟武則不競而德繼之世保赤社爲明藩屏偉矣鄭端簡曰孝陵初起多畜養子每郡邑下輒遣養子出守蓋二十餘人而昭靖王功最大有徐司馬者揚州人九

歲棄道傍上得之名馬兒旣長出入侍左右征行守禦有功歷陞都督僉事司馬好文學謙恭禮下士大夫浙東河南尤著惠政公暇退居一室蕭然如韋布及卒家無餘資稱賢將云又有何文輝滁人初名道舍守宣城潼關成都北平鴈門從征淮東姑蘓福建陝西四川尤有功建寧特建寧人降文輝主帥胡廷瑞怒欲屠其城文輝力止之曰吾與公奉命安百姓乃以私忿殺人耶遂止朱文遜者從定江左淮南有功授元帥拒漢兵戰死朱文剛初名柴舍從定江左授元帥與耿再成守處州苗帥叛文剛急收兵出戰揮劍斫賊大罵死文遜文剛未詳何許人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

寧河王鄧愈者泗州虹人父曰順興有三子長曰友隆仲  
卽愈元末羣盜起江淮順興從鄉里少年據臨濠與元兵  
拒戰死友隆代之復病死愈復代之是時愈年僅十六衆  
頗少愈旣出戰則先登陷陣無所不摧破衆乃喜曰使仲  
君早將何至以首予敵會高帝駐師滁陽愈自盱眙率  
所部來附授管軍總管遂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元將陳  
也先合蠻子海牙之兵凡數萬上禦之戰甫合而愈與  
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遂從  
下建康略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擢廣興翼元帥克廣

德州長鎗軍謝元帥來攻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俘其總  
管武世榮移鎮宣州別將兵取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  
攻下徽州走其將元之苗軍楊元帥以十萬衆來爭愈與  
大海分道逆戰虜其大校百五十八人婺源之裨帥汪同  
來降愈遣驍將王弼孫虎等進逼其城破殺其守將鐵木  
兒不花婺源下尋遣萬戶朱國寶徇下高河壘遂由昱嶺  
關進攻建德破其長鎗元帥余子貞遂克建德以爲嚴州  
進同僉行樞密院事破元將苗楊之兵於烏龍嶺進僉書  
行樞密院事饒州下愈入守數與陳友諒角有功進中書  
省叅政兼總各翼軍馬愈乃廣布威德撫納降附以兵

取浮梁走其叅政侯邦佐轉戰樂平敗蕭總管之衆獲萬戶彭壽等諸屬邑皆下遂進圖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吳宏旣歸上上因其兵使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而畏愈強乃遣人詐獻地以緩我愈訶得之卽率勁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單騎走傍邑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等四路南豐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遂定撫州於是上進兵取洪都降其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等召愈以步兵來會改江西行省叅政填之而命祝宗康泰仍故官以所部從宗泰初不欲降迫胡廷瑞意怏怏不自得又以愈秩卑不欲爲之

下而廷瑞旣從上還建康從容爲言降故非宗泰意恐有變時右丞徐達方進攻楚乃發使使宗泰等以所部從行舟次女兒港遂謀叛掠商舟布爲旗幟夜趣新城門舉礮破之而入愈時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連跨三馬馬輒踏幾不免最後得養子馬乘乃得脫奪撫州門奔還建康以情歸於上上弗罪也而撫之右丞達兵復洪都走祝宗而執康泰矣於是大都督文正開府洪都愈次焉明年陳友諒圍洪都號五十萬治戰艦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爲要衝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上來援大

破其兵射友諒殺之圍始解論功與克敵等尋破平鄧青等二萬人於永豐從開平王遇春蕩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諸山寨圍贛州下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降進行省右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次丞相而愈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大將蚤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 吳王初建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湯和討方谷珍愈獨領臺事及大將軍經略中原而愈以征戍將軍略定江淮未附州郡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生獲守將蔡國公史克新等遂取

隨州守將左丞王誠降覆洪山之老馬劉寨斬獲以萬計均房金商地悉平洪武元年 帝卽位立 東宮愈兼太子右諭德三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於定西悉覆其衆別將招諭河州土番大酋何鎖南普花兒只等請降其西烏思藏等亦降皆入貢請受天子封師旋大論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歲祿三千石予鐵券子孫世襲五年以征南將軍討平澧州等處溪洞蠻獠十年吐蕃諸部爲梗劫剽烏思藏貢使輜重愈以征西將軍率都督同知沐英等分兵爲三道深入其巢窮追至崑崙山斬首捕虜

以萬計，鹵馬牛羊十餘萬。捷聞，上悅，使使召還，至壽春而卒。年四十一。上聞訃，哭之慟，輟朝三日。喪車至三山門，親臨奠，行營視葬地，以故塋隘，改卜於城南西山之原。葬事皆官給。追封寧河王，諡武順。是役也，都督英得封西平侯，愈爲人沈毅詳敏，其事上最恭慎，有所委不憚危苦。功成不矜，敬禮賢士大夫。上心重之，命朱夢炎爲製神道碑。五子而鎮襲，改國申，亦數將兵。從大將軍，卒年三十三。無子，弟銘爲錦衣衛指揮僉事，有子源，當後鎮而天。永樂中，子挺停襲，挺子炳弘治初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繼坤襲。嘉靖初，繼絕世，封定遠侯，助號階祿，視懷。

遠侯卒，子祖錫嗣。卒，世棟嗣。

弇州外史曰：愈之初以敢戰深入名，亡幾而建方面，勲最多，而不甚偉。然汗馬者，無寧歲矣。僭爵上公，帶礪六王，而以天死不獲終饗，或謂高帝末功臣鮮自保者，得天爲幸，是不然。以愈之忠順勤勞，雖爲畢萬可也。余游襄陽，襄陽人至今稱衛國公。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

湯和字鼎臣，濠人。滁陽王之據濠也，和從惡少年十餘人，仗劍從。是時高帝以王壻寄肺腑，請於王與和共事，和遂從。帝取洪山寨，復從下滁州，取和州，當是時諸將皆

帝等夷莫肯爲下而和長帝三歲顧謹執部曲禮上甚悅從上渡江下采石定太平陳也先復來寇和擊其水軍流矢中左臂不爲撓尋與中山寧河二王自東門出甲轉戰至城北大破擒也先以獻別將下溧水復從平建業與中山王取鎮江進統軍大元帥守之略定金壇覆窩莊戍轉同僉樞密院事從取常州爲其守帥與張士誠境接和頗好飲有酒過嘗請事於上不獲允醉而有怨言曰吾填常州如據坐舍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也上聞隱不發和醒亦大愧悔悉力拒士誠再破其軍遂從中山王大破士誠於錫山僂其梟將還拜中書左丞與中

山王分省而治復同開平王解長興圍大破士誠之僞丞相士信軍超拜平章政事乙巳討平江西巨盜姚大膽取永新還守常州丙午從中山王討士誠進略太湖降其舊館師轉戰湖州降其守帥張右丞復降其吳江州將遂圍姑蘇凡九閱月而後下上召見戟門論功賜帛九有副上卽大位始建御史臺爲左御史大夫立東宮爲太子左諭德時方谷珍猶據溫台慶元三郡未下和以兵討而感之悉得其衆以降遂移兵取福州時洪武元年也陳友定猶爲元守建寧城險兵勁和以征南將軍率諸將攻下建寧虜友定以歸是歲扈上幸汴梁遂同宋國公馮勝

取懷慶澤潞晉絳諸郡三年從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趣鳳翔越六盤山秦隴皆蕩平明年復從中山王大破元丞相擴廓帖木兒於定西遂定寧夏追虜於察罕腦兒虜其猛將虎陳是年九月大封賞功臣與衛公鄧愈俱爲御史大夫以功不如僅封中山侯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歲祿千五百石始露其守常州時語和惟頓首謝過而已明年爲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廖永忠等以舟師自夷陵入峽攻夏扼險不得進永忠趣之和決而征虜副將軍潁川侯友德自秦隴深入取漢中永忠乃決計先入破其扼險之師長驅抵重慶夏主明昇以重

慶降而友德亦定成都蜀平天子推功友德永忠受賞責數和逗撓而姑予之彩帛八和復頓首謝罪又明年和以偏將軍從中山王北討分道擊賊戰於斷頭山敗績失徹侯一人久之進濠州爲中都鳳陽府命和與太師李善長於其地建宮闕分置曹署以久勞於外數賜璽書慰勞尋甃通州之外郭八年徙鎮彰德甃其城上以和用兵數失利不任將而堅忍多智數又能與太師善長抗故時委以綜理之任輒効且念其爲里閭長者十年竟封和爲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信國公議軍國重事歲食祿三千石與誥券明年同曹國公練卒中都西巡至河州繕



完其城廓營舍十四年從中山王北伐覆灰山營獲其平章刺里哥樞密副使九通又明年巡四川永寧之塘濠訓練其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亂和以兵討之夷其穴鹵斬四萬餘時中山岐陽二王皆以物故上念天下無事不欲諸大將屢典兵而和從容爲上言臣老不敢稱書繡願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以待盡上大悅立賜寶鈔五萬錠治第於中都尋悉爲諸功臣魏鄂曹宋頰涼諸國公敘侯治第皆極宏壯旣而謂和日本叢爾夷數爲侵盜我欲固我封戍卿雖老強爲一行於是使和行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民取一丁爲兵戍

之和竣事而新第成和率妻子陛辭賚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綵幣四十有副又賚其夫人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綵幣三十有副夫婦皆賜書褒諭其又明年魏曹等六公還鄉賜皆如信公而夫人不與焉自是和與諸公侯歲一朝京師朝必有宴賞及道里費而諸公侯猶不時遣鎮各邊及將兵討伐獨和以老不在行而上愈信愛之二十三年入朝忽病中風不能言上聞卽幸其第撫視惋歎良久遣還里二十七年上思公使其子前軍都督僉事鼎迎至都俾以安車入內殿與酣宴而出賚金帛御膳法酒相屬最後復大朝疾寢

劇不能興。上復令以安車入內，手摩撫其體，與敘里閭舊及艱難勞勩，和不能對，稽首而已。上爲之雪涕，出藏鏹，付有司爲營葬地。明年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謚襄武。和有五子，亦前卒，而少子禮積，伐至同知左軍都督府，征五開道卒於軍，有孫十一人，弗及嗣。六世孫紹宗，孝宗朝錄功臣後，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絕世，封靈璧侯。凡三歲而卒。佑賢嗣，卒。子世隆嗣，領漕事者十餘年，以勞加少保、太子太保。

弇州外史曰：以湯信公之戰伐，其績何寥寥也！一逗撓，一不利，毘陵酒語至煩。廷訓而其後，乃爵上公，贈真王，便蕃之錫，諸勳舊不敢望焉。顧融令終美哉，乞骸一語基之矣。夫以絳侯勃之定策，有社稷勲，而煩人主詔，乃快快之國，彼其君臣俱失之也。余嘗按行登萊海上，及宦游吳越間，其父老歷歷指烽戍，云：湯信公功不可磨滅。徵信公吾其鯨鯢食矣，嗟乎！高皇之善器，使人也如此。





續藏書卷四

開國功臣

東丘郡侯花將軍

附

高陽郡侯許知府  
郜氏 孫氏 雷老



上初得太平，命院判花雲守之。以許瑗為知府。庚子閏五月，陳友諒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人禦之。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令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雲士卒憊不能戰。城遂陷，友諒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縛吾主，必滅爾，斬為膾也。」奮躍大呼，縛皆絕。雲起奪守者刀，連殺數人，賊亂擊雲，碎雲首，縛寘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輟。妻郜氏一子甫三歲，抱屬侍兒。孫氏曰：夫



歿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保此兒遂赴水歿孫氏收郃氏屍葬之抱兒出走陷賊中賊敗脫走墮水緣浮木入蘆渚中採蓮實啜兒凡七日得不歿有雷此老者引達人必言神物護持世之姦人方謂無鬼神可以恣意上所抱兒泣拜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物忽不見追之失所在時皆神異之上厚賚孫氏令撫其兒後追封雲東丘郡侯許瑗亦以被執不屈歿追封高陽郡侯命立忠臣祠於太平勅有司歲時致祭

李贄曰花將軍旣歿郃夫人安得獨完然能知花將軍之不可無後孫侍兒之決可託子則其獨具隻眼爲何

如也嗚呼郃氏往矣孫氏而後其苦可知也付託在躬雖明知生不如死而有口亦難說矣吾以爲孫氏可敬也嗚呼在天爲風雲在地爲雷雨歿則爲雷老歿則爲花雲總則一人而已而又何怪邪

高陽侯韓公

附 濟陽侯丁普郎等三十五人

癸卯八月 上討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 上屢瀕於危所乘舟偶膠淺沙賊乘勢攻之急欲犯 上舟一時諸將計無所出帳前親兵將韓成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愛其歿遂服 上袍冕對賊衆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會諸將兵至援之賊遂退上與友諒大戰五日諸戰

來者三十六人。樞密同知丁普郎被十創，歿。首已隕，猶執  
兵立舟中，若戰鬪狀。後友諒平，上謂中書省臣曰：朕與  
友諒戰於鄱陽，韓成效忠致歿，朕念之不忘。中書并列諸  
臣名上。上遂追封韓成、高陽侯，爲諸臣首。宋貴京兆侯  
陳兆先、潁上侯李信、隴西侯王勝、太原侯丁普郎、濟陽侯  
張志雄、清河侯李志、高隴西侯昌文、貴汝南侯余杲、下邳  
侯徐公輔、東海侯劉義、彭城侯陳弼、潁川侯程國勝、安定  
伯王咬、太原伯姜潤、定遠子王鳳、羅山子邱明、梁縣子常  
惟德、懷遠子王德、合肥子朱鼎、合肥子汪清、盱眙子王善  
先、定遠子汪澤、廬江子丁宇、含山子逸德、山汝陽子羅世

榮、隨縣子陳冲、巢縣子裴軫、定遠子常德、勝壽春男鄭勇  
隨縣男袁華、虹縣男史德、勝定遠男王理、五河男王仁、舒  
城男曹信、含山男立廟、康郎山。今有司以時致祭。

李贄曰：紀信誑楚，楚滅漢興，天下既定，恤典何曾。嗚呼！  
此漢祖基業，所以僅僅四百餘載也。韓成誑漢，照映今  
古，唯帝念哉！刻骨痛苦，嗚呼！此太祖高皇帝之業，所  
以歷萬億載而未有艾也。同時歿事鄱湖三十六將，如  
丁普郎者，首已斷矣，猶執刀船頭，若戰鬪狀。一何忠且  
勇也！然帝終以成効忠致死，言念不忘，封成高陽侯。  
廟祀康郎山，位居首。嗚呼！愛賢樂士，視人猶已。一時英



傑無不樂爲之歿也。宜也。而說者猶以一二功臣不終之故，大爲帝疑，不知帝之體念諸功臣也。亦已無所不至矣。而諸功臣則未必能一一仰體之也。誰其得似中山與開平，又誰其得似西平與信國乎。其爲高皇終始眷注何如也。

梁國趙武莊公

附 南陽郡侯葉琛等十四人

梁國趙武莊公，名德勝，鳳陽人。狀貌魁偉，膂力過人。馬上運槩捷疾如飛，爲帳前先鋒。從克和陽，儀真。陞總管先鋒，敗方山營，苗軍水寨，收丹陽，金壇，廣德，宣城。轉領軍先鋒，戰毘陵，湖州。擢左副元帥，戰友諒龍江，下銅陵，臨山寨，出

淮南，征高郵。陞統兵元帥，從破漢水寨，走友諒，收黃梅，廣濟，克瑞臨，吉撫四郡。旋遷安慶，降南昌。祝康據南昌叛，殺葉琛，從復南昌。授僉江南行樞密院事。臨江吉撫三城叛，又復三城，協守南昌。統精兵爲戰將。癸卯，漢圍南昌。公出戰，射殺漢金指揮。漢益兵，晝夜急攻城。且壞，公先諸將歿。戰且戰，且築城。城壞復完。巡城至東門，敵發蹶張弩，中腰。脅箭深入六寸，卽拔出，拊髀歎曰：命也。奈何。大丈夫歿卽歿，恨不能從。主上掃清中原，垂名竹帛耳。卒。子獻領其衆。公沈鷺，簡靜剛明，質直馭下嚴肅。號令一行，旗幟改色。平生未嘗讀書，隨機應變，智略如神。臨難不懼，奮不顧身。

曾孫輔立功封武靖侯友諒之圖南昌也凡八十五日與公先後歿者右副指揮使劉齊右翼元帥同知朱潛統軍元帥許圭漢兵略城三人力戰歿左翼元帥副使并海龍突圍出戰中矢歿樞密判官李繼先左副元帥趙國昭繼先出戰被掠去歿國昭引兵燒賊艦追至投橋歿洪都知府葉琛江西行省都事葉思成康祝之變琛思成迎戰市中歿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守臨江城城破歿管軍百戶徐明當圍城日漢設陷穽數臨城誘戰明躍馬出城射賊賊走明追之墮穽中賊鈎去誘降不從歿張子明者張元帥之子代父爲間使走金陵求援還至湖城被執友諒強官

之令狗城給降子明佯許至城下大呼我張大舍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救兵且至賊怒卽攢槊刺歿張德山夏茂成皆軍士勇敢善戰德山以夜半潛出城焚賊舟死茂成守城樓當賊衝中飛砲歿友諒滅贈德勝梁國公齊彭城郡侯海龍隴西郡伯繼先隴西郡侯圭高陽郡侯國昭天水郡侯琛南陽郡侯天麟天水郡侯明合肥縣男茂成總管德山千戶子明初贈武毅將軍飛騎尉千戶後加贈忠節侯潛思成贈未詳皆廟祀南昌德勝進侑享太廟諡武莊李贄曰朱文正旣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復詐遣軍士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故

緩其攻而後子明得以申請救之力，城中得以蓄攻守之備，而南昌完矣。然則捨命王終成捨命鬼，殺於南昌城下，安可無追祀之報乎？同時死守者一十三人，今增捨命王爲十四，令千載讀史者知慨慕焉。

越國胡武莊公

附

定祀雞籠山二十人李夢庚 王愷 孫炎

越國胡武莊公者，名大海，虹人，長身鐵面，智力過人。甲午，謁上爲前鋒，從入和州，克采石，攻金陵、常州，先登，授右翼統軍、元帥、宿衛，佐鄧將軍守宣州，取徽、嚴，陷陣，遷樞密判官，攻下蘭溪，陞僉行樞密院事，又收諸暨、衢、處、廣、信。上以婺、浙、東、大郡通甌，引越以爲行省，叅政守之。己亥，克

處州，壬寅，苗軍元帥蔣英叛，刺公并殺郎中王愷等。李將軍下杭，縛英至京，上命懸公像市曹，刺英血祭公。贈公越國公，祭卞壺廟。洪武元年，築壇雞籠山，祭故功臣公位第一，而祔以文臣沒王事者。李夢庚、王愷、孫炎等二年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定祀二十一人，命死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時公及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八人已卒，棲神卞壺。蔣子文廟，六王及華高、吳良、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尚存也。諡公武莊公。嘗曰：吾不知書，吾行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以故所至健兒驩附，編氓寧輯，有祭征虜之風。王

愷當塗人贈當塗縣男

號國俞忠烈公

公名通海，巢人。父廷玉，弟通源。通淵、江淮賊起，公父子結寨，巢湖自守。聞上駐兵和陽，走歸欵時。上欲渡江，得通海父子水軍，甚喜。蠻子海牙、陳兆先之戰，皆以火攻敗其衆。通海功多，陞秦淮翼元帥，攻鎮江、常州、宣城，敗吳呂珍，進兵吳江中流。矢鏃不能出，右目失明，再破雙刀趙復、池州陞僉書樞密院事，進同知。從上征友諒，克銅陵，搗九江，掠蘄黃。友諒遁還武昌，還軍擊叛將祝宗，復南昌。上曰：斷友諒臂矣。已而友諒圍南昌，上率通海等西援。

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通海乘風棹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獲友仁、友貴，賊稍退。時通海舟深入敵寨，鏖戰久之，不復見。意通海戰沒，少頃飄颻，遶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奮前，大敗敵賊，移舟拔水寨遁去。我軍先柵壘子口，及橫截左蠡，遏敵歸路。通海曰：湖有淺，舟輒膠，盍移兵入江。據上游，敵見我水陸結寨，不敢出，糧盡益窘，繞下流欲遁。通海追敗之。友諒死，班師還。賜通海出金帛，陳理降，陞中書省平章政事，總兵略劉家巷、平廬州，攝江淮行中書省事，守廬州，繕墉壑，興農田，兵民寧輯。從征浙西，克湖州，轉戰至滅度橋，中流矢卒。贈號。

國公諡忠烈侑享 太廟廷玉別見通源封南安侯通淵  
越雋侯

蔡楚河間三國公

附

汪興祖

周顯

陳文

蔡國張忠毅公名德勝合肥人才略豪邁沈毅剛果集義  
衆結水寨自保乙未以舟師歸 上悅謂李丞相曰方欲  
渡江乏舟楫而德勝至殆天意也 上率兵拔公至和陽  
營于新河授萬戶渡江拔采石取太平擒陳也先擢管軍  
總管蠻子海牙陳兆先復屯方山伺太平公破之從取集  
慶大破方山營擒兆先克鎮江陞秦淮翼元帥從下常州  
宣州再陞僉樞密院事從下宜興普勝陷池州公敗普勝

柵江口復池州友諒犯龍江呼諸軍力戰敗走友諒降其  
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劉世衍追友諒至采石戰歿贈蔡  
國公諡忠毅侑享 太廟子宣幼養子同嗣職宣長 上  
命宣嗣同復姓名爲汪興祖興祖以開國功封東勝侯自  
有傳合肥又有周顯陳文皆驍勇顯從常將軍李將軍有  
功戰歿阿暮渾河贈汝南郡伯文早喪父奉母最孝從收  
吳越中原累戰功歷陞督府僉事洪武十七年卒贈東海  
侯諡孝勇

廖永安者亦巢湖水寨來歸者也庚子五月命徐達率廖  
永安等擊張士誠于太湖永安兵敗被執士誠欲降之永

安不屈。上遙授永安光祿大夫。後又遙封楚國公。至丙午七月，永安卒於吳。上悲悼，親爲文祭之，配享太廟，塑像功臣廟。

泗國耿公燕山侯孫公

公名再成，五河人。癸巳來歸，立功泗、滁、和陽、建康、鎮江。陞元帥，守鎮江，克揚州，改守揚州。宜興數被吳寇，又改守宜興。上取金華爲前鋒，屯縉雲，取處州，石抹宜孫率衆驟至，公擊敗走之。先是，士卒無論大小，徵私粟民間，號砮糧。民苦，莫敢誰何。公白胡叅政盡罷砮糧。壬寅，苗帥叛，公方與客飲，聞變，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俘虜奴。」

國何負汝，乃反！急解甲降，不降。吾斫汝萬段，揮劍連斷數槊，兵不繼，賊刺公墮馬，大罵不絕口。死。洪武二年，進公侑享太廟。三年，加贈泗國公，諡武莊。

癸丑夏，孫興祖從徐達征西北塞外，戰死五郎口。上聞甚悼惜之，追封燕山侯，塑像功臣廟。其後天下既定，大封功臣。上於死事諸將尤加憫念，功大者命其子得世襲。永義侯桑公縉雲郡伯胡公。

永義侯桑公，名世傑，無爲人。甲午，與廖俞、蔡諸公結水寨巢湖。乙未，納款。趙普勝畜異志，公洩其謀。上得歸和陽，集商舟，載勇士至黃墩，攻敗普勝。及蠻子海牙趨入和陽。



諸軍大集，卽攻破采石鱗魚洲，鐵長官水砦，取太平，擒陳也先蠻子海牙遁，擒兆先入金陵，拔鎮江，陞秦淮翼元帥，下金壇丹陽，從圍常州，攻寧國，常州平，陞判行樞密院事，取馬馱沙，克大浦口，江陰下，太湖收宜興，尋與諸將攻江陰，石牌海寇樂瑞公奮弋躍馬陷陣，死，諸將大怒，奮擊盡，獲海舟擒瑞，上念公贈永義侯，侑享太廟，子敬以父故封徽先伯，國初以忠死事者，世傑爲首。

乙巳四月，命胡琛等討福建陳友定，克浦城，崇安建安，友定併力來攻，琛突陣與決戰，馬躓爲友定所執，不屈被殺，上痛惜之，追封縉雲郡伯。

### 宋國馮公

馮勝者，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定遠人也。父文質有三子，長曰國用，季曰勝，皆驍勇，饒智略。國用貌都雅，動止舉舉而勝長，軀偉面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烟霧，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南兵大起，國用與勝從，惡少年數百人立砦以自固，屬高帝以兵略地至妙山，國用舍衆來謁，上顧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邪？」試爲我計安出國，用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其帥懦弱，不任兵，宜急擊下其城，據以號召四方，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遂召致左右，俾預進止機宜。當李善長亞而有所攻戰，輒操甲直。

前奮擊時國用已進勝。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備宿衛。從克滁州，三汊河之戰，國用手獲其帥，與勝偕攻和之板門。寨先登，又敗鷄籠山寇，會得巢湖水寨兵，遂贊。上拔采石，取太平。上大破陳也先兵，盡覆其衆，獲之赦也。先與盟，歃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見矣也。先果叛，而爲其下所殺。子兆先復擁大衆，據方山，與中丞蠻子海牙分水陸而軍，衆各數十萬。國用等從攻破海牙，已大破降兆先，盡得其衆。上選降卒之驍勇者五百人爲宿衛，獨國用與勝擐甲侍帳中。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上卽以屬國用勝將而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戶。

復從取寧國，定泰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興，功最多。屬疾卒。上親臨奠，哭之慟，賜葬江寧，贈郢國公。明年勝代爲都指揮使。陳友諒陷太平，進逼我龍灣。上禦之，大戰於石灰山，未決。勝率宿衛士直擣其中堅，遂大破之，溺死者數萬，俘七千人。窮追至采石，復破之，遂復太平。師旋，再從上討友諒，掩其安慶水兵，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走武昌。江州平，進親軍都護，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走元將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常遇春合兵下淮東，尋以勝圍高郵，下之。尋取淮安，安豐。從討

張士誠下吳興，破執其將呂珍，遂進圍蘄州，破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兗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皇太子，以功臣備宮室，勝領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爲都督同知，總諸衛兵，取樂安，守將俞勝遁，獲其將牛右丞，別部兵溯黃河，會取汴梁，克河南陝州，西趣潼關，其將張德欽等來逆戰，大敗之，遂奪潼關守焉，復西下華州，旋師汴梁，謁上於行在，上慰勞之，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梁，還從大將軍達下山西，克武陟懷慶踰太行，克碗子城，取澤州，遂取潞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於絳州，獲之，平

陽絳州平，制詔右副將軍勝居遇春下，偏將軍湯和居勝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下，渡河發陝西，取鳳翔，李思齊走臨洮，獲其大將薛平章等，遂度隴，克鞏昌，降其總帥汪靈真保，進兵逼臨洮，還從大將軍攻圍慶陽，執叛將張良臣，全陝平，前是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達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耶？吾欲將軍外遏虜，內填撫關內，所寄豈淺鮮，而一旦弁髦之，何也？勝頓首請死，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頗列其事，金幣不能當大將軍半，俄復爲右都督，再

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擣定西，大破王保保之師，鹵其士馬數萬。王保保，卽擴廓帖木兒也。分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徇略陽，禽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遣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震，移兵平土。番征哨極於西北，凱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叅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予誥，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之患，外則建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甚至。賜文綺及帛八十疋。明年，出填陝西，修城隍，簡士馬。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軍率

五萬騎出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虜，且分其勢。勝至蘭州，遣右副將軍傅友德以驍騎五千爲前鋒，連戰敗虜，遂定甘肅。進至亦集乃，敗降其守將小顏帖木兒。次別篤山口，岐王朶兒只班走，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及馬駝牛羊十餘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橐駝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復自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刺等，還鎮陝西，改河南冊其女爲周王櫛妃。夫人何氏卒於京。上賜璽書慰籍加餐，夫人身後，吾已任之。卽欲南從容委事於偏將而後行葬，畢復之鎮，董建周王宮府。

大將軍討虜也。兒不花勝以征虜將軍練兵河南待發。數賜書慰勉。時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眾由金山數窺伺爲邊患。上乃拜勝征虜大將軍。穎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將軍率參將南雄侯趙庸等以步騎二十萬乘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并子侯等皆從軍。上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刺吾奉璽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謀虜有屯慶州者。遣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平章朶來。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圍城。遂駐大寧。踰兩月留兵五萬守大寧。以全師壓金山。刺哈出見

乃喇吾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喇吾頗爲述。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喜。卽遣其左丞探馬赤等至勝軍獻馬。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曰榆林。一曰養鶩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畜輜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召之亦不往。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度不敵。乃因乃喇吾請降。勝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覘知明兵盛。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出酒與飲。納哈出別酌所携耐醕。玉玉讓之。先納哈出卽先飲。復酌醕。玉玉解衣衣之。納哈出讓弗肯衣。玉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壻也。勝故欲兒子畜之。茂不受。且迫欲自

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遁也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勝遣降將觀童往諭之亦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愛馬所部凡二十餘萬羊馬驢駝車服至百餘里勝以禮宴待納哈出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上聞大悅使使諭勝等所以勞賜納哈出玉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算械鄭公茂至京會有言勝娶虜妃及受良馬無算者又失都督濮英三千騎而茂亦自陳所以搏納哈出故且許勝過上乃命收大將軍

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削爵安置嶺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有所任使還卽上事仍奉朝請久之加太子太師時列勲臣望重者八人勝仍居第三賞賜黃金至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萬錠然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號爲雄勇又時時失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贊曰馮國用不歿其岐陽伯仲乎勝有大將材積戰功久而其中不能無欲且又時時見驚桀焉能免乎金山之役璽書凡三下以中山開平二王爲喻始而勉之中而戒之



終而愧焉。雖然，勝功大罪，不能相掩。謫廢可也，嫌死不可也。不王可也，不侯不可也。

李贄曰：馮勝以大將軍統數十萬衆，出沙漠，平定反側，爲聖天子伸威萬里之外，糧餉不計，死亡不恤，惟倦倦以不虜掠、不擾害爲言，此爲何等事，而我爲何等人乎？而敢娶元妃，以自肆私夷財，以自利也。吾謂不卽梟首，已爲大幸，乃猶以爲可侯，吾不知之矣。且我朝聖祖於凡有功諸臣，賞賚原不薄，體悉原無所不至也。

### 穎國傅公

傅友德者，宿州人也。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元

季避亂穎州碭山中，爲大盜。李喜之所得，從破山東，焚燒上都宮闕，躡關隴，轉剽入蜀，常爲軍鋒。冠李喜之敗，歸明玉珍。玉珍疑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聞。

上舟師伐江州，乃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上奇之，俾爲

別將，屬常遇春。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逆擊陳友諒於鄱

陽湖。友德操輕舟，盪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

復與諸將邀之禁江口，友諒歿，師旋。第功最，復從上親

征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上顧諸將誰能

奪此山者，賞友德卽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

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衛指揮使，復

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略衡州，襄陽，安陸，俱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將任亮，還師淮東，克泰州，進逼淮安，破張士誠援兵於馬驢港，復大破元將竹貞於安豐，所過焚其積聚。上卽吳王位之元年，友德守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度兵寡不敵，訶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趨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師乘而進，遂敗之。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皆臥槍以待，聞鼓卽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囂，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上大悅，召友德還建康，進江淮。

行省叅政命以麾蓋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中書叅議李飲水、楊希聖携音聲伎人一部，就友德飲，飲水等裸而酣，上怒，皆黥之，而諭友德曰：若擐甲胄，出百死，一懼之固當，而彼士人何爲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軍北征，上所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叅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略冠諸將，可授之選鋒，當一面。友德遂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

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爲誘師，敵追至伏，而迴師擊之，伏盡，餐也。速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復從克汴梁、河南，及收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東取廣平、臨

清滄德進克元都以精騎偵邏古北諸隘掩其殘卒略大同而還從猗保定中山真定皆下略平定州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死士五百拒却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驛馬以十八騎走友德追至土門關弗及盡獲其士馬四萬餘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逐竹貞至宣府敗脫列伯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鹿臺逼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大將軍圍慶陽友德以驍騎扼其走路慶陽下關陝悉平預賜白金文綺從上典又明年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移兵伐

蜀友德領前鋒出秦州奪略陽關虜其平章蔡琳遂入沔分兵繇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饋運不繼還軍西安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驚遁凱旋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穎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征西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趣重慶友德爲征虜副將軍由秦隴以步騎趣成都既受命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我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旣隳腹

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至陝，言出金牛，覘階文守備弱，卽趨陳倉，選鋒攀緣山谷，晝夜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斷白龍江橋，阻我，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歿。友德奮攻，拔文州，兵渡白水江，遂趨綿州。至漢江，造戰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爲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拔、漢、州。夏，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悉衆守瞿塘，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保成都未至。友德舟師逼漢州，敗其將向太亭城下，迎擊壽，兵敗之，拔其城。時湯將軍駐大溪口未進。

上引友德冒險克階、文、功，責湯將

軍，湯將軍已獲友德所書木牌，遂趨夔州。七月，壽大亨以成都降友德，湯將軍亦克重慶。友德分兵盡下川蜀諸郡，縣十月還京。上大悅，曰：「穎川侯友德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保寧諸郡功最大，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文綺二十表，裏人猶以爲薄，未厭云。」是時故誠意伯劉基上

時謂平蜀功傳一廖二

平蜀頌，上不自居，推勞諸將，臣別爲文，首褒揚友德，而

永忠次之。征西將軍不與焉。明年副征西將軍馬勝由西路出金蘭，友德先率驍勇五千騎，馳趣西涼，遇元將失刺罕，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朶兒只巴，獲馬、牛、羊十餘萬，進略甘肅，手射殺平章不花，降太尉瑣納兒等，獲馬萬疋。

至瓜沙、破其守將、獲金印三、馬牛羊二萬。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獲全勝、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賞。踰年、大軍復出鴈門西北、巡長城外、友德爲前鋒、虜聞之、絕漠徙去、追獲其平章鄧孛羅帖木兒等、還軍鎮北平。上疏言便宜五事。上報曰：將軍言是其下所司、悉從將軍、尋召還。扈皇太子諸王、講武荆山下、與諸徹侯俱增歲祿千石。同中山侯和發兵駐延安以備、伯顏帖木兒僞請和。上乃陽召和還、而留友德以誘之。伯顏帖木兒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大破之、獲其士馬輜重無算。上將下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郭、繕關梁、因兵威撫納金

筑、普定等諸土夷皆納款、還獻馬五百疋。上別選內廐良馬十五疋賜之、虜乃兒不花寇邊、復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達出塞、抵北黃河、夜覆其天山寨。洪武之十四年、命友德爲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徹侯大將步騎三十萬討雲南。軍行、上親餞之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親至其地、然嘗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趣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

春可撫而有也友德行二十日而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  
洋等選精卒五萬由永寧趨烏撒而自率大軍由辰沅趨  
貴州進攻普定克土酋安瓚羅鬼狍猪諸苗望風而降至  
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靖梁王把匝刺瓦爾密遣其司  
徒達里麻來拒戰友德用右副將軍英策勒兵至白石江  
與相拒揚聲欲渡而別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掩其  
背衆亂友德乃麾衆畢渡悉師薄之右副將軍馳鉄騎擣  
其中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遂大破擒達里麻俘其衆以  
萬計友德縱之歸農謹聲聞遠邇友德遂自率衆數萬搗  
烏撒而遣兩將軍趨雲南梁王走死雲南平兩將軍遣徹

侯曹震等分道徇郡邑之未下者友德兵已抵烏撒欲通  
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皆遁遂城烏撒工甫集蠻  
復大至友德故持重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爲陳  
蠻麋集友德鼓士騰赴遂大破其衆斬首三千餘級蠻遁  
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  
蒙叅部俱請降威楚曲靖中慶澂江武定及諸路亦降左  
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下大理虜其帥段世分兵取鶴慶  
略麗江蕩金齒俄而烏撒諸蠻復叛友德討之斬首三萬  
餘獲馬牛羊十餘萬縱兵搜山谷亾脫者其強首靄翠亦  
降雲南悉平時 上前後下 璽書友德等凡數十懸斷



萬里外、委曲中款、友德等所以奉行不敢爽諸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田、遠邇畏悅、以是遂大定、乃詔友德、玉等還京、而右副將軍英、以數萬衆留填之、友德入見、所以宴勞有加、進封穎國公、食祿歲三千石、予誥及鐵券、子孫世襲、錫錦綺帛二十表裏、鈔百錠、再賜米千五百石、以皇女歸其子忠、尋以征虜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襲虜將納哈出於金山、盡降其衆、大將軍以譴召歸、留友德撫降虜、尋亦召還、率辰沅貴州諸衛兵討平廣西之韃靼反者、東川蠻復叛、據烏蠻山道路、友德復以征南將軍率諸軍往討之、且討越州之叛酋阿資、道築平夷千

戶所進擊、阿資破之、斬首千餘級、阿資請降、遂平平越諸叛苗、詔還軍駐沅州、尋召還京、爲征虜前將軍、率副將軍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古北口、襲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等降之、悉收其部落、駝馬輜重、詔友德以諸降將還朝、尋命援信國公和例、還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加賜鈔五百錠、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再以征虜將軍率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等於淮北、山東、北平諸屬衛、選練精卒備邊、賜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尋從燕王捕諸番將阿失里等、復命同宋公勝、涼公玉往陝西練將士、

未久召還嘗請懷遠田千畝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

國事耳

非公儀休乃蕭相

祿賜不薄矣而復侵民利何居友德慚而退復出理山西諸衛兵已副宋國公總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勝往北平山西備邊聽宋燕二王節制自藍玉敗友德與宋公相繼暴卒子孫不得襲封云

贊曰當時持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暗嗚跳盪獨開平王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益展而有方面勲取巴蜀定滇竿其曄曄蓋庶幾中山矣後友德公者為涼公藍玉其戰功亞友德至上寵任之友

德弗如也然卒以謀反歿

### 涼國藍公

藍王者鳳陽定遠人開平王之婦弟也長身頰面有勇略從開平王之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開平王數稱於高帝帝亦以王故寵異之初授管軍鎮撫進武德衛千戶改親軍千戶累轉武德衛指揮使皆自積戰功超為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其首領脖子鹵斬以千計獲馬二萬餘疋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穎川侯討雲南轉戰平之增祿五百石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襲金山納哈出降之

併降其衆十餘萬，遂卽軍中，拜征虜大將軍，代宋國公。踰年，謀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兒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之。用定遠侯王弼謀，戒諸軍皆穴地而甕，毋使見烟火。距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虜方整衆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其太尉蠻子輕來逆，破而僂之。衆遂潰，皆請降。虜主與其太子天保奴丞相失烈門、知院捏怯等數十騎遁去。玉遣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百三十餘人。吳王朶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口，馬四萬七千疋，駝四千八百頭，牛羊十餘萬，車二千餘輛，并得其傳國璽、王金印，聚其鎧仗而焚之。復

破降其太師哈刺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駝四萬八

千餘疋，捷聞。

非常死

上大悅，使使齎諭玉比之衛青、李靖。玉傲而淫，私元主后，事露，后自縊死。凱旋，上特賜玉白金

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然猶面責數之，擬封梁國

公。嚙噉且久，乃改封涼國公，而鐫其過於鐵券。尋討平散

毛峒，擒土酋刺惹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南

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五百石，賜鈔千錠。尋詔

還鄉，賜金帛，給兵如穎國公。尋與魏曹二公措置陝西邊

事，至蘭州墜馬微傷。上手詔慰勞之，比于中山開平二

王，尋召還，賜米千五百石，復出理蘭州莊浪等七衛兵。玉

追捕逃寇祁者孫遂略西番罕東之地玉兵入罕東欲大掠番衆皆遠遁而會蜀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使玉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等已大破其衆月魯帖木兒走栢興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而盡降其餘黨便宜請增設諸衛且請籍民人爲兵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民遂班師定東宮官屬玉兼太子太傅意不樂居宋穎二公下詔曰我乃不堪太師邪玉故恃上寵多蓄莊奴假子數千人常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爲置獄玉執御史笞而逐之度喜峰關關吏以夜不時納玉大怒縱兵毀關入上聞之不善也玉聞有奏請不盡聽退而謂所親

次以此見居功之不易中山信國之二不可及也

罪當

上疑我矣遂謀反爲錦衣指揮蔣瓚所告獄具磔於市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玉之誅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編裨將卒坐黨謀死者可二萬人勝友德用材武且名位極雖不入蜚語亦皆不良歿又四年而上崩燕師稱靖難宿將皆盡無與抗者

李贄曰我聖祖起滁陽入建業定江南以至定山東定河南北凡十有餘歲始卽帝位及卽位又享國三十有一年此蓋上帝之所篤生天固縱之使多歷年所以福壽我黎民原非漢唐宋首創諸君假仁義以行者之所得比也並時唯湯信國壽躋七十餘俱不及則至于

靖難之世，又安得有故將乎？未可遽以是而遂爲不惜才者之憾。吾以爲最惜才者，當無如我明太祖矣。

鄆國宋忠順公

平羌功

公名晟，定遠人。父朝用，兄國興，皆起定遠田間。朝用官至右都督，國興總管，戰歿南臺。公嗣兄官，克徽寧，征關陝，三鎮涼州，進官督府。洪武二十三年，克總兵官，征破哈密，哈密者虜所城也。公誅其僞王子別列怯等三十餘人，獲虜衆千三百人，金印一，銀印二，所得馬牛羊，咸給將士。又明年，征罕東，西番，誅擒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班師。二十七年，調中府，克副總兵，討遼東邊寇，戰腦

溫江，大捷。明年，平廣西，併蒙諸寨。又明年，總羽林八軍，平伍開龍里十三洞。三十一年，率師城萬全，諸衛還。京建文元年，以公久居涼州，著威信，回番畏服，充總兵官，鎮河西靖。難後來朝，進左都督，充平羌將軍，復鎮永樂。三年，諭降虜酋把都帖木兒、倫篤兒灰，遣使持節，卽軍中封西寧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留鎮。未幾卒，贈鄆國公，諡忠順。

續藏書卷五

遜國名臣記

文皇卽位之歲，八月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建文四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請治建文諸可惡廢事臣。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於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

永樂十一年正月，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十四年，諭法司：奸惡齊黃等，遠親未拏者，悉宥之。來告者勿理。



二十一年十一月劄論禮部尚書呂震盡赦諸死義家於  
是稍稍有言建文時事者諸死義家人亦稍復還廬里  
吉水人許錢習禮爲練子寧姻戚爲讐家所持習禮惶急  
楊榮爲白於上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况  
習禮乎

仁宗卽位之歲十一月劄論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  
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  
匠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旣經大赦並宥爲民給還田土  
洪熙元年仁宗撰長陵碑文稱建文雖追廢猶書其  
沒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論羣臣曰若方孝孺  
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爲  
忠臣云

睿皇復辟之年釋建庶人吳庶人繫令自便

吏部侍郎楊守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  
卽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史臣不紀建文事遂使建文數  
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  
可補國史之缺草奏欲上以病不果南京吏部侍郎儲瓘  
曰方正學一時諸公必不可泯又曰永樂初節行之士尤  
見志尚所在某不自揆念其忠於所事嘗欲蒐其遺事稍  
發其潛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六事、其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為王奉祀。特見。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

恭奏大駭、罵恭蠻子何為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賴、敬皇明聖詔勿罪、放恭還鄉。

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周是修、練子

寧、黃子澄、鄒瑾、魏冕、顏伯瑾、齊太諸、死義者。

嘉靖十四年、給事中雲南楊傑請表揚建文諸忠臣、下禮

部議、議未上。上因召對禮官、問曰、昨給事中言建文諸

臣事云何、夏言對曰、諸臣誤君亂國、先朝誅殛、豈宜褒錄、

上色變曰、言官得無誚朕、言對曰、言官本書生、初入仕、聞

人言建文諸臣、死事時甚烈、以故輒為陳說耳、上色霽

明日議上、亦不罪、

文皇帝答曹國公李景隆書

覽書知無恙甚喜但詞何其虛誕矯飾而矜高誇大也夫言貴以誠事貴論理誠斯無往不孚理斯無往不服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汝

太祖高皇帝之甥至親也吾所爲是非曲直上有天地有

宗廟神明照鑒之下有羣臣有一國軍民共見之而至親乃不見不知可乎大抵今日之事爲權奸之勢所脅雖天子尚在其掌握凡是非邪正瞭然明白者皆移易變置

以眩惑之自

天子以下唯其言之聽生殺予奪唯其所惡欲予素不能  
諂事權奸故今日必欲見害雖

天子不能不從之爾亦不免爲所驅迫者屈於其勢而已  
之力不足也若汝之心彼固不能迫而昏之也今反覆  
來書是汝心亦爲所昏乎何其虛誕矯飾而無誠矜高  
誇大而無理歟權奸所指予罪凡六其六事皆予遵承  
祖訓而行

皇考之世者何圖今日反以爲罪乎其一謂第二子高煦  
擅笞驛吏是其過矣而遂指爲父之不軌其亦可以服人

人心乎其一謂予招納異人術士此尤是茫無聲影凌  
虛駕誕之說

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以此而輒加極惡大罪勢壓威迫將  
戕其一家權奸所爲毒切如此故自救之計不容已也  
爾今言息兵固上合

天心下合人心矣然當明兵禍實始于誰明其所始而一  
言以弭之孰不忻願凡事有本有末爲之必自其本庶  
幾可成今權奸肇兵禍之本也誠欲弭兵必自去權奸  
始權奸去則

朝廷清明上下之情通斯兵不待言而自弭矣汝不思此

而但盛稱謀臣之精、勇士之衆、車馬之富、強傲自矜、大以爲太山壓雞子之勢、此固權奸所恃以肇禍者、而汝亦同之、汝亦愚矣、夫區區北平一隅之衆、不足以當天

下之力、三尺童子、知其然也、然行師必以忠爲勇、以義爲壯、有以衆而勝者、亦有恃衆而覆、奸驕而敗者、初不係人之衆寡、力之強弱也、况今天下謀臣勇將、素受皇考之恩、而今嫉權奸之跋扈、憫

宗室之無辜、所在有之、故臨戰之際、倒戈來歸、已數萬人、雖却之不納、遣之不去、助謀効力、翕然同心、吾何足以得此哉、蓋忠義之心、人人所同、則汝所矜然以自矜

大者、又豈可終恃乎、此蓋因汝誇誣、聊爲言之、然不足深辨、但當推誠以明今日之事理、夫吾所欲去者、權奸臣、齊、秦、黃、子、澄等輩耳、去之而使綱紀政令一出於

天子、朝廷清肅、

宗社奠安、悉復

皇考之舊、卽歸守藩屏、永祇臣職、非敢萌分毫踰分之望、此吾之誠心也、如固匿權奸、不去禍本、而唯欲散吾之衆、豈獨吾心所不能從、將士忠義之憤、其肯從乎、懇懇之心、唯在如此、前嘗兩奏書于朝、敷懇中悃、悉不賜答、此必奸臣慮非已利、邀截蔽匿、不以上聞、今備錄往、汝

觀之如汝不惑于權奸之所迫而能篤念我  
皇考之大德

宗社之大計以及予至親之誼則以密聞於  
朝廷達予之誠於上聽上處之若汝唯知有奸臣不復他  
念卽無益之書繼今宜絕遂以兵刃見加予亦不得以  
辭避矣

李贄曰此一封回書足當百萬雄兵猛將矣靖難師聞  
之磨拳擦掌景隆師聞之閉目搖頭有血性者覽此自  
知敵裏有人不戰遂屈也此必姚恭靖爲之他人未必  
能辨

### 遜國名臣記序

李贄曰遜國臣記首方黃見遜國之事所由以成次張昺  
見靖難之師所由以起故以此二項人爲卷之一第二卷  
首徐輝祖首梅殷是誠遜國之名臣也若文職其人最堪  
托者則鐵尚書鉉等其言皆堪采者則紀善周是修修撰  
王叔英給事黃鉞御史韓郁尹昌隆叅軍高巍等而其中  
最得力終始與遜國同難則有編修程濟在故以尚書侍  
郎九卿翰林諸文臣爲第三卷科道爲第四卷布按二司  
并府縣州佐雜流教官生員舉人衛卒等爲第五卷有名  
無官有官無名及官名俱泯恍恍忽忽莫可推尋若轉輪



藏頂一束書若四川補鍋匠等爲第六卷而以吳亮狗飴子鶯爲第七卷終焉嗚呼爲臣不易讀之真令人心歎矣姚恭靖所謂讀書種絕不其然乎

卷次尋改定

續藏書卷五

遜國名臣

兵部尚書齊公

齊泰溧水人初名德賜名泰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上嘗召太問邊將姓名太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太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上大奇太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說謂此齊尚書疎間我也嘗使北平賄太太受

歸請為兵費。上益倚重太。文皇時自燕邸入臨，至淮

安，太言上急出。勅符勒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

太過了

凡親王有罪，國輒除。建文元年，靖難兵起，太專主籌畫，命

此豈粉飾太平時過而

將出師。上日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

疎矣

詔聞外事一付太。太遂移易指斥，削屬籍，或難之。太怒曰：

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故靖難兵遂以誅太為名。上疏請發

奸臣齊太、黃子澄等與臣訊究。陛下即不發，臣必不休

兵。且抵京，赤地千里。時尚遣諸王督監諸軍，太以谷王橈

、潯師慮遼寧二王近燕，為變皆召還。遼王至，寧王竟不至。

此何策

二年，靖難兵日進，逼淮泗，乃假謫太與澄官，求解兵。遣李

景隆致書於燕，謂齊黃屏竄遐荒，可息兵歸藩，不聽。進兵

益急，尋召太未及，還金川門開。建文遜去，太追至廣德

，欲往他郡起兵，典復竟被執。見文皇，歿之。從兄弟敬宗

等皆歿。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今其子

孫猶存，故居為舖舍，人猶稱尚書舖。仁宗為長陵神

功，聖德碑述建文焚崩，喪以天子禮。臣僚非其罪者，咸復

之。於是太等宗黨皆得赦，給還田土，且戒天下毋得以奸

黨相告。訐云嘉靖中，知縣謝廷蒞為祠祀太。嘉靖乙酉，尚

書鄭曉至溧水，造太祠，見其五世孫光裕，即六歲兒之後

也。

李贄曰齊太等四傑所謂功之首而罪之魁也罪之魁滅建文功之首聿興我成祖

### 太常卿黃公

太常卿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少受易歐陽貞書周與學春秋梁寅有文行負盛名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爲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亡滅小大强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每呼子澄黃

先生太孫卽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太議削奪諸王兵權未幾周王得罪建文書諭文皇文皇爲曲解子澄曰燕周同母兄弟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併去燕後難圖於是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平守臣伺府中事日急靖難兵遂起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北建文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面並進旦夕且成擒子澄遂薦李景隆爲大將代炳文景隆尤昏懦忌刻戰輒敗棄其師遁召還京又赦不誅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

不知人何以謀國

二心不亟誅。何以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且數請誅之。皆不聽。江淮諸將連敗。子澄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靖難兵至淮上。建文不得已。逐子澄。且密使募兵。而以竄齊黃使告。燕文皇曰。此緩我也。請悉召吳傑平安盛庸師還。卽已。金川門失守。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家。一子走易姓名。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

御史大夫練公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臨汀鎮。

安二府通判。子寧初從鄉長者竹庄先生游。命賦水竹居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籜龍長之句。竹庄大異之。稍長。與金少保幼孜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廷對。言近日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剴切不顧忌諱。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丁內艱。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卽位。改吏部。與蹇義爲左右侍郎。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

靖難兵既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文皇卽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戍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及逮，爲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子寧所著詩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爲金川書院祠子寧，刊其集行于世。

### 文學博士方公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孝孺自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深醇，鄉人呼爲小韓子。長從宋濂游，宋門下多名士，孝孺一旦遂出其上。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也。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故世咸以爲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上喜其舉止端正，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且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識孝孺名，特賜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上曰：「今非用孝孺時。」

道學家數

稍擢漢中府學教授。孝孺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王，必陳說道德，講經論文，無虛日。王甚喜，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卽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上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宸前批答。孝孺嘗作書事詩曰：斧戾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烟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比定官制，改文

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建文遜去，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曉諭再三，終不從。又召草詔，及見，悲慟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歿。孝孺曰：成王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苦，此朕家事耳。置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于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歿卽歿，詔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孺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



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

自經歿宗族坐歿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孺初被薦時王叔

英與書以時措之宜為言孝孺亦然之及侍上輒慕古

王政即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其文章四方

夷裔得一字寶於金壁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其餘諸

書逸不傳洪熙初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

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

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或曰錄孝孺家時得魏典史澤

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

一葉是君恩也孝孺歿節後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

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歿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

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魏惠安公澤

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生無

乃非直筆澤字彥恩應天人為刑部尚書謫海寧

李禿翁曰太祖初見孝孺喜其舉止端整曰此莊士

當老其材且勅還家既十年又以薦得召曰此未是用

孝孺時嗚呼我太祖豈但具有天眼蓋真具正法眼

矣然唯太祖乃能用孝孺使孝孺得用於太祖之時則孝孺便成得一箇好良臣唯用於建文故遂成一

忠臣以死耳。嗚呼悲哉。雖然才者材也。材於春夏則長。養材於霜雪則摧殘。人但知摧殘之易。而不知長養之亦易也。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非不時時招賢納士。而一不當則斥。一得罪則誅。蓋霜雪之用多。而摧殘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繼之。專一煦以陽春。而孝孺輩又爲太祖所留之人材。長養成就。日致亨通。拔茅連茹。隨彙並進。是以四年之內。皆成仗節死義之臣耳。故曰四方風動。夫以孝孺爲之風。雖姚恭靖以一好殺之和尚。亦深勸。文皇帝以勿殺何者。一殺孝孺。則後來讀書者。遂無種也。無種則忠義人材。豈復更生乎。故建文之時。死難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孝孺風之連茹拔之。而建文復以春溫煦之耳。然在建文。但可謂能長養死難之人材。而不可謂能長養輔弼之人材也。使建文果能長養輔弼之人材。則何難可死乎我。成祖又安能成一統之大業乎。

張葛湯余四公

張昺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刑部左侍郎。建文卽位。諸大臣言藩王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爲守。臣彈壓。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未幾詔讓。文皇昺貴遂集兵部署守王城。文皇亦

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謂昺王無恙昺不信張玉朱能請  
文皇起兵 文皇曰昺貴已先發非計擒二人不可建文  
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 文皇盡縛官  
校置廷中召昺貴入與械去昺以 文皇見兵大集窘不  
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防守遂懈二人入至端禮門  
內伏兵起縛二人 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爲爾輩所  
迫耳昺不屈歿屍得還葬昺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  
可寄心腹令訶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昺謀以故府中得  
爲備昺歿友直遂得爲北平參議靖難後族昺家焚殺近  
戚程亨輩疎遠及里人並戍邊一子得避脫 文皇嘗夢  
昺被髮爲厲出焚其尸面色如生昺家上滾墳在水南正  
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昺汝驥有行誼官至禮部  
侍郎謚文簡

葛誠未詳何許人爲燕府長史 文皇稱病暑月圍火輒  
言寒三司官入問疾誠密告昺 王非疾以不得上心故  
誠又密疏聞上會燕人奏事京師遂執下獄得密謀踪跡  
卽發符逮府官校又令貴昺發兵內應盡簿錄 王府人  
文皇大恨殺誠族其家

湯宗未詳何許人爲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  
瑛密受 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靖難後瑛召還

瑛以謫

院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亦論歿

抱然遂厚諸國諸臣之毒可恨這小人  
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爲燕府教授陞伴讀靖難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戒其子自分必歿起兵時逢辰泣諫歿之

### 魏國徐公

魏國公徐輝祖中山王長子也初名允恭太祖賜名輝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魏國公二十六年遣諭北平防胡明年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九年會禮部翰林院試國子師生第優劣移吏部錄用輝祖常侍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希元學書善書大字戊寅

閏五月建文卽位特見信任八月兼太子太傅靖難兵起與齊黃盧振張昺葛誠通謀議督諸兵北進靖難兵至江上輝祖及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肯向敵遂還京文皇卽位勒罷尋幽繫永樂五年卒年四十上曰輝祖與齊太輩罪同宜論歿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今病歿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歿後祿輝祖長子釋迦保見上賜名欽中山王四子次添福次增壽次膺緒長女文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增壽素通欵于北平壬午秋靖難兵入金川門建文手刃增壽於左順門廡下永樂二年

贈定國公子景昌嗣初 燕王以 太祖小祥遣世子及二弟往行禮世子兄弟三人皆魏國公徐輝祖之甥輝祖察高煦異常欲帝留之密奏曰臣觀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唯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 帝以輝祖弟都督增壽與駙馬王寧皆力爲庇護乃遣歸國瀕行高煦竊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

陳建曰齊眉山之戰輝祖帥師援何福斬其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于北軍中最號雄勇於是北兵退走還營掘塹以自固是時南軍再捷北將皆懼議欲旋師朱能獨斥之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 殿下自

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面事人邪會京師傳言 燕王已歸建文謂京師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夫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決矣

又曰增壽之歿 上痛悼不已故卽位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兩公與國並世 本朝武弁鮮有其儔

又曰 文皇卽位武臣無一人不歸附唯輝祖不屈上親見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 文皇大怒下輝祖于獄法司追取供招輝祖操筆唯書其父開國

功勞子孫免死而已。上雖甚怒，終以元勳國舅，欲誅輒止，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

王世貞曰：當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妃弟也，公舍而恬然趣死，一何決也！於建文爲純臣，於中山王爲令子矣。故文皇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李禿翁曰：徐輝祖獨處嫌疑之地，時事之極難者，一心王室，不唯建文終始委任在朝，諸臣亦真心信之矣。旣見文皇絕口不開一語，唯到法司逼取供招書，中山王功勞子孫免死數字而已。彼其絕無乞憐之意，推戴之詞，雖死且不復顧，又何有於世祿之隆崇乎！吾以爲

輝祖可敬也。

### 駙馬都尉梅公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

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高皇尤

愛殷，嘗受密命，輔建文靖難。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

悉心防禦。文皇假道，殷割使人耳鼻，口授詞答。文皇

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文皇竟不得道，淮安乃

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卽帝位，殷尚擁重兵，淮

上迫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遣中使達殷。殷得

書，慟哭，詢建文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



與亡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上曰：駙馬勞苦，曰勞而無功，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藏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呪詛，幾得罪。明年冬，入朝，殷仇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於笄橋下，曦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初，公主謂上殺殷，牽衣大哭，問駙馬所在。上笑曰：爲公主踪跡賊，無自苦。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上以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指揮旗手衛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

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進士，爲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嘗遣書阻靖難兵，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典師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勿懼兵禍。公主亦不答。公

主高皇后長女，后二女，次適歐陽倫，倫犯茶馬禁，死。

陳建曰：殷有才智。太祖最眷注，臨崩，皇太孫與殷侍側。太祖首囑太孫曰：燕王不可忽。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乃出誓詔，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汝其爲朕伐之。至是，靖難兵漸南逼。建文乃令召募淮南民兵，合軍士號四十萬，以殷統臨淮上，扼燕師。燕王遺殷書以進香至金陵爲辭，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遵者爲孝。

不遵者爲不孝。王大怒，復書言：今典兵以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能所阻。殷割使者耳，鼻不復報書，口授數語，曰：留汝口回去，說知其詞甚峻。

都指揮謝公等二十七人

附有名者三人不可考者百餘人

都指揮謝貴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卽位，兵部尚書齊太薦貴智勇，以爲北平都指揮使，俾覘藩府，令其練兵。卽有變，先發後聞。己卯六月，貴部置北平七衛兵布城中，逼王城，盡柵端禮四門。文皇計先擒貴，貴歿，兵盡散。

都指揮彭二亦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初，爲北平都指揮，有威名。靖難兵起，殺謝貴二，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

人欲入端禮門。文皇遣健卒龐來與丁勝格殺二。

北平都指揮使馬宣靖難兵起，殺張昺、謝貴。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起兵西逆，戰不利，退守薊州。出城再戰，又敗，被執，罵不絕口，歿。

北平行都司都指揮朱鑑守大寧，靖難兵至，諸將陳亨、房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歿。文皇檄中所謂萬段凌遲處歿者，卽鑑也。

大寧大將卜萬謀勇自負，效歿無恨。每戰輒先登，靖難兵畏萬，萬部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文皇貽萬書，盛

稱萬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

兵家妙在用間

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爲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于卜都司，卒跪告守者曰：『我得偕行，請惟命。無庸賞我。』守者爲請，得俱遣，竟不得賞。不得賞者至，卽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藉其家。其間吳高亦類此。未幾，亨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守矣。今寧陽侯者，卽亨後也。」

都督廖鏞，巢人。祖永忠，以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靖難後，上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授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上怒，令軍校收孝孺。孝孺校

衰絰至闕下，大哭。上益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廖氏亦見收。兩子遂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俱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都督孫岳，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爲戰艦，樓櫓戈甲，咸有法。列寨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金川門不守，岳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宥死，安置海南。都指揮瞿能不知何許人，驍勇有名。建文卽位，從李景

隆爲裨將，戰敗白溝河，諸將皆狼狽走，能父子獨力戰，死精兵萬餘人，皆死。或曰：能通之子。

錦衣衛指揮使宋忠，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死者，非其罪也。忠疏救百戶，御史劾忠。上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爲？并宥百戶。戍邊。建文元年三月，勅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北平有永清、左右衛、左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璈屯山海，與忠相犄角。約北平藩闔張昺、謝貴、長史葛誠爲內應。文皇殺昺、貴，誠起兵，忠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文皇曰：宋忠握兵懷

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率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諜言忠謂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爲燕府誅滅。盡努力復家讐，報國恩。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爲先鋒，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無恙，輒喜罵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文皇一麾渡河，大戰敗，奔入城，被執。歿。子謙鎮南衛指揮使，靖難後謫戍邊。年十六，賜死。

北平都指揮使余瑱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歿，瑱走居庸關。宋忠承制，令瑱守關。瑱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若



據此拊我背宜急取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兵又敗同被執不屈死

北平都指揮彭聚與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敗聚力戰死當是時諸將校爲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大半不可考矣

都指揮使孫太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並射太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

全盛庸戰夾河得力戰助庸斬譚淵已而靖難兵勁騎乘暮掩擊得力戰死

江西都指揮使陳質建文初充叅將守大同陞中府都督同知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死

都指揮張皂旗者不知其名力挽千斤每戰靖難兵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爲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指揮王資有膂力善騎射靈璧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  
兵敗輜重芻糧委棄狼籍不能獨完遂被執遣還京走鳳  
陽從徐知府防禦靖難後追罪廢歿

揚州衛世指揮崇剛靖難兵起剛練兵繕濟城濠御史王  
彬倚任之兵至專以城守事屬剛晝夜不解甲同列懷貳  
心者忌剛畏彬不敢發及彬被執爲徐政所縛張本又素  
不喜剛剛亦不屈而歿

指揮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  
知兵建文元年以諒爲留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  
效職無私交未逾月靖難兵起諒時時奉密命往來諸將

軍中督察壬午秋常宗人並得罪諒亦坐廢憂懼卒

指揮宋瑄鄆國忠順公晟子也靈璧之戰披甲躍馬先登  
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鬪力屈歿靖難後晟功

名大著封西寧侯卒永樂六年兵部上侯諸子孫名乞嗣  
封瑄子本晟長孫宜嗣上惡瑄令瑄弟琥嗣侯琥尚安

成公主琥弟瑛尚咸寧公主琥罪廢瑛嗣侯沒於土木

指揮張倫勇悍負氣常喜觀古忠義事建文元年薊州衛  
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歿倫聞之發憤合兩衛官各率其兵  
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景隆已而從盛庸有功靖難後歿

薊州衛鎮撫曾濬同馬宣守州城靖難兵攻之不能下招



之降不肯出兵力戰兵敗為張玉所執不屈歿

衛鎮撫楊本中牟人或曰處州人初為太學生精於遁法

建文元年募才略之士本應募兵部試授錦衣衛鎮撫時

吳王撫軍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森茫平階一軍皆不見

本曰此水道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

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景隆忌本不上其功已

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為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

園瓜我輩種得熟乃被別人採去邪竟擁兵不救本上疏

略曰刑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

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

督袁宇與耿炳文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 皇上憐其為

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兵

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羣下用本之言何至失計乞假臣為大總兵用能

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叅謀軍政稽考等官

臣當自保舉仍特命親王為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

於塗炭奠宗社於泰山矣本遂師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

獄後 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

本殺之 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略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

本頸後無髮力戰有功而爵賞不及

燕山左護衛千戶倪諒上變告府中事府中官旗盡逮詔

獄于諒周鐸皆伏誅沒產壯者戍瘴鄉幼者刺離間親王  
字充錦衣鞍轡局幼軍靖難後諒歿之

所鎮撫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  
交易蠻人信之建文元年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授錦衣  
所鎮撫軍前差遣占候輒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靖難  
後歿

兵部尚書鐵鉉

鐵鉉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  
奏對詳明上喜賜字鼎石藩府坐法刑官久鞫不能奏  
當上屬鉉立決上益喜凡兩法司疑獄盡屬鉉未幾

陞山東叅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芻挽粟  
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鉉暨徐將  
軍盛統兵高僉憲宋叅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  
防禦令軍民詐降開城門候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  
出戰令軍士噪罵文皇怒大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  
之南去宋叅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  
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  
郭布政輩書生大叅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  
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  
起者大叅公便宜署部號令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

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叅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叅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未幾。又有東昌之捷。建文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再陞兵部尚書。叅盛庸軍務。賜金幣。誥命封三代。鉉入謝京師。賜宴饋粟肉。小河之捷。中原震動。文皇欲北還。以諸將言再戰。

得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殺。文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劈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康安先卒。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安置海南。

### 禮部侍中黃公

黃觀。字瀾伯。貴池人。初從父贅姓許。幼穎敏。受學元黃。嘒嘒。夙節。觀益砥礪。嘗策翠微書舍讀書。洪武二十四年。會試禮部第一。廷對禦戎策。擢進士第一。授官翰林。復黃姓。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中。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方齊並見信用。文皇索齊黃時。觀草詔。極其詆斥。建文

四年觀奉詔募兵上游并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觀痛  
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蒐葬之江上明日家  
人奔自京師言翁夫人與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翁持  
釵釧佯使入市酒殺遂急携二女率家屬十餘人投通濟  
門橋下歿觀至李陽河旣聞建文遜去卽朝服東向再拜  
亦自投羅刹磯湍流之中籍其家逮及姻黨柯暹初爲觀  
傳秘不肯視人後三十年縣尹清江龔守愚於觀故址立  
祠祀之今金陵賽工橋側亦有翁夫人暨二女墓祠

禮部尚書陳公

禮部尚書陳迥字景道宣城人洪武八年薦辟爲郡學訓

導嘗爲郡草萬壽賀表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薦召  
爲翰林編修十八年陞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  
左叅政二十七年内艱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政使時普  
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迥率土兵擊破之捷聞賜  
金幣三十一年建文卽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免尚書鄭  
沂等徵迥爲禮部尚書建文二年知貢舉三年加太子太  
師辭兼俸靖難兵起與黃子澄等上疏陳大計迥受命督  
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卽赴京師文皇繼統召迥  
責問迥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  
鳳山呼曰父累我迥叱勿言罵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熬

閩門忠義千古罕有

熟食迥迥唾之益指斥遂俱凌遲死既死人于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 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詩並悲烈蒼頭侯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縣計家橋洪熙初 詔釋迪宗姻戍邊者還鄉給產業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涂觀復于迪故居立祠祀之後湮廢嘉靖乙未驗封郎中李默謫判寧國復置祠祀郡人私謚曰靖獻默文學才行表著一時仕至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丙辰春爲趙文華所誣逮詔獄卒

李贄曰陳迪蒼頭侯來保當附

### 刑部尚書侯公

侯太直隸南和人靖難兵起太督餉山東濟寧不守輜船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總軍餉得便宜行事 文皇卽位太至高郵與其隸上高茅卯仔同執下錦衣獄是年七月歿弟敬祖子玘皆論歿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

### 刑部尚書暴公

刑部尚書暴昭山西人爲北平叅政未幾遷刑部侍郎充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聞 上建文元年設平燕布政司於真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平安諸兵敗召

歸京師靖難兵入出亡被執見成祖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頸乃已

吏部尚書張公

附毛太

張統字昭季陝西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統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太子器重統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叅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爲右叅政陞辭上賦詩二章賜統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夷民孚說遠邇奠安是時雲南寓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六年三月

秩滿入觀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天下勿考賜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歡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爾績復命爾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三十一年召爲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建文旁求遺逸日集闕下率命統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統得楊士奇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一授王府審理副靖難後召統及戶部尚書王鈿論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直告朕，無隱。統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歿。時吏部侍郎毛大亦歿。太文章政事皆優。所交並中朝俊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略。故張統歿，太亦歿。統嘗爲雲南公廨，記曰：公廨廣三十七丈，袤百丈，有奇。段氏時稱東府元爲行省。皇明底綏，萬方以洪武壬戌戡定雲南，就置布政使司，屋宇階庭雖有成績，較之華夏則規模差陋。唯堂與寢，其製頗精緻，旋榮累節，軒翔峻起，但歷歲已久，柱傾且漏者屢矣。周廡之外，儀以重門，功緒甚略，意精者其舊貫而麤者元之改作也。東瑛左右司以下，西

瑛管勾廳以下，屬寺悉附焉。統備員以來，旋拒烏合之徒，內訌而外叛，兵旣未休，饑疫隨之，日不暇給者凡五年。歲丙寅，始克儲材，明年冬，撤其堂而新之，正六楹，楹圍五尺，棟九架而衍其前，脊高四尋，簷殺脊之半以強。越二年，再治材，且因且革，門寢暨經歷司始成，其外門兩廊仍未易也。初，令有司計木之數，與巨細若戶力之盈胸，差而賦之，轉致不立期，一從其便，其興徒也。較四州十一縣夫之壯者，每一州縣均作三四番，每番期十日，乍作乍輟，不敢妨其務，不敢竭其力，遷就數逾年，而迄未畢工，如是乎其難且滯者何哉？蓋兵民之役，有征有屯，有築有餉，其大者如

此其小者未可枚舉故不得已爲是迂拙之政誠不忍更促之也竊嘗論之雲南於古爲荒外不治之地山林幽阻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教令等威之制無宮室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旣不足係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以樂縱恣而安悖亂苟束之以法而強之以不能彼不信然相噬則缺然而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卽其要會而領之隋唐間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中國閭井其人也元以四夷氣類相近因而撫之爲宜然其弗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欲草薶而禽獮之顧其勢有所不行亦嚙齧久之乃已徐而思之有如耐饑

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死而不顧者乃其所長然而性多

荒惰暗事機素無節制之可守公、爲、政、大、端、具、于、此、記、雖則易合亦復易離智者

察此則知所以制之矣必有人焉才兼文武而道濟方域

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者而事不定人不安吾不信

也故當無事則宜佚蕩簡易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

言或有蝨賊則乘其未滋霆衝電激指的而中之以懲其

餘斯亦攻心伐謀之大端夫如是良怖急者可床下伏矣

敬告來哲誠不知所以裁之洪武二十三年庚午閏四月

十有八日

李贄曰洪武初年却有如此好人才

戶部尚書王公

王鈍字士魯太康人洪武十年舉秀才授主客主事後復舉明經授大名通判屢遷福建叅議叅政坐轉漕不給當罷特宥召遣持節諭撫麓川平緬却贈金或曰夷且疑貳奈何鈍受之悉輸雲南省藏還陞浙江左布政使建文初陞戶部尚書靖難兵至鈍踰城走後召見曰爾向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顏邪鈍頓首謝命致仕月給尚書半俸永樂元年六月鈍上言軍令屯種數事皆從之復命往北京山東撫綏軍民經理屯戍二年四月仍浙江布政使與勅致仕卒子噩官至戶部侍郎

或曰王鈍安得列名臣李禿翁曰卽其受贈金悉輸省藏一節便可稱大臣特名臣云爾哉受贈金所以撫夷毋使疑貳輸省藏所以奉公非直爲潔大臣之道如是而已矣其得與張統巖震直等同居六卿之長有以也然張統歿於部堂王鈍不歿文皇亦卒聽受其言而時時用之則張公若不歿亦未必不全身以退也然王公之全身者幸也抑或有見於張公之旣歿遂憐而曲全之邪要之到此時而歿不歿於靖難兵至之日則當如解縉胡廣楊士奇輩之勸進未有隱忍在列待詰問而後歿者非余之樂勸人歿也樂其能處歿耳官

至六卿之長在職又已多年豈解縉諸人居下列者比乎吾謂張公當請老於建文卽位之二年

### 工部尚書嚴公

工部尚書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歷陞工部右侍郎進尚書二十六年鄉民訴其弟姪不法上付震直訊報具獄上以爲不欺赦其弟姪已而坐事降監察御史二十八年陞右都御史復爲工部尚書洪武三十年二月震直上論兩廣鹽法得行江西安贛吉臨諸府震直質直勤敏上數稱之時時賜食復其家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魯間兵敗爲北兵所縛置布囊兩馬夾昇至北平建文遜位後復爲工部尚書奉使安南至雲南見建文悲愴不食吞金而死

### 戶部侍郎卓公

戶部侍郎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

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敬曰燕  
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建文默  
然文皇卽位責敬不奉迎怒欲殺敬而憐其才謂廣孝  
曰諸奸臣皆欲首先害朕唯敬諫徙封內地若聽其言則  
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  
取物耳使敬言誠用、毒、哉、忝、哉、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死敬臨  
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  
經日猶如生夷三族文皇常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  
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  
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

峭拔磊落所著文集五十卷

### 黃盧郭陳胡徐六公

禮部侍郎黃魁與陳廸黃觀共事魁行古雅有文學習典  
禮廸觀皆敬愛之靖難初不屈而死

戶部侍郎盧迴浙江仙居人爲人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  
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其狂旣仕顧折節恭  
慎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或曰盧珙

戶部侍郎郭任丹徒人廉慎有吏才調兵食軍興不乏靖  
難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  
西嘉靖中鎮江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兵部侍郎陳植

廬江人元舉河南鄉試不仕洪武間起爲吏部文選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江上有督將密議降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遇害督將率衆奉迎自陳邀賞文皇立誅之具棺歛植遣官護喪葬於白石山植宗人大懼皆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者

刑部侍郎胡子昭字仲常大足人初名志高富經術性方介從學方孝孺游漢中蜀獻王重子昭贈子昭詩以明經儒士薦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又陞山東按察僉事進刑部左侍郎建文四年九月歿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氏

皆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紹續繼等皆謫戍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

兵部侍郎徐屋字宗實黃巖人以字行聘授風紀官屋以草茅愚孱辭授銅陵簿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多所造就召見獎諭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右侍郎靖難兵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勇明年建文遜位去屋家覆沒于京師屋義槩侃然杜門終老



續藏書卷六

遜國名臣

御史大夫景公

景清，陝西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初領鄉薦，遊國學。同舍生有秘書，清請之，不肯與。清固請，請以明日。卽還，而書生旦往索書。清曰：「吾不知何書，吾不假書于汝。」生忿怒，訟之。祭酒清卽持書往見祭酒，曰：「此清所誦書，卽誦書徹卷，問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生退，清卽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清初赴舉時，過宿淳化主家，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是夜清在，而妖不來。女詰之。

曰吾避景秀才清也女以告父父追及清語之清書景清  
在此四字令歸粘其門妖遂絕清試禮部第三錄詩書二  
經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才命署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與實俸出川陝巡察私茶 建文卽  
位擢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 文皇繼統方孝孺練子寧  
等都歿而清獨委蛇侍朝人以其素頗疑之一日早朝清  
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 文皇已疑清及  
朝清獨著緋遂收清得所帶劔不屈而歿是夕精靈迭見  
族其家已而時入殿庭爲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  
瓜蔓抄村里爲墟

### 都御史茅公

都御史茅大芳太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  
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應辟  
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  
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厚大芳感激額其堂曰希董方孝  
孺爲記稱大芳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誦 建文卽  
位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  
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  
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  
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歿子廩童道壽

文生並論灰二孫添孫歸生灰獄中有希董集五卷行于世、

### 都御史陳公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上見性善凝重謂侍臣曰性善君子人授行人司副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命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卽出觀象玩占石室中書從鐸詣闕上之性善善楷書召入便殿繕錄上威嚴進見者惶汗手顫不成字唯性善動止安雅書法端正上悅賜性善酒是時威譴叵測性善留意日家人以爲灰矣比出大驚喜久之超陞禮部左

侍郎薦薛正言輩雲南布政使韓宜可隸謫籍性善薦起爲副都御史皇太孫在東宮時熟聞性善名及卽位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性善所言悉從然施行未竟輒爲有司所更性善請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旣僭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爲法自戾何以信天下靖難兵起改性善爲副都御史監軍建文四年三月辛巳戰靈璧敗績與彭與明劉伯完王資皆被執文皇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灰後加追戮家徙邊已而赦還

### 大理少卿胡公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博學修行高皇征陳友諒至鄱陽吳芮祠見壁間題竹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高皇問祠中人此誰詩對曰里中儒生胡閏立召閏見置帳前久之官督府經歷建文中以直諫知名遷右補闕尋進大理少卿靖難兵起數與齊黃議軍國事壬午七月不屈死籍其家子傳道論死傳慶謫戍邊一女得釋歸貧甚無倚鄉人競遺錢穀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饒足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祀之學宮

大理丞劉公王公

大理寺丞劉端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驟遷大理寺丞靖難後與同邑王高並坐縱方孝孺息樹陰劓鼻而終高與端同年進士又與端同官

右二賢皆是並坐縱方孝孺息樹陰劓鼻而終者又是一樣死也

大理寺丞鄒公

鄒瑾吉安永豐人洪武二十七年遇金華王紳紳稱瑾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可嘉忠義人也洪武末薦至京建文二年爲大理右寺丞靖難後不屈死

大理寺丞彭公

彭與明萬安人貢入太學洪武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

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元年，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右寺丞，與明廉勤律已，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四年，擇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爲衆所推，遂出淮西，至靈璧，會何福戰敗，爲北兵所執。文皇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而隱，不知所終。

### 太常少卿盧公

盧原質，字希魯，浙江寧海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孝孺遺原質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異才。好與青蘿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二十三年，建白靖難後，召見，不屈，歿族其家。

### 太理少卿薛公

薛崑，閩鄉人，有口辯。建文三年，以鎮江知府爲大理左少卿。是年，方孝孺建議草詔，令崑賫至北平，又作宣諭數千言，刊印千紙付崑，令密散北兵諸將士。崑見成祖曰：上言殿下，旦釋甲，謁孝陵，暮卽旋師。成祖叱曰：事至此，尚誰欺？左右請殺崑。成祖曰：天子命使也，釋之歸。靖難後，免崑，歿謫廣西。

### 太常少卿廖公

廖昇，湖廣襄陽人，不知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中，爲左府斷事。上知其賢，二十九年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勅修高廟實錄，昇博雅，有史才，朗達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撫實，聞忠誠伯等自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瑋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上詔勿問。

### 衡府紀善周公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丘學訓導，入見。太祖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

力田。太祖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建文元年，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修以嘗諫，勸得免，改衡府紀善。衡府者，建文之弟，當是時，衡王猶未之國，是修留京，預修纂翰林，好薦達知名士，陳說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靖難師渡江，官中自焚，是修留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縉、胡靖、蕭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幕入應天府學，自經死。死年四十九。文皇繼統，都御史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常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



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先代及近世忠節遺事，輯爲觀感錄，朝夕省覽。

李禿翁曰：周先生猶勝王先生良多。

### 翰林修撰王公

翰林修撰王叔英，字原采，台州黃巖人。洪武二十年薦起爲仙居訓導。三十年改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有惠政。嘗遇旱，祈禱不效，遂絕食。天大雨，復祈晴，遂霽。建文初，方孝孺欲復古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者尤難。子房之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天下之

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而行，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爲翰林修撰，靖難兵至淮上，建文遣使

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上已遜位，卽慟哭，會

齊秦奔叔英，曰：「秦貳心矣，急擒秦至，密問之，乃相抱哭，相語共圖再舉。已而知不可爲，乃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衣裾間，自經于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末有「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之句」。又題其案曰：「生旣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

徒然庶無慚于後世。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祠山

道士亦可人

道士盛希年，收葬叔英于本州城西五里之地。正統中，楊士奇題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墓。士奇、叔英所薦起也。成化中，州守蒲田周瑛封植表識之。嘉靖中，鄒守益謫爲州判官，立祠奉祀。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祀叔英妻，并二女。又有貞烈祠在黃淡畧上。

### 翰林修撰王公

王艮，字敬止，吉水人。建文元年，江西發解第一，明年舉禮部廷試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艮第二，李貫第三，並授翰林修撰。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艮初聞靖難兵起，輒

憂不食，日羸，憊及渡淮，閉門涕泣不已，訣妻子，服毒死。

建文哀其忠，遣禮部侍中黃觀諭祭。永樂初，上出建文

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解縉等編閱，留軍馬錢糧數，盡焚諸言語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是爲美邪？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有事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于建文者，惡導誘建文壞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死獄中。貫亦吉水人。

侍郎學士董公

董倫字安常，恩縣人，僑居宛平。質直，有文學，從游者稱爲貝川先生。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薦倫。洪武十五年，遣使徵爲右贊善事。懿文太子十八年，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卒，出爲河南左叅政。上封事數千言，又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上擢伯衡陝西右叅議。三十年，註誤免官，典教滇南。建文在東宮，憐其老且遠去，賜白金若干。鑑及卽位，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賜御書怡老堂扁及髹几、玉鳩杖各一。倫上表謝，畧曰：桓榮設几杖於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于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墮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嘆。或曰：此孝孺代筆也。時解縉謫河州衛吏，與倫書祈援。倫左右縉得召還，爲待詔。倫爲人質直敦厚，建文間，屢懇言宜親睦宗人，不聽。靖難後，倫年八十餘，令致仕出京。悒悒成疾，數日卒。

董倫、王景皆從雲南謫籍而起。至于六卿長貳，爲朝廷侍從，左右親密近臣者也。建文真若主矣，今王景不歿，董倫至，勒令致仕，乃悒悒歿，是均之不欲歿也。夫歿豈人所欲哉？然居此地，到此時，安有不歿之理也。建文二年，廷試一榜，胡廣第一，親改名靖。其二王良，以貌嫌，似

于建文未爲知己反烈烈而歿如此可敬也夫若第三  
名李貫曷足道哉今董倫王景等吾若擠之使與李貫  
等並則有人品有文學實亦非其等夷或曰此列建文  
時諸名臣書也何必以歿爲重乎若專重歿節則直曰  
遜國忠臣可矣何以曰遜國名臣也卓吾子曰予因惡  
夫爲李貫者幾錯會了鄭端簡公一場主意

### 侍郎學士王公

王景字景彰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懷遠教諭歷知州山西  
叅政謫雲南建文召景爲知縣留與修高廟實錄母憂  
去服闋吏部尚書張統爲雲南布政使時知景薦陞禮部

右侍郎兼翰林侍講兄總裁官靖難後進學士時言建文  
崩上問景葬禮景頓首言宜用天子禮上從之景博  
學能文章善書

### 翰林侍講唐公

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山陰人建文二年勅翰林侍從  
之臣方孝孺等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一書又命舉優通  
文學之士孝孺首薦愚士愚士時寓金陵爲李景隆子師  
立召爲翰林侍讀賜冠帶令與孝孺俱領修書事進講前  
漢書愚士父肅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以故愚士得遍  
游公卿間宋濂稱其文迨肅謫歿臨濠愚士奉喪歸葬求



父遺文雖荒郵敗壁高崖斷石靡不纂錄什襲時時伏讀聲甚淒切聞者皆掩涕愚士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爲文蔚贍尤長于詩翰洪武中數從景隆徧游燕薊秦周所過廢都舊邑名賢古帝遺跡輒爲詩歌論記性喜飲酒酒酣夜談傾坐晚得官近侍未幾病病愈復起明年病甚比卒遺言請銘孝孺愚士貧無他宗族喪事數千百緡倚辦景隆孝孺爲聞上詔有司給舟歸葬

少卿學士高公

高遜志字士敏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好問學嘗侍父宦遊吳中受業宣城貢師大鄱陽周伯琦遂昌鄭元佑爲文

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爲鄮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爲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建文時遷太常右少卿兼學士庚辰會試與董倫爲考試官所舉士胡靖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濙輩靖難後皆爲名臣遜志存沒不可考是科同預較藝者右拾遺朱逢吉編修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彜監試御史王度俞士吉皆一時之選惟惠仲王度歿難餘皆位如故

國子祭酒張公

張顯宗字明遠汀州寧化人少喪父母黃守志訓教顯宗以文學著名洪武二十四年進士及第二十九年以編修



陞太常寺丞。賜衣一襲。三十年，署國子祭酒事。建文卽位，爲真上便宜數事。學政一新。壬午正月，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兵至淮，顯宗奉詔起義兵。江西募民出粟給軍餉。六月，還復爲祭酒。靖難後，江西兵執顯宗及布政使楊璉。按察使房安僉事呂昇至南京，謫顯宗等戍興州。後平交趾，起顯宗爲左布政使。勞來撫戢，夷民安附。永樂七年卒于官。顯宗性行孝友，政事敏達。時以文學飾吏事，會交趾初平，人情未定，清林知州王賦、武寧知州魏思善能奉行顯宗約束，皆有惠政，並卒于官。

翰林侍講樓公

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常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歷官至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爲侍讀。靖難兵入，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授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璉及王景璉。惶懼不敢辭，歸而憤悶。妻子曰：得無傷方先生邪？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輩耳。遂巡一夕，自經死。

侍講學士王公

王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間爲大同訓導。過北平，私謁成祖。成祖喜，禮達。建文末，薦陞國子教職。靖難後，姚廣孝又薦達。陞翰林編修。再陞侍講學士。達謙和恭慎，能



詩文。上嘗問達建文君事對曰建文君亦可與爲善顧  
輔導非人耳。上終薄達。一日達侍問達十難字達識其  
八。上曰朕更有難字難汝達懼服銀屑歿。上顧憐之  
命有司歸其喪或曰達草靖難登極詔或曰草詔者括蒼  
王景學士也。

參軍斷事高公

高巍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  
行旌授前軍都督府左斷事。建文卽位知州王欽應詔  
辟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其一曰。太祖有文王純一之  
德。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百男君王。上齊三代。分茅胙

土。先據形勢。陝西百二山河。其人悍勇。西隣土番。故以藩  
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剛壯。所  
謂山西將者是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  
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保順平。大名諸府。所謂桑土之  
野。地里坦平肥沃。供賦饒衍。北雖沙漠不毛。廣蓄馬羊。其  
人不耕不蠶。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興業。故  
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玄德諸葛  
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  
星羅棋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太祖聖意。莫不  
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此我



皇上所難處也。以臣愚見，若賢如河間、東平，則下詔褒賞之。其或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後合親王告親言果用可無靖難兵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皇上覽察焉。建文大奇巍，會靖難兵起，命從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巍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遂遣往燕。巍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云云，不報。」景隆兵敗，巍自拔南歸。建文二年五月，遇鐵鉉于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靖難兵。巍作賦志喜，有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

幸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際若谷，軍之赴赴，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謾，大叅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構之勉旃，衆資羣策，屈力保全，盛統兵者盛庸也，餘不可考矣。京城破，巍繼死驛舍。又有高不危者，任建文時，歿義弟宣，戍南海衛，或曰：「不危，巍字也。」李贄曰：「當時曷不以齊黃之任，任高不危，以李景隆之任，任鐵相等乎？」

經歷宋公監副劉公

宗人經歷宋徵，不知何許人，嘗與盧振謝昇、牛景先數言



耿曹諸將失律懷貳心靖難後縛至不屈死并殺其妻子  
 欽天監副劉伯完不知何許人洪武時重天官之學稍通  
 歷象占步風角者咸得衣食于官凡有征討必選通知天  
 文者從行伯完精於占候又諳回回曆法起疇人歷官欽  
 天監副靖難兵南下在歷城侯軍中從何福戰靈璧敗績  
 被獲釋還竟亡去莫知所終

給事中黃公

禮科給事黃鉞字叔揚常熟人以生員薦除湖廣宜章縣  
 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  
 戶科左改禮科建文三年外艱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

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  
 以教我鉞曰三郡唯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不可鎮江指  
 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憤激烈有國士風  
 但仁慈有餘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  
 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于  
 善善得書慟哭靖難兵至江上善受詔總蘇松常鎮嘉

善善得書慟哭靖難兵至江上善受詔總蘇松常鎮嘉  
 興五郡兵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營葬訖遂趣善所時童  
 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捕善急善麾下許百  
 戶素親善縛善去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日求  
 死或告鉞曰善欵服已得宥鉞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



且少俟善事定吾歿未晚脫善果不歿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是年七月十一日善歿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哭曰君今與希直同歿國吾忍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歿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籍籍言且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鉞友人楊福其棺衾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楊、福、義、士水中福大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竟成禮葬之福父深早奇鉞鉞與福共學福亦有古行

李禿翁曰卽此便見楊福古行矣不必言福亦有古行也此何時也動卽誅歿見卽纏縛請賞至親皆避匿恐

後福獨哭立水傍卒以禮從容殯葬其屍此亦黃黃門一類人全不以歿爲念者使方正學早知而用之安至今日觀黃黃門與正學對面數語具見才識可以大用給事中龔公韓公陳公

都給事中龔太字叔安浙江義烏人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太學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試給事中建文三年遷都給事中文皇渡江太與妻傅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歿爾第携幼稚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宮中火起太馳赴爲兵校所執見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太自投城以歿年三十六子承吉累官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大理卿致

仕

戶科給事中韓永、陝西西安人。或曰浮山人。豐軀美髯，音吐宏朗，每慷慨論兵。建文喜之。靖難後，杜門不出。召入見，不屈死。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福建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靖難兵起，建白多不遜。靖難兵入城，遂死。父秀，母黃氏，謫戍甘肅。道死。子徵仔，妻姚氏，女進奴，京奴，没人官。弟余朔等悉遠戍。

左拾遺戴公

戴德葵，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初為翰林編

修三十年，與張信並陞侍讀。上諭曰：汝為侍臣，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終、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建文中，改左拾遺。靖難兵起，與方黃畫兵事。靖難後，不屈死。

監察御史韓公

韓郁，未詳何許人。建文中上書言諸王親則貴則，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為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此皆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至此，夫脣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



必曰兵不舉則禍必烈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今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人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少垂洞鑑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宗社幸甚不聽郁未詳其所終

李禿翁曰此或爲補鍋匠或爲河西傭或爲轉輪藏頂之二十餘人嘍嘍有聲者皆未可知也大臣生事禍國一至此哉絕可悲嘆黃子澄齊太輩雖寸斬亦終不足以謝天下矣

### 監察御史會公

會鳳韶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爲御史會藩王入覲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太不敬上曰至親勿問靖難兵起鳳韶使北平請罷兵不報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

郎既一歿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  
妻李并子公望曰我歿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  
自經歿

### 監察御史王公

御史王彬字文質兗州東平人洪武中進士起家爲御史  
巡江淮靖難兵至彬與指揮崇剛共守揚州指揮王禮欲  
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  
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  
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宗厚  
賂力士母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遂爲千戶徐政張勝所  
縛昇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歿政遂出禮等于獄與江  
都知縣張本開城門出降正德中揚州祀彬名宦

### 董葉魏廿四御史

御史董鏞或作庸不知始所自起亦不知何許人建文時  
諸御史有志節效忠者時時會鏞所將校懷貳不力戰者  
輒露章劾之靖難後爲衆所持論歿家徙戍邊

御史葉希賢或曰浙東人或曰起家鄉薦入臺侃侃自負  
建文時屢疏言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失律喪師靖難  
後坐逆黨歿

御史魏冕吉安永豐人勁直有才氣靖難兵至有約開門

者、冕率同僚十八人、卽殿前殿之、幾、死、會輟朝、冕及鄒瑾大呼請速加誅、明日、宮中火起、冕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

御史甘霖、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爲御史、剛介、敢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死、從容受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

### 御史王公鄭公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以明經薦、爲山東道監察御史、卓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靖難時、李景隆累敗、退保濟寧、以盛庸代、度密陳便宜、是以有東昌之捷、徵景隆還、不誅、反用事、忌盛庸與度、度稍疎斥、三年夏、靖難兵益急、度請募兵、未幾、遂有小河之捷、勅度勞軍徐州、比還、鳳陽不守、方孝孺與度書、相誓以死、四年秋七月、謫戍賀州、坐語不遜、夷其族、年四十七、

鄭公智、字叔貞、台之寧海人、才學好古、工文辭、方孝孺薦之、蜀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時、王大說、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爲監察御史、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 御史尹公主事巨公

尹昌隆、字彥謙、太和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翰林修撰、改監察御史、建文卽位、早朝晏、昌隆諫曰、太祖高皇帝、雞

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以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今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繩祖武，未明求衣，乃溺于晏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伺廢業，上下懈弛，非社稷福也。建文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卽頒示天下。靖難兵旣南，昌隆上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每以周公輔成王爲言，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旣欲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或有蹉，便當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靖難後，昌隆名在奸黨，驅出就戮。昌隆大呼曰：臣曾上書勸讓位，奏牘尚在，可覆也。于是檢奏有之。上曰：火燒

頭，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酷。朕亦無此勞苦，遂貸昌隆死，亡何，以爲北平按察知事，行戶部主事，改禮部尚書。呂震喜，諂忌昌隆，誣昌隆與谷庶人通謀，遂論死。沒其家。後震病，時時呼號乞解，曰：尹相尹相，妻子問故，曰：昌隆守欲殺我，震竟死。

監察御史巨敬平涼人，伉直敢言。建文中，爲戶部主事，靖難後被逮，責問不屈，死。夷其族。

### 按察使王公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問燕國人罪，從未減。左遷浙江按察使。文皇卽位，詔召良。

良集臬司諸印私第躑躅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分應成未  
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  
餽良食置其子池傍自投池成良殮妻畢自列薪于戶寫  
遺囑付家人令妻抱幼子往匿某僉事所遂舉火闔室自  
焚成事聞上曰成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不得輒毀良  
毀印不得無罪徙其家於邊台人陳璉私識良成事每談  
及流涕沾襟正德戊寅浙江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  
改公署東水鑑亭爲祠祀良

李禿翁曰良以問燕人罪從未減被謫則其人已有大  
學識可任用矣文皇詔召蓋欲用之也良與夫人乃

從容以成夫人餽食于良先良而成良殮祭夫人囑遣  
幼子畢然後成雖建文印信亦不肯留一顆以與文  
皇嗚呼烈哉

### 按察副使程公

程本立系出伊川徙崇德與海鹽沈壽康友善洪武九年  
除秦府引禮舍人十三年補周府引禮官從王之國二十  
年春進長史從王來朝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  
吏目留家大梁從一僕去會成可伐煽誘百夷爲逆本立  
單騎入夷巢諭以利害諸酋落感說是冬諸夷復變帥藩  
沐英張統屬本立行縣典兵事且撫且禦本立不避險難



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民夷稍安、二十五年、英卒、本立爲文祭、英宗人重本立、請本立撰碑記、述英功德、三十一年、奏記入京、應天府尹向寶、翰林學士董倫、薦本立學行政事、宜留、徵入翰林、充纂修官、修太祖實錄、建文三年、實錄成、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至江西、聞靖難兵入、自縊、歿後百三十年、福建布政使吳昂、刻其異、隱集于閩、壽康、洪武庚戌、旌表孝子、知縣王文、禮敬之。

### 僉事胡公林公

按察僉事胡子義、刑部侍郎子昭弟也、薦辟爲威遠訓導、歷蜀府典寶、山東按察僉事、聞兄歿、辟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有二子、竟棄去、莫知所終。

按察僉事林嘉猷、台之寧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嘉猷徒步千里追別、又行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孝孺得嘉猷、鄭叔貞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二十九年、以儒士校文四川、累遷陝西按察僉事、靖難後、坐方黨、逮至京、建文四年、九月丁亥、歿。

### 叅政鄭公

鄭居貞、徽州人、洪武中、以明經舉、授鞏昌通判、陞禮部郎中、建文時、爲河南叅政、永樂初、坐方黨、歿于南京、方孝孺

之爲漢中教授也居貞常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翮  
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播江海於焉覽德輝濟濟鏘環  
佩天門何嵯峩羣仙久相待晨沐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  
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遙喙食良自愛終當巢  
阿閣庶以鳴昭代

續藏書目卷六終

續藏書卷七

遜國名臣

知府姚公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爲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  
會稽唐之淳爲之銘洪武中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  
慶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善洞達政體張弛寬密允協時宜  
數造請郡賢考求治道稍因俗救正吏民回嚮轉稱大治  
爲列郡最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爲誰  
曰姚善賓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又將  
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

可見者。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米于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更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候。仍先使人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然芹民也。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竟不交一言而出。善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時靖難兵已出北平。善于是密結常鎮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荐芹爲行軍

司馬。建文元年。善至京師。畫策防禦。建文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黃于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畧。可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用。今事已狼狽。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曰。今人才豈有過于黃大卿者。遂復召還二人。四年。詔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戰。文皇卽位。索子澄甚急。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等縛見。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邪。善厲聲不遜。歿時年四十三。子節。謫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項兒。習匠。

正德十一年湖廣巡撫秦金祀善鄉賢祠韓奕潛心理學  
尤精于醫洪武初累薦不起所著有韓山人集

知府陳公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歸安丞被誣論歿家  
破彥回謫戍滇南弟彥困遼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歿  
比至蜀唯彥回與祖母郭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  
之又貧不能歸乃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稱黃姓積良罷  
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已而閩中教諭嚴德政荐彥回明經  
爲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至平江  
閏十三月上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維康荐彥回文學

廉幹陞徽州知府至徽數日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  
年春以循良受上賞是冬大母郭氏卒承重徽父老走京  
乞留會彥回衰經赴闕疏乞得復陳姓奪服留徽除彥  
困戍藉葬郭徽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時走山中哭故  
徽人名爲太守山云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勇勤王  
文皇卽位械至京歿籍其家

知府王公葉公

王璉字器之日照人以賢能荐洪武中授寧波知府璉自  
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令撤而瘞之號埋美太守  
靖難兵至江上璉造船取海道勤王爲衛吏卒縛至京見

文皇文皇問造船何爲，璉徐對曰：由海道趨瓜州，截路耳。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鄞人黃學憲潤玉贊璉曰：富貴不淫，患難奚恤，神明其心，始終一德。

知府葉惠仲名見恭，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初任廣武衛知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高廟實錄二年，同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爲逆黨，論死，籍其家。

### 知縣顏鄭二公

附胡先子有爲弟珏友晏璧

沛縣知縣顏伯瑋，江西廬陵人，名瓌，以字行。聰敏介直，能文章。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靖難兵起，淮北民

終歲給軍餉，伯瑋征戢有方，民不告勞。三年六月，北兵掠濟寧，游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瑋設法招徠，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尋調三千人益山東兵。是月望日，靖難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間行至徐告急，都督援兵竟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珏與子有爲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是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靖難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



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爲不忍去，復還見父屍，遂自刎以從。珏脫走濟寧，逾月還浦，詢邑人知胡先已收葬伯瑋父子于浦南關外，乃至徐，告伯瑋友人晏璧。璧與伯瑋同郡，官于徐，因爲伯瑋傳其事。伯瑋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于族姻，鄉黨稱其六行無異舜，以故守令知而荐之。及爲沛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床共食，談誦慷慨，練達機宜，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若伯瑋，寄百里之命，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賢于人遠矣。觀此璧，亦行誼君子也。正統中，御史彭勗爲伯瑋起墳祠祀之。

蕭縣知縣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寧波知府禮聘爲員國訓導，未幾，陞蕭縣知縣，留心撫字，民愛敬之。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恕死之。年五十六，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子濂，混姪溫，沒謫北平種田。

### 縣丞劉公

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人君子徵，辭親老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言事忤執政，出爲壽州訓導。三十一年冬，建文詔求言，亨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而六卿秩卑于五府，當

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之道多見採用陞武進丞靖難後有言亨昔在建文時上書改舊制者又坐他事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及薦修永樂大典力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爲師表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璉曰孔子言老者安之宜聽還鄉自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吏目鄭公等九人

附朱寧等二百九十八人

吏目鄭華浙江臨海人字孝思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元年詿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乃稱病送還家時州長貳以靖難兵再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憑城守力不支不食五日死

主簿唐子清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頗知縣守沛專調兵食一切邏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不屈死

典史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廉謹攝

令舉捕蝗弭盜靖難兵起永清地近燕縉極力拒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道聞母喪歸終喪卽出糾義旅勤王戎器數日略具聞南師燿遂去匿民間壬午十月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 皇上靖難時俱棄職遠避宜置法典命入粟贖罪屯戍興州有司遂械縉至京謫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吳文定公嘗爲縉傳以故得獨傳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竟不可考

典史黃謙亦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爲沛縣典史果敢能戢下頗知縣禮遇之益効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徐招撫謙不屈死

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勤王 詔下同知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靖難之兵垂恩違義 文皇卽位械至京磔于市

盧振靖難兵起與徐輝祖齊黃謀畫攻守効力爲多靖難兵畏之壬午秋逮至不屈榜振名數其罪殺之夷其族牛景先禦靖難兵數有功金川門失守景先變姓名易服出走死蕭寺中已而窮治齊黃黨逮景先妻妾發教坊司周璿建文中從將校戮力戰守靖難後不屈死妻王氏子蠻兒皆沒官



謝昇當建文時練兵給餉夙夜効勞靖難後不屈死振景  
先璿昇皆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始所自起任何官或曰  
璿諸城人

李禿翁曰當時吏目官主簿官典史官皆能死守不辱  
如此若松江同知知其官名而不知其姓名若牛景先  
周璿謝昇并盧振等四人知其姓名又不知爲何官雖  
然猶愈於朱寧等二百九十人官名姓名兩失而兩無  
傳也此後學後生者之罪不敢不以爲恨也

舉人劉公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聰敏力學治春秋建文元年秋方孝

孺試畿輔士題命論語托孤寄命章得政卷喜曰此烏中  
孤鳳當虛左處子是科登賢書二百十四人政第一四年  
建文遜位殺孝孺政慟哭不食死或曰政在永樂中誓不  
復仕授徒終其身

李禿翁曰劉政兩處皆得君師義一劉政義在其師孝  
孺義在故主等死矣安有兩死不死亦無二

典史魏公

魏澤字彥恩溧水人有學行洪武中累遷至刑部尚書先  
是文皇南下姚廣孝曰殿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人  
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曰然比至京建文遜去召



孝孺孝孺忤 旨因有滅十族等語遂械繫獄然以廣孝言猶未殺孝孺且收捕其族黨每捕至輒下獄休孝孺終不屈乃盡殺之澤是時謫為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者澤之力也後過孝孺故居為詩悲悼詩曰筍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轉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卓吾曰劉政為其師魏澤為其友嗚呼世無若人則師友之道絕矣

教授陳公

附 伍性原 陳應宗 林正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洪武末為福建漳州府儒學教授以忠孝行誼勗諸生隨材教育多所成就 文皇靖難詔至漳州思賢放聲大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詔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或曰咸死于道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教諭王公

附 子禎 女靜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 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



上親試稱旨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  
諭外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省爲游  
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  
集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爲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  
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  
卽墨簿周岐鳳聞靖難兵至濟陽謂父必死三遣人往訪  
竟得遺骸歸葬省子禎爲夔州通判亦抗節死賊中

生員高公

高賢寧濟陽儒學諸生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爲  
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寧

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  
文皇曰此作論秀才邪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  
紀綱時爲錦衣指揮倖用事勸賢寧就職賢寧拒不聽君  
以軍旅發身我本書生食祿有年於義不可綱言於上  
得遣歸年至九十七卒

李禿翁曰此人頗近自然唯不失吾正氣而已故亦自  
然不損了正氣也

燕山衛卒

儲福無錫人建文末挈母妻以逃文皇卽位詔換購  
戍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乃調雲南曲靖衛福仰天哭



續嘉書 卷七  
日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泣不止  
竟不食而死母韓氏妻范氏爲營地葬福范有姿色年尚  
幼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使姑聞官  
有聞其色欲委禽者問知其事則曰此節孝婦安可犯一  
日往澗邊浣衣見水邊有草類蘓蓆因取以織蓆售以養  
姑姑至七十餘終范亦八十外乃卒卒後蓆草遂不生上  
人義之卽其居葺爲菴集尼居之名崇孝菴焉嗚呼此卒  
此婦可謂真方正學之高弟矣可敬也哉

### 山西清遠戍卒

羅義者靖難兵起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錄其上燕王

書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  
輔成王之義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卽遂其願猶爲不可  
况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建文四年

六月文皇出義于獄擢戶科給事中未幾陞湖廣左叅

政

國子監士黃公

李禿翁曰此衛卒見識勝方正學十倍人亦何必多讀  
書哉嗚呼以全盛之天下金湯之世界付與講究周禮  
精熟大學衍義之大學士不四年而卒敗可畏哉書也

### 金川門守卒

龔翊者字大章崑山人年十八爲門卒守金川門靖難兵



由金川門入，翊夫哭。宣德中，周巡撫忱兩薦爲崑山太倉學官，謝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諡爲安節先生。

李禿翁曰：此人質任自然，可與之共學矣。在門墻爲孔門上上品，非正學所能教也。

國子博士黃公

附 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

黃彥清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彥清以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諡建文坐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金蘭後官至知縣。南京故老言：建文己卯庚辰間，法網踈濶，道不拾遺，有得鈔於

衢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靖難兵入京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絕城遁去。詰朝，御史以聞，文皇不問已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傭販自活，禪寂自居，如所謂雪庵和尚者，可愛可悲。

雪庵和尚

附 杜景賢

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卽不殺，謫戍窮邊，不死于道而死于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爲僧。西南走順慶，大竹善慶里，里墟中有隱者杜景賢，知其非常人也。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

有松栢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卽爲之。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來居。昕夕誦經。山人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景賢知之、亦不問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至、輒飲。客無客、卽拉牧豎共飲。飲半、酖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瞋然已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文、雖不甚工、密而意氣渙發、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爲御史、不

數月、建文遜位、和尚因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卽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荅。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于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

河西傭

附 莊浪魯家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靖難師入金陵、傭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嘗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傭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而覆以故葛衣。葛益破、縷縷竟不肯脫。夏或衣暑布、布卽新故葛衣、輒覆其上。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

與酒與市中乞兒共飲食。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  
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  
語。傭走南山中避之。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  
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之。  
且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  
從其言。

### 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  
邑不過三日。卽去。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卽教  
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補鍋者。至卽教

之補鍋。而令先學補鍋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皆呼補  
鍋者爲老鍋匠。云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  
卽不索錢。錢稍積。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但坐食。寄宿蕭  
寺而已。一日於夔州市上逢馮翁。彼此相顧愕然。已而復  
相持哭。哭已乃相牽入深巖中。對語竟日。學補鍋之流。屏  
不得聞其語。但見其語已。又相持哭。乃別去。曰。自今永訣。  
不復相見也。後竟不知其所終。蜀中娥眉亭嘗有建文遺  
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宮亦天常。夷齊死後  
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 馮翁東湖樵夫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能爲對句及古詩詩成輒自題馬二字或馬公或塞馬先生每作詩輒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後卽剗去前後所題詩詩有傳者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瀛池濱光燁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時蓋永樂甲申乙酉間耳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樵夫者樵浙東臨海東湖上也自負薪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往曰燒官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東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投水而死又何緣故也

鄭端簡先生曰余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撫卷長嘆不能已已余獨幸夫雪庵諸君子忍詬茹荼卒晦其明以不滅其族也

郎中梁公等二十餘人

附 王詔 鄭僖

郎中梁田玉定海人靖難兵入金陵與葉御史俱髡髮爲僧避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聞藏上嘖嘖有聲異之令人緣藏上登頂無所見唯見一卷書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滄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詮錄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

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竒秘錄。贊田玉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父而同輝。

中書舍人梁良玉與梁郎中同族，靖難兵入，訣妻子，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鬻書爲業，以死贊曰：忠臣蹇蹇，遵彼海濤，耽書翫市，資以盍簪，屯如遭如，哀此陸沉。

中書舍人宋和、郭節皆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何洲，海州人，不知任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勗，靖難後遂相約棄官爲筮人，客死異域，詔合洲與宋和、郭節而贊之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參寥冥鶴。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任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經，靖難後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

郭良亦不知何官，何處人，靖難後亦棄官爲道士，合贊曰：駕言導引，笑傲林臯，頽波莫挽，使我心勞。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靖難後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爲舟師，已而死于水，或曰：梁氏父子兄弟爲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栢舟，載浮載沉，中



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死非名是尋以完我族庶明我心  
中書舍人何申不知何許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  
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贊曰兩淮  
洶洶中作霹靂義氣憑殷與之俱激奸諛過此寧不惕息  
鄭端簡乃爲隱括王子之詞合而銘之曰今吾故吾知我  
者誰瘖若添身希蹤采薇戢戢潛龍寥寥冥鷗豈吝箕疇  
而甘漢卜山陬水滋天涯海濤會其可逢鼓以南音肯欠  
一死以明我心白霓晝見虞淵沉沉孰阿護此悠悠古今  
嗟乎靖難時死者無慮千人宋張林黃諸君子百方搜考  
僅得百餘人此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死又得好義者密錄  
其姓名藏之蕭寺秘處歷百餘年而王詔始見之縉雲鄒  
僖爲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九人其十一人不可  
考矣

太監吳公

太監吳亮建文中中官也建文焚官遜去文皇疑匿僧  
溥洽所永樂四年以他事禁錮溥洽命胡給事濙以訪張  
邁邇爲名遣太監鄭和等下西洋徧物色之不得正統七  
年有僧出自田州土官所來至廣西藩司自稱建文皇帝  
曰我自蜀入滇遊方到此今我老矣欲送骨歸故鄉官司



奏上送入京稱老佛寓大興隆寺京城內外僧拜謁不停咸曰是海外高僧科道官恐惑衆上言請下獄朝廷不忍以亮曾侍建文使往審問老佛見亮卽曰汝吳亮也亮答不是曰我昔御便殿食子鵝棄塊肉在地汝時手執壺狗餽之何謂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遂取老佛入西內卒葬西山不封不樹鄆人黃潤玉有學行爲廣西提學親見建文跌坐藩堂曰我朱允炆也長身巨鼻聲如洪鐘

編修程公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曰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召入見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果兵起赦濟爲翰林編修克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潛往祭碑人莫測所以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名姓正椎脫處得免及淮上諸將敗建文乃召濟還京濟初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爲此濟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



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也。翔竟死。建文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唯有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建文落髮。濟從走。每遇險，濟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至南京，人尚識濟。至京，莫知所終。

### 御史高公

高翔，陝西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爲御史。所論奏皆當上心。靖難後，上召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

### 漏澤園

李禿翁曰：高公雖與程公同邑相善，但高貴死忠，程貴智免。此兩公所以自謂不同也。然高欲死忠，固也。若程者，判以其身從君，逃難至滿，數十載其忘家忘親忘身之忠，又如此。固人臣之大忠也。何得自以爲不同也？夫一以殺身爲忠，反使族屬之親祖考之骨亦不得免。一以智術爲忠，乃能致其主脫走，逍遙於物外，老送歸闕，還葬西山。是何心之最忠，慮之最遠，所全最大也。嗚呼！吾願世之爲臣子者，心最忠而世卒莫能知，以是爲忠之大云。

長史劉公

附子頊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公伯溫也弱冠溷濡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略握竒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甌賊葉可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薦璟才略上喜曰璟真伯溫兒矣召見璟謂曰朕欲汝日夕左右惟閤門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上宣達爲職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賜第馬衣帶金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汝持此糾正會谷王封宣府謂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羽翼王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閤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上領之授谷府長史并勅提調蕭遠

慶寧燕趙六王府事璟嘗至燕文皇與璟奕璟勝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也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夜半渡蘆溝河水陷馬斃璟力破冰跳躋岸冒雪走良鄉趾裂跛行三十里璟子頊自大同赴難起良鄉至涿州遇璟翼璟上馬奔還家養疾建文三年璟輿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待用明年六月建文既遜位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逃叛逮至京見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下詔獄辯髮自經死法官希旨緣坐其

家。上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文成祠。

國子博士王公 附子稔

王紳字仲縉。學士禕之子。年十三。穎敏過人。宋濂一見奇之。曰華川有子。洪武十五年。蜀王禮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隴自王走雲南。慟哭行求。不能得。卽奠死所。仰天一號。幾絕。滇人感愴。稱王孝子。時雲南布政使張統重紳純孝。爲作帑。王翰林文。建文卽位。以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高皇實錄。與方孝孺友善。嘗尊孝孺爲百代儒宗。建文元年。紳上言父死節狀。且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

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微臣得展情事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定議。降制。特贈禕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自禕始也。時憲義被拔。擢而好。與時浮沉。紳上書勸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治否安危。實係於進退。去取之是非。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于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于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才而強委之。至於僨事。則是執事欲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况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得書。極憾之。建文二年。卒。年四十有一。子稔。字叔豐。少有志行。壯力問學。性至孝。紳痛念父沒。食不兼味。稔遵教。

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母喪三年酒肉不入口。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稌初從學孝孺。靖難後嘗欲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坐遠繫獄。文皇念禕忠特宥之。且用稌。稌辭疾終其身。讀書青巖山下。稌與童景庸書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然默識而謹藏之矣。稌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後百年始傳。

李卓吾曰王忠文之子若孫真忠文之子孫也。劉誠意之子真誠意伯之子也。快人哉。余獨怪誠意善天文知

難星正過急勸上登別舟以免而不知巳之難星在胡惟庸頭上來何也。豈老星官亦但能知人而不能自知邪。要之總不若姚恭靖老禿卒以僧錄司善世終其身。我見其十六年於朝隨班行禮賜出官人不辭亦不近。竊然一比丘以故絕無兔死狐烹之疑。又何待泛舟五湖與夫勞勞攘攘欲從赤松子學辟穀事乎。意者必如姚而後可稱善始善終而善於天文乎。

### 翰林侍書宋公

宋懌字子夷文憲公孫也。懌父璩中書舍人。懌思紹父學專心力學書益工。建文卽位念濂爲興宗舊學之臣乃遠



續藏書  
卷七終  
處蜀、召擇入翰林爲侍書、與劉彥銘、朱思平、及瀛門人樓  
璉、鄭楷、皆見擢用、永樂十年、瀛孫情坐鄭公智黨、刑部侍  
郎張本請罪情、文皇曰、瀛名儒、開國時事、皇考有勞、  
原情勿問、

續藏書卷七終

續藏書卷八

靖難名臣

太師蹇忠定公

事

孝陵 景陵

長陵

獻陵

公名義字宜之初名瑤巴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一日上顧公問汝蹇叔後乎即書義字賜公易名

一考當調命滿九載曰朕且用義建文即位知太祖

欲用超陞公吏部右侍郎靖難後轉左逾月陞尚書代張

統當是時盡改建文諸例一復洪武之舊公從容為

上言上喜公忠實或遂譖公不忘建文上不聽承

樂二年兼詹事上欲諭太子率令詹事往導意太



子尤愛重公。七年巡北京。太子監國。諸王及遠夷奏請詣行在所。餘悉啓。太子處分。九年與夏公同考滿。賜宴勅獎諭。十七年父喪歸。起復詣北京謝遣中官護還京。明年從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災。特勅廷臣二十人巡行天下。公及給事中馬俊巡應天諸郡。問民疾苦。考察陟斥文武吏出太甚者數人。還吏部。二十年。上北征還。坐東官事。與西楊頌繫錦衣衛尋釋。獻陵卽位。首進公少保兼尚書。支二俸。歷進少傅少師。賜公等繩愆糾繆銀圖書各一。諭曰朕有過舉卿卽具疏用此封識。及黃文簡公誥草。上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

○聖○主○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此朕實心未幾。又製蹇忠貞印賜公。公重厚不敢專斷。每承顧問常持兩端不能決。西楊謂公過思。公應曰事不熟慮恐後有患。上笑曰義士奇所言皆是。東楊或詆公。語聞上。上不直東楊。公頓首言榮無他。卽左右有讒榮者。願皇上慎察。上笑曰吾亦不信。偶言及耳。宣德初從征漢庶人軍中進止多從公。時議赦交趾。公及夏公力言。祖宗疆土不可棄。上不聽。命擇人使交趾。公欲薦伏伯安。西楊語夏公伯安不可使。公當榻前力爭。當是時。上尤信夏公。比召諸大臣入議。公薦伯安。上顧原吉云何。對曰不可。公曰伯安



有口才羣臣不及。上又顧問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遣使必辱國。上從二人言，不遣伯安，公亦不以二人爲異。已宣德三年秋，從巡邊還。上顧蹇少師老，不欲煩以事，敕曰：卿事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尤資贊輔。今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唯師保官，實亮爲職，可輟吏部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明年夏，郭進代公尚書，又賜公忠厚寬弘銀章一。七年秋，令有司治公第。八年，一品。九年，賜宴禮部，公生日，賜鈔萬馬一。裕陵卽位日，公齋宿，得疾，越五日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

定。公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公子英、荃，皆尚寶司丞。長陵卽位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部尚書四人，公及郭公、兩王公，而何公協佐者，不與焉。自後至正德終，五十四年，凡更十八人，而尹公最久，十四年。

太師夏忠靖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公名原吉，字維詰，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公



會劾諸司怠事者。上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公上問新爲誰。對曰。堂後書算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又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教尚書。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市。建文卽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蘄州。靖難後。轉左。或言公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上曰。原吉忠於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不朕忠耶。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浙大水。公行視水。遣僉都御史俞吉。賜公水利集。累遣侍郎李文郁。大

理少卿袁復。陝西叅政宋性。佐公。公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湖嘉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州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漚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且灑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

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卽疏浚倘有范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歲饑奏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大利 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夷下番營北京費億萬計皆取辦于公從 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兵部都察院

事八年 上北征輔 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

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公旦入朝獨近展前參決機務朝退郎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 駕還扈還

京尋令侍 太孫周行鄉落取藿黍進 太孫曰願殿下

味此九年滿考宴便殿諭廷臣曰原吉 高皇養成賢德

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北巡侍 太孫居 上營後十四年侍 太孫還南京十

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成命召 太子 太孫于南京十九年三殿災 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

事蕭儀言尤峻 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

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上跪言官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公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上說盡釋言官大臣。上御便殿闕門每召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交趾平。上問陞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上從之。法王來朝。上欲郊勞公以爲不可。法王見便殿命公拜又不肯拜。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遠矣。十九年上議征虜公力諫。上怒繫內官監籍其家。竟北征阿魯台及

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上訃至。太子走公繫所呼公哭曰楊榮至。父皇賓天矣。公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卽位。復公戶部尚書。會母喪乞終制。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無母我有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俸。洪熙元年冬無雪。上作憂民吟。授公和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諍激。上大怒。言時勉當朝辱朕。公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太子去南京。上崩。昭皇后命

公急迎 太子 太子將至羣臣郊迎 后留公佐襄王  
居守 太子既即位時時密咨公或袖小帖付公公亦時  
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指公徵赦租爲奸臣首  
上夜召諸大臣議公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 上曰彼借  
卿爲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東楊首勸親征 上難之  
顧公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語臣兵事輒泣臨事可  
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公三年賜範金銀  
印曰含弘貞靖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從巡邊還 上念  
公老勅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召郭資代公是冬

符○此○一○贊○決○

從閱武郊外公生日 上繪壽星圖爲詩賜公五年春卒  
贈太師謚忠靖復其家朝議公宜贈伯西楊不可後三年  
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公天性寬平酌大體略煩苛以故雖  
數興大役供餉<sub>端</sub>給而民不驛騷人無識不識皆謂公君  
子長者呂震嘗 上前短公柔奸震爲子求官 上問公  
公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公公力薦瑄才總漕  
運周忱爲長史或薦爲郡守公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  
陞侍郎巡撫當是時蹇夏齊名蹇公簡重夏公弘裕外兼  
臺省內參館閣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  
監修 太祖 成祖 仁宗三朝實錄 太祖實錄凡三

此人所難

具、隻、眼、



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公監修解  
學士表公治水東南有功吳人尸祝之正統間勢家奪水  
利溝防盡壞周文襄公治之纔十餘年又壞景泰中李侍  
郎敏治之弘治中又壞徐侍郎貫又治之正德末又壞李  
尚書克嗣又治之

太保黃忠宣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福字如錫昌邑人鄉貢士爲項城主簿改清源有惠  
政遷金吾前衛知事陞龍江衛經歷洪武中上言論大計  
上奇公三十一年四月超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後李景隆  
指公爲齊黃黨公厲聲言臣罪固應死但目爲奸黨則臣

心未服上不問復其官尋轉左逾月陞尚書永樂三年  
都御史陳瑛劾公不恤工匠改北京行部尚書四年征交  
趾公及大理卿陳洽轉軍餉旣郡縣交趾公以尚書兼掌  
布按二司事公視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又戒郡邑  
吏專意撫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並宜寬簡  
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溫恤問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感  
悅夷蠻欣附中官馬騏怙恩肆虐誣公有異志上曰此  
君子不容於小人也不問獻陵卽位召還曰卿老成人  
久勞於外朕亟欲見卿公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  
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宣德九年騏激交趾反時洽以兵部

尚書代公累奏乞公還撫交人。會公持節出封親藩。即日召還。勅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強爲朕再行。昔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欲遠卿。顧遐方新附。終始勞卿安輯。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交趾。藩臬事。比至。柳總兵敗死。公亦被賊執。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餼糧。肩輿衛送出境。至龍州。公盡取賊遺歸官。還京。爲行在工部尚書。四年。與平江伯計潛事。五年。公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省漕粟。下行在戶兵部議。郭資張本言。緣河屯田。便事竟不行。七年。上官中覽公言。漕事便宜。喜公有經略。

出其章示西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對曰：福受知。太祖最先大用。今六卿中鮮及福者。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綴輯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安新附。具有成績。才德兼備。有大臣體。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西楊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官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上曰：然。明日遂命吏部改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裕陵卽位。加少保。叅贊機務。留都有文臣叅贊機務。

自公始公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襄城伯亦敬信公比視  
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或以爲言公曰汝見守備  
何嘗一事錯時以公議復設提學憲臣正統五年卒成化  
初贈太保謚忠宣公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  
論識不識皆知其爲君子斥奸闢諛無所顧忌憂國忘家  
老而彌篤俸賜分贍族姻屬續之日室無百緡

### 少師金忠襄公

公名忠，鄞人，少慷慨負義氣。兄戍通州，公省兄，會靖難兵起，公布衣田冠。上謁典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得召見，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耕

江海間及來往齊魯道上，聞殿下賢，譽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人材爲急。成祖說立授署紀善，日侍帷幄，贊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爲真。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爲尚書，公博覽史籍，議論河懸，儲位未定。上密問公歷數古昔適孽故事，對上喜，賜公大鑑。又曰：詹事宮端汝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太子。公侍監國，時時勸起孝敬，篤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毀譽禍福聽諸天。或譖謫廷臣及宮寮過者，上密令公察審。公退，每數日頓首，再三爲白無是事，願陛下寬霽。上或不喜，卽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踪跡，卽如人

言臣甘連坐以故諸所獲全者多人亦不知也公每導人寬愛無爲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爲已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俸賜有餘周賑鄉族太子卽位念公贈少師謚忠襄

少保陳節愍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公名洽武進人謹敏有才識洪武中薦布衣善書授兵科給事中憂去建文中起復文選郎中靖難後陞右侍郎轉左改大理卿討交趾出叅軍兼給餉交趾平覈將士功罪建授土官經理兵食分守隘塞皆中節適陞吏部左侍郎是時黃尚書兼掌布按兩司事洪熙元年召黃尚書還公

代兼兩司仍叅軍事未幾內官馬騏苛歛暴橫交人再叛攻交州城敗賊去王通復引兵渡江擊賊戰寧橋公言賊狡有伏誘我不可出通不聽遇賊公奮身力戰不支被賊執不屈罵賊死事聞上曰大臣以忠殉國一代幾人贈

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刑科給事中時交趾布政使戈謙上言乞褒死節贈都指揮李任都督同知指揮使顧福劉順徐騏皆都指揮同知指揮僉事劉安指揮同知正千戶蔡顯指揮僉事副千戶桂勝正千戶知府諒江劉子輔諒山易先布政司叅政政平知州何忠府同知內官馮智太監並復其家交賊獲都督蔡福福至昌江城呼任等降任



罵福叛君賊狗彘不如與顧福等且守且戰前後三十餘戰輒破賊賊益兵象攻九閱月糧盡衆困賊雲梯登城奪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賊賊擁兵象大進不能支任福皆自刎死智順自縊死城中人不肯降死者數千人子輔廬陵人以太學生爲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用法公平不見喜怒巡浙江有風裁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守諒江撫民如律開愛戴子輔賊攻城勢猖獗旁郡縣皆陷子輔獨死守援久不至食盡城破城中兵民盡闕死不肯降子輔曰郡亾我亾義不汚賊自縊死一子一妾皆先死何忠江陵人進士爲御史持正永樂十九年三殿

言事出知政平州明敏有吏才居州廉慈忠計事上藩司會寧橋軍敗賊乘勝逼城成山侯詭與賊和且請赦朝廷賊遣酋陳渭老表謝侯令忠勝同渭老行講益兵征勦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賊拘忠等欲降之忠不聽刀鋸臨忠不降且鋸忠益大罵賊勝不屈忠父子及勝同日死麒與顥守立溫賊攻城糧盡猶率罷卒固守城陷無一人降者賊屠城麒顥皆自縊死易先湘陰人國子生爲知府諒山有善政任滿當還交人乞留進三品祿留諒山城陷自縊死劉安征交趾有功留官交趾前衛守備乂安將還保東關至富良江遇賊被執安密與衆謀候討賊兵至內



應千戶包宣以告賊賊將殺安安與指揮陳麟奮起奪賊刀殺數人自刎都督蔡福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魯貴千戶李忠皆伏誅福鎮守又安不與賊戰率廣等降賊又教賊造攻具破東關時有官軍九千餘人發憤欲劫焚賊營福又遣百戶牟英告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破昌江等城又輒至各城說降至清化知州羅通罵福反賊宣德三年黎利歸福等京師盡棄市籍其家又有馮貴侯保爲交趾左右叅政討賊力戰死景陵卽位贈二人左右布政使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

事

建文帝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濙字源潔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永樂元年陞都給事中戶科時傳建文崩或云遜去諸舊臣多從建文去者上益疑遣公巡天下名訪張儼傷又名頒書徧行郡縣察人心時又傳建文在滇南公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十四年內艱起爲禮部右侍郎明年巡江浙二十一年巡均襄還朝會上駐宣府公馳夜上謁上已就寢聞公至被衣急起召入勞公賜坐與語公言不足慮也先公未至傳言建文蹈海去上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上疑始釋太子監國藩王謀奪適造飛語上命公往察密疏聞公具述監國七事言太

子誠敬孝謹無他。太子卽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南京未幾，閱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公忠慎，朕不及知也。俄崩。景陵卽位，復召爲侍郎禮部，兼太子賓客。會公來朝，留行在禮部。宣德元年，進尚書。二年，賜第給闈。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恭靖二銀章。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巡邊，沒常豪人田宅，盡賜公，尋兼詹事。六年，兼領行在戶部事。公有才猷，深厚不洩，禮典財賦，經畫有章。景陵嘗曲宴公，及西楊蹇夏曰：海內無虞，四卿力也。裕陵卽位，益禮敬公。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劾。上不問，改給行禮部印。九年，疏引年不允。十四年，北征，留守京師。廷

議迎。上皇時，王文厲色曰：孰謂虜可和，彼不索金帛，且索土地，憂方大耳。衆相顧不敢言。于少保徐曰：防變方略，我與總戎責也。俄旅退，賴公有定執，竟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虜，濛言：上皇蒙塵已久，宜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旦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歸，不允。三年，以太子太傅，加少傅，懷獻太子立，進兼太子太師。是年十一月己巳，上皇萬壽節，公乞令百官拜賀於延安門，不許。六月，疾作，又明年，上皇復位，力疾入。一見，請老去，遣子長寧來謝。上念公疏屢請，令百官朝廷安門，授長寧官，錫衣，世鎮撫。卒，年八十九，謚忠安公。

平易寬和立朝幾六十年十知禮部貢舉

李贄曰胡忠安之忠大矣當永樂在位之二十一年也猶未放心於建文之遜去而所托腹心之臣唯忠安一人孰知忠安一日在湖湘則建文一日得安穩於滇粵諸山寺邪留一建文固無損於事永樂之忠而反足以結文皇之寵完君父叔姪之倫今觀公之告文皇直言其無足慮而已嗚呼誠哉其無足慮也公豈欺文皇者哉上疑始釋建文無恙吾故以謂胡忠安之忠大矣說海曰天順初公年八十二以疾乞休其弟克恭克寧克誠並年踰七十蒼顏白髮燕樂一堂遂扁其

堂曰壽愷又曰公初生時髮白如絲彌月方黑是夕母夢一僧持花入室覺而生公生數日有吳僧至家索公一見公見僧而笑父問之僧曰此吾先師天池僧也先師嘗示夢某甲云我今已生胡氏家爾來見我當以一笑爲記今果然矣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

事 孝陵 長陵

公名智高密人洪武中薦爲教官知高郵州高郵人皆愛公曰知州長者陞知寶慶府寶慶人健悍又畏敬公曰太守不可犯永樂二年選東宮官陞通政兼右中允未幾陞湖廣布政使三年入侍郎禮部十一年元日日食呂尚書



請賀如常、公獨爭議不可、上令吏部翰林院擇一老儒侍、太孫明日、太子召問得人未、蹇公及西楊薦公、又曰、人鮮知智者、以故議未決、太子曰、吾嘗舉李繼鼎、大誤、悔無及、如智誠端士、然老矣、西楊稱智起家、學官明理、守正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上顧、太子問曰、侍、太孫講讀得人未、太子應曰、禮部侍郎儀智、議尚未決、上喜曰、得人得人、智雖老能直言、元旦日食、智執議免賀、智可用、公寬平嚴正、務大體、尚忠厚、遇事是非、又輒別白、為太孫陳說不附會、年八十致仕、

尚書王文忠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公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授修撰、扈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濶、樂兒海、旋師、至威虜、命碎李陵臺驛、令牌沉河中、絕虜爭、上顧公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為用、宜宣力、勿憚勞、公因言虜遁、幸勿入險窮追、上笑曰、朕為天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欲黷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即密奏朕、又顧內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阻之、上駐安平鎮、軍中有怨言、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

異日得其死力。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餉及輜畜。東宮卽位，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兼故官支兼俸。明年乞省歸朝。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慎自勉。」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七年，內艱起復。裕陵卽位，充史館總裁，講官。陞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八年，出理部事，領日講。十一年，引年不允。十三年，陞尚書南京禮部。景泰元年卒。謚文安，改謚文忠。公與修文、仁、宣三朝實錄，文章典贍，尤善草書。顧直諒好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

八卷終

續藏書卷九

靖難功臣

榮國姚恭靖公

靖難功臣第一

公名廣孝，長洲人。少祝髮，爲僧，里中妙智菴，名衍，字斯道。已又不學佛，顧好讀兵書，尚謀略，兼爲詩學書，嘗遇異人授占術，輒爲人決休咎，與王賓、高啓輩善厚，亦與宋濂、蘇伯衡來往。洪武四年，詔取高僧，會病免。八年，詔僧通儒者，授以官。公試禮部，不得官，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宗泐薦公。時高皇帝封秦晉燕等十王，成祖封燕將之北平公。乘間請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

柔願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蓋王上加白，其文皇也。成祖已稔知公，亦欲得公會。高皇

后崩，上曰：王與一名僧，誦經念佛修齋，公名在燕府籍。

酷類其人之

中則大喜，至北平居故慶壽寺，公每夢與劉秉忠語。高

帝崩，建文卽位，謀諸大臣齊黃方等，逼執伊周齊谷，削爵

為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燕王懼甚，問公曰：能

卜乎？公曰：能。卽以三錢授。成祖密視而擲之，曰：大王卜

天子乎？王曰：咄，毋妄言。公拜曰：大王幸賜臣燕，亡左右窺

聽，故敢畢其愚。主上猜間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

士伍，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神明英武，得士

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

習弓馬，地饒棗栗，悉雄薊屬郡之材。官良家子，殼甲可三

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一

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為抗禦。大

王卽不南，機先發，欲高卧得邪？且暮匹夫耳，臣竊謂大王

卜之心，與臣卜無異也。燕王曰：子休矣。公曰：臣有所與

相者，袁珙，請以決。曰：與偕來。珙至，就傳舍。燕王從貌類

者十餘人，往就珙。相曰：吾等俱護衛校耳，珙獨起指。燕

王拜。燕王手止之，稍間，命入宮，悉屏左右。珙俯伏曰：大

王，太平天子也。臣遊燕市，燕市中諸將相肩接，則皆以大

王故時責燕益急。成祖召公入便殿密議，或歎息泣下。公曰：天之所與，誰能廢之？因問公師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又數日，公曰：可矣。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勒衛士攻克九門，出祭纛。見被髮而旌旗者蔽天。成祖顧公曰：何神？曰：嚮固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於是成祖卽被髮仗劍相應。兵初起，暴風雨。成祖不說，公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兵南行，公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卽不肯降，幸勿殺。當是時，獻陵居守，公及郭資等日夜守禦，輯拊兵民。南兵再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縋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罷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柵寨。成祖軍中有聞見異事及兵進止，輒緘書飛騎問公，條答附去。並中機適靖難後爲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立東宮。陞太子少師輔太子。南京上令公蓄髮再三，終不肯蓄髮，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亦不辭。上乃召還兩宮人。永樂二年，賑濟蘇湖，十六年來朝北京，寓慶壽寺，病車駕再臨視，卒，贈少師榮國公，謚恭靖。上爲文神道碑。洪熙元年，侑享。成祖廟庭。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罷侑享。



高岱曰袁珙初相 成祖年四十鬚長過臍當登大位

成祖恐人知陽以罪遣之行至潞河密召入邸於是 成

祖見其鬚及臍召珙昂首謂曰何如珙對曰鬚則及臍殿

下何昂首邪昂則猶少不及然時至矣特為力稍難時有

顛士不知何許人亦亡姓名佯狂譎誕語多不倫然事或

奇中 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隱語贊成大事一日

見張玉子輔坐背有梁塵拍其背曰如此大塵猶不起邪

又嘗啓 成祖曰城西某所有地堪、奠、實不可言殿下豈有可

葬者乎 成祖怪其言不祥曰無之顛曰殿下乳母何在

曰死藁葬矣顛曰亟改葬是是當有徵 成祖從之今所

稱聖夫人墓是也又曰齊黃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為

成祖舊所信任密勅信使執 成祖還京師信憂甚不敢

言以告母母驚曰不可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

汝所能擒也信益憂亡何有勅使趣信信艷然曰何太甚

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宮門 成祖見

其挺身來乃召信入拜於床下 成祖佯為風疾不能言

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 成祖曰誠疾信曰殿

下不以情語臣乎今朝廷有勅擒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

執如有意勿諱臣 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

子也乃召廣孝至謀事適簷瓦墮地 成祖心惡之廣孝



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邸、見成祖曰、殿下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成祖叱曰、狂夫何來妄言、二人曰、臣爲布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臬諸臣、密䟽殿下欲謀大事、得旨逮殿下、脫不信、䟽草在此、成祖以藩臬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二人曰、逐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不出、乃留匿邸中、成祖出其䟽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又曰、成祖師圍濟南日久、百計攻之不下、以有鐵鉉守禦故也、姚廣孝進劄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師還、鐵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及東昌再北、成祖師復還北平、姚廣孝曰、前固已言之矣、師行必克、但費兩日、昌爲文從兩日、此後當全勝也、

筆記曰、燕王南下、留太子守北平、而廣孝輔焉、李景隆、吳高平安之師、前後數十百萬、皆計却之、燕王已定京師、卽帝位、首欲封廣孝、廣孝固辭、爲留髮、賜冠服、居第、室女亦辭、乃拜僧錄、左善世、賜今名、遣使於武當山、營玄武宮殿、楣柱、甃甃、悉用黃金、是時天下金幾盡、又一日、上忽顧謂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曰、吾已知矣、毋諱、廣孝曰、臣朝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是以介介耳、上曰、吾所以欲爵卿也、卽拜太子少

師尋命督修高皇帝實錄成遣撫巡吳地廣孝有故人  
王賓者居委巷不妄出入廣孝至吳三往見之皆不可廼  
屏騎從徒步造門賓遙語曰和尚差矣卒不見謁其姊姊  
此亦亦揮出之熟徐視捫其頂曰幸此尚在後還京師卒年八  
秋、梁、公、之、姨、也十五公幼名天信爲僧名衍爲左善世名廣孝逸史氏曰  
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終不得以富貴易之  
奇士哉李卓吾曰卽不循初服若李鄴侯亦何妨奇士總  
不在此也若王賓者奚足言嗚呼公知故人而故人不知  
公但知公之差而不知公之大也

李贄曰公官太子少師推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階特進

榮祿大夫勲柱國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加贈少師別號獨  
菴老人又自謂逃虛子予時年七十五矣偶至燕寓西山  
極樂寺訪問公遺書遺像甚勤適有告者曰公自輟配享  
祀大興隆寺而今燬矣今移公像于崇國寺西偏甚不稱予  
齋戒擇日往崇國寺瞻禮見墨蹟宛然儼有生氣俯仰慨  
慕欲涕者久之以爲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遂  
至今日士安於飽煖人忘其戰爭皆我成祖文皇帝與  
姚少師之力也而其可如此苟簡棄置之哉而其可如此  
苟簡棄置之哉公像甚精峭上有題偈乃公親筆若以爲  
古物亦當守爲世寶况真儀乎意欲移住崇國寺朝夕瞻

拜以致皈依。縱在世不久，亦愈于空抱遺恨也。公有書名道餘錄，絕可觀。漕河尚書劉東星，不知於何處索得之，宜再梓行，以資道力，開出世法眼。

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朕惟商宗得傅巖之叟，以佐中典。漢高用赤松之流，以成大業。蓋天之生斯人也，豈偶然哉。惟我太子少師姚廣孝，蘇之長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積善。母費氏，廣孝器宇恢弘，性懷冲澹。初學佛名道術，潛心內典，得其闢奧，發揮激昂。廣博敷暢，波瀾老成。大振宗風，旁

通儒術，至諸子百家，無不貫穿。故其文章闕學，詩律高簡，皆超絕塵世。雖名人魁士，心服其能，每以爲不及也。洪武十五年，僧宗勣舉至京師，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事朕藩邸。每進見論說，勤勤懇懇，無非有道之言。察其所以堅確有守，積純無疵，朕益重之。及

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更舊章，構爲禍亂。危迫朕躬，朕惟

社至重，匡救之責實有所在。廣孝于時，識進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禍福之機，先幾效謀，言無不合。出入左右，



帷幄之間啟沃良多，內難既平，社稷奠安，乃召至京師，命易今名，特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既又賜之

誥命，祖考皆追封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如其官。朕命儒臣纂修

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錄，廣孝爲監修官，躬自校閱，克勤所事，嘗歸吳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人。其平生樂善好施，天性然也。永樂之六年三月，來朝北京，仍居慶壽寺，朕往視之，與語極懽。至二十八日，詔諸門人告以去期，卽歛袂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聞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司爲治喪葬，追封榮

國公，謚恭靖，贈以勲號。百司官僚暨畿內士庶遠近傾赴，肩摩踵接，填郭塞衢。雖武夫悍卒、閭巷夫婦，莫不贊嘆嗟咨，瞻拜敬禮，惟恐弗及。凡七日，儀形如生，異香不散，卜地西山，礮石建塔。四月六日，發引，靈輻飄灑，法幢旋繞，于以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其所養深矣。六月十一日，乃葬，墓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嗚呼！廣孝德全始終，行通神明，功存社稷，澤被後世。若斯人者，使其栖栖于草野，不遇其時，以輔佐典王之運，則亦安得播聲光於宇宙，垂功名于竹帛哉！眷惟耆艾，深切念懷，乃揚其功德之不可泯。

者勒之金石以詔來人

湯陰伯郭忠襄公

公名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爲戶科庶吉士  
試主事戶部總部歷改湖廣陝西司爲真陞僉都御史尚  
書郁新薦改北平參議陞參政不數月布政使靖難兵  
起公獻策防禦已而留侍 獻陵居守 景隆攻北平晝  
夜扞備輯睦兵民轉給饋餉靖難後陞戶部尚書 上曰  
資朕蕭何也未閱月出掌北平布政司事卽建北京置行  
部與維僉並改行部尚書深見信用永樂十九年罷行部  
復爲戶部尚書時巡狩營建百費並興皆公調度 獻陵

卽位立東宮兼太子賓客陞太子太師以足疾賜勅給半  
俸致仕復其家宣德四年召公以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  
朝參公益恭慎祁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卒年七十  
三贈湯陰伯謚忠襄永樂後文臣贈伯四人金純山陽伯  
吳中荏平伯金濂沐陽伯

尚書宋公

公名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爲山西按察僉事  
坐事左遷戶部主事謫戍寧夏建文初薦授陝西僉事辛  
巳又坐事除刑部員外郎靖難後命署禮部事俄陞禮部  
右侍郎逾月轉左永樂二年尚書工部或曰公爲陝西布



政使召爲工部尚書時營北京公取材川蜀七年奪憂伐  
山通道深入險阻時下 勅嘉公勞績九年治漕河已又  
入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來朝又入蜀是歲理獄江  
西十七年又入蜀是年病召還京理部事造番舟十九年  
造黃舟是年又入蜀公初治漕河濟寧與侍郎金純都督  
周長修復會通河置十五閘○治河一事必賴善策以  
濟況上此者乎夫三十萬工十旬蠲租一百十萬石浚黃河故道用侍郎  
張信圖策與典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自祥符魚王口至  
中灤下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賞功公第一長以徇私虐  
人不得賞又於寧陽築堽城壩遏汶水盡入漕河用御史

許堪策疏洩河至海豐大古河入凡四百五十七里役夫  
三千工一旬自是挽漕京師罷海運公功最大卒之日家  
無餘貲洪熙元年呂震言公卹典未備與葬祭正德七年  
始賜祠祀會通河上公剛果質直有經濟才馭下稍嚴以  
故事亦易集純泗洲人洪武中太學生爲文選郎中江西  
叅政召爲刑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  
賓客所至有政績淮泗間治水功最著卒贈山陽伯純寬  
和有容吏事幹敏宣德三年夏暑勅法司疏獄純數會客  
宴飲言官論純淹囚頌繫錦衣獄 上念純老臣與致仕  
去純在刑部 獻陵嘗論純及臺寺劉觀虞謙曰法司尚



羅織言及國事輒論誹謗甚無謂自今諸告誹謗者悉勿治又嘗曰朕或嫉惡過甚處聖明法失中卿等須執正長天長人有膂力善騎射從靖難白溝東昌藁城戰有功歷官督府治漕河卒贈萊陽伯謚忠毅又有蘭芳者夏人讀書通古今洪武中舉孝廉為刑部郎官知吉安府有惠政民思之坐事謫為辦事吏從治河濟寧復為工部主事永樂十年以公薦陞工部右侍郎清潔無私

### 河間張忠武王

王名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為樞密知院洪武十八年自拔來歸二十一年從征捕漁海子哈喇哈授濟南衛副手

戶以至都指揮同知建文卽位稍繩削親藩成祖舉兵

不。但。為。大。將。諸。大。事。多。其。贊。決。

靖難王謀畫為多事可否進止眾論未定者王正色數語立決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鋤強三日城內外悉定

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會馬宣起兵薊州

迎拒王攻之宣率眾出戰執殺宣并執毛指揮使是夜急

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為本簡敢勇士四

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眾拒戰執

殺之不傷一人分兵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從上至灤

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漠州阨吾南路宜先擒之

上悅立發兵曰汝為先鋒遂攻涿州雄縣擒潘楊二都督



時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王自請往覘敵，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爲上。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兵所向，度可必勝否。衆未有說。王曰：「今當徑趨真定，彼衆新集，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也。」上曰：「善。」吾倚王一人足辦吾事。抵真定，接戰，炳文大敗，獲其左右副將軍李堅、竄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二萬。復敗安陸侯吳傑軍。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圍城急，又諜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上與王謀，東援永平。旣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王從。上追斬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

免後顧。上從之，遂攻大寧，殺其都指揮朱鑑。北平報景隆兵圍城急，遂旋師。王請搗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大同，悉下。諜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上命王率衆馳駐河上。三日，景隆兵至，王以騎兵接戰，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其城。旣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上數匝，衝擊得出。王不知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竟被創歿，年五十八。上哭，旣旋師，諸將侍

語及東昌事。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玉令吾寢不帖席，食不下咽耳。隕涕不已。諸將皆泣。上卽位，論功。顧侍臣曰：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歿，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忠顯。仁宗在春宮，數與侍臣言王識見謀略卓然老成，非諸將所及。且端方有匡直之益。洪熙元年，加封河間王，改謚忠武，侑享。成祖廟庭，子輔別有傳。

### 東平朱武烈王

王名能，字士弘，懷遠人。父亮，國初功，世燕山護衛正千戶。

### 王嗣官事

成祖藩邸，建文元年起兵靖難，王及河間王首議縛三司，奪九門，卽引兵東攻薊州，敗都指揮馬宣兵，拔薊州，度石門，又拔遵化，襲破大寧，還兵破雄縣，漢州擒都督楊松，長驅至真定，敗長興侯耿炳文，再戰滹沱河，王躍馬大呼突陣，敗炳文兵，還鄭村壩，破九門兵，又敗平安兵，白溝河，二年攻濟南，追戰敗鐸山下，戰東昌盛庸，鐵鉉力戰，圍上數匝，平安兵又至，圍益急，王率周長等兵合胡騎奮戰，上潰圍東北角出，還營，王在諸將中，最年少，善戰，河間王善謀，戰沒東昌，軍事一諮王，是年歷陞都指揮同知，三年收合諸軍將薛祿等進戰夾河，擒都指揮張



安夾河之戰譚淵死靖難兵窘得王至再戰勝軍聲復振  
敗盛庸兵藁城三戰三敗之遂率王興陳亨諸將攻真定  
王先鋒衝庸中堅殺幾萬人擒都督顧成出奇兵截南兵  
哨騎連戰順德大名彰德衛輝皆有功戰西嘉山破定州  
十月戰蠡南兵大潰是年陞都督僉事四年克東阿進攻  
東平殺判官鄭華盡破汶上諸寨至小河王真戰死平安  
兵大捷靖難諸將議旋師王獨按劍奮罵諸將曰漢高祖  
十戰九敗終有四海今舉事連捷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  
人耶諸將皆大不忠當斬衆遂定上引兵南下大戰大  
店又戰小河橋又大戰齊眉山連捷盛庸平安等合兵六

十萬依潼山爲陣王率李遠等設奇四面進攻大敗平安  
等銀牌軍都督陳暉來援安又敗暉擒平安等三十六降  
十萬衆六月渡江進屯金川門夜漏下五刻門開定京城  
建文四年封成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永樂四年  
克征夷將軍率二十五將軍討安南加祿千石至龍州卒  
能身長八尺沉毅驍果善拊士卒被服常依儒生追封東  
平王謚武烈侑享成祖廟庭

定典張忠烈王

王名輔河間忠武王子也靖難功歷陞指揮同知辛巳嗣  
父都指揮同知統父兵戰夾河藁城彰德靈璧有功壬午



九月封信安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三年以父功進新城世侯加祿三百石四年克征夷右副將軍佐成國公討交趾成國公卒軍中進王大將統二十五將軍兵八十八萬入賊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我師至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破交州乘勝引兵蹙清化覆其巢穴降夷民十餘萬季犛遁入海屯兵鹹子關賊襲我逆擊敗之五年督舟師進攻斬馘數萬追至奇羅海口擒季犛并其二子蒼澄交南平得羈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上議復古羈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六年進封英國公食祿三千石是年交賊簡定又反王率師二十

萬討之七年獲簡定召還京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陳氏王又出討之賊走海洋據險荷花口王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我王偵知令先驅曰羣象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象奔還自相蹂大軍乘之賊敗十二年縛季擴十三年留王鎮守盡平餘寇十四年召還京二十年從上北征胡二十三年冊王女爲貴妃洪熙元年加太師改王從兄兵部右侍郎信爲錦衣世指揮同知宣德元年漢王謀反密遣人通王王母賢令王縛見上得早覺從上親征加祿歲三百石顧佐爲都御史請保全功臣王辭兵權時時與蹇夏三楊諸大臣侍上左右



備顧問。正統十四年，從駕出土木，敗績。王歿，景泰元年，贈定興王，謚忠烈。王三征交趾，皆與沐晟偕。王功爲多，王器宇雄壯，顧盼有威，不妄言笑。歷事昭章睿皇，皆重王。李贄曰：使定興輔不還京師，得似沐黔寧長守交趾，以至正統十四年乃卒，則安南豈有先定興輔而陷沒者哉？等死耳，不死於交趾以爲忠，而死於土木以爲不忠，悲夫。

### 鄞國薛忠武公

公名祿，膠人也。起卒伍，從靖難，奪九門，東攻薊南，破雄漠，圍真定，擒駙馬李堅，東援永平，襲大寧，旋師解北平圍，大戰白溝河，又戰夾河、滹沱河，先登有功。單橋之戰，馬蹶被

擒，奮脫縛，拔刀斬守兵數人，復上馬去，再戰，大敗平安軍，轉戰淮上，有功。陞督府僉事，從北征胡，有功。進右軍都督，訓練幼軍，董建宮殿。永樂十一年，封陽武侯，食祿千一百石，又再出征胡。獻陵卽位，巡北邊，戰虜大松嶺，斬獲功多，遣鴻臚卿卽軍中勞賞，與世券，加祿五百石。洪熙元年，克鎮朔大將軍，巡邊。景陵討高煦，以公宿將，忠謹克先鋒，圍樂安城，擒高煦，留鎮樂安。明年，從上巡邊，出會州，戰敗虜塞下，留鎮薊州。永平復克，鎮朔大將軍，護軍餉，開平，又出巡邊，戰虜鳳凰嶺，斬其酋，收孳畜數萬，加太保。條上邊事，城赤城，永寧，獨石，疾作，召還，卒，贈鄞國公，謚忠武。

公有勇略，謀定後戰，以故戰必勝，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又潔廉，善撫健兒，同甘苦，人樂爲效力。靖難諸將推河間東平二王及公三人爲最。

鄖國張襄僖公

事 長陵

張信，臨淮人，父興，開國功，爲永寧指揮僉事。信嗣官，紫江草塘功，陞都指揮僉事。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卽位，疑北平大臣薦信有謀，勇調北平都司，受密勅，令與謝貴、張昺合力，盡縛藩府人。信日夕憂懣，母怪而問之。信跪對曰：「兒統兵邊闔，焉能無憂？」母曰：「汝非此憂，其語我故。」信屏左右，對曰：「密旨欲得親王，奈何？」母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氣在

燕，汝無妄爲，禍家族。信益憂懼，未幾，勅促信益急。信艱然起曰：「何忍已甚至此？」三造燕邸。文皇辭不見，乃乘婦人

輿求見。文皇召入，拜床下。時文皇稱風病，不能言久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卽有恙，當急論臣。」文皇曰：「余誠病，且困，待死爾。」信復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廷密勅信執殿下，殿下意果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卽有意，宜告臣。」

文皇見信稱臣，又意甚誠，惻泣下，告信密謀，立召姚廣孝。朱能、張玉定計奪九門。信遂從靖難兵，戰大寧，真定，鄭村壩，還軍攻九門營，西克大同，轉戰夾河，藁城，渡淮，破盛庸兵，入金川門，陞都督僉事，再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與券



世伯。文皇時呼信爲恩張。凡召太子北京察藩王動靜諸密要事。皆命信。永樂二十年征胡功。加少師。洪熙元年與世侯劄支兩俸。子鏞自立功爲指揮。僉事先卒。鏞子淳嗣官。正統七年信卒。贈鄖國公。謚襄僖。淳以指揮僉事嗣侯。卒。子福嗣侯。無子。弟祐嗣侯。卒。無子。弟祿。正德三年嗣侯。卒。子偉優給。十二年嗣侯。

廣寧侯劉忠武公

事長陵

倭劉榮宿遷人爲總旗。從靖難立功。夾河藁城淝河陞督府。僉事出塞討馬哈木阿魯台。進左都督。克總兵守遼東。改名江。當是時倭寇數入。永樂十七年倭舡入王家山島。傳

烽至。公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埭。明日倭數千人分乘二十艘直搗馬雄島。圍望海埭。榮發伏出戰。遣奇兵伏山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公合圍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自是倭大創。迄今不敢犯遼東。召封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劄復名榮。還鎮。十八年卒。贈侯。謚忠武。子湍嗣。卒。無子。弟安嗣。正統十四年從征。降都督同知景泰中守大同。詔復伯爵。時一皇至大同。安邀郭登出見。郭曰。虜不可測。吾二人者守土爲。祝有變。奈社稷何。擐甲登城北面拜曰。臣義與成。命進侯從。上皇入。

在天順元年進封侯



加祿六百石、與世侯券、成化七年卒、贈嶧國公、謚忠僖、

續藏書卷十

史閣敘述

夫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此雖一時告定公語、而千萬世君道、臣道、不祗是矣、君之難、難於得臣、臣之難、難於得君、故夫子他日曰、爲天子得人難、此言君之所以難也、又曰、獲於上有道、此言臣之所以難也、君知其難、則自能旁搜博采、若我太祖高皇帝然、唯務得人而後已、臣知獲上之不易、則自然其難、其慎、若我中山徐武寧然、唯務委曲順以求合、吾識主之初心、則難者不難、不易者自易、此必至之理、問學之實、非若世之務爲容悅、以賊害其君者之



此也。我國家不設丞相，蓋實慮得臣之難耳。是故汪胡誅夷善長亦歿，然而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手足股肱相持成體，無一時可少者。是以文皇帝復設內閣，而解大紳首當內閣之選焉。解之天才非但一時傑出，卽先後閣臣亦當推讓之矣。所謂以至聖之主，獲至賢之佐，其不易爲何如者，而老成若善長歿，才若解大紳亦歿，然則吾夫子爲君難，爲臣不易之語，遂成真難而真不易邪。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上九居艮止之地，處艮山之高，當外卦之上，正王侯之有事者，乃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爲事焉。是止也，而下之人又卑巽寬裕以成之，致蠱奚疑哉。若我二祖，乃萬世大有作爲之君，不肯苟止于上。

二臣又萬世不諂之臣，不肯卑巽于下，固宜其若合符契。若蕭韶奏而鳳凰鳴也，奚爲而卒不相入也。蓋觀蠱上九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夫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爲事，是蠱也。爲子者，反謂其志可則，而切切焉用譽以巽入之，故夫子又於六五之象復提掇而申明之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夫爲人子者，既能用譽以承父之德，則父子之情大通無間，因而照舊幹理，使百執事各司其事，先甲後甲，符合天行而家事治矣。爲父者喜其子之以我爲有德也，自然與子同心而無阻隔不通之情，爲子者樂其父

之能自優游舒泰也。自然於父情意相通，而又安有蠱壞不治之事。正所謂有子考无咎者也。何必以不事事爲父過邪？若必以不事事爲父過，則人亦何貴於有子？若以不事王侯之事爲父德，則又何患乎父子之不通？蠱事之不治，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元亨者大通也。利涉者有事也。有事則治而不蠱矣。夫上不事事，子猶以爲德而將順之。况勤於有事若我太祖皇帝之爲君，可日夜求過進無益之庖，西萬言以事抵觸，若解大紳等邪？吾以爲當此之時，正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不可不知自揣者。從容其間，以需顧問，縱有所陳，直推尊而表揚之曰：是唯我后

之德焉，更不必索忠諫之美名，而欲以憂危其主也。何也？尾虎尾者，必使不至於啞人而後亨，而世實未有履虎而不啞者。或者大紳亦未之思，而遽易焉以履其後乎？此實背尚書大易之訓，雖處何辭也。縉於高皇，僅免一啞。至文皇終不得脫矣。夫大紳文學之選也，所謂多讀書識義理之人也。乃易與尚書，反束而不讀，何邪？非不讀也，讀之而不知其義也。所謂不識字之人是也。夫以千載不易得之君臣，一旦得之，又以不識字之故，反失之，不誠可慨邪！二百餘年，若劉忠宣之事，秦陵李文正之當，正德可稱不易之臣矣。若楊新都者，雖能委曲於彬忠用事之朝。

而不能致身以事達禮之主、天資近道而不知學、是最爲可惜之人、夫學何學也、學然後知爲臣之不易也、故曰、人不學、不知道、常人猶不可不學、不學則不知道、而況於事君之道、而又況於內閣史臣之道、之尤不易者邪、是故謹備述之、

歲萬曆辛丑、李贄書于燕山馬誠所讀易精舍、

史閣款語

劉東星曰、歲辛丑夏、李卓吾同馬誠所侍御、讀書山中、余屢遣迎不至、謂余宦邸非遨遊之地、宦署非讀書之場、是以余爲不讀書也、然余雖不讀書、余有祿俸、可以養老、不必皆伯夷所樹也、且余雖曰仕宦、而清素未脫寒酸氣習、當與馬侍御等、何必分別太過乎、且聞其病、以好著述、故病也、老人甚不宜病、可奈何、所著何書、指示我、於是得史閣二十四篇以歸、其所敘述、專以爲臣不易一語、更端首之極盡、余因戲答之曰、今人正坐不易一語、怠緩了國家大事、使世界無所倚托、本倫爲出此言也、動步不敢見勇

往直前者則指爲輕進動口不敢見開口見膽者則指爲  
千名若皆慎重不易則斯世何賴朝廷何賴卓吾子勃然  
作曰我爲上上人說法不爲此等人說法此等人乃世間  
患得失之人賢者恥之豈吾所說邪我爲世間賢人多是  
如此必欲進之於大聖人之域文王孔子之歸蓋必如此  
然後能濟事然後能有益於君此實載在尚書著在周易  
特無人提動不省耳公看斯世誰不願爲文王孔子大聖  
人者予聞之赧然愧遂卽粹行以布告天下賢士大夫仁  
人君子使知其爲臣之不易蓋如此云  
時夏至後十日榼山主人書于任城南池

續藏書卷十

內閣輔臣

左春坊大學士解公

設內  
關之  
始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

戊辰會試禮部第七廷試第三甲縉兄綸及女弟之夫黃

金華亦同登第太祖授綸禮部祠祭主事縉與金華皆

中庶吉士一日幸大庖西諭縉曰爾試舉今政所宜施行

者縉上封事萬言及太平十策上喜稱奇才兵部尚書

沈潛思之縉乞改官乃官御史李善長歿縉言善長出萬

死佐上得天下爲勲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奈何希望



不測以佐胡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已失刑而臣懇惻爲言願戒來者縉又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寬爲詹徽所嫉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之既時時敢直言上乃召縉父謂曰大器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諭縉曰而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晚也八年上崩縉奔喪被劾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入爲翰林侍詔靖難後成祖召縉及黃淮備顧問遂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等陞縉侍讀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縉始也時儲位未定召縉密議縉言立嫡

以長又言好聖孫上遂立世子爲皇太子封高煦漢王陞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縉未幾用兵交趾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又謂不宜過寵漢王上怒乃出縉廣西叅議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八年上北征縉入奏事不見上見東宮而還漢王乘隙譖縉遂徵下獄三年死獄中死年四十七縉喜引拔士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當時蹇夏黃陳之用縉密贊居多文皇嘗與論羣臣御書蹇義等十人命各疏其下仁宗後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也官其子禎期爲中書舍人

大庖西封事萬言畧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既無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又無貨利聲色游畋玩好之欲此皆遠過於漢宋又何遜讓於唐虞唯願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唯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無變之法無一日無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繁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繩集一時

兎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又云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染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蓋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進人不擇



於賢否授職不量其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  
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  
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咸  
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椎埋器悍闖茸下愚者朝捐刀鑷暮  
擁冠裳左棄筐箠右縮符章剔履之賤袞繡巍峩負販之  
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豈恇恇有德古者鄉隣善  
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  
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  
家神性誕妄恍惚無不洞矚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  
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夫罪人不孥罰  
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  
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蹈其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  
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何取夫節義哉

吾學編云初 成祖寵信公手書倚任大臣十人蹇義等  
名授公十人者皆與公厚善公具實封以對義天資厚重  
中無定見夏元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雋雖有才幹不  
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  
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  
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  
簿書之才馭僮之心奏上 成祖以示 東宮曰至剛朕



已洞燭餘徐驗之

東宮問縉建文君所用之人何如對

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

楊東里云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吉上再歲御史未滿歲爲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煖平生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後裔而襟宇闊畧不屑意細故表裏洞達絕無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故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獨不畏疆禦承運庫官張與恃寵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曰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其文雄勁奇古詩豪宕豐贍書小楷精絕行草亦佳

天順日錄云文廟過江湖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修俱約同歿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自爲贊繫衣帶縊東廡下後縉爲周作傳戲謂其子曰當時若同歿誰與爾父作傳邪

畜德錄云解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見詩大有所感卽命所親信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

傳信錄云宮闕初成成祖命書門帖縉書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遂大喜厚齎之又云中秋節開宴賞月而月



爲濃雲所掩。上命縉賦詩縉作風落梅一闕其辭曰嫦  
娥面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  
廣寒殿。上覽懽甚賜飲至東白。

閣學記云。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翊運元臣  
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霆  
所擊罔不震懼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批鱗逆心罔所  
諱忌而。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歎猶可想見規模  
真弘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密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  
不及知卒罹於讒莫之敢白悲夫。

墳綴錄云。成祖渡江周是修與胡解等俱有約既而解  
令覘胡見胡如廁回問家人餒猪否解笑曰一猪尚不捨  
肯捨性命又云文華寶鑑成。上諭縉曰。皇考訓。太  
子嘗采經傳格言爲昭鑑錄朕此書稍加充廣益以。皇  
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能守此足爲賢君  
矣。

### 少保黃文簡公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舉二甲進士授中書舍人。  
壬午靖難師過江淮同百官歸順。文皇簡入內閣授翰  
林院編修進侍讀。三月欲立東宮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  
正法。上意遂決。冊立。仁宗爲皇太子命淮爲庶子兼



侍讀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輔導 皇太孫七年巡狩北  
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  
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八年 親征胡虜  
適長沙妖人李法良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  
漢王言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  
亟遣以掩不備既而法良就擒漢王愈忌淮九年虜酋阿  
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淮曰北虜狼子  
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爲一則難圖 上顧左右曰黃淮  
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所見唯目前耳十一  
年再命留守南京陞翰林院學士十二年漢王隨侍北征

日夜窺伺間隙譖言監國之禍適淮進表行在 上大怒

逮繫獄中十年 仁宗嗣位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

仍領內閣事洪熙元年加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夏五月 仁宗宴駕 皇太子往南京省謁 孝陵未

至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德改元八月漢庶

人反 上親征命淮留守師旋固請歸田時淮父靜菴年

八十有九淮襄事畢拜恩闕下 上留累月賜遊西苑乘

肩輿登萬歲山錫宴山麓翌日仍宴餞太液池諭曰明年

朕誕辰卿其復來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淮家居二十餘

載正統十四年卒壽八十三謚文簡



瑣綴錄云有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於文簡祭酒劉益謂文簡好訾毀同列

縣筭瑣探云 文廟嘗選進士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令大學士解縉督其業時周文襄公忱奏願入選然所選二十八人已足 上特嘉獎曰此有志之士許之又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習義獻書以黃文簡准專領其事一日謂文簡曰諸生習書如何對曰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不敢儕二十八人之列但日日跪階下臨榻 上問卿持所書來否准卽出書 上問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之後 上曰當令與二十八人同習准對此人尚在匠籍須例與飲

食給筆劄於是卽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脫匠籍徑入士流矣

殿學記云予觀文貞所載日錄謂准忌胡廣解縉再觀省愆錄乃知准之不幸夫一黃淮耳下獄十年家食二十餘年杜門掃軌不問國事者三十餘年而同事七人縉既雉罹廣亦噓天唯文貞秉鈞文敏謀幄准之蒙詬其可知也吾學編云初與公並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卒解縉沒詔獄唯西楊秉鈞最久東楊謀幄最密並總修累朝實錄而公園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蒙詬簡牘君子弗信也秃翁曰此一段是文簡公斷案

太子賓客胡公

胡儼字若思，南昌縣人。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副榜，授華亭教諭。以內艱去。丙子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餘干。遂著爲令。建文元年己卯，陞桐城知縣。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安薦儼學足達天人之際，智足資帷幄之籌。下吏部召儼。比至京，靖難兵渡江矣。文皇卽位，擇翰林官吏部更薦儼。上曰：儼曉天文，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解縉又薦儼，遂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內閣，尋陞侍讀。永樂二年，陞左諭德，兼侍讀外艱去。詔奪情，儼持論少戇，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薦

儼學行堪爲師表。陞國子祭酒。上幸太學，御藝倫堂，賜坐講經，俯聽甚悅，賜賚優厚。六年薦修撰吳溥爲司業。八年上北征，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監國。洪熙元年春，以疾乞休，賜璽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時諸生託故告歸者，坐法戍邊，賴儼申論得免。儼雖出內閣，不復預機務。然朝廷大制作，凡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推總裁。正統八年，年八十三卒。儼自處淡薄，衣食僅足。方岳重臣俱待以師禮，嘗典湖廣鄉試，取楊溥居首，批其所刻文曰：他日直玉階，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私曲。後



楊溥歷內閣少保卒爲時名臣

天順日錄云胡頤菴急流中勇退人也又云儼爲祭酒以師道自重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

太師楊文貞公

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初試吏部尚書張統讀其策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列名第一授王府審理副會成祖卽位遂擢翰林編修尋陞侍讀時方開內閣于東角門內命士奇等七人處其中因論士奇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二年立皇太子兼左春坊左

中允一日講大學士奇呈講義上覽畢曰先儒謂堯典

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矣侍講學士王逵世貞九四

舉儲貳以說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

之說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

豈敢妄出意見五年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簞

諸物或得其日以進上閱之無士奇名獨召問士奇對

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衆皆作詩文以贈其行故

有此餽臣不與名者妙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

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爲物微甚當無他意。上遽命燬其  
目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視草旣稱善卽  
命與諸尚書皆觀兵部尚書劉儁私謂士奇曰請以有字  
易自字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旣稱善可勿易士奇奏  
曰國家大體當用僞言。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  
事七年車駕巡北京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專職輔導  
皇太子覽文章正宗稱真德秀學術純正閱歐陽修文集  
喜其奏議懇切因謂士奇曰廬陵有君子春坊贊善王汝  
玉每以詩法進。皇太子士奇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  
歌南薰之詩皆言志也。殿下明經講道之暇若娛意文

字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士奇問曰爾輔東宮日久果何如  
士奇對曰殿下孝敬無比。上使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  
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  
卽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曰。上以命我可遣代乎遂親  
祭祭畢汗徧體疾遂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  
行不敢輕任下人。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從古聖賢  
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  
陛下付託。上悅十二年正旦日食。上問禮部翰林諸  
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與否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



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恐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獨召士奇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義對曰不知若朕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旣知矣言之何害耶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事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唯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唯陛下善處之使

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

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

內以東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

曰此去北京甚邇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

楚王來朝謁孝陵上命皇太子太孫及諸皇孫陪

謁問翰林諸臣拜位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在前東

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班分

列兩傍上出所書位次與士奇合卽遣鴻臚寺寺丞周

昇持赴陵少頃復命以宸翰上上遂以與士奇寶藏之

皇太孫勤學好問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侍講讀士奇



蹇義同舉儀智衆以爲老士奇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當  
今廷臣未見其比 上曰智雖老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  
日食宜免賀朕識之二十二年八月 成祖北征上賓學  
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 仁宗卽遣 皇太孫往迎梓宮  
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慮趙府爲變因秘未發喪  
顧急未有所與士奇言 上所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  
上卽取付太孫曰有啟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  
留之旣而謂士奇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  
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而興且曰朝廷事卿  
與蹇義當悉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士奇曰此收人心之

一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臣兩人不應先及  
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于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  
請如 太祖倣漢制易吉服 上未答震退徧語羣臣易  
從吉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成祖皇帝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 上  
於 皇考可遽卽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  
蹇義兼取二說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 上亦未  
答明旦 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唯學士武臣唯英  
國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梓宮在殯吾  
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



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保本年十月一日大理寺卿虞謙  
上封事過激。上怒降謙爲大理寺少卿而以屬吏楊時  
習爲卿士奇以爲不可卽復其官本年十二月加少傅進  
階榮祿大夫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郡有司皆來朝京師兵  
部尚書李慶言于上曰民間馬畜已散軍伍尚餘數千  
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牡馬佐二官領牝馬  
太僕寺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奇謂不可慶  
忿不納士奇獨奏曰朝廷選賢授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  
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  
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產累子孫

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  
而不報明日士奇又言曰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  
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而號泣於道臣恐將  
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恐無志於問學矣此令之失非  
小也。上曰吾偶忘之當卽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  
士奇論曰內批豈真忘之邪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  
爾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耳。出一章乃陝西  
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勅止散馬矣  
士奇頓首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已領者如何。上  
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駒虧損不責償未



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唯密與朕言李  
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本月上以梓宮在殯新正朝  
儀不用樂及鴻臚習儀仍用之士奇與黃淮等疏言前已  
議不用樂乞勅禮部設而不作遂有旨如士奇言洪熙元  
年正月命士奇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辭曰  
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上厲  
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士奇請辭  
俸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  
分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當  
辭厚何用取虛名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於是黃淮亦

辭戶部尚書俸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迕旨後  
已陞爲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卽位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  
仲成命都察院逮治士奇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  
下卽位皆悉寬宥今追理仲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  
太子召衛綰不赴卽位用綰前史黷之上喜卽罷治仲  
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勅獎諭二月賜士奇田二頃  
士奇懇辭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卿前辭祿  
今又辭田何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幸少延  
殘喘得更事陛下二三年獲全歸山林受賜多矣大理  
少卿弋謙數言事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



用等交奏其賣直士奇進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唯  
陛下容之。上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士奇又  
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加罪四方朝覲之  
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只謂朝廷不能容直言耳。上  
惕然曰朕非怒謙乃其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之士  
奇曰此非臣言能使之諭當以璽書開諭。上遂命士奇  
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上以  
士奇匡輔力多特賜璽書其畧曰朕膺監國之命而卿侍  
左右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嘉謨嘉猷入告於內  
期于於治茲以已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用藏於家傳之

後世唯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唯艱共思保  
唯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  
休永世無斁。上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  
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  
用今試卷例緘姓名請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南六  
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  
征罪人旣得尚書陳山迎見請乘勢移師彰德。上問楊  
榮榮亦力贊。上又問蹇義夏原吉吉義依違而已榮隨  
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當有實今以何爲辭榮曰今  
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



往見蹇夏言不可狀蹇夏曰上今特信榮言不係吾輩  
可否乃復見榮曰太宗皇帝唯三子今上唯二叔其  
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  
曰汝不草勅吾當以聞俄復召蹇夏蹇夏乃以士奇言白  
上上於是不憚而止然言者猶喋喋乃特召士奇問曰論  
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唯趙於陛下最親  
上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言示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更  
得一璽書諭之尤好於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卽獻護  
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久之上復召士奇諭曰吾待  
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

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暲表乞立爲陳氏後大  
臣皆言此黎利之譎當發兵誅討或謂與之無名徒爾示  
弱上召士奇與楊榮榮曰永樂中費數十萬人命得此  
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曰榮言  
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未得乃  
郡縣其地數年以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祖宗之  
赤子體祖宗之初心保祖宗之赤子正陛下盛德  
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爲美何謂示弱臣侍仁宗

皇帝久矣聖心每憾此事恐有意外之慮願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六年七月日旣夕上微行至士奇家士奇扣



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自輕、上笑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七年二月、士奇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公廉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以賍問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英廟卽位、陞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經筵事、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專用保舉、卽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只令吏部選除、士奇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稱

得人、間有一二菲才、蓋緣舉主一時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故耳、且宣宗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議、多以得人爲喜、今乃以爲不美邪、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至天下斗米三錢、今謂保官恩出於下、夫衆臣舉保、吏部審實、具名奏請、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卽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者、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隳壞、先帝良法、使小人皆得進用、伏望聖斷、只依先帝勅旨施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賍、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

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唯念用人賢否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詔如士奇議六年麓川變反太監王振主征討命王驥爲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叅之士奇贈詩有征蠻忽遠圖之句其後師雖有功實爲南方大病八年士奇子稷坐事逮繫給事中廖莊等御史陳員韜等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人事上士奇疏乞致仕上優旨留之九年復賜璽書曰卿歷事祖宗寔唯簡在暨朕繼統啟沃彌贊厥勞尤多卿子旣垂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以副倚毘士奇感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嗚呼功成名遂身退難矣哉然士奇實無可退之義也唯有舉賢以自代耳

三朝聖諭錄云 宣宗皇帝嘗奉 太皇太后往謁陵士奇與蹇義楊榮等皆從 上傳 太皇太后旨命士奇等

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學賜旣數日 上諭士奇曰 太皇太后爲朕言 皇考往在宮中談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其間才學優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評議言蹇重厚小心但多思少斷卿能持正言不避迂意方議事時 先帝本不從卿然卒從卿始不敗事士奇對曰此 太皇太后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願 陛下常奉 聖訓

野記云 皇后大漸召三楊宰相至榻前問 朝廷尚有  
何事未辦者文貞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曾臨御四年當  
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 后曰曆日已革  
除豈可復用對曰曆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  
年以亂實 后領之其二 后亦首肯其三 方孝孺已誅  
太宗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凡文辭不係國  
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蘇談云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尚書  
楊仲舉都御史吳訥 三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  
昌因患難之交訥黑窰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  
皆入啓事悉登臺閣

縣筭瑣探云 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今之山林有知名士  
否對曰東吳有陳繼善爲文 仁宗召至吏部擬授國子  
博士 上曰此當在禁庭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  
公初未相識因夏忠靖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

菽園雜記云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一日知

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東里問崑山有屈昉永年茫然

慚赧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

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又云 國初諸司皂隸主駟從而

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蓋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改

名曰柴薪銀也。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巨萬計。在京諸司，則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

殿學記云：予觀沙羨稿、石臺稿，見文貞蚤歲斲弛魁岸，視天下莫已若。及觀國史暨三朝聖諭錄，乃知管仲之才，優於召忽，魏徵之績，多於王珪，輔亮東宮，保全趙邸，歷事四朝，終始一轍。或者乃以周是修之，成子稷之，獄少之，則吾不知也。

吾學編云：十二年秋，上北征還，下公錦衣衛頌繫，尋宥之。二十年秋，上北征還，又下公錦衣衛頌繫，逾旬乃釋。

可知監國之不如從幸，審矣。監國之臣，易生嫌隙。又云：洪熙元年四月，公及蹇、夏、東、楊侍。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上慘然曰：天命也。歎息而起。又明日，召公及蹇、公，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幸得保全，言已而泣。二人亦泣。上曰：卽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遂賜公楊貞一印。閏月，上崩。又云：宣德三年，上謂朝臣貪濁，奈何？公對曰：貪風始自永樂末年。上問何故？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耳。仁宗嘗諭侍臣曰：諸臣唯吏部侍郎師達、廉東、楊曰：當時亦唯



方賓有貪名。景陵卽位，顧東楊問今日誰最貪，對曰：莫甚劉觀。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觀去誰可代？於是乃以顧佐代觀。又云：上立文華殿，召公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饋榮者。士奇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唯榮耳。臣等皆遠不及。上笑曰：朕初卽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顧爲榮地邪？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又云：裕陵卽位，冲年，昭皇后臨朝，獨委任公公，乞屯田以省漕運，蠲逋慎獄，作養生民嚴覈百司，推薦才傑，公卿藩臬頗稱得人。

上又高拱九重，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減三四，奄振上畏母后，下憚公，雖欲侵權，猶自斂戢。七年，昭皇后崩，又明年公卒，世事遂非。李贄曰：可知。昭聖臨朝，裕陵幼冲，旣委仗公公，亦義不得去，未可遽以不知止足爲公病。當病公不汲汲畜養人才，猶然溺愛倚勢，敗家逆子也。時有李賢、王翱、商輅、彭時皆在，可曰：無賢，特公不汲汲耳。蓋汲汲者固自有在。今觀學士周叙自南京貽王文端公之言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唯陽歛陰施，掩人耳目，雖曰



續通志 卷十  
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  
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  
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卽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  
綠野乎

太師楊文敏公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領福建鄉薦解額庚辰會  
試第三廷對二甲授翰林文皇履極更名榮簡入內閣  
初入閣之臣七人唯榮最少最警悟一日晚寧夏報被圍  
上急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唯榮赴命上示以奏報曰  
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榮曰不須救臣嘗奉

使至彼彼城堅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退矣但  
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備夜半報至虜圍解詰旦  
上以報示榮曰何料之審也永樂二年夏四月甲戌立  
皇太子陞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四年丙戌  
二月得寒疾不能造朝亟命中官偕御醫蔣用文往視并  
賜藥物且命用文通夕守視時時奏報及榮入謝上  
加慰賚令休息旬餘乃出五年丁亥夏奉命往甘肅規畫  
軍務七月回京奏對稱旨時盛暑上命取瓜親割賜榮  
勅命休息六年戊子夏聞父訃告歸賜鈔幣馳傳以往  
旣襄事詔奪情起復抵京未閱月命榮等輔導皇



長孫賜勅曰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璽金相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朕嘗試以事輒能裁決然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宜協心同志輔導於成七年己丑春正月榮聞母訃時車駕將幸北京特留扈從賜錦衣狐裘鞍馬三月抵京七月甘肅總兵官何福言鞬鞞脫脫不花王等各率部落來歸遣榮往甘肅與福經畫還奏稱旨九月復命持節詣亦集乃之地封何福爲寧遠侯俾往寧夏與寧陽伯陳懋規畫邊務冬十一月還京復命陳邊境便宜十事上皆嘉納賜襲衣鈔幣八年庚寅二月從征北虜賜衣被鞍

馬壬戌上度野狐嶺至山巔召學士胡廣及榮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上賦平胡詩榮有聖天尊居四海安天教戎虜自相殘之句未幾諜知虜酋本雅失理與其下阿魯台讐殺東西奔遁亟召榮諭曰此賊果自相殘前詩不爲讖乎三月駕發凌霄峯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刑部侍郎金純四人失道成祖命中官二人及傳令者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榮下馬爲幼孜整鞍轡不數步復墜馬鞍盡裂榮卽以所乘馬讓之而自乘孱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至午方詣中軍成祖大喜笑語幼孜曰此中多

狼汝非楊榮，殆將不免。三月，駕次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旁近水皆苦鹹，不可飲。明日營西北二三里，忽有泉湧出，味甚甘。上遣中官以銀瓶汲取，親嘗之，乃賜榮等飲。而士馬皆給，因名爲神應泉焉。榮等應制賦詩五月。駕至驢駒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逼賊境。上駐蹕河上，親選勇士三百人，專主護衛，而以榮掌之。胡寇平，班師，軍士食乏，榮言宜召乏糧者，卽日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糧炒散給，并下令，凡軍士糧炒多者許假貸，回京倍償。秋七月，至開平，召榮還南京計事。事竣還京，冬十月，扈駕南旋。上賜鞍馬錦衣褲襪路費。九年辛卯，乞奔母喪，賜白金鈔幣。

遣中官宋成送至家，抵家服已闋。六月還京，賜酒饌，勅戶部優免其家徭役。八月，命爲應天府鄉試考官。九月，皇太子命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十月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爲總裁。十年壬辰，冬十一月，甘肅守將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逃去，主赤斤蒙古衛指揮塔力厄將爲邊患。勅守陝西豐城侯李彬討之，仍命榮往經畧。榮還具言戎狄豺狼，叛服常態，不足以勤大軍。遂勅彬旋師。未幾，叛者皆附。十一年癸巳，二月，復扈駕幸北京，賜幣鈔米等物。十二年甲午，三月，扈征瓦剌時，皇太孫侍行。成祖謂榮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知過人。



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四月，駐蹕興和，以尚寶司乏人，命榮兼掌。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勅旨、旗牌，不得榮奏，允不敢發。乙卯，師次大石鎮。成祖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食不足。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一月，上諭榮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傳註之外，諸儒論議，有相發明者，宜采附於下。周程張朱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宜類聚成編，以榮總其事。十三年乙未三月，禮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太學，命榮爲記。五月，

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榮進詩文，加賜上尊束帛鈔衣。九月，所修書成，賜名性理大全，宴於禮部。十四年丙申四月，陞翰林院學士，仍兼春坊庶子。冬十月，扈駕南還。十五年丁酉三月，駕復幸北京，屢召問民情，賜白金鈔幣，金織紗羅紵絲衣帶。十六年戊戌五月，進錄。成祖御奉天殿，受之，披閱良久，嘉獎再四。會學士胡廣歿，命榮兼掌翰林院事。成祖注意益隆，而諸大臣忌之。屬北京國子監缺祭酒，衆因薦榮。成祖曰：吾固知其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衆意銷阻。六月，詔修天下郡邑志。命榮總之。十七年己亥十二月，言十事，皆指

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成祖覽而喜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俾入奏。乃詔諸司卽日悛改。十八年庚子元宵節，上御午門觀燈，賜百官宴，并示以御製詩，榮和而進。成祖悅，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階奉政大夫，賜宴禮部。十九年辛丑正月，北京宮殿成，初御朝賀。成祖念榮日侍左右，密加賞賚。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偏切近密閣榮奮身直入，麾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勅文書，昇致東華門河次。上嘉之，賜銀酒杯古

銅器各一事，鈔千錠。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等十餘人爲飛語所中，成祖大怒，榮力爲救解，得免。是冬，兵部尚書方賓得罪，歿。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皆下獄。禮部尚書呂震侍左右，屢言夏原吉儉邪，誣罔。上益怒，榮極言其無他，二三人者，唯以數征北虜，乏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未之見也。由是上置不問。二十年壬寅三月，從征沙漠，秋八月，還京師。九月，宴隨征將士，命榮坐前列，賜鈔幣并二品金織襲衣靴襪。閏十二月甲子，詔復西征，有以建文間江西塚集民兵與餽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爲言者，榮曰：此兵夫昔有詔令復業矣，今復徵之，則是失信。

成祖笑曰、卿言正合朕意、二十一年癸卯、秋七月、扈從征西八月、駐師萬全、一應軍務悉命榮掌、自晝至夜、或三接五接、或宣詔、但以楊學士稱而不名、冬十月、次天威、寧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土干納款、命榮往太同議約降之禮、榮回營、奏對稱、旨冬十一月旋師、二十二年甲辰、三月復征北虜、五月甲申、榮言軍士勞苦、宜遣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乙未、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奏處州麗水建寧政和山寇行劫、請發兵誅捕、榮謂彼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若寬而撫之、當遂分散、旣而果悉順服、七月庚辰、次清

水源道、有石崖高數十丈、命榮紀年月日刻於上、丁亥、次翠微、巖上御武帳中、憑几而坐、顧內侍海壽曰、計日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可至、辛卯、次榆木川、不豫、召榮等受遺命、傳位、皇太子、遂崩、衆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寶馳報者、榮曰、先帝在稱勅、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雙筆峯、榮先馳訃、皇太子、八月至北京、致大行皇帝遺命、丁巳、仁宗卽位、賜榮白金二錠、鈔二萬緡幣、二十表裏、及胡椒諸物、己未、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兼前二職、九月丁酉、進太



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階資善大夫戊戌賜銀印一其  
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榮曰卿國家舊臣祇事先帝二十  
餘年又輔朕東宮今嗣位須協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  
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憚煩十一月  
仁宗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詞顧謂榮等曰卿三人暨蹇夏  
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凡朕所行卿等知其有未善  
皆當盡言因取五人者誥詞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  
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息十二月加工部尚書仍兼二職  
勅曰醜虜梗化累犯邊疆我皇考文皇帝爲宗社子孫  
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胄親率六師往行天

討班師之日不幸中道皇考上賓朕遠違膝下雖卿盡  
忠爲國今辰奏告忽思至此感傷不已卿當重賚爨者哀  
悼倉惶之際報卿甚微今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綵幣十表  
裏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千石特陞卿爲工部尚書前官如  
故初榮扈從北征成祖委以軍務及上賓之日所行  
喪禮并軍中處置事宜上聞訃時未及訪問至是有以  
爲言者故遂降勅獎諭丁巳梓宮葬長陵榮護喪事洪  
熙元年正月上御奉天門朝羣臣徹樂止行五拜禮三  
月命魏國公徐顯宗讀書國子監召榮諭曰爾宜往諭司  
業此開國元勳之裔欲其家與國同久必教之讀書知道

理五月朔勅修 成祖文皇帝實錄榮爲總裁辛巳 仁  
宗升遐時 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恟恟榮奉 皇太后懿  
旨馳往迎至德州謁見 宣宗卽位益推心委任屢沐白  
金綵幣之賜閏七月勅修 仁宗昭皇帝實錄復爲總裁  
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 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總  
之八月辛未漢王叛 皇太后召榮使定計榮請親征  
皇太后及 上俱有難色榮曰彼謂 陛下新立必不自  
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  
皇太后壯之勸 上從其計榮卽起行晝夜疾馳至卽合  
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 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

漢王遂開門出降 詔免漢王爲庶人改樂安州爲武定  
州事平回京賜鞍馬白金鈔幣二年丁未二月賜範銀圖  
書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  
氏勉仁十一月乙未 皇太子生 宣宗皇帝親酌酒賜  
榮并賜白金鈔幣及金酒器十二月召至東苑詢訪政務  
賜酒饌三年戊申元宵節賜文武大臣觀燈於萬壽山命  
中官侍宴榮進元宵賦二月命榮同少師蹇義等十八人  
從遊萬壽山詔許乘馬從東北門入各携從者二人至乾  
明門下馬登山繼命乘舟泛太液池少頃 宣宗乘黑驢  
馬至召士奇與榮詢問民情甚悉賜以潑醅酒人各令盡

一甌復命遊小山、看西域所貢二獅、日將西、令中官侍宴松林之下、秋七月、遊內苑、賜以金銀綵幣、玉杯酒饌等物、八月、扈駕巡邊、給內廐良馬、命榮從、乙卯、師次寬河、遇虜衆將入寇、且道隘、師難並進、宣宗親帥師勦平之、甲子、班師還京、榮進平胡詩十篇、十二月、兩遊南海子、賜羊酒及鈔、四年己丑正月、陪祀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五月、端午節、賜扇及五色長命縷繫腰、八月、賜枸杞湯、且令中官吳誠論旨曰、服此可以延年益壽、祛諸疾、九月、重陽節、賜宴及御製詩一章、十月、駕兩至文淵閣、賜詩及鈔、并酒饌、十一月、有囚犯告都御史顧佐枉人重罪、不聽訴理、

者、上大怒、召榮及楊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及法司鞠實、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立命磔清於市、五年庚戌、元夕、命觀燈於萬歲山、賜宴、榮以詩進、賞鈔六十錠、壬戌、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宴於中府、二月、宣宗

皇太后謁長陵、獻陵、庚子、宣宗以皇太后命、召見榮等五人於行殿、諭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皆卿等贊翼之功、賜酒、殺及金織紵絲表裏、三月、回京、賜青紅氍毹、子駝褐、陞少傅、仍兼前二職、階榮祿大夫、三俸俱支、榮固辭大學士俸、詔許之、丙申、賜宴文華

殿宣宗親待六年二月聖節賜宴乙巳復賜宴內廷特賜詩一章七年壬子元宵節觀燈內苑仍賜白金綵幣八年癸丑七月吏部奏少傅滿三載賜宴禮部九年九月扈駕巡邊給以天閑名馬光祿寺日供酒饌十年乙卯正月宣宗宴駕壬午英廟卽位累賜白金綵幣鈔錠丁亥往視山陵還奏稱旨復有白金鈔幣之賜夏六月命護梓宮葬景陵賜白金二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二千錠秋九月勅修宣宗皇帝實錄充總裁賜宴禮部冬十月命監立天壽山碑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及上尊珍饌明年丙辰改元正統甲戌上御文華殿開講榮

講堯典克明峻德章敷析明暢音吐鴻亮聖心悅豫賜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卽宴於禮部夏五月奏少傅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三年戊午二月陞授光祿大夫柱國夏四月宣宗實錄成陞少師賜白金一百兩綵幣六表裏鞍轡名馬宴於禮部辛未復賜玉帶金織麒麟羅衣五年庚申二月從耕籍田禮成卽上章請告展墓詔降勅書諭遣卿其念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來且命內侍阮江伴行六月還京力疾就道次杭州而劇卒於武林驛享年七十內侍阮江以訃聞上爲之慟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



深等論祭仍命阮江護喪歸其里工部遣官督所在有司營葬

水東日記云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曰吾見人臣以抗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譬若侍上讀千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嘗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爲玄紅遽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又云盧都御史睿在邊以虜使入境節損供給爲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爲公家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吝其小費而遠患

或生則所費益不貲矣此不可不知天順日錄云文廟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唯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入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唯不忍却人之餽凡鄉人有餽必先詢訪其人之貧富若貧亦不却但酬以別物與所餽相稱而已又曰居仕途者或早年得意晚卽坎珂或少年見滯老乃顯達或始終多難而中歲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卽得君無日不在崇貴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任四朝曾無一日之恙終始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問氣所生而稟賦自爾完厚邪

殿學記云、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信斯言也、豈得謂之才哉、夫國家多難、羽檄旁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蕭牆交構、匪才弗定、醜虜窺伺、內猜外疑、匪才弗靖、奸雄僭竊、彼甲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張良借筮前籌、才矣而謂之小人可乎、或謂文貞正而不譎、文敏譎而不正、則予豈敢、

寓圃雜錄云、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唯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卽位、楊榮等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英宗

既崩、三臣久沒、無人敢復、祖宗之舊、迄今遂爲定制矣、

### 附傳

金幼孜、新淦人、少習春秋、與同邑練子寧俱負時名、練自許爲忠臣、而以良臣待幼孜、革除間、練職憲臺、幼孜中庚辰二甲、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師過江、練歿節、幼孜改翰林檢討、入內閣、轉侍講、永樂二年、皇太子立、幼孜爲講官、侍日講、專講春秋、五年、遷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階奉訓大夫、七年、扈從巡北京、八年二月、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次永安甸、雪初霽、上曰、雪後看山景最佳、過雞鳴山、躡野狐嶺、上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

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卽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爲  
塹因壑爲池守茲巖險雖有鐵騎千羣安能飛度邪次鳴  
鑾戍曰此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爲小伯顏東北則爲開平  
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凌霄峯上召幼孜  
等至帳殿夜分乃出翌日次環瓊圍指示塞北山川謂幼  
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兩河相交故名交河水齧  
沙出唐之碑蹟尚在也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  
色白草木虎豹皆白色所謂長白山是也至長清塞上  
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經濶濼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  
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上遂更名海爲玄溟池次通川

甸又遙指海邊石山曰此卽三石山也爾等記之冬還南  
京陞幼孜奉直大夫十一年扈巡北京十三年扈從北征  
是年冬還北京命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翰林  
院學士仍兼右諭德本年冬扈還南京十五年扈巡北京  
預修高廟實錄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二十二年扈  
從北征次開平上召至幄中諭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  
生者三是何祥也幼孜請班師上卽命草詔回鑾次清  
平鎮宴羣臣命內侍歌高皇御製詞五章曰此先帝  
垂諭叙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酗之失朕嗣洪業唯恐  
失墜於是自製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仍命內

侍歌之次、清水源命、幼孜刻石紀行、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仁宗嗣位、進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洪熙元年、命兼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三俸並支、尋告歸省、丁憂、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起爲總裁、官五年、十月、扈從巡邊、度雞鳴山。上曰、唐太宗征遼、嘗過此、幼孜對曰、太宗後亦悔之、此憫忠閣所由建也。上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人皆謂是元亡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六年、遘疾卒、壽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

吾學編云、建寧公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塞、屢受遺音、撫順討逆、羈勒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胥度圓融、祿厚財豐、贍賑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幼孜附驥、藉以完名、不亦美乎。

### 太師楊文定公

楊溥字宏濟、石首人、建文己卯、舉湖廣鄉試第一、胡儼以桐城令、與典文衡、拔其文、旣而中庚辰二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永樂二年、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一日、東宮歎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賢、然非漢文帝寬仁、無由得行其志、臣以爲釋之在漢廷、誠不易得、如文帝者、



三代而下、尤不易得也。退而采文帝事、編類以獻。十二年七月、車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稽緩。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黃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尚可宥。」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愷、遂俱逮繫。仁宗登極、始得釋。擢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本年陞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王璉、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為編修、訓導何登為給事中、俱輪班奏對。上親握閣印授溥曰：「朕用卿等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卽有建白、封識以進。」宣

宗嗣位、復還內閣、預修兩朝實錄、為總裁官。三年、扈出喜峰口征虜。四年秋、以母喪去位。詔奪情起復、復入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雞鳴山。駕旋、卽幸文淵閣。諭溥等曰：「朕聞有道之君、崇禮儒臣、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冀有所聞也。」五年、實錄成、賜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綵幣十二端。六年冬、上御文華殿、溥同士奇、楊榮入侍。論曰：「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省覽。今以刻本賜卿、當亦思開創之難、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安矣。」元年、秩滿、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十年、英宗繼統、溥復入內閣、與楊士奇、楊榮同

知經筵、正統三年總裁。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溥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瘴癘，南人苦嚴寒，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十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永東日記云：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

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公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甚勤。時知江陵縣事范公理獨不然，公聞而異之，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也。

瑣綴錄云：宣廟最好詞章，選南楊與陳芳洲，日直南宮，應制。南楊思進，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陳援筆贊云：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賴忠貞兮彌成，宜壽域兮同升。南楊以指圖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去，以賜內閣。中官請問西楊曰：壽域二字何如？西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告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南楊曰：好詩。中官曰：先生指壽域未爲好也。南楊默然，正

統間朝鍾一日不受杵。命內閣述祠鍾文。南楊入室中。翻舊稿不得。太監候久。促陳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曰。舊無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起一語。陳遂續成之。後奉命御製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密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曰。大明新建廟學之碑。南楊執用其題。西楊言凡言重建者。既作之後。又作是也。廟學前元所建。非國朝事。且廟與學是二。若只書太學。而不書廟。於禮未安。廷議雖趨西楊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

餘冬叙錄云。英廟初立。朝廷大政多承張太皇太后

指裁。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太后召問人人皆有獎勵之語。及溥乃歎曰。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見。蓋仁宗監國時。以讒故。官僚大臣輒下詔獄。陳壽。解縉。馬京。徐善述。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歿獄中。公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歿者數矣。獻陵每與后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昭皇后以爲言。

天順日錄云。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故時人有

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則所舉之人官亦在前以此與論不平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協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之爲愈耳李禿翁曰若有私情吏部自擢尤易私也

瑣綴錄云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隱然相業然猶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潛邸舊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

民間人稀地廣宣廟英武獨斷乾綱百司守令久任不易官民相安天下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起也時福建僉憲廖謨杖笏驛丞東楊以鄉宦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調降府同知太后黷之自是振日擴拾內閣之誤而三楊迭請告展省矣適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辯解之以此振權益專遂因麓川思機發思仁發兄弟讐殺遽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濫費爵賞九溪苗獠乘機不靖延至葉滿宗鄧茂七黃蕭養輩相煽而起極於土木之大變此皆三楊



失計無以服振之心故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云，塵談錄云：我朝相業，以三楊爲首，然亦賴朝廷委遇，責成之專。正統初，英宗以幼君臨御，張太后每加擁護，專任三楊，有議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一日遣王振至閣，西楊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西楊憤懣而退，三日不出。太后遣使問故，東楊語之。太后震怒，詔鞭振，仍押至閣謝罪，且戒振曰：再爾必殺無赦。以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及太后賓天，三楊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

吾學編云：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公爲

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又明年，昭聖皇后崩，又明年，西

見三楊所關繫非細

楊卒。十一年，公卒。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又云：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斤游刃，遇事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釀醴，叅合成名，並稱賢相。余聞之，先人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畧北塞，金湯萬里，有武績焉。文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遷二楊者，二十三年，復還弘文，再入內閣。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四海晏然，皆其力也。

### 太保高文義公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

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爲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楊文貞公薦公學術醇正克講官修實錄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上北征曹文忠公從行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工部兼翰林學士是年虜數請使迎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公壯榮解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上皇將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公補入朝傳示羣公卿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上不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闕下下詔

獄上亦不深罪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廢東宮爲沂王而立懷獻爲太子公悲憤不敢爭加公太子太傅是時內閣不相能公薦大理少卿陳詢侍講楊鼎充日講官左都御史王文遂得入內閣文旣入內閣又輒與公相擠五年敕公視南畿災尋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得不死七年進少保大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許順天考官劉文介公儼上令公覆試公曰貴胄與寒士爭進已不可况從而爲之辭止奏斥林廷一人事遂已裕陵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唯語人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腸

可致仕公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  
順間事輒不應成化初姚文敏公既請謚王佐鄺埜又  
上言公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士侍英宗經  
筵入內閣輔政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  
建備禮郊迎之策天順初以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  
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謚庶表臣節得贈太保謚文義  
侍郎薛文清公

大儒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年領鄉薦爲真定  
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永樂己亥  
貞改河南鄆陵瑄補鄆陵諸生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

年辛丑登進士第及父喪服闋宣廟思得良憲臣擢瑄  
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  
舉者吏部尚書郭璉薦瑄提學山東學校瑄首以朱子白  
鹿洞學規開示學者諸生皆呼爲薛夫子太監王振之專  
政也問閣臣曰吾鄉亦有可爲京堂者乎卽以瑄對召爲  
大理少卿瑄至京宿朝房閣臣過詢不值語其僕曰可語  
若主明日詣王太監若主之擢是王太監力瑄聞之不往  
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諸公知李賢素善瑄語賢轉致言振  
數問之也賢至朝房道意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一日會  
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其爲瑄也振連揖之

自是銜瑄矣。會有指揮某處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爲辯寃。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誣瑄出入人罪。振噉言官劾瑄得賄。故庇死獄。瑄遂逮繫當處。及至午門會審。瑄呼王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瑄不服問理。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遂傳詔赦免瑄家居。六年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

○皆○愧○此○僕○

賴有正人

公○卿○

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土。瑄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

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是歲瑄近七十。復乞

致仕。不允。英廟復位。素知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一日。上御便殿。召瑄入。語移

時。尋命主考會試。事峻轉左。瑄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

歎曰。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

者從之甚衆。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卒。年

七十三。天順八年也。謚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從祀廟庭。

今從祀。



太常岳文肅公

人品  
非相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為蒙泉先生。順天府灤縣人也。長身，美鬚髯，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

忠又能得士

業。李忠文時勉，時為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商文毅、輅、彭文憲、王端毅、恕皆與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仕寧見曰：「此我輩人也。」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英廟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忠肅亦薦之。六月，召見文華殿。上遙見正，遽曰：「好。」既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

問何處人，對曰：「灤縣。」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

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

取汝，朕今用汝內閣，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

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見之愕

然。比入見，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軌請為誰，

上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

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對曰：「陛下既得人，俟果稱

職，進官亦未為晚。」上默然，自是宣召賜賚，絡繹於道。一

日，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是妖言惑眾者，獄具，僧坐反，太

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



耳、邏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朝議躉之時  
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  
等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與呂文懿原見  
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人天子自  
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  
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上曰正言是也  
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筭皆梟於  
林木之上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  
面皆沙漠汝梟首置於何所其人不能對正間爲日上言  
曹石勢盛宜早節制上好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嗚呼成

祖之體恤楊榮仁宗之體恤楊士奇可謂委曲周至不  
啻手足矣臣其有不以腹心報上乎夫此何事也可使岳  
正述意哉正獨委身事主不顧禍患直徑造亨諷令歛戢  
以此二人怨正日深矣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視草歷  
陳弊政有曰敬事天神有未盡與祖宗成憲有不遵與  
善惡不分而用舍乖與曲直不辯而刑獄寃與征調多方  
而軍旅勞與賞勞無度而府庫虛與請謁不息而官爵濫  
與賄賂公行而政事廢與朋姦欺罔而阿附權勢與羣吏  
并法而擅作威福與徵歛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  
寧與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爲軍衛



有司鬪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與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漸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喉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欲死涿人楊四者爲正所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正曰梏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燒鑿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自然昂起楊乃爲去釘脫梏剖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既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如何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正因此乃得至戍所時傳有

此等奇人不在縉紳中

密諭岳正須生不須死又鎮巡而下素雅重正以故皆致客禮賊不能害也上亦時憶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敗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嘗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爲民甲申茂陵卽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詔正仍居原職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留充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時陳緝熙那遜之相繼爲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簿被讒得罪去文達勸正代爲祭酒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會廷薦正爲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

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湖，開兼濟河，築南北隄，塞白埕港，別贖民田，開河直趨涵口，修江口橋，以至通津，鐵河猴溪諸橋，無不修治，而白埕功最鉅。復購穀予饑民，倉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尅，正親爲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半費，而素覓利於官者，一旦弗得，騰爲謗書，獨彭惠安公韶、陳太常音知而辯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引疾致仕去。至壬辰九月十一日，卒於家，卒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爲，高自負許，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字法精邃，大書尤偉，旁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常載畫葡萄，遂稱絕品，有類博稿十卷行於世。

李東陽贊云：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難也。我一區夏，幾百年，至宣德、正統，庶富而教極矣，公當是時，以文學取甲科，天順復辟，出膺召命，居宥密，遭際之盛，擬諸夢卜，感慨奮發，忘身徇國，方將以功烈顯於天下，而爲權奸所構，又厄於冒嫉，投荒處僻，竟不究其志，以灰豈才弗能哉！夫當英祖之感悟，憲皇之更化，幸於側有人焉，猶且復用，用則猶可以自見也，惜哉！然公之文章氣節，震撼海內，傳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興化人旣去而思，爲祠以祀之，他可知已，或乃以浚恒之凶，不密之



失爲公累，是徒以成敗利鈍論，非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述之，以備國史之闕。

石淙楊一清簡李西涯曰：蒙泉先生以文章氣節高一世，夫人所共知。至其遭際本末，後生小子或未之能悉也。走不及游先生門，而獲從詞林先達，後嘗擬之漢汲黯、宋李綱之儔，成敗利鈍不論也。國史不可見，若壙石之文、葉吏部文莊固先生同志撰述，似未盡。金緋在躬，非所以幸先生，又借李白柳宗元爲喻，雖意有所指，豈其倫哉。承示近所爲補傳閱之，平生所知聞，包括殆盡。夫以門牆肺腑之深厚，見而知之，其言足傳而信，宜莫若吾西涯公者。爾是傳乃成於三十年之後，抑又何故？是宜急托之木，與誌銘並傳，以解學士大夫之惑，罔俾獨遺其後之人。

水東日記云：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胡未信而遽諫也？季方應曰：初，上用我，責任教戒，甚至故，我不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

類博稿云：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下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正遂隳括其辭，題於寫肖之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唯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然而靡憾也。

定襄伯郭登岳先生贊云器弘而博義精而約才儁而腴志端而確旣鍾之以秀美又文之以禮樂鏘金玉而協韶鈞豁煙雲而瞻山嶽是以蚤登龍虎之榜遂入絲綸之閣陪天語以從容握斗杓而斟酌寔王臣之蹇蹇匪常流之諾諾姦諛側目若健隼之擊秋風忠鯁犯顏尚苦口而思良藥廟堂之高不足易其介金革之困不足改其樂雖萬折而必東信六尺之可托噫斯人也行七十子之列則吾夫子答申棖之先必不曰吾未見剛慟顏淵之後必不曰未聞好學者也

李禿翁曰楊邃菴雖以葉文莊曠誌爲未詳以太白柳州比擬爲非類以金緋在躬爲非所以幸先生字字皆滴血可畏也然文莊曠誌亦自好宜并錄讀之又責李文正補傳成於三十年後其言尤爲真切嗚呼世間白日如過隙誰能耐煩等爾一落筆遂三十年也然文正祭文等皆淋漓可誦有欲知蒙泉岳先生者定當細閱文正先生之筆文正真不謬爲岳先生門下士與佳婿也其婿經其女甥婚辰祭文亦好且道二人皆是岳先生自幼選擇而成者豈不快哉

菽園雜記云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季方同遊太學相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客京師後季方過陳緝

熙內翰見其友季思試季方愕視久之云此吾故友潘流清應真也翌日廷試命工寫真以予辰曰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泣而藏焉此亦衣冠中一異事

### 侍郎呂文懿公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公權厝景州時時至墓慟哭景人及道旁聞者皆酸惜已而奉母南歸家益貧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宮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大士如呂生遺草萊中

者邪急召公公入見衣藍縷試之舉業文理皆勝問經書輒能默誦懋驚異與新衣不受會理葺黌舍與諸餘材木又不受懋曰生家貧鬻此且得善價受之何妨終不受太守因益太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卽遣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選翰林講讀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蔣軫劉俊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景泰中命倪謙及公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倪講詩國風公講書堯典上說問二人何官謙對臣右中允兼翰林侍講公對右中允兼侍講上又問中允講讀官

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上曰何跼蹐。乃爾。二人頓首對。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矣。天順初。改通政右叅議。兼故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曹用事。知敬公未幾。岳公正暨公列上石曹罪狀。上留中不發。曹石微覺。上意大恐。遂共謀摘承天門災詔中語。謂內閣臣訕。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厲聲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岳正去。公得留。公與李賢同在內閣。修大明一統志。公充總裁。母憂去。道景州。啟父窆。歸合葬。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公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紈綺。篋中唯賜衣幾襲。輒分祿贍宗姻貧匱者。子憲。廩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續藏書卷十一

內閣輔臣

太師李文達公

大賢  
大  
用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而氣宇凝重舉宣德七年壬子鄉  
 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事上布政使李昌祺  
 舉酒酌曰將必有名世之士乎癸丑舉進士奉命察出  
 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瑄以御史家居賢往造焉英宗  
 嗣統賢上疏言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  
 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  
 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乞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

唯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雖議者難之，而已巳之變，畿內韃官羣起，扇亂應虜。賢言始驗也。正統元年丙辰，授吏部驗封主事。會有旨，文武誥勅三年不得請，必候九年。賢復上言：「此獎勵臣下之良法，若候九年，則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十年乙丑，陞考功郎中，轉文選。十四年己巳秋，虜寇大同時，闖王振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之。英宗北狩，扈從官多預難，賢瀕死而還。景泰二年，詔議禦虜長策，賢請用戰車火鎗，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民力耕。是年以廷薦，陞兵部右侍郎。明年壬申，奉命察四川有

司不職，又明年癸酉，還京。改戶部。五年甲戌，轉吏部。英宗復辟，一時輔臣多竄殛，遂以人望召賢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汪后殉葬，上問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后卽不得志，况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爲宜厚遇之。」上憮然，以賢言爲然。山東奏民飢，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飢者。」賢言：「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爲人上之理。」上深以爲是，命增銀四萬兩。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

辟功竊弄威福。上漸不堪，密語有貞及賢，會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上嘉瑄敢言，命吏部識其名，亨還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賢所使，相與懇於上。言已有迎復功，爲有貞賢等所傾，因伏地流涕不已，乃諭旨言官劾賢等，并下詔獄。其日風雷雨電大作，損殿宇，公署瓦木。上悟，釋之，俱詔謫外。賢得福建布政司叅政，將行，吏部尚書鹽山王翱是日得專對，語有間。上曰：「李某不宜與有貞同罰。」王翱因頓首力言：「賢淳謹，可大用，只宜暫改南京。」翱意賢且可遠去避禍，不意上顧不喜曰：「南京遠，宜留賢。」吏部左侍郎學士踰月，承天門災。

詔復尚書。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賢曰：「陛下此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御史劉濬劾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上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校聞濬言，豈不解體？」欲遣人繫濬。賢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唯明主用其是，而舍其非，不當見譴也。」石亨等遂乘間讒賢，以爲阿護文臣。上知賢已深，大悟。賢言爲是，濬得薄責。已而溥還自陝西。上曰：「溥爲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何以警衆？」遂下溥獄。初，上於便殿屏人謂賢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賢曰：「人

主之權不可下移若陛下每事自斷公以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自少矣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薦已上廉其詐并逮亨置法因問賢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恠之賢曰天位乃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爲功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不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陛下者因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今爲此輩損大半矣上竦然大悟詔凡以迎駕奪門

冒功陞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蓋非賢忘身殉國不避讐怨莫敢發者是冬賜甲第一區賢上章懇辭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居以便宣召也遷居日上及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賚時江南北大水加以師旅賢言宜布寬恤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木板枋之類乃暫免采柴追馬清匠刷卷諸事而采柴一歲省銀三十餘萬兩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欽懼與吉祥養歿士謀不軌欲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是日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爲亂朝臣當道或有憾者戕害之擊賢傷首及耳且持賢謂曰某等迫於讒間不得已爲此請入疏申救我賢



曰爾既殺讐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上得疏乃知賢在既脫難急召入宮賢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唯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自石亨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遂至此極。上悉報可下寬恤條而以開言路殿焉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虜虜引去邊臣請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况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趁河開班師使民得

屯種爲便。上命廷議卒從賢言。七年癸未春。上以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賢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宮。復召賢曰。朕惟俯伏艱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賢曰。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竣事而還。八年甲申。春正月。上不豫。臥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搖。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謝。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讒竟不得行。太子卽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

如故會災異屢見大風拔郊壇樹木飄瓦賢疏上無狎左右聽其冒誘吳后廢飛語欲害賢上遣衛士宿賢家出入呵護總修英宗睿皇帝實錄成有司請造鹵簿已得旨矣賢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者今恩詔方頒百姓始得甦息奈何復爲此上卽日寢其旨會奪門功冒陞者又羣囂訴上賢言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唯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上亟是賢言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璉與濟伯楊琮以下俱奪爵蓋賢欲消患於未萌故於上卽

位極言之由是洵洵者衰息有識者至今以爲難丙戌二月間榮祿公之喪詔起復賜賻甚厚復賜素品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爲營葬事遣太監林興輔行旣抵家襄事興卽日促賢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加而賢感疾浹旬不愈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賜第享年五十有九贈太師諡文達李禿翁曰蚤知起復到京卽病故不如終三年喪矣然此人不壽非國之福也故至于今猶令人痛時會試被黜者訴考官有弊上以章示賢賢曰考官實公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矣上意遂解言路屢闕屢闕而不至於銷鑠皆賢力主之其薦用耿九疇

軒輓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馮宗  
諸文武大吏皆得人

菽園雜記云羅修撰倫疏論南陽李公奪情事謫泉州市  
舶提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景皆疏論元旦觀  
燈事章謫知臨武黃謫知湘潭莊謫桂陽州判後淳安商  
公復入閣言於上皆復其官於是羅爲南京翰林修撰  
章黃皆爲南京大理評事莊爲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  
公文卒有爲詩悼之者末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倫  
已復官蓋先是大臣遭喪奪情起復比比皆是至是始著  
爲令聽終喪三年奪情起復間亦有之然實出朝廷勉

留至意如南陽李乃可

寓圃雜記云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好陷害人同時有袁  
彬指揮者隨英宗北狩有護蹕功達恐其逼已令邏卒

發其陰私欲致於死有楊暄者智謀士也素識彬因抱不

平爲彬訴屈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上令達逮問暄

至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

暄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

左右暄以實告因告曰此內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爲此

奏使暄投進瑄實不知所言者何達聞甚喜方飯至卽以

酒肉賞之早朝達以其情奏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

門之前方引暄至達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也賢驚訝暄卽曰此達以酒肉賜暄使暄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餘條略無餘蘊押官與大臣皆曰達不能辭其罪矣錄詞以進上命法官正達罪謫戍廣西以處暄得脫袁復寵任如故京師人多能道其事者又云天順改元徐有貞方得君上問岳正可用否有貞曰性剛褊正又過臣恐不能共事又問李賢何如有貞遂贊賢因得入閣

雙溪雜記云宣德間三楊用事勅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天順末李賢始令吏部方面官有缺推

舉二人請旨簡用至今爲例

瑣綴錄云天順七年錦衣衛指揮門達總管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人莫敢言自計得以進言者唯李閣老與袁指揮彬耳謀欲排去之乃拮據數十事以聞上欲

法行但諭之曰從汝挈去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旣

宣廟喜倭漆之稱令瑄往學之歸

下獄拷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一藝人楊暄善倭漆畫器

而伎與之上將

號楊倭漆者憤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閣老逼楊暄指爲李所嗾楊懼拷死於獄乃誑達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請會多官廷詰我對衆言之李無得辭達信之明日遂遣二官校徑詣閣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楊大



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見得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達教我指也、達失色、由此彬得從輕、楊亦免、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達亦遣校尉往緝、務欲傾李、達尋坐劾謫戍、彬復職、矯、強、得、好送達出城如禮、亦人所難矣、

瑣綴錄云、公爲人恭莊嚴重、天順庚辰、會試罷、予同衆考官見公、詢及人物、予曰、五經魁中、張元禎、神童也、人物獨王一夔、及請選庶吉士、元禎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之、成化丙戌、廷試、王冢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爲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憲廟

卽位踰年、公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其中詞涉詆訐、公怒、力辭職、朝廷黜倫乃已、予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留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此公之言、未爲無理、禿翁曰、襲亦不必、要、不襲亦不必、總是愛官做耳、又云、天順中、李文達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臯大司馬馬昂雖蒙英廟眷遇、而實賴公維持、公凡有所薦、必先諭意於二公、及至御前、疇咨時、文官則諉王公、武官則諉馬公、或時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以是上不致疑、下皆信服、又云、天順初、徐有貞、薛文清、許道中、皆被逐、唯李文達端凝得體、薛雖學行

老成而因奏對，誤稱學生，遂失寵求退。徐貌陋心險，許鄙劣放曠。英廟始見徐，退論左右曰：徐有貞，可惜無福。有貞一日入東閣階，峻雪滑，許失脚，傾仆，側流匍匐復上。徐俛首側項，噓然而笑。至東閣會揖後，與許猶笑不已。岳正進對盡言，而唾涕濺。御衣不自覺。英廟嘗諭侍臣曰：齷齪子對我言，指手畫脚，故此數人旋被棄斥。唯李始終保全。

李禿翁曰：既已食君之祿，官居一品，君命起復，卽宜不俟駕行矣。不必惟東惟西，謂彭華嗾使羅倫以代公表白，反使羅倫亦蒙不韙之名也。余謂若欲盡孝，自不宜出仕。既出仕，藉君養親，又持終喪之說以買名，皆無廉耻之甚者。苟在朝不受俸，不與慶賀，不穿吉服，日關入公門理政事，早晚焚香哭臨，何曾失了孝道。况忠以事君，敬以禮國，委身以報主，忘私忘家，又忘身，正孝之大者。乃反以爲不孝，可與天順反正八年之間，非文達挺身負荷，則曹石之徒，依然敗壞潰裂，不可收拾矣。何莫非文達行孝去處，而必以區區廬墓哭泣，乃爲孝邪？吾不知之矣。

### 太傅商文毅公

商輅，字弘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生永樂甲午二月二十

有古大臣以道事君

之意

時勉為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正統九年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丁卯命選詞臣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已已車駕北狩郕王監國召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陞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輅力主羣議請郕王即真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虜逼京城輅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旬居之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首偽為喜寧報誘擒也先書虜得勝與書自相疑遁明年景泰紀元陞翰林院學士本年秋英廟回鑾輅迎至居庸關既而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雖被重刑猶窮治

不已輅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得罪三年議易儲輅謂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兼學士五年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上怒下之獄輅因召對力揀綸竟得免景泰七年丙子寰宇通志成擬進官秩時閣老皆職保傅止進兼官擬輅陞兵部尚書稿已定付太監王忱將進少保王文耳語王忱云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商豈可獨陞至期勅出輅仍舊兵侍加兼太常卿而已丁丑春景皇帝不豫與陳循等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輅援筆增二語云陛下為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且進至期變作實正月十七日也  
英廟復位卽日以迎立事置少保于謙王文等極刑召輅  
與高學士穀入便殿慰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  
心如今正要爾宜用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草詔頒  
敕石亨密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輅  
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騰誣謗輅欲附致于少保刑  
案太監興安爲輅和解而上愈怒興安奏曰當時此輩  
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卽復爾邪  
上怒乃解但削輅爲民輅去後上每念商學士朕所取  
三元嘗與姚夔效力東宮最多而議者從旁排擠竟不復

召憲廟卽位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輅復舊任戊子  
地震乞休不允尋因彗見言官有所誣詆輅又力求退奉  
旨朕用卿不疑何卹人言卽欲加譴言者輅言臣嘗勸  
上優容言官召用羅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  
公論何上乃召輅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爲兵部尚書  
仍兼學士時皇莊甚爲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  
莊爲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一日召  
見議及郕王監國輅觀縷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  
右聞之皆泣上亦泣遂復帝號夏月皇子薨憲皇以  
嗣續爲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畏忌無敢語輅獨婉



轉採引、東宮乃立、復上疏略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  
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者皆謂、皇子  
之母因病另居、又不得見、揆之人情、猶爲未順、伏望勅令  
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養、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  
庶得以遂其母子之情、愜衆人公論、逾月而東宮母  
紀貴妃薨、輅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歛悉如禮、十三年丁酉、  
命兼謹身殿大學士、時內官汪直新坐西廡、威擬至尊、輅  
疏十罪、并指羣小韋瑛、王英輩過惡以聞、且曰、用此人實  
係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內臣、遂係天下安危乎、命太  
監懷恩傳旨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該請旨、

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  
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而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  
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收易、此人不黜、國  
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上乃即日徹去西廡、  
由是見忤於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驊以罪逮至京、語連  
及輅、直從中主之、同列又從旁切擠、輅遂請老、加少保、給  
驛以歸、輅去、萬安爲首相、復西廡、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  
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輅、丰儀山  
峙、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馬鈞陽曰、  
我朝賢相、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子良臣爲翰

林侍講

楊子器傳云公致仕歸北劉見其子孫衆多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若是  
瑣綴錄云公罷政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  
未有復職之命及陛見方巾絲縑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爲  
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

殿學記云予以闕逢敦祥發練浦汎清溪艤棹桐江眺望  
文毅之廬高峰回合千巖蜿蜒殆間氣所鍾也及讀國史  
見諸疏侃侃有大節嗚呼宋之王且王曾宋庠俱以三魁  
致位宰輔若文毅者視古先哲何愧邪

太師彭文憲公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時自小端重寡言及領鄉薦入國學

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戊辰會試第二廷

對賜進士第一初謝恩以誤入朝被劾上唯命錦衣衛

尋索而已已已秋英廟北狩郕王監國被命同商輅

入內閣與陳循諸老遊繼母余卒時乞終喪不許尋陞翰

林院侍讀復上疏力求終制忤旨去三年服除遷左春坊

大學士兼侍讀不得入內閣矣七年寰宇通志成遷太常

寺少卿英廟復辟之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謫罷上召

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邪對曰臣不

才誤蒙 聖恩拔擢因叩頭者三 上又問第二陳鑑第  
三岳正乎對曰然又問汝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正好用已而命下復入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  
林院學士 上方倚任李賢數召面議賢退亦諮時而心  
服其諫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戊寅春上 皇烈慈壽皇  
太后尊號 詔告天下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  
李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時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  
類推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  
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典始與 上徽號  
相稱李賢喜曰是也即擬進呈 上大悅甲申正月 上

不豫至初十日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  
占使書其一東宮卽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  
三勿以嬪御殉葬其四殯歛器服書畢命牛玉將去閣下  
令爲朕潤色時等見而大驚牛玉曰 上意謂事不可測  
且說下不用何妨時等嘆曰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  
殉事尤高出千古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淚下牛玉備以  
前言復命且曰彭某甚悲愴 上聞而隕涕已而曰且收  
着待我去後遵行至十七日 駕遂崩 憲皇嗣統進吏  
部右侍郎兼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  
時倡言曰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爲太后足矣李賢曰今日

合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若爲此舉反遺所當尊豈不乖戾李言是夏旣入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理宣德自有例李目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旣如此便照例寫讓表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是日同議者心知不可而不敢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你每偏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大言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誰敢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

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皇上聖德也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乃曰如此是好夏色少怡遂再入請命良久出口得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旣是同尊如何又要分別時曰加二字便好稱呼非有尊卑也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日諸臣咸懼逆意隱而不言唯李開端時極力繼之賴皇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以成大禮後數日太監單包至閣曰同尊二母是上位本心但屈於親母而不知禮之人卽欲逢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時同僚不言者



面聽單語，深有慙色。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遣長隨張敬護送，抵家未踰月，手勅促還朝。三年丁亥二月，至京。八月，總裁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年戊子，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時與在廷文武羣臣跪伏文華殿三請，上爲感動。始從。時議七月，陝西奏報平涼府屬縣土達滿四糾衆劫掠四出。時請勅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間叅將劉清

禦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以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仍復輕進大敗，死者數千人，軍器悉爲賊得。賊又保守石城，山勢險固，劉項進兵近山，分兵七路圍之。而副將毛忠素恃勇敢，不須大軍之集，自領銳卒登山仰攻，復致敗衄，身殞。賊巢京師士夫聞益危懼。兵部尚書程信恐劉項不勝任，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四萬助戰。命已下，撫寧難之，奏定賞格，謂必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時見其張

大難於遽止第令且整軍裝待有急報啓行至十一月項  
知 朝廷已別命將乃奏云宜令總兵星馳赴援倘不日  
破賊則一面奏報 上命太監懷許黃三人召兵部至閣  
計議程謂事急行不可緩時曰賊若四出攻劫誠不可緩  
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審○於○料○敵○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  
也京軍何用再行商亦曰觀項布置賊不足憂矣時因問  
程曰京軍若往何日始到程曰來年二三月時日益緩不  
及事事之成敗只在歲終京軍不行爲宜諸太監皆曰然  
因問邊軍去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曰邊軍去無害也  
乃令邊軍行留京軍而往營將不遣程又請差錦衣衛千

戶一人去看動靜時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耳程  
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相  
知者咸爲時懼曰止軍不發公何所見時曰觀項疏曲折  
知賊決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故也衆猶不信至  
十一月二十邊捷至知以十月二十一日執滿四等賊寨  
悉平羣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  
親問之云某等被劉清并指揮馮傑剝削不過且又追捕  
爲盜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於獄鞫問得  
實誅之中外稱快 上大喜賜內閣等俘奴一人改時吏  
部尚書十一年乙未正月陞少保尋得病遂不起贈太師

謚文憲

太保劉文和公

劉珣字叔溫青州府壽光縣人正統十三年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編修天順二年陞右春坊右中允侍東宮講讀憲廟登極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化十一年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珣在講筵甚久受知憲廟呼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二十一年或構飛語假俳優以中傷珣珣遂乞休詔允之珣鄙薄萬安時對客罵安負國無耻安積聞深恨之故去及卒贈太保謚文和公美姿容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

議睿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密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當是時公與博野同在內閣人稱公東劉博野北劉林俊嘗曰余以妖僧孽寺售術貢邪肆興土木不揆狂躁上干宸怒萬頸俱縮縉下詔獄鬼錄爲伍唯公立爲難上解乃得薄誡崔銑曰公秉心不疑諒直無顧而讒嫉肆行構惡於羣小假威於邏卒竟去位嘉靖二年言官疏公孝友孚化於鄉閭乃爲立昭賢祠以祀公

閣學記云予觀東土志謂珣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壽在珣昧爽問安畢復詣墓所郡守李昂表其里曰仁孝豈卽

昌黎所謂出則秉笏垂魚入則問安侍膳者邪嗚呼孫子之昌固有本矣

### 太師劉文靖公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父任華州教諭先時大母張氏夢一偉人致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而寤恍然猶有見也時白夫人已有身此寤則報生男矣教諭公大異之景泰癸酉舉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甲午進修撰丙申陞春坊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陞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孝宗錄輔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叅

預機務賜胡騎夷奴戊申改元弘治知經筵事辛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麒麟服進武英殿戊午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自戊申以來孝廟御極已十餘年益明習機務厲精求治而健亦身任天下之事凡進用大臣及政事臧否反覆侃侃竭忠悃上未嘗不嘉納也健又引李謝二公入同輔政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至則屏左右俾莫得聞但聞上數數稱善而已上性至孝望治甚切而謹守成法不輕變易有時及官府必欲剗抑近



侍之權復。太祖之舊而誰料其遽至宴駕也哉。豈非蒼生之不幸與。乙丑。上寢疾。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手歔令。太子侍立。具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健等皆泣受命。莫能仰視。事具載秘史。弗能詳也。武宗卽位。健以顧命大臣。翼新政。舉故事。百度振肅。海內晏然。屬逆瑾竊柄。奸黨盤據。國事日非。健率同官。自劾上奏。其略曰。陛下卽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倣成風。非唯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

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兵戶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

衷事非獲已。若諉顧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因循翫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用是共瀝愚誠，上塵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齡，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不報。健又率同官上奏，政令十失，極其剴切。上付各該衙門查奏革之。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共為內應。健等助之，獨焦芳媚瑾，以健不附已，力攻健，希入內閣。致上震怒，傳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瑾等先嘗奏內閣納賄行私，欺壓內官軍職，形於劇戲。上已信

之。至是遂令劉健謝遷，自陳致仕，又榜示天下，指為朋黨。矯詔奪其官，謫罰米。肅皇嗣位，詢謀遺老，意欲召用，而健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三，贈太師，謚文靖。

太史氏曰：國朝監前代壅蔽之禍，罷宰相官，事歸六曹，權在人主。迨文皇時，肇設內閣，立大學士，與天子議機務，可否稍稍有權矣。然官不過五品，比後乃至三孤，領尚書職，猶不得專制外事。嗚呼！其慮豈不深遠哉！弘治間，孝宗皇帝卽位，既久，勵精思治，登庸俊賢。內則文靖暨李謝二公，參議朝政；外則鈞陽、華容、洪洞、浮羅，計其戮力陳列。

君明臣良，此萬世一時也。迨敬皇帝崩，武廟卽位，逆瑾以黠悍竊政，罷棄諸大臣，朝政反覆蕩盡。

雙溪雜記云：劉健在內閣時，河南有馬文升許進、劉宇、焦芳、李燧、何景明、文升在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票旨不准許，進爲戶部侍郎，同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宣大禦虜，畏怯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爲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四事，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窒礙難行。」李燧爲鴻臚寺卿，年已深矣，止轉太僕少卿。何景明年少而文，人謂必選入翰林。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除景明中書舍人，至提學副使，不壽卒。然則居內閣而不徇，

故舊者，僅僅健一人耳。李禿翁曰：「故舊雖不當徇，人才尤不可棄。」又云：「國朝名臣謚文靖者，尚書蕭山魏公驥，年九十八，顧未得柄用，少師宜與徐公溥顯矣。壽纔七十二，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者，十年奇矣哉。」

近峰聞略曰：「公罷政歸，西崖李公祖餞，欵欵泣下，公厲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白沙語要云：「劉文靖講人之生也，直章一論判善惡於一言，決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與。」

太傅謝文正公

謝遷字子喬，餘姚人。成化甲午，鄉試第一。乙未，會試第三。廷試一甲第一，授翰林修撰。辛丑，同考禮部。癸卯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甲辰，再同考禮部。孝宗毓德春宮，慎簡侍從，首及遷。乙巳，克經筵講官。丁未，孝宗登極，推恩宮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仍加俸一級。初開經筵，奉勅爲日講官，與修憲廟實錄。辛亥，實錄成，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俸如前。八年，乙卯春，詔以本官入閣辦事。丙辰，命主會試。丁巳，勅修大明會典，爲總裁官。戊午春，皇太子出閣，奉勅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己未，賜一品服。癸亥，會典成，陞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武廟登極，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餘秩如舊。十月，引疾乞休去。先是，焦芳入閣，憾遷嘗舉王鏊，吳寬而不及己，會鄉人以賢良應薦，芳和逆瑾，謂遷違詔格，與劉公健俱褫職。又矯旨令遷弟武選員外郎廸致仕。子編修丕除名。庚午，瑾誅，詔復職致仕。辛巳，世宗登極，臺諫連疏薦遷，乃遣行人齎勅存問。廸起參議，丕復任翰林。遷遣子正入謝，廕爲中書舍人。癸未，復令有司時加存問。丁亥二月，遣行人陳侃齎勅起遷於家。時年七十九矣。十月，抵京，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辛卯二月，疾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



太傅丘文莊公

丘濬字仲深瓊山縣人正統甲子舉廣東鄉試第一兩試禮部名在乙榜當授教職辭卒業太學祭酒蕭鑑深器重之景泰甲戌復試禮部廷試第二甲第一選庶吉士讀書秘閣七年授翰林院編修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賢一見卽代上之成化元年陞侍講命與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歿當著其不軌之迹濬曰已已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以不軌豈可信哉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濬自由已見撰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

隋之末未可遽奪漢唐之初未可遽予乃作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本年陞祭酒十六年加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復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作大學衍義補值孝宗嗣位書適成乃表上之上覽之甚嘉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時濬年餘七十矣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公充副總裁加太子太保本年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初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黜之所黜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

公方岳以下有微瑕輒黜黜者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言於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祖宗舊制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亦勿黜醫官劉文泰平時往來丘家以失職怨望奏訐冢宰王公怒衆疑出丘意李禿翁曰非丘嫉之醫官敢訐冢宰哉故宜科道以爲言也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八年卒於官贈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謚文莊官其孫營爲尚寶司司丞濬嘗謂朱子

家禮崇本敦實然儀節略焉爲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有考又謂朱子微言散見語錄間學者率未易求采其精者爲二十篇做魯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著述甚富世稱其博

治世餘聞云瓊臺丘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醫劉文泰訐奏三原王公嘗與劉吉不協劉作一聯書其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爲然李禿翁曰公旣爲吉所貶則可以知公矣時論亦何足憑邪又云丘瓊臺嘗以糯米淘淨挾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麩一分搜和圓爲餅其中餡隨用爨熟爲供軟膩



甚適口公以此饋中官因而得進上上食之喜命尚膳監爲之進食不中式司膳者俱被責因請之丘丘終不告中官歎曰以飲食服飾車馬器用進上上取寵此吾等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也由是京師傳爲閣老餅焉守溪長語云丘閣老於子史無所不通而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以爲非人所共否必以爲是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李禿翁曰時既有秦檜自然恢復不成矣其黜元不當與正統許衡不當仕元尤舛謬

雙溪雜記云劉吉致仕丘濬徐溥在內閣濬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癸丑春朝覲吏部以黜陟聞濬擬旨留用者數人衆多笑之又曰與溥論所異同濬輒怒粹冠於案執愈堅真不脫海蠻氣習

### 太師李文正公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上甚喜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鏹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唯荒度土功一段大義命肄京庠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



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三年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  
十九年癸卯進侍講學士二十年充東宮講讀官二十  
二年丙午主考順天鄉試尋丁憂弘治二年己酉起復遷  
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辛亥預修憲廟實錄成陞太  
常寺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  
試得汪俊爲第一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典誥勅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  
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  
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  
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

近○日○朝○解○事○可○類○推○  
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卽聞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

年丁巳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復會同官疏奏  
未報會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具奏上震怒俱下獄  
東陽復上疏救上爲霽威卽日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  
職焉十一年戊午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復召問親定團營總兵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疏曰近年  
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  
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  
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  
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有爲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



爲不可及清寧宮成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  
以爲不可上俱從之己未程敏政典試爲給事中華杲  
所劾上命東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癸亥  
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孔子  
於闕里還上時政疏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乙丑上不豫  
召入玉几前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  
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如故元年丙寅上不親政東  
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於是復同疏曰先帝顧命惓惓  
以陛下爲託邇者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於民生國  
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略

不豫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  
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疏請誅  
瑾不遂瑾遂矯詔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  
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尚寶卿崔璿  
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東陽上疏  
力救乃得戍邊三年給事安奎御史張或忤瑾荷校東陽  
又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救是夏早朝  
罷有文書一卷委於丹墀皆是專錄瑾等過惡上退坐

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瑾等面詰何人所爲  
衆冒暑忍饑久跪隨有仆地曳出而死者數人申刻一時

安奎  
一作  
乃奎

三百餘人俱下詔獄東陽論救乃得釋有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陞土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窩主隣佑俱照新例籍沒發遣東陽皆極言之乃得免查究瑾又巧取橫歛因而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註誤假以姑免提究爲名各發米實邊士大夫畏其凌虐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天下司府州縣預積倉糧東陽因言各官罰納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免輸邊之勞其隨事應變潛消默奪使天下陰受其福類如此

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瑾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蓋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勅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拘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



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唯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餘如所議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銀爲贓遂致大獄必欲寘之死東陽力爭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

功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廝殺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廝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止革熊爵會寘鑄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誥天下內一欵取回各處差出官

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僞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



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僞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八月十三日，寧夏獻俘，既入東安門，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早，令太監溫祥等持永疏至內閣讀畢。徐問曰：「今當如何？」祥輩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傳旨行。」東陽援筆擬進。於是降旨，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捨其肉嚼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焉。是時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上怒甚，欲降敕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

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意不一，皆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故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託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唯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雖於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况王庶懿親，尤宜優待。若指此論罪，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饋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今劉瑾已正典刑，伏乞聖明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一應文書并行燒毀，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上以爲然，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上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蔭其從子。



兆蕃爲尚寶司丞復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  
付託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  
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  
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  
唯欽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  
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  
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於朝奏講談之暇安處  
官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  
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七年巨寇劉六衆至數十  
萬及賊平加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上疏力辭有獻密計

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  
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遣司禮  
監與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以爲不可大用謂此事非我  
輩所爲自有先入之說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知其不可  
若勉強曲從卽有後患賦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  
往返再四乃具揭帖略陳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  
虜十分緊要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  
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猖獗動調官軍乃是一  
時權宜非得已也况今正是防冬時月如以聖駕看牲  
在邇欲比常加意竊見總兵部永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密

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安靖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令擬票去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有急事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強買貨物姦汗婦女將官護短不肯禁邊方受害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市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不相續六不

不便甚透徹

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變起於道途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內降行之東陽遂乞休賜勅俞允廕其從子兆延爲中書舍人十一

年卒於家，壽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有懷麓堂藁，前後續百餘卷。

汪俊云：畿甸羣盜，勢甚張大。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爲所脅制，倡爲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公，公憤然曰：「此賊本非夷狄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者數千萬，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嘆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近峰聞略云：少師西涯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以所見喻之，節用度如闢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淵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唯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善啓人主之聽。

楊一清云：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歆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特不易所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於世者。

蕪對錄云：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上召至暖閣，健等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不可不講。」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

名商人無利不肯上納。上問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歐陽駙馬販私茶數百斤。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湏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近來廢弛殆盡，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

雙溪雜記云：東陽以神童與程敏政齊名，專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當時有識之士以爲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文士，尚名矯激。世變必起。後李夢陽草疏欲殺劉瑾，而謀慮不審，且疏中旣以甘露之變爲言，而躬自蹈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爲制度，自此不可變更矣。且草疏者李夢陽一部屬，而諸司英傑平昔以文章氣節取重於世，皆翕然和之。韓文亦與東陽交厚，夢陽詩甚爲東陽賞鑒，故文



不敢少遲夢陽之奏，而九卿大臣景從文後，亦不肯略出商量萬全之策，皆氣節之盛，使人不敢致思也。李禿翁曰：此段亦是一大議論，但當時洛陽爲首相，其識見亦只是夢陽等，雖文正爲次輔，亦不敢與之商量萬全之策。况韓文九卿諸公哉？故謂當時諸老盡出一時搏擊之習，無一人能爲朝廷計久遠圖萬全者可也。謂其咸相隨而就夢陽之後，不可也。文正雖以才學知夢陽，然夢陽實不知文正，使其能知文正一兩分，則文正不孤矣。何待結識新都，倚託梁費而後致身以去邪？故知爲文正者實難。後之學者，慎勿容易草草論文正。又曰：劉瑾竊政，戶部韓文爲首。

率九卿共劾瑾。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爲內應，而內閣劉健等又助之。時王岳等大爲上所信任，密奏朝中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欲待明早發旨，捕瑾下獄。瑾等遂趨至御所，俯伏哀號，訴岳等內外交通，欲害我等。上曰：且待明日。瑾等曰：若待明日，臣等再不得見天顏矣。湏今晚拿岳等三人送獄方可。上不不得已，領之。瑾等遂出傳旨，夜捕岳等繫獄。明日奏請劉瑾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行至臨清，將王岳

縊歿由是權歸瑾等勢傾中外卒令劉健等三人自陳致仕李東陽獨留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最盛初皆以爲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於朝陽門外創造玄真觀東陽爲制碑文極其稱頌人始議其泄捕瑾等之事真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也哀哉又云劉瑾旣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彬掌司禮監印決大政馬永成等又奏有旨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人在閣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各作長詩示永東陽爲窮字拆點畫爲句極工永大悅命工刊印裝錦軸送人永久山東盜起人以爲窮苦之應東陽又囑楊一清作平定寧夏碑頌永功德後泯不傳嗚呼傳亦有何嫌也又云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勅皆劉瑾分付內閣李東陽楊廷和創爲之使東陽執奏我輩不過講讀視草之官不由六部執掌奏行者不敢撰寫且舉大明律結黨亂政之法最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後東陽卒謚文正何所據哉李禿翁曰此真是放臭屁也

殿學記云予觀楊遂菴叙懷麓堂藁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太河之源出崑崙經積石由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

溼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敘續藁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內如大將禦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嗟乎可謂知言矣予以爲弘治間薄海外內泰和流行兵以不試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刑以不用爲治伊誰之力邪君子是以知文正不可及也

國史實錄云弘治七年大學士徐溥等奏文臣誥勅當如舊專官撰擬遂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領其事又曰東陽在翰林以文學名前輩或忌之遷侍講學士數年不與經筵劉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雖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助瑾煽雲東陽隨事彌縫去其

太甚

鄭端簡云文正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泰陵稱忠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鄉寺人顧思之

太傅王文恪公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自幼穎悟不凡侍郎葉盛提學陳選咸以天下士奇之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 廷對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弘治初滿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八年晉侍講學士兼

日講官。孝宗遊後苑，整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講罷，召所幸李廣，戒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宜好爲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首薦整，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遂爲吏部侍郎。正德初，內閣謝遷舉整自代，時中官劉瑾欲引冢宰焦芳，而衆議推整，遂與焦俱入閣。大司馬華容劉大夏，以瑾舊怨，逮至京，坐激變，土官岑氏罪，成律、整言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以故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一清於瑾，謂其築邊太費，整言楊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喪，以滅迹，曰：「喪不可成服，整言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整言妃廢，不以

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然見整開誠與言，初亦聞聽，及焦芳專事媵阿，整阻之，不能得，於是懇疏三上，遂得許。整歸吳，屏謝紛囂，常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爵厠公孤，官居臺閣，志懷輸忠，幾昧納約，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獠，不能媵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窺避，歸臥空山，晏然寤寐，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於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爲應變之崇，居閑十餘年，論薦交章，嘉靖初遣行



議論純正

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上講學親政講學篇  
曰國家經筵之設盛矣然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月不  
過三日三日之期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  
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親  
密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  
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於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  
學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  
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今乃闕略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  
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安能得也且不獨高宗  
成王為然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

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  
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可見  
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唯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  
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甫得天下開禮  
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  
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臨御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  
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  
太極圖西銘諸書於宮中翫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  
臨數過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臣愚特望於便殿之

側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唯所好。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時御經筵，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

間章奏批荅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也。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臣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

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下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

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間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蹇義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闕。鮮或窺焉。孝宗晚年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爲恨。唯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

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和顏  
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  
罔伏野無遺賢不過是也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  
起鑿未及起病卒年七十五巡撫吳廷舉上言鑿高文清  
節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東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乞  
與褒恤贈太傅謚文恪鑿之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  
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  
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  
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  
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凡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

靈皆性也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  
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  
而授之心者月之魂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  
者也其所論述後儒多未之及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  
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  
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塵談錄云王守溪文章明暢其論修史一條極切時弊曰  
班固歿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  
所至執筆以隨一言一動皆其親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  
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移全不



與聞唯易世之後，細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耳。又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公平，宰臣之意，果皆平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是非曲直，茫然無據，縱有所聞，亦無其實。縱然得實，又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見，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勲業，沮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戒後世。監領者，又往往私好惡其間，故曰不復有史。

太保劉文肅公

劉忠，字司直，河南陳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在翰林，歷侍講，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弘治十八年，進翰

林學士，掌院事。正德二年，爲講官，每時經義視上闕，夫及諷時政，久之，傳旨陞南京禮部侍郎，進本部尚書。本年改南京吏部，南京大率閒佚，居官者自名吏，隱忠毅然持風裁，越閩晉人，革役者，貨縣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忠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意，交代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庶寮滯秩爲署考，必當實，御史某恃勢驕橫，忠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綵，私昵者也，署考曰：守已垂於士，論行事拂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咸慚，焉瑾誅，始被推入內閣，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是時政權在闕，永大臣改事瑾者，事永

忠臨政持重守法同事者忌而擠之在位不滿三月乞致仕同事者厄之乃托祭掃請假始得歸世廟入繼兩遣行人存問忠及洛陽劉健卒贈太保謚文肅

太常卿魏校云公留意人才嚴於考績臧否精當人不敢干風裁肅然爲南都之重

侍郎崔銑云銑初入翰林謁少傅于高坡私第公慨然曰古羈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敢非義取財况居位祿食者乎許襄毅語銑曰子初任慎事大夫翰林唯司直一人耳其見重名流如此又云正德辛未給事中馬卿爲同考官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簾副考靳貴學士家僮可勤洩試

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千金公爲主考駁號一人中式比填榜黜之曰用戒黷貨已出院卽上疏請究曰縱不實可使大臣毋受議於四方竟坐奴罪一舉子充吏靳公大愧

與大引我受籍然四丈竟坐歎一舉千戈吏謂公大歎  
與蘇軾之曰用我無謂貧且出則唱上無謂矣曰雖不實可  
與然常舉人某某受千金公爲主者竭誠一人中友出

續藏書卷十二

內閣輔臣

太保楊文忠公

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廷和成  
化十四年戊戌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翰林院檢討弘  
治二年歷修撰陞侍讀九年進左春坊左中允十六年陞  
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十八年命同太常寺  
卿兼學士張元禎爲會試考官取董玘等三百人尋陞詹  
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正德元年進詹事仍兼學士  
二年三月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初武宗御經筵講書故

事講書義畢，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同學士劉忠講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何故添出許多說話？」瑾奏曰：「此二人當打發他南京去。」乃陞二人南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皆添註。五月陞南京戶部尚書，十月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年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二月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加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七年十月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九年正月上疏請視朝御經筵，罷邊兵、西僧市肆等項，奉 旨早朝，深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邊兵只照前 旨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動。十年二月疏請重視朝，嚴宮禁。

三月以憂去。十二年十一月服闋，大學士梁儲請遣行人起廷和復入內閣，而已遜居其下。十二月，上巡邊，廷和言北虜不時出沒，正統末年可爲明鑑，不報。十三年六月，上復議北征，廷和諫萬乘不宜輕出，上又自稱威武大將軍，令內閣草 勅，廷和等又諫，俱不聽。十五年，廷和同大學士毛紀上疏，謂大祀之禮在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卽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亦已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伏望



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并各衙門題奏文書不報  
十六年三月 武宗不豫廷和等密請 太后懿旨誅江  
彬籍其家會 世廟將至京廷和請由東安門居文華殿  
上箋勸進擇日登極 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  
中登極初儀制郎中具儀注途啟 上謂長史袁宗臯曰  
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為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會命議  
與獻王主祀稱號尚書毛澄請之內閣廷和檢文獻通考  
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為據異論者即奸邪當  
斬七月進士張璵疏論繼統繼嗣不同力詆朝議之非  
上令送至內閣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頃之

召廷和等入 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 手勅曰卿  
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為 典  
獻皇帝母為典獻皇后祖母邵氏為康壽皇太后以伸朕  
為子之情廷和等退而上言禮謂所後者為父母而以其  
所生者為伯叔父母蓋不唯降其服而又異其名臣等不  
敢阿諛順旨仍封還 手勅既而御批復加 典獻帝后  
皇字廷和等復封還 御批曰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  
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矣願罷歸 上  
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  
錄皇號廷和等倡九卿翰林科道連章劾張璵邪說乞罷

斥不報嘉靖元年壬午春以翊戴功加伯爵廕一子爲錦  
衣衛指揮使辭免仍加錄廕二年二月以少師十二年考  
滿奉 手勅楊廷和輔翊朕躬勲勞懋著特加大傅不拜  
三年二月以議大禮忤 旨致仕後削籍爲民  
國琛集云 武皇南巡天下洶洶倖臣竊國柄有狂生上  
書數其過公延禮狂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規已而 武  
皇崩於豹房安危俄頃禁從兵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  
永謀啟 太后請 旨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彬  
覺顧瞻無人遂就擒乃定遣迎今上禮下詔紀元釐正國  
條裁革傳乞陞及濫役月省食糧一十六萬餘

永史云戊申命禮官議崇祀 典獻王楊廷和出漢定陶  
王宋濮王事授禮部尚書毛澄曰是禮良正異議者以奸  
諛誅時有舉人張璫者禮部侍郎王瓚同邑人也詣瓚言  
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宋英殊科瓚宣言於朝廷  
和惡之嗾言官論列調南京而以學士汪俊代之又云尚  
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  
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 今上宜以 孝宗  
爲考而稱 典獻王爲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 典獻  
稱考而顧稱益王爲叔 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邪其更  
議大學士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濮議最爲得體 典

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廷和復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王。願皇上取法二君，以光聖德。又云：聖母至通州，禮部議由東安門入，不聽；復議大明左門入，亦不聽；斷由中門入，謁太廟，舉朝以爲不可。帝命錦衣衛以母后儀駕，及製太后法服以俟。聖母聞朝議欲考孝宗，恚曰：安得以吾子爲人子？詰從官曰：爾儕已極顯榮，獨不爲獻王地乎？胡尊稱至今未定也。因留通州不入。帝聞之，涕泗號泣，啟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羣臣惶懼，不知所裁。又云：張璫作大禮，或問辨繼統繼嗣之異，以遺內閣不聽。乃上

之。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言：禮官持議之非，留中。廷和知勢不獲已，乃草勅云：奉

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本生父興獻王稱典，獻帝母稱興

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因違

上允之。又云：給事中熊浹疏言：皇上貴爲天子，聖父聖

母，以諸王處之，于禮安乎？臣謂尊稱必以帝后，而祀於列

廟，則大統之義，本生之恩，庶爲兩全。費宏以浹爲鄉人，恐

廷和疑已，乃出爲湖廣叅政。又云：帝下張璫所進大禮

或問於禮部。廷和授旨：禮部尚書喬宇、選爲南京刑部四

川司主事，諭之曰：南中非子所宜，奈何以大禮相厄也。尚

書石璫語璉曰行矣慎之大禮議久當見用耳而楊一清亦云張生此論聖人不易也又云郊祀甫畢清寧宮小室火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豈與獻帝后加稱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中鄧繼曾言五行于火主禮火失其正廢禮之應也主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帝心動乃勉從廷議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與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又云上諭與獻帝冊文朕宜稱子廷和曰不可復諭宜稱孝子廷和曰宜稱長子廷和令禮部侍郎賈詠題主題曰與獻帝神主不稱考亦不稱叔不著子名遣太監及成國公詣安陸

上尊號又云太后邵氏崩后憲宗貴妃也生與獻帝尊爲壽安太后楊廷和議哭臨一日十三日除服移文南京不布詔帝不從命以二十七日丙寅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安忍爲此十二月甲戌帝勅禮部曰祖母壽安皇太后夙事皇祖誕生與獻帝肆致眇躬入承大統方隆帝號期享遐齡孝養未終奄忽違棄追唯懿德宜有尊稱上尊號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太后又云帝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工部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及科臣章僑等各諫止不聽命廷和撰勅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以後亢陽爲虐入秋



以來霖雨不止、饑窘非常、正供不給、淮揚徐邳、田廬漂沒、幼稚計斤而鬻、母子墜水而歿、若更重以織造、恐激他變、勅書必不敢草。上怒其違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允之。科臣葛鴻奏乞慰留、不報。又云：帝命費宏監修大禮全書、已而易名明倫大典、以一清聰等監修。至是書成、加聰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久之、帝享太廟、數日、聰賜以御詩及肖衮衣。勅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理、蔣冕、毛紀、轉相附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爲六卿之首、乃與九卿官、交章妄執。汪俊繼爲禮部、仍主邪議。吏部郎中夏良勝、脅持庶官、

望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禮部、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初見道未明、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然不欲已甚、姑從輕議。廷和爲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僂市、特寬宥、削籍爲民。毛澄、林俊、旣病故、各奪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已致仕、各奪職閑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勝釀禍獨深、俱爲民。其餘兩京各官、附名入奏、或被入代署、而已不與聞者、俱不問。其先已正法典、編成爲民者、茲不再究。禮部大書、揭諸承天門、俾在位者咸知警省。

趙文肅曰：唯皇天篤我明之祐、間出哲臣爲社稷謀、二



續編書  
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於隸事、最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隕空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授手其間哉。于公已表於憲皇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我皇上奉我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廕一孫爲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嗚呼休哉、不忘臣下之勞、其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皆談誦公行事矣。噫、公希世之英也。按公系出湖廣之麻城、五世祖避亂入蜀、居新都。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

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日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三十年、修文講讀、聲譽茂藉。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正德丁卯冬、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璫之焰、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平北討、政府囂飲、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夫余公識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朝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寢。唯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起而時事益難

得代而

後、可、去



爲矣。武皇帝匹馬垂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嗟！自宸濠播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等景象邪？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綸音，近承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鏑，衢寡驚柝，安平且泰。俟上之回鳴呼，可不謂公勞已乎？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密、梟獍在側，磨牙談舌，儻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邪？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內肯許其從事，始以一刺給彬，入賀獸吻，縛之，按押虎之機，此蕭

張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郿塢之臍，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功已乎？然後清宮警道，迎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勲名著矣。風烈高矣。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公嘗歎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唯宥去已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不知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孰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理之間，身任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

必推心挈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保忘名之完名、俟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盡晚哉、然欲卽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于去、所以免義我尤也、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糈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常求裁無減異之厲、四子之於公、獨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于去、所以免人我尤也、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錮于習聞之久、附聲和響、齟齬寔繁、徒致聖主懷怒、疑有諷喉罪、且不測、豈非時固然哉、公之決于去、蓋以免事我尤也、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人臣之道、

豈易盡哉、悲夫、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於學、無不貫、唯以資經濟故於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瑣遠爾、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厥功乞封、已持內旨、引內官劉馬兒例、要、有、根、據、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同、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威武勅、已濱歿、逮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秦如瓊、稍疎皆足以處、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



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謠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於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隣歿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者耳。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卓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邪。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戶廕，三辭文職四品世襲廕，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捨建坊，牌費以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完生命者萬計。次置義田于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業三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未易舉也。

支大綸曰：大禮之議，肇於永嘉，而席桂諸君子和之，倫序昭然，名義甚正，自無可疑。廷和上畏，昭聖下畏人言，力主濮議，諸卿佐復畏廷和之排擊，附和雷同，莫敢牴牾。其伏闕諸少年，尚氣好名，以附廷和者爲守正，以附永嘉者爲干進，互相標榜，毒盈縉紳，皆當國者不善通融耳。然以

冲齡之主而舉朝元老卿輔至二百餘臣皆喧呼慟哭卒不少動聖孝天植神武獨斷萬古一君而已

李禿翁曰世廟初入據古執禮公當其時可謂正直不阿卓然名世矣是豈賂瑾賣友取容之人乎此市井之談愛憎之口不待辯者獨大禮議起人皆是張桂而非公予謂公只是未脫見聞窠臼耳若其一念雖悉陷主於非禮則精忠貫日可掬也故謂公之議有所未當則可謂公之心有一毫不忠則不可此趙文肅所以極力爲公表也善乎鄭淡泉之論曰康陵時劉公鞠躬盡瘁以匡其始楊公撥亂反正以扶其終或去或不去均之爲大臣其言當

矣舉加或者之說於司直爲賣友於劉瑾爲阿勢則大禮之議委曲扶同公自優爲之矣然公之議大禮也可以許其忠而未敢以許其妙若處康陵之朝非但人不知其妙而亦不能信其忠蓋大忠者不見忠至妙者人自然不知其妙也是以當時知公者僅僅有李文正梁文康費文憲數人耳文正必得公而後敢以去梁費二公亦必得公而後敢卽安則公所係何如哉予又怪其不能以事康陵者而事永陵也豈其真挾定策之功或恃世宗仁聖終能聽已也邪不知之矣

太師梁文康公

梁儲字叔厚，廣州順德人，別號鬱洲居士，晚更號厚齋。成化戊戌會試第一，廷試第二甲居首。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編修。二十二年兼司經局校書侍。孝廟於東宮日進講讀，丁未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內外艱，弘治辛亥服闋，進侍講，與修憲廟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復侍武宗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庚申九年考滿，遷翰林學士。辛酉再主試順天，壬戌奉詔教庶吉士，與修大明會典書成，進少詹事，仍兼學士。本年遷吏部右侍郎，奉命充正使冊封魯藩。正德改元，詔纂修孝廟實錄及會典，俱爲副總裁。

巡轉左侍郎。明年遷吏部尚書兼學士，專典誥勅掌詹事府事。又明年戊辰主會試，時逆瑾竊權專恣，有不附已者，輒以計去之。乃指摘會典紕繆，貶爲吏部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瑾憾公不置，拮據媒孽，俄有旨調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五年瑾敗，召復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既至，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廕一子錦衣世千戶。公辭改尚寶司丞，又辭改中書舍人，又固辭弗允。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文衡。六年考滿，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石齋楊公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公

言于武宗，敕遣行人慰諭，命有司卽其家督促上道。楊公至，公遜居其下，士論多之。武宗之將幸宣大也，楊石齋暨敬所、蔣公皆在告中。外洵洵莫敢先發，公與東萊毛公泣諫於左順門內。旣而毛公亦在告，公獨廷爭累日，不得命。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爲牧地，錢寧、江彬及宦官張忠輩受重賄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禁，茲田不得畀藩封。上曰：朕嘗觀親與之，勿爲間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公等皆托疾，如國家事何？是時上怒甚，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上制草，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會

制詞在後

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令內閣草制。大學士楊廷和同儲力諫，不聽。屢使促勅，廷和稱疾不出。至是，上御左順門，面促儲。儲不敢草，願就死。上釋之。時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賄謀入寧王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儲大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鉞矣。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已卯考一品九年滿，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勲左柱國，兼給誥命。褒諭賜讌禮部，會江西兵變，大駕南征，公與蔣公扈從。至南都，凡七請回鑾，不報。時且郊，公與蔣公疏言兩都郊祀，祖宗配位不同，乃



不果郊遂定議北歸然尚未有期公復跪請於行宮西階  
中使傳諭再四公弗起得報乃起庚辰冬至德州自劾請  
罷不允抵京再疏又不允儲乃杜門求歸言妻喪未葬先  
塋未修老病之軀無所陳力武廟固留遣官爲治葬事  
葺先人墓而賜祭遂與羣公同受遺命策世廟自興邸  
入正大統儲與冕實奉行勸進事稍定復申前請旣而外  
議謂儲黨逆濠復護衛儲默不辯攻詆者縷縷儲乃復固  
申前請上始可其奏賜勅特遣行人送歸命有司月  
給廩食歲致輿隸蓋辛巳夏五月也公歸日與弟叅議君  
億徜徉山水間嘉靖乙酉秋上念定策扈迎功唯儲未

錄 詔廕子世錦衣衛指揮公疏辭上重違懇誠報可  
而遷均輔爲尚寶司丞公疏陳謝慰勞有加丁亥三月二  
十五日公卒享年七十有七贈太師謚文康諭祭九壇遣  
官營葬公沉重博雅接人和易立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  
忠厚故羣邪用事公從容其間若履坦途所著有鬱洲集  
藏於家

霍韜撰公傳曰公立朝四十年其功多矣乃自掩蔽不肯  
以功自誇故人不得知公聞謗不辯故謗言日積平生好  
施德於人人或賴公以自庇反操戈向公亥海內後進之  
士未嘗面公者徒聞謗公云云亦附和而毀公也正德間

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忠皆助爲之請。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不可。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公當草制曰：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帝意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武皇帝震怒，內臣督促公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所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

得已。王其慎之，毋忽。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決於數詞，偉矣哉。正德己卯，武皇帝欲

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勅。大學

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儲。儲奏曰：

臣不敢草勅。帝震怒，手劔立曰：不草勅，齒此劔。儲免冠

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

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

罪不可赦。武皇帝廼察其誠，欸擲劔起，不促草勅矣。己

卯，宸濠反。武皇帝欲親征，乃議楊公居守，梁公、蔣公皆

從。武皇帝至南都，議郊儲與冕奏曰：南都郊，仁祖皇

帝配天、北都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天。若遂郊、配位、不知所裁。武皇乃不郊。又將南幸、儲冕手執章奏、跪行在門外、自卯至酉、汗浹背。武皇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奉俞旨、不敢起。武皇帝乃諭曰、不南幸矣。儲冕乃起。始宸濠未反時、凡所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籍、唯厚齋梁公晉溪王公無受餽。世人猶指此以疵二公。未見此記籍耳。廣郡沈同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田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瘦敝不食之土耳。世人乃以辭受之濫疵公、韜故著此、以俟篤論之君子云。王御史溱請典刑公、田給事賦公門人也、請沒公貲、以代天下輸

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公家。公在南京、初報聞、色不動。

今上御極、言官連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為故縱反者、請

召置獄正罪。如陸尚書完云、公曰、余唯致仕去而已。終不

肯辯。人曰、是公大罪、何所容辯。公終不辯而劾者不已久。

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非公。實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

三月十五日之為也。蓋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

著筆跡、故不得而誣也。公唯引罪、連三疏乞致仕、無片言

自明、然後知公之為大矣。

黃佐撰公傳略曰、蔣冕方在庶寮、公延譽宮府、力拔為輔、

御史西安張璉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儲引慝往謝、立意

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時楊一清在內閣，親承聖諭，命撰勅召用，而訃音至矣。

### 太保楊文襄公

直經濟才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幼以奇童薦入翰林。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淳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爲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矣。登成化八年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三年，擢山西提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凡八年在陝。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修文辭者，專攻舉業者，所學不一，皆誘而進之。三邊學多士，廣歲必一試，雖僻壤不遺也。其

蒞事愈久，愈嚴。夏楚之用，若無虛日。士試寧凜守法，莫敢左右顧及。去任，士追憶往事，凡中才已上，可貢可舉者，未嘗一朴及之。性明知人，方進取日，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卒如所言。故其造士五十餘年，猶用不盡。當是之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按不能撓課試之權。爲國朝提學之最久，乃召爲太常寺少卿。至十四年，轉南京太常卿。壬戌，虜火篩入寇，馬政廢弛，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十七年，清出荒熟牧地，凡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餘。奏准每年於陝西按察司揀用憲臣一員，于臨洮府駐紮，巡禁茶馬。又奏准選取都布按三司官三員，專



候委任及添注鞏昌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委十八年又題准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篋轉運茶司每一千斤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同至今以爲便甲子虜賊大舉大司馬劉大夏薦爲陝西巡撫兼經理邊務一清上疏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使自劾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頻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己丑冬虜數十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道爭謂不可

以謂平涼一路絕無行人叅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不答徑去賊聞一清至遂掣衆北走在陝未踰年百務具舉正德改元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議處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濬垣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四事復上六事丁卯忤劉瑾歸休丹徒復逮詔獄賴大學士李文正救免庚午慶藩寘鋪叛起爲總制靈州土人素苦漢官科雲一清昔時多所釐革已復踵舊至是紛相訐訐一清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閱舊築邊

墻自紅山橫城高厚堅完儼然巨障念成功之甚難歎前志之未遂感而賦詩有老去寸心猶不灰仗誰經略了餘忠復入城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謂邊軍之困本由科差煩重而私役買閑爲弊居多屯軍地去糧存逋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爲將領所據反役軍采取以自封殖於是鎮守太監 弼及總兵楊英仇鉞遊擊史鏞監鎗少監馬良等各退出役占軍士楊英又將所收草灘湖地呈退三之二鉞以下各退有差乃行巡撫將本鎮馬步軍士稽查實數造冊在宮凡有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循次撥用毋得脫者又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條陳

地方急務十數事上奏其大者如乞旌罵賊而歿都指揮楊忠李睿逃難而殞百戶張欽等門閭仍廢其子以勵臣節皆與劉瑾意忤一清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乞將英取回調用薦副總兵仇鉞叅將保勅遊擊將軍史鏞是時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零賊一清上疏以謂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空虛邊儲缺乏而河西達賊屢肆搶攘况河凍後達賊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鋒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寇何補干事而往回動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虜而

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遺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蓋瑾素憾一清特以事變倉卒不得已起用既平復悔乃矯詔改一清專在寧夏撫馭實陰奪其總制之權也無何瑾誅衆但知瑾之誅爲張永所發不知永實受笑于一清遂成之耳踰月召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辛未順天應天山東河南盜起一清疏上十一事上嘉納改吏部起廢拔幽凡爲逆瑾所構陷連茹以起江西盜久未平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山東盜日熾又疏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及劉六劉七等聚衆數千充斥近圻兵部尚書王敞束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

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顯者陞一級大學士李東陽從中票旨極其褒美悉從所言施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同征流賊馬張不知兵專主招撫賊盜放縱大肆劫剽渠魁劉七屯兵近圻要請赦宥廷議將從之一清獨執不可曰中原百姓敢稱兵熾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薦侍郎陸完爲提督及賊至鎮江貽書于完願以拯溺救焚爲念星馳前去量帶西北勅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爲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仇總兵兵馬亦于南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遏一以壯

金陵之保障一以爲瓜真二壩之防又思此賊出沒無常或奔淮陽通海二州以趨山東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地不宜虛卒之金山之捷竟如所料云寇平加少保甲戌簡入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而上疏自劾疏入錢寧銜之遂謝政正德己卯秋宸濠變起一清以鎮江爲江南首郡此地有備則三吳無虞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乃調金山鎮海官兵爲外援設中軍營爲內應故城內外恃以無恐後武宗南征幸其第宴飲廣歌兩晝夜有導上幸浙江者一清從容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卽以最急且切四事上疏俱蒙擬行

林居作冊

及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去位再召入閣上以張錦奏遷顯陵事論一清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大事旣襄無故舉遷恐有他虞况獻皇帝大葬之後陛下自藩邸升爲天子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不果遷初張孚敬桂萼二臣言官多有論列疑一清所授二臣旣去霍韜乃上疏毀一清上疑之遂乞歸一清明於知人若拔仇鉞于列校而寘鑄就擒舉王守仁於庶僚而宸濠受誅錄楊宏於編戍而總兵漕運至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捷喬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總制江右是皆儲賢於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大矣

具眼人



制府禠錄云、公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營習陣者、公謂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爲法、故每論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邪、

甌陽謝純撰公行狀曰、安寧州有石淙渡、公凡撰述題識、皆以石淙繫之、故時人稱爲石淙先生、父諱景中、永樂癸卯鄉試、初判霸州、改澧州、遷廣東化州同知、景泰甲戌十二月初六日生、公于化州、天順庚辰、父乞致仕、携公便道、訪前母劉氏家于巴陵、壬辰、登進士、癸巳、以外艱解官、

訪姊氏於丹徒、會公前室段氏繼卒、二喪不任遠歸、乃葬丹徒、因家焉、公爲山西提學僉事、陝西提學副使、作典士類、連魁天下爲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著聞者甚多、具見于正學書院志、及關西政教集、尋薦陞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親歷荒邊、攷求利弊、茶利大興、而馬亦蕃盛、三邊仰給、詳見御史陳講所著馬政志中、會虜賊大舉、司馬劉大夏奏謂楊一清在彼、多才好問、有謀善斷、請勅改爲巡撫、兼經略邊務、勅下、公卽率兵禦之、上疏具陳邊事、其一切典革、計處事宜、載西征實錄中、世宗卽位、薦起公者凡二十疏、詔待缺起用、特先遣官賫勅存問、嘉



靖四年正月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陝西諸邊軍務命巡撫都御史卽家敦遣啟行十一月召入閣明年五月陛見復公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傳御製詩一章賜公卒之期爲嘉靖九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是夕寒風颼颼堂戶閉皆洞開有一卒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輿出騎從旌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病今將何之公病起邪及問出大市又遇公如故天明方聞公歿矣

李元陽撰公墓表曰正德初闈人劉瑾有寵于上竊弄政柄公時總制三邊條列修邊事宜極有端緒朝宇翕然

稱之瑾惡公不先白已內批罷公公遂引疾去位瑾怒公不已下之詔獄首相長沙李力救得釋瑾權日益重鼻息所向無敢違者六卿一言不合輒辱以荷校敢有乞骸骨去者中以奇禍相逢禁中跪伏不敢仰視國事唯其意指危亂之機已在旦夕時公家食日夜籌度不遑寢處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處軍務協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佯若不知纔入陝界果聞仇鉞已擒賊永見

公料事如神，促膝問內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不離。上一時不見渠，不樂。今其根幹枝葉連結已成。上傍皆彼手目，安從得一言入乎？公曰：此時已有間，可入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言已，卽就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進寧夏奏。上必就公問，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卽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公可頓首請。上卽時召瑾，沒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餒狗又頓首哭泣。上必大怒，瑾瑾誅，公大用，益矯所爲。

已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卽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卽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上命縛瑾下獄，時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繩繩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庶方敢出氣，懽聲震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公本謀，與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公始柄用矣。公七歲能屬文，聰敏絕世，讀書過目成誦，人欲試其心計，戲取市家日曆，鱗雜米鹽之數，令目一過，輒無遺脫。故六經百氏無所不窺，官制兵衛本

朝故事。歷歷詳曉。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爲秀才。及中進士。爲中書舍人。結交海內名士。文章日益有名。從學者日衆。如丹徒靳貴同在內閣。太原喬宇爲冢宰。皆執弟子禮。公葬喬自太原。至丹徒。持服奔喪。其師友之義何如也。公爲提學。謂都人曰。吾於陝得三士。康海。呂柟。馬理也。後果爲聞人。弘治十五年。劉忠宣言馬政廢壞。薦公陞副都御史督馬。召諸闕。面授勅行。明年。公條上茶鹽監牧事宜。及易主馬史。奏請輒允。牧事有成。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湟涼固間。雲錦成羣。十七年。虜入花馬池塞。十八年。勅公經略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虜素畏公威名。聞

公至。遁去。改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年陞右都御史。公上

遷才

疏曰。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唯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理寬漫。城堡稀疏。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折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襍處。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修邊牆二百餘里。濬溝塹一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狃。邊備稍疎。墻旣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虜由花馬池折牆而入。戕



破內郡始蔑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寧夏鎮巡  
屢奏乞築牆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  
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  
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挖邊塹一道七百里自謂  
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  
水營拆牆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虜攻陷  
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厓宸慮勅臣經理臣關劣歷官  
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  
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  
則徒費芻糧旣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旣

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  
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常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  
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慶延綏定邊寧夏花馬  
池興武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沿邊城堡墩臺躬親閱視  
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  
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  
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  
異議然而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  
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卹此臣區區犬馬寸心也今  
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

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  
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  
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后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  
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  
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  
遂使河套沃壤爲虜甌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  
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  
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  
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  
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盜

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未  
有以待之雖非上計尤愈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

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

論邊事者或專主于戰伐臣以築牆挑塹爲言宜必增茲

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

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伏望聖明俯垂省覽下兵

部議勅公經理正德二年公言臣兼巡撫不能專力馬政

瑾惡公公遂去兵部疏言邊務甚急修邊防虜舍一清無

可代者不報乃議上文貴張龔曹元乞簡用瑾不欲修邊

內批罷役銀鎔大鏹解京由是朔方復套之議竟中止人

謂瑾虜交通，欲外亂以濟已私，或然也。瑾誅，召公入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十年，入內閣，加少傅、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

吾學編云：公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匆匆，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人，或訾已，顧揚薦之一。時俊達喜功名者，爭趨其門。嘉靖二十七年，贈太保，謚文襄。

### 太保費文憲公

費宏，字子充，號鴛湖，鉛山縣人。祖樂庵，授五子長珣，起鄉薦，早卒。次瑄，起進士，官至叅議，號復庵。復庵宦遊于外，而

五峰暨弟順庵璵，遂主家政。宏生而秀異，與季叔雪峰、瑞相上下。復庵喜曰：「亢吾宗者必二子也。」携入京，躬課督之。癸卯甫冠，遂與雪峰同領鄉薦。甲辰，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少保丘文莊公爲祭酒，少宗伯補庵費公爲司業，皆重之。丁未，舉進士，爲廷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初，宏之上春官也。復庵方以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書與宏曰：「汝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宏訊曰：「伯父何以知宏不第，令入北監也？」復庵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吾嘗夢汝入北監，領班籤，籤乃彭文憲公故物。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矣。汝第勉之，至是果然。」是歲八月，憲廟上賓。

續編書  
預修實錄庚戌同考禮部試丙辰皇太子出學青宮首  
改左春坊左贊善武廟嗣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  
侍讀丁卯擢禮部右侍郎進左侍郎時逆瑾竊柄凌轢公  
卿會瑾敗諸所變更悉皆釐正唯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  
試解額瑾稍增其數宏謂求賢國家大典且開科期迫請  
今科姑聽之俟後復舊上可之十月陞禮部尚書鑄印  
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  
者不下數千人請托者半之當事者每難處分宏於食糧  
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補度可逾  
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請托者皆絕跡辛未十二月奉旨

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供事甲戌二月進戶部尚書兼秩  
如故會錢寧入宸濠賄規復護衛宏執不可有同列嫉宏  
而覬其位者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宏因引咎力請退  
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宋亦罷抵家杜門謝客不  
敢履城府築樓一區日課諸子會羣從有與鄉人爲仇者  
赴愬會城濠知之招仇家人令拮撫入奏欲以聳動上  
意奏入下都察院時大司馬幸庵彭公澤掌院事洞燭其  
奸旣駁罷又欲加罪濠知計不行乃嗾羣兇嘯聚奸細焚  
略其室廬積聚又侵毀其先墓宏恐避處縣城巳卯六月  
濠因朝會殺巡撫孫燧及副使許達發兵反隨遣數十騎



趨信圖宏過進賢爲縣令劉源清所斬會王公守仁以羽  
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民表等皆率兵往宏爲  
贊畫方略遣人間道致書於王濠平王欲上聞時侍御謝  
君源伍君希儒方隨軍紀功乃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宋  
當護衛之再請也昌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旣  
成也間道獻策又急勤王之義逾年世廟入繼大統甫  
旬日卽降勅起宏而宋亦召用時辛巳四月也甲申五月  
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八月大同卒叛殺叅將賈鑑  
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者欲遣將出師以討之宏曰變出  
于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

抗命損威傷重甚矣乃議先遣兵部右侍郎李昆往撫諭  
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  
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乙酉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  
太子太師賜宴禮部時弟宋從子懋中皆翰林編修預史  
事宋進左贊善懋中進修撰丙午六月獻皇實錄成加  
正一品俸兼華蓋殿大學士是年累以疾辭上不允丁  
亥二月疾再作辭益力上乃允之時子懋賢登進士選  
庶吉士疏乞歸侍養疾并允之令疾瘳日照舊作養乙未  
四月有旨起用遣行人王憲芝捧勅催促宏遂于六月  
朔冒暑行至七月十二日到京入閣供職丙午召見文



華右室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十月十九日陪祀歸  
一夕逝享年六十八贈太保謚文憲

太師張文忠公

識  
真才

張孚敬初名聰字秉用永嘉人別號羅峰弘治丙午以詩  
經中省試七上春官始中庚辰會試辛巳世宗臨軒策  
士賜進士出身時廷議睿宗獻皇帝尊號聰上疏爲  
上明父子之倫語意諄切嘉靖壬午授南京刑部主事甲  
申以議禮未決再上疏召至京廷議陞翰林院學士乙  
酉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士丙戌擢兵部右侍郎經筵講  
書如舊進謁廟議及奉安獻皇帝神主禮議丁亥轉左

進大禮要略命開館纂修明倫大典及命讞大獄署都  
察院事賜勅獎諭并賜二品服色金帶給三代誥命陞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照舊纂修勅賜玉帶并銀  
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理都察院未久奏革各  
處濫設鎮守內臣清勘近京皇親庄田戊子加少保上  
享太廟回聰侍道側上屢顧賜詩褒美有貌奇真才傑  
形端志氣伸予喜荷天貺賚賢作邦珍之句再賜玉帶  
聰進姚溪書院集上賜書院名及堂名命有司于書  
院中建敬一亭石刻御註范氏程氏五箴命註冠服  
圖成賜勅并金帛蟒衣本年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給四代誥命、廕一子為中書舍人。章聖皇太后賜諭慰勞、并賜金繒、己丑、命主會試、尋勅諭重修大明會典、是年、夫人蔡氏卒於京、命禮部尚書李時諭祭、遣員外郎張寰治葬事、八月、以災異辭、准休致、至天津、遣行人周禕齋勅守取復任、仍賜銀記一枚、庚寅、賜明倫大典、大學衍義、五經、四書、各一部、以一品初考、賜勅褒諭、廕一子為國子生、會議郊祀成、賜玉帶、尋以名音同、御名、請更易、疏再上、上親為撰名字、賜名孚敬、字茂恭、孚敬遂以賜金作堂於寓所、上又以獻皇帝手書榮恩堂、裝潢成軸、御筆金書、皇考手澤、

以扁公堂

賜銀印篆曰永嘉張茂恭印又

賜孚敬茂

恭御書大字二幅、是年、雷震午門西樓、乞休、賜牙笏公服、比抵家、而西苑工完、乃遣布政使以平賚、賜銀幣、上

念公不置、又遣行人周文燭賚

勅取復任、壬辰、命兼太

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復乞致仕、癸巳、差少卿陳璋賚

勅起取、復加少師、再給三代誥命、封贈如制、賜銀印二、是年、皇嗣生、賜銀幣、甲午、命有司為作樓於府城、以藏

御書文劄、賜額曰勅諭、又命工部置扁、差署丞朱守宣

賚、送乙未、兩考

賜寶獎諭、廕一子為中書舍人、以疾再

乞休致、差行人周文光御醫袁遷賚、勅送還鄉、月給廩

○四○次○

一○次○

三○次○

米歲撥輿隸有司時加存問丙申差錦衣衛千戶劉昂賚  
勅視疾諭疾愈還朝至處州疾作遂回再起至金華疾又  
作巳亥二月六日疾革遂不起

王世貞傳曰公浙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  
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  
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爲笑曰諸  
生不當書院邪遂爲諸生祭酒蓋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  
試而武廟方南巡明年世宗皇帝卽位始臨軒策士  
公得二甲隸事大理時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  
議所以尊崇獻皇帝若后者久之不決公乃上書大略

言上以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  
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獻  
帝勿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  
無父哉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已報聞公亦去

而爲南京刑部主事因下議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孝  
宗法得稱皇帝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  
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萼疏亦上具如公  
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齟齬之矣然天子益  
以心動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天子  
用以連柱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定召公與桂公超



拜翰林學士。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學士，侍經筵如故。遂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領都察院，賜勅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獎殊至，賜玉帶，尋賜銀記二，得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上已尊崇，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衷于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公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首揆，以才受。上知，然不能如公深，而上之所密問公。

月以十數，時時稱公別號及字。桂公亦入輔，名寵俱當。公亞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爲惡語交關。上前，楊公得因是以間公。詔公暫歸俟用，而桂公削保傅，以免。公歸至天津，而上念之，卽詔行人召復相。公公入，而楊公爲霍公所論逐矣。上怒楊公甚，欲置之詔獄，公力爲寬解，得免。上嘗諭公曰：「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上爲悉裁革，鎮守監鎗市大功船之類，後先殆盡。是時上日事經筵，作敬一箴及宋儒

五箴註皆發之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起  
上以明聖述作爲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尋  
壇於東西爲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蠶  
禮皆其大者居第成以獻皇帝手書合春堂及金帛羊  
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爲新之賜名曰  
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公亦以言禮貴驟當上  
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公橫者乃乞  
休比行上賜公服牙笏以識意歸無何召復位進兼  
太子太師再乞休再召進少師時昭聖皇太后于  
上有推立恩而上所生章聖皇太后日重昭聖猶

以故事裁之上不憚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  
侯延齡早倖橫燕中所爲多不法燕中少年微知上指  
乃上變告其詛厭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罔獨延  
齡殺人頗有狀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公以爲  
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  
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  
公復與其僚方公上疏謂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  
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  
天之靈上恚謂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  
我矣當自悔不從延和邪延和者初持考敬皇帝相也

上故爲重語，欲以渴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公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而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叛，卒殺其將，公薦劉源清、郤永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矣。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上謂公胡忍舍朕也，得無以言故邑。邑幸寬之，蓋謂夏公也。公抗辯不置，然自是乞歸益力。而上益厚公，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亦

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飡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公感泣，疾益甚，以歿誓歸。上知不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騶，月俸米八石。公歸明年，上使錦衣緹騎帥視公疾，且促還朝。公強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蓋又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上時幸承天，聞訃爲哀慟，下書褒揚。甚至贈太師，謚文忠。按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明興無兩焉。凡所創革典制，雖上自信以天啟而得之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公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而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

大○方○量○

觀公哉、公別號羅峰、所爲名書院者也、最後、上呼羅山、贊曰、公相而中涓之勢、至于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之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才皆磊磊、卽不言禮亦有以自見。

許文簡曰、公天性孝友、氣度朗豁、博極羣書、奇偉迥特、非時俗膚淺所能揆測、及當事蒞政、執法以往、剛嶮不回、遭遇聖主、建明大禮、乃知殷宗思治、夢帝賚傅、周宣中興、嶽降生申、有由然也。

吾學編曰、吾見學士大夫多訾李公、豈其然哉、豈其然哉、文正爲政、值奸凶、隕名毀迹、保護善類、卒之日、諸甥生故吏、醵金錢爲葬具、不一二年、家人不免于凍餒、余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近日輔臣一宴會之費、楊公文武兼資、處瑾承張、桂間固有深意、非直任權術、其濟不濟、命也、席公早自修檢、才諳學識、又足展其志意、所至注措、有善譽、張公晚年發憤、抗朝議、受知聖明、得柄用、攬才俊、謝苞苴、孤立行一意、元侯中貴、戢戢斂束、要亦有以服其心矣。

永史云、張聰抗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典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



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稱與獻以皇叔、鬼神旣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爲皇上臣乎、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帝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獲全矣、遣諭廷和曰、此論寔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又云、甲申三月、帝召張璠等詣京、都御史吳廷舉、恐璠等復倡初說、請勅諸王及兩京耆舊大臣、各陳所見、以備採擇、璠等復上言、統嗣之辯、且曰、今日加稱、不在皇不皇、寔在考不考、若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帝御平

臺、召冤紀宏、諭加尊號、及議建室、冤對曰、臣願陛下爲堯舜、不願爲漢哀、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冤等不能對、時黃綰亦申摠議、帝命草勅加尊號、戶部侍郎胡瓚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上從之、併止璠等摠、時已至鳳陽、見邸報、乃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云、本生二字、決非聖衷所裁者、此禮官陰術、似親之寔外之也、亟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帝復命召蔣冕、曰、二人來、必撲殺之、帝趣使來、以席書爲禮部尚書、又命必加孝字、去本生母三字、冕爭曰、孝字唯用于祖廟祝文、今稱長子、已竭孝思、復加以孝、有干正統、本生母係勅

諭擬定亦難遽刪。己酉上昭聖冊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庚戌上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后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布誥天下時張璠至東昌見之歎曰執政欺上忍至此乎兩考並稱綱常愈紊不可但已。又云萼等至京臺諫交章請與庶書並罪章十餘上璠請上親臨便殿集執政禮官聽臣等各據典籍面議兩考之非再詔之誤科臣張璠取先後章奏請發刑部擬罪尚書私語曰若得俞旨卽撲殺之。帝稍聞遂陞桂萼張璠爲翰林學士方獻夫侍講學士喬宇言桂萼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請罷黜。帝切責宇遂求去從之。璠萼列十三事以

上一曰三代已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不言立後三曰孔子射於矍圃斥爲人後者四曰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輕本生父母六曰祖訓稱天子爲叔伯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爲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言定陶事爲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假昭聖懿旨十一曰皇上于大行壽安太后不得幸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宜改正十三曰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妄罪不可逭疏入何孟春復爲論條辯。帝切責之。帝采璠議遣諭紀等去本生字紀復力爭。帝御平臺召紀宏珪責之曰此禮

當速改、爾輩事君不以忠、朕亦不以禮處、爾輩無君、乃欲使朕無父乎、紀等惶怖而退、又云九月己亥、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帝諭撫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宏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初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以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帝問聰、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祀、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典禮之全、席書劉龍曰、高皇帝準古廟見禮、爲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謁奉先殿、聰所引

俱婚禮、今行大祭禮、不可附會、聰、堯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袞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禕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帝王之盛、未爲不可、因具儀以上、席書等不能難、乃請聖母謁廟、必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又云、初費宏議、世廟樂止用文舞、隨、全何淵言、武舞未備、宜議定、一清詠鑿及侍郎劉龍言、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始之舞、惠文二帝、止用文始、昭德世廟、不用武舞、未爲缺典、張聰曰、王制祭用生者爵、皇上尊獻皇爲天子父、樂顧可缺耶、且天子八佾、爲人六十四、諸侯六佾、爲人三十六、

國朝太廟文武舞各八計一百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  
佾各六計七十二人。獻皇在藩，已用七十二人矣。今追  
王而僅六十四人，可乎？桂萼言周禮以司于掌舞器祭統  
以翟爲樂之賤，蓋音貴人聲而容貴于戚，則去武舞者去  
所貴也而可乎？帝曰：爾據經籍推論甚明，朕心甚嘉，不  
用武舞實爲缺典，其卽增之。又云：上與輔臣從容評騭  
諸臣曰：張孚敬忠誠才略，但不惜人才耳。人咸服。上藻  
鑑，又云：張文忠其徇國之純臣，振古之人傑哉。當議禮時，  
舉朝元老公卿百執事三百餘人，羣然一詞而上援。孝  
廟近庇。昭聖口執程朱之成說，至撼門伏闕，哭聲動地。

其景象何似，而以一新進郎佐，屹立其中，不懾不悚，詞嚴  
氣壯，卒破千古之謬成。聖主之孝，張寅大獄，盡割法吏  
成案，活一家數十無辜之命，以摧蔽主植黨之奸，豈世俗  
億億化化者埒哉？旣荷知眷，驟列台鼎，慷慨任事，署都察  
院而申明憲綱，糾正下吏，風紀肅然。在內閣持議正直，雖  
屢蒙嚴責而剴切益堅，密謨謹論，同列多不與聞。清勲戚  
莊田，革侯伯世襲，罷鎮守內臣，在閣十年，不進一內臣，不  
容一私謁，不濫廕一子姪。吏兵文武二選，所指爲內閣質  
庫者，未嘗有纖芥之私。道有不合，卽奉身而退，衣囊一篋，  
已渡潞河。旣有溫旨，旋踵復入，以行李鮮而內顧輕也。嘉



靖末年華亭當國世亦共以爲賢然莊田美屋跨州郡出京之日大車幾百輛彌月不輟方舟而下連數百艘於文忠何如也霍文敏素伉直不輕予人而獨重文忠以此

### 太傅席文襄公

席書字文同四川潼川州遂寧縣人弘治庚戌登進士授剡城知縣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差督漕船于清江厥著漕船志具見綜理之才通變之學矣十四年改戶部山西司主事歷河南司員外郎會雲南晝晦五日朝命考察雲貴官員書具疏云災異係朝廷而不係雲貴在大臣而不在小臣因條奏時政數千言孝皇欣覽貼置坐右十

八年出爲河南僉事正德四年陞副使提學貴州時王陽明謫龍場驛書每學擇其秀者一二人集省城書院事龍場爲師士始得聞正學焉李禿翁曰卽此一事公之才識已足蓋當世矣當是時人之尊信朱夫子猶夫子也而能識朱子之非夫子唯陽明之學乃真夫子則其識見爲何如者然有識而才不充膽不足則亦未敢遽排衆好奪時論而遂歸依龍場以驛丞爲師也官爲提學而率諸生以事驛宰奇亦甚矣見何超絕志何峻卓况不虞賊瑾之虐其後乎六年陞河南叅政丁憂八年起復陞浙江按察使九年陞山東右布政使再丁憂十二年補雲南右布政使

十三年陞福建左布政使十六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湖廣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嘉靖二年南直隸大饑  
戶部議發銀賑貸書上疏謂江北淮揚廬鳳諸郡災傷爲  
甚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  
臣往賑會書適上賑粥要議衆喜曰此任當屬此公也命  
兼僉都御史賑濟江北時餓莩塞途至人相食盜賊莫可  
制書被命講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蔽端且饑民命  
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  
將州縣每十里爲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爲粥饑民趨之盜  
賊漸鮮乃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饑者少

甦始定議銀米間月兼給沾寔惠云甲申春南刑部主事  
桂萼以書及方獻夫大禮疏錄奏上下其疏議特陞禮部  
尚書初廷臣執議謂今上宜考孝皇母昭聖太后  
父母稱本生叔父母上勉從之既下詔終以爲疑書及  
張璉霍韜抗議謂上以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  
統非爲人後者尊號宜具實以稱爭論數年幾成聚訟至  
是上下書等及廷臣先後所奏會文武百司集議於朝  
衆論既定卒如書等言大禮始告成尋加太子太保丙戌  
會試知貢舉舊廷試內閣所讀卷多取入一甲二甲九卿  
分讀者則以官爵爲次雖好卷亦不能置前列書具疏言

廷試以收人望服士心請 明旨痛革廷試一大弊 上  
是其言六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  
學士入典機務未任而疾亟遂卒書才識敏決文章政事  
亦卓然可稱其學專右象山而抑考亭嘗著鳴冤錄以明  
象山之冤識者韙之

一清誌銘畧曰嘉靖丁亥春二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席公以日疾久未愈求致仕先是凡三上疏乞休不  
允至是 上曰卿學行才識朕所簡注方賴輔成化理而  
卿疾彌留志不可奪特加武英殿大學士以示優異然不  
遂欲卿遠去 賜第京師月俸支如故蓋自國初以來文

臣得謝恩禮之優未嘗有是 命下而公卒是月十日也  
計聞 上悼惜贈太傅賜謚文襄諭祭九壇初喪文出親  
製備述君臣始終之義聽之感動給官舟遣行人馮震護  
喪歸其鄉凡葬事則遣工部主事張淑督有司治之又官  
其子中爲尚寶司丞卹典之優亦前此所未有嗚呼 上  
之所以待公者如此地下有知亦可以自慰矣按公之陞  
河南按察僉事也歲大饑撫按議賑時鎮守中貴甚橫督  
修黃河諸工役股削無算所在騷然公曰第停工役禁尅  
削不煩賑濟也撫按從之而民稍安後遷福建左布政宸  
濠之變公募軍二萬赴援道聞賊平乃歸又建道山書院

以祀闔中諸賢，皆千古偉事。甲申春，世宗入繼大統三年矣。再命遣官徵公入京，憾公者，乃咸謂賑粥非善，謗議紛起。公疏乞終事。三月，特陞禮部尚書。公疏辭，不允。南北言官交章劾公。公又疏乞休致，以全臣節。溫旨褒答，仍命吏部趣公。五月，公再疏乞休，并上所撰大禮考議。有詢公侵賑濟銀者，公乞差官覈勘。上遣近臣偕戶部及法司會查。已明，公復疏乞放還，不允。使者催趣，相望於道，公不得已，北行至德州，聞百官伏闕被逮，繫公。上疏乞宥學士豐熙等，不許。仍趣其來。八月，至京，陛見，而言官復有所劾。公杜門。三上疏乞罷，俱不允。不得已，出視事。乃上所修

大禮考議四卷，纂要二卷，卽蒙降手勅，加太子太保，賜白金五十兩，紵絲衣四襲，頒其書於天下，梓行之。五月，偶感暑疾，在告，目漸失明。又具疏辭。上遣中官齋賜牲酒，食米瓜菜，來問疾。又賜詩，遣官慰問。以獻皇帝實錄成，進少保，兼秩如故，賜白金文綺鞍馬。公以世廟告成，宜倣宋郊祀，覃恩。將先日議禮，獲罪。諸臣從寬矜貸。詔褒答。又疏舉禮部尚書起復，羅公欽順自代。嗟嗟，公立朝僅歲，有餘耳。居常以卑自牧，至義所在，則勇往直前，無所忌避。言若不出諸口，至當大事，決大疑，發幽析紛，則極其明辯。衆莫能奪，跡其行履，素孚於人。宦轍所至，聲聞藉甚。部使



者剡薦未嘗不及官至侍郎尚書計日可得也而直以議禮之疏與衆不合譁言遂興一倡百和牢不可解公方自信不疑謂公論在萬世不待辯而達禮君子固有先得公心之同然者矣初桂公疏上或勸公宜勿承不然忤衆且得罪公不肯以書質予予復之曰公旣實有此疏今安得不承亦據其所見者耳何必同比尚書命下或止公不宜來予曰上命若是公不去恐衣冠之禍起矣比公入朝聖心悅懌上下相安消重禍釋隱憂不可謂無功也是時上方圖新政理公特被知遇假之歲年所建明樹立可量哉天顧喪其明又過其年使不克大究厥施以沒嗚呼其

命也夫銘曰唯士窮經或不達於政公以經術飾其政令析繁舉劇心得手應而要其終卒歸乎正雷風春撞衆恃公以定士有從政或未閑於禮公執典禮以佐天子謂禮弗習如跣地弗視羣咻奈何曰有人紀匪衆之狗唯權度在已我求天知亦求同理食少慮多云胡不傷能喪其目不能奪其明煌煌禮書匪裁曷彰有命在天公不起在床帝聞曰嗟我鑑斯亡曷顯我忠曷遂我良辭以誅之公雖歿有耿光稽行易名無忝文襄

永史云席書疏曰禮官之議舉朝是之臣未敢以爲是聰韜之議舉朝非之臣未敢以爲非昔舜繼堯統禹繼舜統

未嘗不以瞽鯀爲父也。皇上尊爲天子，而父母無尊稱，果人情乎？此非周武追王之心也。今唯定號。皇考與獻帝立廟，大內祀以天子之禮，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矣。吏部員外方獻夫疏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與獻之異羣廟，當稱禰而不稱宗，請改。孝宗曰：皇伯與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草具未上。適南刑部主事桂萼與張聰議合，乃言：臣按范純仁論英宗親許爲仁宗子，陛下人繼大統，果許爲孝宗子乎？且孝宗有子，更爲立後。獻帝一子，乃以出繼，皆非也。臣見席書方獻夫皆以具疏，故不敢復贅。迄今未奉宸斷，豈皇上未經覽邪？抑二臣未果上邪？謹錄以聞。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羣臣集議。

### 太師徐文貞公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壬午，中應天試，明年賜進士第。三人授編修，與告歸娶。甲申，丁外艱，服除復故官。會永嘉張公議撤孔子像，下儒臣問狀。衆莫敢持異，公條具三不必，五不可狀。上以不奉詔罪公，廷多申救者，得勿問。謫延平推官。至則毀淫祠，朔社學，清久繫獄，囚以文致入者，咸得平反。盜阻尤溪爲亂，監司以屬公，乃設方畧，窮其窟穴，旬日而獲。其渠帥并餘黨百二十人，滿三載，遷黃州府。

同知未任擢浙江僉事督學政又三載陞副使改督江西學稱述王文成所著說因像祀焉會皇太子出閣選宮寮改洗馬兼侍讀丁內艱服除進祭酒爲籍籍諸生淑慝月朔廷誦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慝籍然有曖昧失者亦務覆蓋之諸生以故人人感激相戒勉久之擢禮部右侍郎尋遷吏部故事吏部官率鐫門示重公以爲不能盡人才破例延訪無倦署部事所推轂不用刻深儼捷者而用愿厚長者常引以爲賢於已當大計所貶退能不以衆口爲定天下翕然稱賢未幾兼學士掌院事尋擢禮部尚書莊敬皇太子薨公議喪禮稱上旨上察公慎勤召直

無逸殿公遂累請立皇太子不報庚戌虜闖入塞薄都城中外震恐公請出罪戴綸李珍於獄復其官俾敵愾自效又密言虜間潛入請上還大內備非常上雖難於還而心念公忠會中涓陷虜歸爲虜乞貢上幸便殿問羣臣公曰賊深矣不許激怒許則操左券以責我臣請計緩之上曰何謂緩公曰遣辯士風諭以無文故且徵其情實實則令聽命於旣脫爲外臣通貢市往返少日我備完而兵益集虜且退不退從而拒之其勢必得所欲上稱善因請上視朝會廷臣議廷臣皆言貢非虜始意許之愈一小快耳而墮軍威長虜志不可居數日勤王兵集

虜亦退。時聶公豹以副使坐法戍。豹令華亭公爲弟子。悉其才。曰。欲威虜。非豹不可。卽日薦起行伍。爲中丞。公上言。延安卒善戰。而雲中卒善謀。宜各用所長。上從之。時以采顏三衛爲虜耳目。請顯責之。公謂三衛導虜。有其情。而無其迹。罪之不可。置之不可。不若責以扞圍失職。使彼易受。而後撫之。上以爲然。自是言便宜者。率密諮公。公寢益任用。太宰缺。廷推公。上曰。階素內直。奈何中道而棄之外乎。亡何。孝烈祔廟之議起。初。孝烈方皇后自九嬪冊立。庚子宮闈之變。有翊護功。上德之。旣崩。始謚曰孝。尋易今謚。一日。上忽諭禮部議祧。仁宗而以孝烈

主祔廟。公言。女后不宜先入廟。宜祀之奉天殿別室。上盛怒。趣公再議。公不得已。遜言曰。祧廟乃聖子神孫事。臣子之心。何忍煩。上親議。無已。宜倣古廟數遞加之。益太廟奉先殿各一室。令仁宗緩祧。而斥先祔。或可。上不許。竟祧。仁宗祔。孝烈然。天下皆以公議爲正。未幾。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上欲罷入衛卒。公言其非計。又請汰營兵老弱者。而取其餉以充賞賚。倡勇敢。皆見納。一品滿三載。進柱國太子太傅。癸丑。主會試。時倭事起。公上疏。謂將校主戰。而守令主守。今將校北。輒用軍興法。而守令無恙。及城潰矣。復坐將校死。而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



刑而法不一也。民進止視守令，不視將帥。今兵一而民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帥？將校履肝肺以死，而文吏持口舌以制，難以責其振矣。夫守令勤則餉時具，守令果則哨探嚴，守令警則間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公又請罷浙江撫臣，與更江南督臣，皆報許。公念虜盜邊，士不得田畜，宜大米麥，買無所得，而戍卒月餉七銀，僅易粟二斗，時畿甸二麥熟，石止直四銀，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銀，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飽士卒一月。其地米麥價且漸平。上如其言，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董傳策

張紳極論嚴嵩罪狀，嵩念公于吳、張俱座主，而董又鄉人，於上前具道本旨所以爲者。上下三君獄，考掠無所得，三君遠戍，公獲解，尋加太子太師，相嵩所以危公百端，無如之何。會上所居西苑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公朝夕傍徨曰：「此豈至尊安居所，乃請掄三殿餘材，營之數旬而宮成，更名萬壽宮。」進公少師，時分宜姦益露，上久而察公忠，密札諮問，交午公所，鮮及分宜矣。居無何，御史鄒應龍疏論嵩父子不法，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擢應龍五品京職。上雖退嵩而心憐之，忽忽不樂手。諭公欲傳嗣，令擬詔，公謝不敢，而吏禮二部

奏遷應龍通政叅議報可矣。忽有旨切責二部臣，以應龍爲邪，不宜官。公爲之闢說，應龍得無恙。上亦悟，較嵩直廬賜公。公旣居首揆，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筐篚天下，翕然想望風采。初嵩在事，操權自利，六卿皆束手。公盡謝却之。或謂非宰臣體，公曰：夫操表掇以瞻望者，而亦負舂荷鍤耶？前是奏軍功，率資閣臣。公以爲不稼取禾，無以示勸。自是報捷不復與賞。將作大匠徐杲有殊寵，上欲崇以宮保，公力持。祖宗無是法，無啟倖端。上默然。已十五年滿，加上柱國，固辭。公體小惡，上親爲調藥，溫諭諄切。方上熊顯等進長生藥，公力言不可餌。又問公

比日此何以不下，公謂此曹持紫姑術，實得於衆口，而托之神語，未宜深信。上由此亦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大虜由墻子嶺入寇通州，報至，大司馬楊博以上方有竹宮祠，釐不敢奏，而便宜令關門戒嚴。虜阻白河水，退掠香河。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古北口虜果走順義，不能入。出古北口，遇伏大敗。天子劄虜，恨司馬不早計。博危懼，公從容言博悉兵情，盡力縣官。上始解，公以張家灣當天下委輸，請出光祿羨金三萬城之，設一裨將，始爲重鎮。穆宗在裕邸，而景王未之國，愛幸日異，姦人謀欲更樹公力，稱引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

公力也。上下制建雩壇及更典都故宮殿，公第以藏匱。爲言工遂已，天下鹽額、淮揚最重，歲賦六十餘萬金，嵩當國，令都御史馮懋卿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爲功，遂著額，額不登，商多亡匿，急則雉經，公請仍其舊，流徙悉復而額盡，登先是分闡以上債事，輒以緹騎逮，所至爲暴，公在政地，省減十九，其後益不復遣，戶部主事海瑞上書斥乘輿。上恚甚，逮詔獄，欲殺之，公疏言瑞草野倨侮，然不過仰恃聖明，以死沽直名耳，不如置之，則彼計失，而聖德益廣，瑞以是得毋死。上久疾，欲幸典都，公以保躬防姦，究爲對，語甚切至。上崩，穆宗卽位，公推先。

帝意罷齋醮，土木復謀，諍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恬退，久廢者，所草登極詔，孳孳急民和天下，翕然想望太平矣。公明習典制，中外倚重。上欲幸故邸，公言：「祖宗時非郊祀幸學耕藉，駕不出，今諸大典未一行，而先幸故邸，可乎？」上嚴公雖不輟幸，而以頃刻歸矣，亡何御史齊康受新鄭旨，力詆公，公引咎乞休，於是九卿大臣皆爲公辯，雪而臺諫因劾康，并及新鄭，新鄭竟以此去位，康亦遠謫，而公少安。時有中旨，令館臣撰中秋致語，公謂：「先帝新棄羣臣，非宴樂時，臣不敢奉詔。」上於是爲罷宴。上謁陵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以意問曰：「祀在次日，欲輕騎一出。」

觀形勝可乎。公曰：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上竟以祀畢出觀。上欲以太監李用等分監營兵，又命修內教場，勒中貴習騎射，公持甚力。上難公，乃止。一品九年再滿，力求去。詔慰留，加公伯爵俸，固辭久之，乃視事。上欲幸南海子，公諫不聽。又與中使李芳忤，遂稱病不出。御史張齊因汙公姦利六事，公再疏辭，獲允。公還里，杜門自守，而新鄭再起，以舊事銜公，乃出其黨爲監司郡守，伺公引繩批根而生。平與公有睚眦怨者，皆乘是侵公公，怡然不校。會拱敗，獲免。甲戌，孫元春舉進士，每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

無恩之身，可以遠謗。咸謂多言。壬午，公年八十，令上使使存問，賜諭優渥。鄉人榮之。公雖材器天成，而實本之學，自爲諸生，卽從聶貞襄公切磋理道。其後與歐陽文莊公輩推明王文成良知之旨，相爲磨淬，泮然獨不事口耳，而以躬行爲實際，以經濟爲真詮。故其發於事業，光明俊偉，非俗儒所可彷彿。生平無姬媵之侍，無臺榭之飾，友弟惇讓，肫肫無僞。田宅錄廢，輒以推分弟姪。癸未，閏二月二十六日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又手校錄程純公言若干卷。公爲文有根柢，嚴於法度，不爲無益語。王司寇稱曰：世廟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爲



震雷迅霆公徐劑其震迅之勢而爲霖頃 穆廟如白日  
之麗天而浮陰時時翳之公直解駁其陰翳而復爲白日  
人以爲知言云

少保趙文肅公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穎六歲誦書  
日盡數卷年十五讀王文成傳習錄驚曰予固疑物理之  
遠於本也今獲所歸矣白二親往從不許遂遍誦六經自  
求之嘉靖戊子甫鄉薦走謁故相楊文忠里第文忠稱曰  
是社稷器也明年下第歸太夫人逝泣曰人世颺忽若是  
遂兼修出世業習靜古剝不櫛沐解衣者數年父資政公

強令赴試舉禮部廷對都御史王公廷相撫其卷曰雖治  
安策弗能絕也 上嫌其語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  
吉士特旨留館授編修公感 上初年銳意聖學後稍惑  
方術遂上求真儒贊大業疏執政不懌公日與同志徐公  
樾輩切劘踰歲謁告歸蜀爲多士發明大學致知本旨蜀  
士知有問學出咕嚕上者自公始也二年冊封三年教司  
禮監同修會典充會試同考試官又三年遷右春坊右中  
允管國子司業事當此時天下士高者固守物理紛若射  
覆一聞知本之學反加詆訾於聖門性道之旨莽如也公  
慨然曰學之不明未知性也進論六館士首揭中庸性道

教爲訓、諸士聞之、懔然、舊習若濯而新、是歲爲庚戌、公語當事者曰、虜將大舉、盍爲防禦計、八月、虜果闌入古北口、由通州薄都城、公乃上破虜疏、是時虜方有求貢、媵書入朝、上詔禮部尚書徐公階集百官議、日中、莫有發一語者、公獨出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旣許貢、則虜必入城、要索不已、卽內外夾攻、胡以禦之、徐公曰、足下必有奇畫、公曰、爲今計、請主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爲者、上已偵知、公言、手詔嘉公壯猷、陞左

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勅宣諭、并給銀、惟所措、然勅未有督戰語、可統攝諸將以行也、公以請于相嚴嵩、嵩故有郤、又其黨趙文華、素銜公、冀相齟齬而甘心焉、故不與事權、卽兵曹一護卒不可得、時虜騎充斥、公單騎出城、先詣總兵仇鸞營、次過諸將、宣上旨、激勵、付賞功銀、一時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虜、則屬鸞傳諭、而公以詰朝入城、復命方公之入也、仍欲上請督戰、已撰有疏草矣、而鸞陰畏公至、遂令人請備膳、疏故爲遲之、公入朝、趣疏不來、獨以宣諭事畢奏上、上怒、謂公領銀未覩措置、第爲尚文束遊說、詔錦衣逮杖落職、補廣西荔波縣

典史癸丑量移徽州府判稍遷南吏部文選司主事未至  
進郎中乙卯陞南光祿寺少卿遷南通政司叅議先是嵩  
已嗾吏部推公藩叅因上問趙某何在故有是遷丙辰  
陞南右通政明年陞南光祿寺卿聞三殿災公移書執政  
言大工復作不宜提編加賦重困民嵩見大忤又三年乃  
陞公南戶部右侍郎時公已聞訃歸服闋改戶部右侍郎  
抵任上屢遣代祭示優眷嵩滋不樂亡何有建議薊州  
增設戶侍一員督糧練兵者嵩以屬公且召公酒詭曰是  
行非公不可公曰人臣之義歿生以之復何諉哉酒半公  
徐曰今欲戶侍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

掌卽部中與出薊州何異添官徒增擾耳况兵之不練其  
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練兵也嵩作色怒且罷適  
嵩在告上手詔次相徐公問薊州事徐對以查理當用習  
邊糧者吏部因得易管理爲查理而以林侍郎行嵩出愈  
忿公而詬林侍郎嗾其黨張給事益劾林不數日并劾公  
竟奪官去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謂必出世乃可  
經世道汴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巡撫蔡公汝南逆而問  
學公遂列爲圖明三教之所繇起曰儒者見之曰儒仙者  
見之曰仙佛者見之曰佛其實一也蔡梓以傳公家食多  
居玉溪莊嘗爲諸生申致知之旨又爲講說人心道心精

一執中、大要以中卽性命、卽天則也、而後儒乃不識中爲何物、至以爲物、物有之、是有同於刻舟之愚、雕形之苦、殊失其旨、丙寅、肅皇帝崩、公哭最哀、曰、先皇帝知我、隆慶改元、詔起公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實錄副總裁、會有言幸學、祭酒坐講、當預擇耆德攝之、遂奉旨、以原官覲掌國子事、八月朔、駕幸學、賜坐、講禹謨、后克艱章、上見公闡發精明、音吐洪鬯、大爲感動、問之、知爲新起用臣、益喜、尋命解監事、充日講官、先是北虜陷石州、公與執政數議邊事不合、乃求補南禮書、旣行、御史李惟觀、南戶科給事岑用中、交章言趙某居啟沃之任、

可以格心贊治、不宜置遠地、適上顧講筵無公、不悅、諭曰、前年高往南京者、仍今日講、遂復以禮部尚書兼翰學、協管詹事府事、戊辰三月、公還京、會文武邊臣建議欲招練南兵十萬于張家灣、公執不可、曰、曩南京建振武營、致大變、今乃欲建十振武營於都城側哉、况燕薊乃戎馬場、豈藉南兵、當事者寤、遂移練兵于薊鎮、惟棟南兵三千、教烏銃、識者謂爲得算、頃之奉命教庶吉士、仍充講讀、纂修又命代祭先師孔子爲皇太子千秋、講唐太宗諭太子章、賜賚無虛日、時薊鎮奏修敵臺幾千座、公以爲徒費、無裨戰守、因講語中力言之、語具爲執政格、不得上、公遂邑



邑懷去志而 上之眷用意益切尋詔以原官兼文淵閣  
大學士同諸臣入輔大政一日于講筵謝 上面諭盡心  
輔佐公稽首對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第近日  
朝綱邊防多廢壞臣欲捐身任事惟陛下主之 上色益  
喜于時 上多恭默而面諭公者再羣臣謂自臨御以來  
所未有翌日御便殿手詔閣臣謂公已有年當同任閣事  
又撰勅令中貴捧詣閣下皆特典也先是大同邊臣棄城  
走爲巡按暨科道所叅而閣臣未有言治罪者公謂宜照  
元年山西失事例治之執政不得已乃行巡按覆勘公爲  
是遂註籍不出 上聞溫諭遣醫賜羊酒瓜菜公感 上

睽乃上疏乞解贊輔重任退供講職且言大同之罪惟

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字勘之足矣今兵部與閣臣俱仍  
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故懷慚思退 上亟慰留之是

日 上以原票還閣中改擬有不襲昔年虛套之論而閣  
中猶以將才難得題復 上姑兩解之然信公益篤明年

庚午上言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略云我 朝內外兵  
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握

兵之害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  
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

統末年嘗變爲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爲十二團營正德間

又添置東西宮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統於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誅晚，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勅將兵於闕外事畢，則納印歸卒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下有數萬

精兵，隨所用而可矣。上曰：分營練兵，乃祖宗舊制，遂

下廷臣議行。時本兵兵科挾前大同事，議遂蜂起，反失公建白本意。上以公兼掌都察院，加太子太保，時閣臣高拱兼掌吏部，方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公爲分謗地，故推公兼院事。已而本兵霍冀被科，臣論劾賊私，疑公前議大同及已，乃於求退疏中誣公主使，公疏辨，欲付法司究問，以糾官邪。且兩上疏乞休，上不允，乃請給假回籍遷葬，不允。拱尤銜故相徐公，欲中以危法，疏言當時議事臣，假托遺詔，凡先帝所斥，如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加超擢，死者贈官廕子，是仇視先帝，近於無君，又引弘治間

彭程事欲有以治之公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奸黨碑矣拱色變強留公乃共改票止於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公言去大獄字拱以是迄不得逞於徐公後又以故錦衣陸炳爲徐姻家已嗾張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爵例在應議列當請勅三法司集議定之奏下閣中擬票是日拱遲公久不至既至欲從容商之拱遂徑擬削爵沒產自是拱與公勢不兩立矣亡何宣太督撫王崇古等奏俺答孫把漢阿吉等入降公語輔臣李公春芳曰此邊疆幸事已而本兵奏上李公票旨僅曰是公曰大約浮言謂恐開邊釁然自俺答橫行五十餘年每年邊餉數百萬何

年無釁釁不在納降也惟當請覈與降人官職慰來者心其制虜機宜一付之督撫乃同改票如公言與那阿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時虜求封貢朝議棼然獨公力主其議亟令督撫姑置封貢事徐議之第令俺答速獻投虜叛人趙全等九人易其孫去且當慎交質防虜劫盟又貽王書曰吾外憐悉怛謀之附人內恐李文饒之失助公爲邊計篤切類此先是給事中張齊者爲拱嗾劾徐公而王都御史因訐齊賊罪抵戍後齊倚拱辨復力擊王與毛司寇欲因以傾徐乃奏行法司而刑科給事中舒化叅寢不得行拱懷怒思一逞於是考察科道旨從內出公曰是將倚

法爲報復計也。疏請止之。拱聞卽上揭。謂有成命。不當中止。公遂同赴吏部。有給事中吳時來者。故嘗劾嵩父子。謫戍起用。守伉直。不附拱者也。拱銳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日中。拱知公不可奪。竟從公。以故臺省名士得全者衆。然拱益恨公刺骨。嗾心腹給事中韓楫。枉劾公。公疏懇乞歸。且曰。願上放臣歸田里。令拱復還內閣。毋久專大權。樹衆黨。別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悖祖訓。下不紊職掌。上雖眷公甚。而拱交道中外。亟謀逐公。天子不得自持。遂允公暫還。時論惜焉。公行後。虜果還叛人趙全等。獻俘禮成。上以公與議。廢一子中書舍人。明年春。公抵家。諸

門人請設教聖水寺。會穆宗大漸。公哭臨。至哀。毀成疾。乙亥。遂杜門。不復會講。第擬作二通。遺諸門人。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門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八部。史通部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通部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八部具而百代九流之緒備矣。外通之門四部。說通部曰經。曰律。曰論。宗通部曰單傳。直指。四部具而頓漸半圓之旨悉矣。所貴俾三千年未經折衷之籍。聚爲一書。以俟來哲。是歲十月。卽開局編述。乃爲文祭諸聖賢。告始事。其略曰。身居臣子之地。每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門。時發出世之願。邇來垂



白謝事、忽生勇猛、乃取舊書、以類臚列、隨文點布、各就部  
曲、約要而言、經世者不礙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忘經世之  
用、然後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聖人憂世之念、可少慰矣、語  
具公內外篇、都序及貽曾巡撫書中、至冬末疾作、輟編、丙  
子三月薨、春秋六十有九、訃聞、上輟朝、論祭、誥贈少保、  
謚曰文肅、公孝友、天至、從總髮、與弟蒙吉自相師友、剛忠  
英偉、稱其氣貌、解褐、卽身任天下、憂先一世、雖百挫不回、  
至其問學淵源、上探堯孔之微、而并包逮於伯陽子羽、爰  
達泥洹、雅自命曰經世出世、其古之博大人哉、荀楊諸子、  
未足窺其奧也、其文章不襲人、後而博辨雄深、要歸于道、  
所著詩文若干卷、進講錄若干卷、行于世、



續藏書卷十三

勲封名臣

靖遠侯王忠毅公

事

長陵

景帝

景陵

功征蠻

王驥字尚德，東鹿人。三十餘成進士。驥為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略。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上神聖，羣臣奉職不贍，而給事中職不專，封駁論建。驥嘗奉命填山西，兼飭邊備，奏蠲鹽池逋課二十餘萬緡。其人德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為順天府尹，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為要重。

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驥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僂敬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河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

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臙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任禮爲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爲監督，討阿台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驥謀。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爲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虜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於石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



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賜死而任禮兵亦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得偽萬戶二人以爲鄉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刀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達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援舜舞干羽格有

舊事請使使撫諭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緝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黃金兜牟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驥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會賊酋刀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墩州欲略景東諸處叅軍兵部郎中侯璉等徼破之驥乃奏上方略請遣叅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捧以鎮

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叅將官聚兵亦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刀放曼刀招漢父子虜刀門項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爲七管相救驥貴遣劉聚官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戛賴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於泥溝

箐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戛邦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昇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構命師旋上遣戶部

右侍郎王質齋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子孫世世承襲，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不知貴實賴驥始能奮發，得自見也。是時思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圖之，賜金牌信符，便

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爲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驥三百石，其白金鈔幣如初，而冉保、毛福壽等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驥老師，亡見績，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定西侯亦病死亡。何西巡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隘，練士卒，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竄之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總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官聚討之，師抵金

沙江賊立柵西岸，驥作浮梁以渡，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召還京，停獎勞勅，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剗平王，蠱富者檻送京師，僇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群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驥。景帝初，召爲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媮，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爲一新，而大司馬譏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以罷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闖人，俱令籍入宮，唯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奉

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太上皇於南宮，而驥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諡忠毅，子瑞嗣，至今不絕，一孫添，尚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李贄曰：弇州謂靖遠材而欲武略，則優噫，安得有大將之才如驥，又得無欲如弇州言者而用之，使之爲我禦虜，征蠻以封侯乎？然旣無欲矣，則雖封侯亦其所不欲者，吾又安能使之捨棄性命以爲我征蠻禦虜，而與其所不欲之侯封也？其言謬矣，然其曰靖遠差寬，不然，以麓川三大役



塗炭幾天下半而卒以長世此則稍有識見非復彼時訓導諸人疏語夫國家用人唯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得用卒自託於中貴人有援力者以自見其為宰相冢宰本兵吾謂其慚汗滿面愧死無地矣乃反以有欲病人何哉又何取於居要路者為也我朝文臣世爵今唯靖遠猶存故弇州獨以為仁德之報不信彼讒妬之口云然王越楊善爵安可以不復祿又安可以不世也世王越楊善之爵祿則人才自然思奮又何必以臨時乏才為恨邪

興濟侯楊忠敏公

事

長陵 裕陵

獻陵 景帝

景陵

逆牽 功第

楊善字思敬順天大興人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沈

敏能為人筴事時年甫十七

文皇起義兵已知善名署

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睥睨間

文皇即位之明年召補

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司賓署丞選侍

昭

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為卿善偉丰儀

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進奏時

上目屬之善亦

重文翰與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

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

家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

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進禮部左侍郎明

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胠

不爲倦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是時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卽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邪衆爲止時所遣使漠北若王復王榮李實等皆以庶僚假卿佐往皆不得其要領李實得一見太上頗倨而其辭戇虜始挾太上請賂不甚讐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至是以虜酋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稱往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予善一錢善乃悉其不足財貨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

師比阿錫女紅線釵之類既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詭善曰土木之後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初不爲戰備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機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妙置之無用矣問何言無用曰和議成則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又大賂也先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

人歲必再，卽穉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太師乃  
節、節、俱、妙、卽、穉、張、復、出、何、以、加、之、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口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  
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  
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  
比前孰多也？先曰：者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  
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卽太師所使進馬  
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邪？也先又曰：者者，善因復進  
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剝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  
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  
有雷警，今者能奉。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廬。

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  
而。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  
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而不  
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  
况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  
遂以善見。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糲，問萬壽，侍立不敢坐。  
也先數日。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  
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指顧其下曰：  
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太上皇與善歸，  
歸而。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

而大司馬謙心許之時。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校謁，善復泫然曰：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善中貴人，振後善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善知亨吉祥有迎。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錮。太上皇卽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與濟伯，尋加號守正。改文臣歲祿一千二百石，予誥券，世世承襲。改領左軍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爲勳衛，一爲指揮，一爲千戶，一爲鎮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又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亟疏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上。漸疎，繼而明年，善亦卒。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諡忠敏。子宗自勳衛襲，四歲例奪爵，爲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馬都尉。

李贊曰：唯景泰絕無迎。太上皇之意，是以太上皇自不待迎而後至，豈景泰君臣當時真能寓有意於無意之中，而若是吊詭與，則南宮不錮，太子不廢，門不假奪矣。惜哉終始一無意思之人耳。乃也先反，因之以好來歸，以戕害我兄弟君臣，是真爲有意而送之來歸也。非果楊善之能也。也先爲巧而我爲拙，也先爲主而



我爲賓不亦太不如人矣乎雖然事勢至此社稷爲重君爲輕身又爲輕焉者也于忠肅之功千載不可誣也故論社稷功則于謙爲首論歸太上皇功則楊善爲最然則楊善其真有意之人哉故能以無意得之

涿國孫武敏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茂陵

功擒反

孫鏜康勝州人也永樂二十年嗣父指揮同知從出塞征胡功再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四年克左叅將捕處州賊功陞督府僉事戰也先都城先登有功天順元年以奪門功封懷寧伯明年與世券五年克陝西總兵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期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夜初指揮馬亮走

告鏜曹欽反謀先殺鏜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鏜披衣起急草奏呼長安左門闈人曰與爾奏疾造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武大臣上出密帖隙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問鏜云何能報鏜誓殺此賊上喜手勅鏜父子爲朕用心滅賊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發火力攻上又勅鏜賊犯闕急鏜等努力殺賊俄又勅鏜昂盡統各營兵殺賊鏜子輔子軌追賊至東市大戰軌奮刀入陣砍欽兩臂傷賊并力圍軌攢鎗殺

軌鏜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并其黨盡擒，伏誅。進封侯，食祿千三百石。與世券，成化七年卒，贈涑國公，諡武敏。同時石亨者，最用事。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臚，美髯及膝。從姪彪，體貌雄偉，髯亦過臍。亨嘗與彪貫酒，相工遇而大奇之，曰：「今當平世，奈何二人有封侯相？」亨本軍官，嗣伯父爲寬河衛指揮僉事，英果壯毅，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遷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守萬全路。彪亦陞至指揮使，從亨。

叅謀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總兵官楊洪等並械繫錦衣衛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于謙薦亨出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卽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懼，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亨率衆乘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荆，倒馬關，懼我躡其後，亨遣諜者給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

知亭在囂亂相蹂踐，亭悉衆乘之，虜盡棄所掠羊馬財物，餌我得遁去。亭旣敗虜，威名益震，虜自是不敢復踰塞深。人輒請和，見邊人輒呼石爺爺，論功，亭第一，封武清伯。尋進封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彪陞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諸子姪澗、溟、濬、仁，並陞千戶鎮撫。彪爲叅將，虜畏之，稱石王。于少保請勅亭巡邊，至大同，召還，爲團營總兵。于少保忠義清直，不避強禦。景帝倚任之，亭恃功驕橫。于少保又時時裁抑亭，亭畏于少保不敢動，然積恨于心。天順元年正月，景帝不豫，是月壬午，四更，亭與都督張軌、都御史徐有貞、內官曹吉祥等定謀奉 上皇復辟，爲飛語。

謂于少保及王文矯取金牌勅符，迎襄世子矣，請殺于少保。上意未決，亭有貞力言不殺謙，今日事無名，上不 得已，殺謙及文。陳循、商輅、尚書江淵、俞士悅等戍邊歸田，廢 景泰皇帝爲郕王，亭以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歲祿三千石，與世 貞封武功伯，入內閣。彪封定遠伯，爲大同副總兵。諸 從弟子姪及諸婿子孫皆以奪門功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二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竄名奪門冒官者四千餘人。亭矜功恃寵，日與吉祥出入禁廷，在上左右弄權，進退文武大臣，盡革邊鎮撫，奪民間婦女田廬財物無算。彪亦益驕橫，凌鎮守文武大臣，御

史楊瑄等聯章劾亨亨疑有貞李賢等嗾言官見上泣訴強上下賢有貞并都御史御史耿九疇瑄等于獄會天大變異賢得釋有貞九疇竟逐去諸御史謫戍調除有差及賢再入閣亨亦有力亨益干朝政乞請無忌上亦厭之左右怒亨者伺隙數言亨短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上又諭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廷令左順門閤者非宜召不得輒入總兵又以軍官貪暴復設巡撫亨慚憤必欲上復革之上不

許會兵部尚書陳汝言奸賊得罪上嘆息曰好箇于謙亨亦不自安上嘗與賢論及奪門功賢曰迎駕可奪門不可且內府門豈可奪奪字尤非順不可示後世臣愚謂邸王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誰叨陞賞誰復敢招權納賂者上曰善由是益薄亨亨生子男未彌月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朕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亨不喻輒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負出彪在大同肆貪暴誣劾都御史年富逮至京上疑問賢賢乞遣官卽訊果不實彪



又數侮其總兵，總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爲流言，誣彪有異志。上固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爲總兵。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欲留據大同，爲亨外援。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召還京侍衛。亨覺，上疑令人促彪疾馳入京。彪旣至，會北虜入貢，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上聞，益疑不可解。天順四年二月，上密詔御史按劾卽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亨逮繫錦衣獄死。亨旣死，法司請瘞亨尸。上念亨功，欲從之，問賢賢請盡法斬首。上不肯竟瘞亨。都御史寇深等素惡亨，論彪大逆，收亨家籍其財產。亨從孫進士俊亦被收死。獨亨從姪錦衣都指揮

使溟得戍郴州。少子潛，鎖定侯者，幼未收。溟在郴累功，陞指揮。潛至正德末，尚游食京師。亨縣人孫弘，初以舉人歷肥鄉洛陽令，歷陞太僕寺丞、少卿，以迎駕功，陞工部右侍郎。亨再薦弘爲尚書。上陞吏部左侍郎，曰：再陞當爲尚書。亨曰：卽尚書何不可？何再陞耐煩邪？亨粗豪，直爽軒豁，無機巧，嘗薦馬昂爲兵部尚書，又力薦賢有貞入內閣。已逐有貞，留賢。亨權日重，威名震主，不知謙損，竟及於難。五年七月朔，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反，皆伏誅。

李卓吾曰：使石亨早沒於未奪門之前，豈不足稱武烈名臣哉！馬昂之本兵，有貞、李賢之內閣，皆亨所薦也。

定襄侯郭忠武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帝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輒成誦十歲能文詞永樂二十二年克勲衛正統七年從王驥征麓川有功九年從沐斌征騰衝有功歷陞署都指揮僉事十四年七月虜入塞急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會上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公告學士張鶴張益駕入宜從紫荊關乃忽東折向居庸纔四十里虜至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心危疑公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裹創傳藥衆皆感戢是年八月虜奉上皇

至城下索金幣約賂至歸駕公閉門不納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瑄出見獻上皇金帛瑄尤効力及約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十月虜以和爲名犯京師公欲率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使賊腹背受敵首尾不掇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再上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關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公以京兵新選

不可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鬪勇。其涑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歷陞右都督。景泰元年正月，賊入境，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公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卽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眾，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虜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

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閏正月，公獲虜謀二人，械至京，皆也。先所親信，鞠之云：喜寧與也。先謀遣人至京，覘兵衆寡。大明皇帝立未立，期今年五月，名送上皇，奪京城，誘也。先入寇，皆喜寧及小田兒也。先戰大同，把八平章死，戰北京，卯那孩平章及其弟孛羅死，人馬約九萬，戰死疫死不下萬餘。老營駐九龍口，其精銳在斷頭山。又言虜甚怕我大砲神鏡短鎗，公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庶有爲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旣無庶耻之心，蒞政唯肆貪淫之志，釀成汚濁。

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黨或淪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旣退，欲大典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爲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公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公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已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當是時，巡撫年竊知公。天順元年，奪爵爲都督。

僉事南京。是秋，謫戍甘肅。未幾，召還，克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諡忠武。公無子，以兄尚寶丞斌之子嵩請于朝爲後。得嗣伯，減祿五百石。十四年卒。子叅乞嗣，不許。授世指揮使。

懷遠伯山襄毅公

事

長陵

景陵

在蠻

山雲初以指揮同都御史王彰修邊，自居庸至山海著勞績。從長陵出塞，力戰功。陞都督僉事。宣德初，廷臣薦公。庶勇有謀，克征蠻將軍，代領興祖鎮廣西。廣西溪峒，猺獞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萬計。公至鎮，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三年，降南安廣源蠻。四年，討柳



溥賊斬首二千四百顆五年斬平樂蠻四百級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七年進都督同知公沈毅不洩庶正自持馭諸土官專厲威嚴刻期征調無敢先後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鯁直敢言公呼牢老隸試問曰世謂爲將者不思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大奇白袍黠墨終不可渝公笑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邪公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正統元年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公作威福公自陳上不問卒贈懷遠伯諡襄毅

平江侯陳恭襄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功

公名瑄字彥純合肥人父聞開國功歷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公嗣父謫戍遼陽公請代原戍從征卜木瓦寨冒險先登敗賊復從征餘寇賈哈刺一日十三戰明日又七戰擒賈哈刺陞四川行都司同知進督府僉事建文時召防江靖難兵至江上具舟迎降封平江伯食祿千石世指揮使永樂初北京遼東軍儲不足克總兵都督宣信爲副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會有倭劫沙門島公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三率舟師備倭閩海海溢江北岸崩公起堤自

海門歷通泰北至塩城凡八百里又後人二十萬起高丘  
嘉定爲海運表識名寶山上爲文樹碑山上旣開會通  
河罷海運公建議造淺艫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  
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  
家湖築堤五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洲通潮鑿吕梁百  
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  
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  
當時只○是○轉○搬○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舍五百六  
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綠河隄鑿井樹木便人  
行 獻陵初下詔求言陳七事其一言江南轉漕軍民並

困 上覽之戚然令有司議所以寬恤者仍 勅獎公與  
世伯券 景陵時鎮守淮安兼督漕運漕政益修卒贈侯  
諡恭襄公閭爽英毅弘度偉略稠人廣會談論壺壺公餘  
披閱載籍考知徃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逢掖士時相講  
議能推利濟人所謂海運者本虞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  
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  
洄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徃徃溺死自宋公開會  
通河罷海運瑄又治邦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  
灣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公功爲大在齊魯間者宋公爲  
多公又祠清江浦漕渠旁徃徃有公祠至正德中始祀宋

公濟寧分水河上，宣德十年，公子佐嗣卒。子豫，正統二年，嗣。十三年，統兵討福建叛寇有功。明年，滅鄧茂七，進流侯，加祿百石。景泰中，兩鎮臨清卒，贈黔國公，諡莊敏。子銳，天順八年，嗣。出鎮兩廣，勦蠻賊，奪還俘掠萬人。召總漕運，十二年，建白百餘疏，修治渠有功，加祿二百石。歷進太傅卒。子熊，弘治十六年，嗣。正德三年，總漕運，劉瑾橫索熊金錢，不得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戍海南衛，奪誥券，瑾誅，復爵。卒。正德七年，子圭優給，卒無子。熊姪圭，嘉靖元年，嗣。

武功伯徐公

事景陵 景帝 裕陵

公名有貞，字元武，初名理，字元王，吳人。宣德八年，進士，庶

功

吉士，授編修，陞侍講。己巳之變，有薦公才者，召問計，泣曰：

亂道

「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避虜。」于謙力言

不可，遂止。景帝卽位，勅十五人守要害，屯兵爲京師援。

公權監察御史，守彰德。景泰四年秋，公爲諭德兼侍講，是

冬，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無功。集議文淵閣，推公擢僉都

御史，治河。公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道，濮

范，究源流，度地行水。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

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夷，水勢旣肆，又由豫

而兗，土益踈，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

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

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堙。則。潰。者。益。潰。  
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  
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  
公。往。來。展。布。經。營。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  
行。九。里。至。濮。陽。灤。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  
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於。白。嶺。灣。又。三。里。至。  
李。峯。由。李。峯。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瀦。  
潭。乃。踰。范。旣。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公。  
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平。其。水。  
勢。旣。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

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旣。  
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鄆。東。曹。南。  
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漑。者。爲。田。百。數。十。萬。頃。公。又。參。綜。古。  
法。就。長。擇。善。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榘。以。水。門。下。捍。以。  
長。隄。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丈。  
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  
實。之。石。而。鍵。以。鐵。蓋。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又。導。汶。泗。之。  
源。出。諸。山。匯。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  
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  
於。東。昌。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皆。通。古。



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宣，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公因奏蠲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公言，以是得成功。是役也，聚而閭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繩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荆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筭。然用糧於官，僅五萬石，爲日五百五十有五。君子曰：元武之才，徵於是役也。白渠漑而不漕，鄭渠漕而不貢，工皆累年，費萬萬計，瓠子不漑，不漕又不以貢，久役勞人，至勤萬乘，獻璧馬，顙神視張秋。

輕重難易何如也。七年陞副都御史還朝，公負文武材，臨事敢爲，有經略，乃與石亨善，竟以奪門功，陞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入內閣。時內閣諸臣盡得罪死，徙落籍去，公得爲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總兵相左。李賢旁助公，凡用人行行政，稍持正。左右已不能堪，內臣曹吉祥亦以奪門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力贊上事，須經內閣，意籠絡內閣使附已也。已而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阻，吉祥固不悅。天順元年，御史楊瑄劾曹石，疑出公意，乞逮御史。初曹石爭寵利，不相能，至是遂合牽。上衣哭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

輩伏地哭不已。又言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爲內閣所陷，遂下楊御史及都御史耿九疇、公及賢詔獄。即日雷電交作，大風拔木，承天門尖二凶家大木皆折，冰雹尤甚。上遂釋賢，謫公廣東叅政。行至德州，會有投匿名書斥朝政者，曹石以爲出公，復逮詔獄。拷治無驗，命取公誥券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遂劾公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論斬。會災變，得宥，編置金齒。四年冬，上坐文華殿，諭賢王翺曰：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石亨、張軌所陷，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卒於家。

穎國楊武襄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洪，六合人。祖政立功世漢中百戶，公嗣官調開平，機變敏捷，善用計，出奇兵，擣虜，或夜劫營，累功陞都指揮。正統元年，內臣韓政阮鵞疏公短。上詰二內官曰：此必小人左右汝。上又每舉公功，勵諸將公益自奮。公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捕虜阿台，打刺花，斬首功二百。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食祿千石，克總兵鎮宣府。虜畏公，呼楊王。十四年，虜入敗我土木。上皇道宣府北待去，公開城門，逮繫詔獄。是年十月，虜犯京師，出公獄中，與孫鏗、范廣等率兵一萬，擊虜。

涿州紫荆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功四百八十邀還俘掠人萬計馬牛羊弓刀數萬虜去進侯景泰二年賜世券還鎮宣府卒贈穎國公諡武襄公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將不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間稱名將諸大臣皆重公威略每左右公初指揮杜衡誣公尚書魏原卽訊雪公貶衡廣西部卒孚友全誣奏公上付公自治公以故感激也先之難奮不顧身轉戰千里一時諸將公功爲最公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蒼頭職後許之未幾卒傑庶兄俊嗣侯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陞都督

太傅威寧伯王襄敏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功 德 胡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濟人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脾睨顧盼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 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惟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 景帝閱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繇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 英宗復辟日視朝覩越進止奏對數目屬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東濕僚吏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久之擢

山東按察使名聲愈藉藉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上  
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  
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  
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  
稍徙去越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爲經久計尋  
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  
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窰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遷左  
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  
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  
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

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惟以間諜探虜累重所聚而  
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再設伏徼虜破之  
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越復謀知虜滿都魯字羅  
訖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塩  
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  
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  
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穉駝馬牛  
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  
州頗有所獲而遇諸鎮兵邀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  
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旣以



失利矣歸而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頤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塩池之戰謀皆自臣出爲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訶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亦與之好直欲誅建州夷以爲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之重且始謀

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身監其軍俾陳鉞參而不及越尋破建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艷之乃謀於直以虜酋西犯邊詔保國公永爲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謀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虜斬首虜四百三十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越遂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旣封不當復領都察

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例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而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爲兵部尚書上嘗曲宴內伶戲爲貴人裝兩手各操金鉞恣睢而前問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無功召還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宮是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上以直在事

欲貴重之越於是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得侯也而汪直亦爲其儕所忌惡遂復命越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叅將支王敗之於大眾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巧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填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

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乃命給事御史論糺直八罪因併糺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爲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臺所旌拔御史屠瀟相鍾等皆爲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鼎貴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寃狀會有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爲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鬼一行過陝西秦王賜

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爲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鑪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訶虜還卽召入與談虜事甚暫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卽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濬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

言之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  
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時屠滿爲吏部知越且德越而中貴  
人廣與之以越名上上遂許陛見上慰喻有加進太  
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諸鎮守  
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卽擣賀蘭山  
之別部行剽者覆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  
傅請復哈密封以兵援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  
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上雖雅重之不爲報而越坐憂  
悴病劇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諡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  
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弇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至於今西北邊稱良  
將毋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蔑如也卓吾曰此妙絕人  
才難有難逢弇州識之當稱其眼

逸史氏曰余聞沈先生周云始威寧伯與保國公永帥千  
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爲陣列自固  
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  
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月乃謂永曰我  
一動虜躡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  
行且下馬無軍聲故虜不覺也

都督王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信字君實南鄭人正統中世官寬河千戶父忠征迤  
北歿戰母岳氏生公半歲持節旌爲忠臣節婦巴巴虜犯  
京師拒戰西直門功陞指揮僉事景泰六年從征五開諸  
蠻遷指揮同知天順五年破曹賊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  
守通州改守倒馬關移守荆襄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荆  
襄公進據房陸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公主  
帥逗遛不援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  
士出賊五六里舉火砲賊以爲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陞  
都指揮同知鎮臨清兼管倉糧移鎮湖廣條陳八事又條  
上慎專任實倉儲修兵衛禁科罰四事十七年疏言湖廣

蠻夷雖腹中之蠹實無能爲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  
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荆  
襄流通本意逃避徃後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恐  
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收穫未竟餼糧已空機杼纔  
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  
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  
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當公以格物庶以律已所部指  
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子處心剛  
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  
志士沈匿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卽日上道常語人曰荷

夫、聞、此、言、前、死

七、大、

續藏書卷十三終  
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公沈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闕。從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糲飯蔬羹。故人婚喪。傾心賑恤。出鎮三十年。笥無華衣。廐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續藏書卷十三終

續藏書卷十四

勲封名臣

新建侯王文成公

事

恭陵

康陵

永陵

一 功第 擒友

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也。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試。公中。弘治十二年。二舉。授刑部主事。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公首抗疏。瑾怒。杖公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四年。閏九月。陞廬陵知縣。則瑾誅矣。十二月。入覲。陞南京刑部主事。卽月。調驗封。陞署員外郎。又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郎。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少

卿九月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  
贛汀漳等處公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  
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谷中劇盜出肆劫掠  
焚官府篡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  
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賊十二年七月公請提  
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公請上卽與公兵符改提  
督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郴騷然上命三省會征公  
首誅通賊監生吳讓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左  
溪巢賊敗奔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又攻桶岡大戰西山  
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

在此一着

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募山  
開道夷其險阻泐頭賊尤悍黠擬官僭號是冬峯後旣殄  
益增機險阱毒虞王師公休士歸農若不復用兵者明年  
正月計擒賊魁遂進兵擊其懈連破三洲乘勝逐北大小  
三十餘戰滅巢二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還師闡縣置  
官司堅明約束諸賊數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  
祀公四月陞副都御史敘子錦衣百戶又進千戶十四年  
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泌指心  
籲天誓不與濠俱生急走小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  
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知府邢珣等又密遣諜四出投檄

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日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兵則已大集矣卽傳檄罵宸濠賊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不聽公遂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而解圍回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

公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親征諸奸佞詭言巧譖百計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機幽算內戡凶傑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勁敵宸濠竟得伏誅內器大臣素惡王瓊因忌公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瓊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詞嗾言官論沮公不使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



始盡唯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廢一子千戶公不勝憤乃  
上疏再辭爵且極論自諸有功者竟格不行嘉靖五年岑  
猛叛兩廣聚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蘓王受相結再  
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公代姚鏌公至開示恩信班  
師撤旅蘓受等自縛來歸公薄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  
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寧田水濛  
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鞏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  
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公諭蘓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  
衆皆頓首願効死公因八寨反側久募嶺表客與蘓等約

期日去又先因永樂募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  
過八寨與蘓受等兵相犄角徑搗其巢或過其前或截其  
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桂文襄素  
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公  
擒宸濠攻城紀律不滅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  
壞士習乞削奪官爵上憐公功但停恤典子不得嗣封  
而已公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  
密對客笑談萬衆遄集擒酋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尚不知  
也

王世貞曰前是守仁上宸濠僞檄未謂陛下在位一十

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典言至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

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羣小在君側、欲左右調護、聖躬耳、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之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銜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譖之、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

得方處

之於是守仁請賑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歸省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華尋卒守仁憂居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筴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它皆名示遷而陰抑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溫旨慰

諭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上方稱守仁賢而張璁霍璉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但不薦猶持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乃出征田州守仁之出由張璁桂萼薦萼本不善守仁以聰強之及萼長吏部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雖雅知守仁會黃綰上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言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憾也守仁既病上疏乞骸因此歸度大庾而萼卒於南安舟中 年五十八桂萼因奏叅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

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停世襲盡停其他卹典隆慶初用諫官言乃贈新建侯諡文成賜葬子祭乃贈誥詞推明爲元勳聖學子正億得嗣爵正億卒子承勳嗣

鄭端簡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唯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媚心稱快爾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于顏魯而思孟劣于雄况矣公所論敘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虚心平氣反覆融玩又當見之寧庶人反時又能不願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

朔卒平大難宣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 景陵無羈勒之勞矣

李贄曰陽明先生在江西與孫許同時則爲江西三忠臣先生又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薦曾聞夜半時有巨人文塲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則在浙江又爲三大人矣且夫古之立大功者亦誠多有但未旬日之間不待請兵請糧而卽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然古今亦未有失一朝廷卽時有一朝廷若不見有朝廷爲胡虜所留者舉朝晏然三邊晏然大同城不得入居庸城不得入卽至通州城下亦如無有此則于少保之勳千載所不



可誣也。若英宗北狩，楊善徒手片言，單詞歡喜也。先遂令也。先卽時遣人隨善護送。上皇來歸，以予觀之，古唯斯美。卒今僅有楊善耳。吁以善視養卒，則養卒又不足言矣。此皆今古大功，未易指屈。則先生與于與楊，又爲千古三大功臣焉者也。嗚呼！天生先生，豈易也邪？在江西爲三大忠，在浙江爲三大大人，在今古爲三大功，而况理學又足繼孔聖之統者哉。

都督僉事劉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劉公璽，字廷守，南京龍驤衛人。博雅開將略，爲提學御史。陳公琳所器重，襲世職。卽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

幾，遷撥船廠把總。公以清慎勤蒞之，無不肅然。大司馬喬公宇，少司馬王公倬，薦陞南京旗手等衛把總，運糧值武廟時，江彬用事，以勢迫公，索運船之利，公瀕死不從。臺講薦奉勅，守脩浙江温州等府地方。到任卽清宿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中丞陶公琰特奏溫處一隅漕運重務，必得公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江西都司把總運糧。溫處之人具狀撫按乞留，不獲乃勒石建亭，民到今思之。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兌者越歲不克完，公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盛。科道撫按交章薦列，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盛公應期知公公

明每屬以疑獄多所平反公乃請依期給糧以卹軍士清衙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枉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濠之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時公祿入猶薄自處有寒士所不堪者于是科道撫按薦䟽交馳士林有青萊劉及劉窮之號當道者亦以聞之 朝廷王公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卽重之奏取副參 命未下而王公卒遂奉 勅克參將協同漕運兼守淮安銓注錦衣衛卽有議處船糧以免凍阻等䟽皆議行言官又累論薦奉 勅陞署都督僉事掛印克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奏增餘丁月糧以均

勞逸定考課以裨軍政明漕規以一衆心䟽濟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糧米以免稽遲凡三十餘䟽至今爲漕政良規復患淮揚河道淤淺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詔賜白金彩幣隨遇 恩例實授 誥贈三代卽具䟽乞休合屬狀留如去溫時撫按以聞得 溫旨慰留再䟽遂改僉南京前府事南道復薦改僉後軍都督府事赴任歲餘乞休復改僉南前府甫半歲再被 命克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再蒞以來于勢要僉不假借惟冀退休未幾得解任回鄉行李蕭然書數卷而已丁未 詔復起公而已寢疾矣公平生志意恬退漕例總兵三年當晉級

賜玉帶大司馬張公瓚毛公伯溫先後欲爲公請公皆力辭少事父疾極盡勞瘁遭喪哀毀至嘔血弟早喪撫其遺孤愛踰已子官雖廉歲時必捐俸以贖親黨至于却舊屬之金于暮夜之間還亡友之寄于十年之後嗚呼公之德亦盛矣公問學該洽議論識見出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沉靜人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嗜好不置侍妾雖燕居衣冠端坐無惰容亦國朝人物之表表者

尚書王暉昭德錄叙略云始予友公于江闕覩公面峴削無渥顏聳肩敞服類寒士及聽其言也壹壹纒纒依理據法與之上下論議古今人物事理是是非非無所舛謬載

稽其績效井井秩秩具有倫敘退省其私視身飭行毫髮無所苟一日巡按御史蒞南昌郡學郡學生講中庸天下國家可均章至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御史問諸生若鄉人先輩誰可當此諸生未及對則曰文天祥其人也公在坐聞之縮頸側面斷斷作喉語曾謂以專聶之行加諸仁至義盡之夫仁至義盡外何處更討中庸欠身欲起辯同儕躡其足而止其他應物酬事多類此所親或規其戇予特竦然敬之因與定交晚獲同漕務于淮漕務間多紛糾公能熟悉肯綮予賴裨益焉予嘗病總漕者之不盡得人因憶正德中運事大困公嘗任把總適河凍舟阻糧愆于

期公以兩葛衣夾木棉以禦嚴寒悉力經理卒免于罰漕卒依公若父母然當是時權奸用事率以悖入之貨逼脅漕總領俵各船而倍責其息運事困憊多緣此故公乃預寘一棺舟中右手持刀左手招權奸很幹言若能死犯吾舟吾殺汝卽自殺卧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吾不能內若貨以困吾軍其人愚而退然終亦不能害公談者迄今作氣不謂公面巉削無渥顏聳肩敞服類寒士乃能爾爾使總漕者之盡得若人焉運困其有蕪乎

僉事陳鳳訢慕編云公字廷信少業儒有名居官廉潔不受錢羣公推轂致位兩府初分闢江西計廩而食妻子布

衣不完巡按穆御史相特疏薦之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語堆總漕運上識其名喜曰是前窮鬼邪亟可其奏公夙諳利弊與罷殆盡士心悅服候勛方有寵請公爲市南物付運舟分載入都以罔利公不應以疾請告久之總漕非人復召用公有欲得公位者嗾言官論劾罷歸卒晚年祿入旣豐輿服稍踰昔疏乃謂其昔稱青菜劉今爲黃金璽人多寃之贊曰國有大計曰惟轉輸旣稱利府亦曰要樞自靖自獻利人足國上友恭襄丹青麟閣

錦衣牟公

事 康陵



公名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言官劉蔭戴銑等凡數十人下詔獄公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御史者自慙諸僚上奏時置其名彼寔他出公曰古人耻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邪瑾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闕字公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爲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公庇言官矯旨廷杖公垂死瑾誅公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訐下公治內臣賄張雄令曲祥并賂公公不從雄陷公安置武昌感疾而卒公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官贖三百金公指其兩子曰斌司刑不道天譴一子天

若受金行及此矣公庠屋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崔銑曰正德中前則劉瑾慘行其毒中則張永巧蓋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江彬肆其愚暴士靡靡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公忠尚書傅公珪及公凡三人公前有袁彬者以小校從裕陵北狩當是時文武羣臣或捐軀草野或奉頭鼠竄彬獨從上恭謹服勞駕還入南宮陞試百戶復辭後陞都指揮掌錦衣衛事門達中傷彬調南京達敗戍邊召彬還嘉靖中劉東山之獄錦衣王佐忠勤廉勁有名

總兵楊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楊銳字進之其先徐之蕭縣人曾祖某正統間以功進南

明之  
功非

楊公  
拒之

皖城  
何以

有濟

京羽林前衛指揮使父瓚嗣其官掌小軍營公自兒時有  
 機警弘治庚申代父官羽林總神機營正德元年掌龍江  
 右衛事衛久稱敝至是一新二年督造漕艦于淮浦歲計  
 費有贏御史中丞總戎每議大事曰非銳不可四年總江  
 西十二衛所儲運艦艘聯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  
 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  
 皖城求余闕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  
 于蓮花洲監司喜以事 上聞公曰江賊奚足憂所虞者  
 豫章耳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為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  
 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

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  
 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  
 水戰于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  
 浚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  
 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  
 岸為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公坐城上與眾誓勦逆當  
 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  
 者稱凌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喉而死  
 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  
 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

城降得不死。公語鵬曰：汝死已後，尚靦顏爲悖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闌楯外，持鉤距大呼。公發矢中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爲蔽，甚急。公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鏡實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濠力憊，夜寤睡去。公募善泅

者數人，於船中聞鼙聲，卽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返，奏捷。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實授都指揮僉事，克叅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公䟽舉鄭公岳、胡公世寧當大用。蓋鄭嘗爲布政，胡嘗爲副使，以拒濠譴者。濠旣平，十六年，司馬部論功，進公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廢子評爲羽林千戶。又䟽辭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于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安慶立生祠以祀。嘉靖元年，僉書府事，掌伸威軍營，未幾以三

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授驃騎將軍四年詔還京師保定人亦立祠生祀之至京掌立威營五年以母老乞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年制下授公總兵官鎮守遼東掛征虜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思奮明年改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淮安等處地方明年忌者有言乃罷歸南京又明年以疾卒嗚呼寧濠叛作一時討平之人可謂有社稷功矣新建伯王公守仁奪其爵大司馬伍公文定罷其官都御史張公文錦王主事冕皆遇害公位至西樞兩懸將印終老牖下復何憾哉公自立官足不及樞門請託身歿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爲葬

咸寧侯仇公

事 康陵

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立功陞使克遊擊將軍寧夏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寘鐠反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與武營守備保助者又與賊聯姻爲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助以賊故姻遂疑助不用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矣白上用助爲參將以鉞爲副總兵討賊命下纔數日助䟽上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亦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候保助楊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爲內應俄蒼頭書童沒河潛入見鉞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鉞嗾人謂賊何錦



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亟昂來問病鉞猶堅卧呻吟言且夕且死蒼頭卒起捶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寘鏞克總兵寧夏封咸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仍總兵方寘鏞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遂菴將兵出討遂菴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鉞在彼非久當有捷報蓋鉞自列校楊公識拔以起者其蚤受知於大賢如此七年克平賊將軍征流賊功進侯與世券加祿百石十六年子恩病恩子鸞嗣侯以罪誅

太保梁武壯公

事 永陵

公名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興武營慣戰敢先登破虜八年進遊擊將軍益奮勵士卒練訓東西援應有斬虜功十一年進副總兵延綏十三年斬虜首功歷陞都督同知十四年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虜患大同宣府虜數入塞殺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叅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卽反脣瞪目或飛章訛言以相搖撼公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

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  
恐爾不得用其衆耳自是鎮兵稍稍歛縮十六年春公率  
兵出玉林川斬虜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山門復猶  
兒庄各斬首八十叙一子百戶十八年公鳩卒給餉修五  
堡軍中不敢譁公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  
近塞公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公沒五堡亦旋廢十九  
年三十年俺荅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逾太原窺平  
陽公不死五堡不再廢虜亦不敢輒輕入自是鴈門河東  
雲中上谷殘破 朝廷亦思公優與卹典贈太保諡武壯  
公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虜營虜不敢輒近塞得虜

練家丁

見公存亡有聞擊

營馬盡與諸出塞劫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虜以故益畏  
公或謂公出邊起釁者起釁律有之謂承平時虜牧獵爲  
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虜數深入駐帳  
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我曾搗巢否也公卒家丁無所  
歸守臣以聞令人伍與衣糧邊將頗得其力  
李贄曰余所見有俞大猷戚繼光所聞有周尚文郭琥皆  
具將材乃顧養謙獨以大將推俞而謂戚只可稱名將豈  
其然乎今紀効新書等所言具在文亦切約可誦可畏安  
在其不能大將也要當以俞戚等爲嘉靖大將名臣而以  
顧養謙爲當代豪傑名將

都督馬公

事 康陵 永陵

都督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即自稱疾篤。不隸彬。以叅將守太平。虜入塞。再創去。克總兵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上至喜峯口。馳馬欲出塞。永叩馬諫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朵顏酋把兒孫結諸虜邀官賞。不得。輒入塞。永迎擊。再敗之。自是效順保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鎮。參將賈鑑。朝議且撫永。力言不

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勅永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疏乞宥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祿南京。十二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斬。軍遂定。陞左都督。卒於遼。遼人爲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焉。永爲將。善調虜情。先知所從來。及衆寡。因勢設伏。以故虜往往失利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獎拔列校。皆拔起爲方鎮云。

都督沈公

事 永陵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未弱冠。已

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首前趨、之希儀、揆頸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決項死、又掣刀、斫刀首於鏢間、斷其頰、車又射其弩首、竟却其追兵、而還、遷都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伐岸竹、揭岸上、編筏以爲絲、頃刻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且半渡、發伏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姚督府鎮、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嬖翁也、當助猛、奈

何、希儀能素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邕梧危矣、奈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潛渡江、請左哨將乞糧、請并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解、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煮餘糧爲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幟工堯山頂矣、賊大囂、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



州初歸順岑璋素信希儀使圖猛則遣兵二千人陽助猛  
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爲間官軍得工堯則先囂工堯破猛  
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歷歸順境索猛歸順斬他  
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獻猛馘梟軍門矣督府議設  
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  
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擢右江叅將  
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卽賊巢軍民至無  
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璉殪於賊希儀至鼓  
士氣破賊訶者耳目偏官府卽閨闔中稍動色賊在谿洞  
數百里外趣知希儀至頗令熟徭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

得與徭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訶於是賊動靜聲  
息願徃徃爲我所先得所鵬勦風雨來去每出勦卽肘腋  
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日出某門旗頭  
卽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自不知頃之劉營賊衆至  
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  
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  
在賊驚以爲神卽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鵬勦  
必其劇巢縛管繩爲記無妄殺於劇賊巢得婦女牛畜果  
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  
戰或刀弩而門矚者曰罰若牛五若奈何刀弩矚我師於

敵不知其所攻

是賊讐服無敢陰助賊及門矚者嘗欲勦一巢乃佯卧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卽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凄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齋火若砲衣毳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子蒲伏山頂兒啼女眺徃徃寒凍死或觸厓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詔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陰詔之則老沈固在叅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爲熟徭而

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詗者矣後熟徭旣伏公威信調征他巢雖懼讐不敢不徃甚而大雨徭懼失期沮溪水以應要有溺死者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徭不爲賊比希儀則能使徭人攻賊前此未有也思恩奏設流官而州數反側不靖已聞濬有子曰金在鎮安益洶洶首楊留者在賓州乃辭去曰留小主人在請徃希儀時方憂思恩聞留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留應之且爲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喉立梗矣乃婉色好語謂留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徃征田時固聞之因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呼留入密室要賂

卽得賂行爲金復官留乃大信且出復呼入曰韋貴徐五  
今分將思恩必讐金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因留以  
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罵曰金本土官子非賊奈何  
不納則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詣兵備隨盡散其五千人卒  
縛金而思恩復寧當是時非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柳度  
十三年移淑瀘後總兵貴州會北虜入寇詔屯宣大未  
幾署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巇販之警  
幾絕然天雨輒苦創痛數在告已還廣西瓊南五指山熟  
黎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濬者黷貨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  
不休希儀言于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

逆者如虎投筭勢不可釋宅諸夷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  
勦之則墮信莫若獨搗其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者褫魄矣  
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  
知賜金幣改貴州入銅平巢甚竒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  
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爲耳目者賞不失頃刻嘗染  
危病所部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者  
皆徧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唐太史願之  
言余宦游得當世名將數人比馬永梁震西何卿南希儀  
震與卿予未之識而識希儀永永魁瓌長偉見人類首下  
視寡言笑希儀短小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

所謂偉男子也。故撰次其事，希儀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齟齬，不能展。嗟夫！若希儀猶爲未盡其用哉。

都督俞公

事 永陵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髫亂時，輒佣僮以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爨，顧誦讀不輟，銳意文事。父卒，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劍，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中，登會舉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于毛尚書。作溫，翟侍郎鑿

翟得書，驚歎禮之，驚一軍，然終不盡用。乃奉勅守汀漳。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爲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于陸，賊合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多集海舟以擊之，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函賊首以獻，倭難作。大猷以南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連捷。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蒞文華，言論死。大猷坐落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浙直鎮守，而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鏡其上，倭船遇之，輒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



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于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勦盜王直者、徽人也、以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夷貿易、爲逋逃主、天子以連歲倭變劇、皆直故、必得之、至勤精裡、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繒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逋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盍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殺直、於是宗憲恚失信、怏怏曰、吾爲俞帥笑矣、而羣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闔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

追以爲解、而大猷逮、詔獄、譴戍邊、饒平民張璉反、僭名張官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贛將、時胡宗憲已奉詔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剽、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感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團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栢嵩嶺、瞰璉巢、賊果歸保巢、而

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潛使說璉黨執璉，已爲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已。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璽書，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贛晝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提浙兵未至。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追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犄角取之，可使孑無遺，且速戰勝亦

可遁，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共詬病之。已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蓋閩士夫業已爲流言聞之朝矣。倭三萬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爲廣患。詔移鎮湖廣，羣盜憚大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詭殺倭自效，遂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於督府都御史吳桂芳曰：韃賊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鬪耳，是死路也。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若不能勝，又

散之令得遁去則遷曠日又爲勞費無已也於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爲大猷負坐免官都御史爲抗言於朝乃得留二源山表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鸞者盛驕從克禪將爲死間賊得鸞自安而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爲方叔元老之猷云大猷

爲將事先必周慮萬全旣事徃徃爲善後長久之畫爲人易簡無町畦而有容善忍以忠厚自任重然諾功則稱人罪則稱已參將楊克寬罪抵死大猷力爲當道言克寬忠勇慣戰請保任不効甘同罪詔獄時妻子寄食甚窘百戶鄧城亦就逮適有遺數百金者立與之諸推轂楊弘舉曾清之倫皆大聲疾呼期必用後皆爲名將禮布衣士爲上賓平生蒞官警衆陳師鞠旅一決于理雖支干孤虛雲物氛祲堪輿奇遁兵家以爲務者未嘗一訊焉譚侍郎綸與書言綸近對人言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威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謂小知誠如霍子孟任如諸

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則公之大受然也公精誠當不以老衰不爲時變哉蓋信重如此而士大夫稱平閩浙功最者徃徃推戚將軍繼光

都督同知萬公

事 永陵

萬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居士浙之寧波人公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炯炯忼慷多大節相者竒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年十七襲衛指揮僉事志在鵲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煩

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閱公卷以爲竒置第一衆以所對多忤時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晉視浙江閩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爲漕運叅將者二漕鎮總兵掛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爲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旣久國計絀靡河溝通塞祖制及時敝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竝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䟽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



年黃始盛來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䟽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

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于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于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湖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嘗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雇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羨以還運卒故卒

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廢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  
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  
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  
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  
本至論、識者趨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  
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蘓、與倭遇、婁  
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  
矢、不爲止、遺書于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  
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  
七團八圍、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公琬、賊據內

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而去、  
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  
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  
歸、如得士千、卽賊減千人也、以較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  
寢衆、賊寢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餘皇若干、內  
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爲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欵  
王直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踈鹵、可誘而縛也、薦鄞人  
蔣洲、張惟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逮約獲直  
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貼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  
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

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厯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爲功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蘘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固本者深有爲也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塩法壞而邊儲日不克矣邊儲不克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向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飢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湏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

也。先是庚戌虜闖入塞內，傅大都公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卧時耶？尋事定乃已。公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于心。關西釋自然者以苦行鍊磨，得悟絕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已，淺之乎其論顏子也。夫○爲○將○而○悟○性○命○之○理○人○之○罕○備○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卽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易于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羅達夫論道于臨江，達

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公雖超請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昔曹抗首談性命，而自愧於倫物，得無爲跖者咄耶？爲文敏給踈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贅言、九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艾集、玩錄、亭詩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于世。公薄田僅供饘粥，諸爲德于鄉，如建橋賑飢，不可指數。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餅鉢蕭疎，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爲名將也。嘉靖丙辰，正



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于庭光射數十丈云

都司戚公

事 康陵

戚將軍景通字世顯定遠人其先百戶祥以略地戰死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景通長幹脩髯類關壯繆既世官踐更京師常席地讀書當暑不輟劉瑾結豪傑爲逆陰遣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發難著此者爲劉景通且日爲黃冠遁去將率六郡良家子赴不測瑾敗乃還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景通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琪夜至伏姦民舍旁遂禽琪頃之

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景通楊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母而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盍避諸景通曰彼卒遇我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擊卻之遂入鄒登陴誓衆嚴守備一日帥輕騎過孟子庄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累數十捷卒保境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籍衆皆掩鼻不欲近景通曰偉哉國士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原無憾矣爾曹頤病之邪騎過沮澤中率先下得休其餘力遇賊輒有功兵罷以軍政掌印部使者舉孝廉陞江南運糧把總至則祛積弊卻羨餘比輸太倉故有鬻籌之弊客

以告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壹勿欺吾寧受簿責毋寧自欺已輸倉不中計對簿度支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懷羸金三百餽之景通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顧納羸金爲欺耶事白復官戚勲以總督備倭至欲引將軍爲同姓景通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勲府卽自附璽書之謂何卒却之拜總督備倭陞山東都司僉書陞大寧都司掌印河間治河父未底績屬爲植不踰月而告成大寧缺僉書一人部署匈奴內附者景通言安榮可榮奉百金爲壽目攝之曰吾薦賢故薦君以此相加則吾薦非也榮慙而退奉詔坐神機營母閭貞節年老矣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便

奉給景通白首子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雛前卽不當母心蒲伏請受杖母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毀斑白始有子曰繼光繼光綦履過庭將軍大誥曰童子何知綦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饗卒伍以自封旣知爲外氏所遺卒裂綦廢勿着居第垂二百年始改作命綺䟽四戶列兩楹間工請益綺䟽十二景通曰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猶聚族於斯四戶足矣不然此且不保季年畫策備胡累數百牘其後趣繼光受職京師病革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上納之乎未耶垂絕舍人納褚幣裛中瞪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真司必不受我錢悉

出之乃瞋後繼光著戰功爲東南名將繼光字元敬世稱  
戚少保云幼而押闔多權竒隆準方頤轂而鷹揚英氣勃  
勃旣舞象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旣冠奉父命上勲府襲世  
官待次司馬門善相人者目逆之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  
專征不五等則三孤矣庚戌待試武闈匈奴大入部列城  
守簡材官戍九門少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  
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春秋入戍少保任中軍從務輯衆  
心一軍皆服使者推轂進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  
書會倭難甚少保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  
無臂而格于將乃今烏合者不張欲調者不戢吾不知其

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敵愾其習慄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  
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少保  
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第  
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短兵夾  
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  
距擊刺互用名鴛鴦陣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  
叅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賭旌旗皆辟易所嚮以  
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少保西行旣捷露布以聞  
軍聲益振頃之閩寇張甚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  
田其酋長壁莆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叛

兵乘亂出入，眦若無人。少保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勒功平遠臺。少保既班師，大司馬趙公代督府發浙餉，屬少保募精兵萬人，閩望援兵如望時。雨兵至，寇相蹂踐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蠲脇從首功居多。隆慶初，虜陷石州，東薄昌黎，用廷臣議，召譚司馬戚總戎入策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馮積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賸軍費，參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鵬勦，掩老羸爲功級。既賣而賞有差，刳殯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

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迨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未決，既譚公出就督府，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筴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廨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



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卽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  
又言薊當肩脊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  
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通圯通修滋費無益請更版  
築諸戍士畫地受工跨墻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  
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噐候糧具在虜至則當睥以守退則  
番休第力詘未能舉羸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疆律之  
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教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  
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  
甚至于日中軍容益壯總于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  
是乎旣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

南兵爲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蕪少保巡工  
介弟爲植少舍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督益以壯麗  
獻功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  
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  
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鞞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  
虜乘睥火噐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鉅虜馬  
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慮師不宿飽復益  
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筴應主兵戍守  
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  
鄉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

不以律比年東西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巫卜不祥遂謝東胡款關入貢部言虜數苦薊比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卽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梁益且將求多總理故以叅將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克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當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右司馬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閔監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闐闐比還報悉以狀聞旣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天子出其如主幼何旣而以修薊功進左

都督其加秩則少保兼太子太保其階則特進光祿大夫及江陵歿人言波及少保西裨將起記室少保知翼而就之乃陰布蜚語京師領少保而自代始移鎮南粵虜入黑峪因薊人願亟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尸祝之少保度嶺南任疆事如三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少保歲散千金徇客急歸而暴折卽延醫治病且無資以丁亥蜡日卒先是任子恩皆停僅襲祖職得指揮僉事

續藏書卷十五

經濟名臣

太保王忠肅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翱，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

士者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公兩試皆高等，上

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註誤，遷行人

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

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四

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

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公提督軍務，留撫

遼東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  
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  
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公遼東  
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  
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  
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  
鞠乞用一人上用公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吏部何  
尚書下獄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公入四川  
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  
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

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公至諸將庭參責  
其翫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  
命得釋公卽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塘溝五里爲堡  
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公益簡練卒  
伍賑調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興輒置緣  
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  
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王公逾年督諸軍  
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北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公威望  
已著諸蠻聞公來大懼公略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  
長信向公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



繹騷之患，公初入吏部，佐王文端公。天順初，落太子太保。文端公致仕，專任公。公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南陽爲石亨逐去。裕陵召見公，問賢

何如人，公力言賢才，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南陽在內閣，亦左右公。上進退大臣，時時召公面，可否稱公先生，屢乞休，不允。公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太子少保。上

嘗諭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老爾。

時公年七十八，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翱壽最高，尚有

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罕富，不易得。南陽

對曰：若繼翱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茂陵卽位，免公

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

太保，諡忠肅。公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

軒輓，年富、李秉、程信，皆公薦用。公本北人，嘗因召對，裕

陵曰：此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

以故公推轂北人爲多。至姚夔，又反公，往往右南人。清譽

稍不及公。功名損於禮部時，公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

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旦，居第三十餘年，不改

於舊。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公餘退宿朝房，唯朔望時

令歸謁。先時曹賊亦知重公，不忍加害。南陽嘗曰：臬陶言

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先朝留意

大臣

每如此

彭惠安公贊公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况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感於公見之人皆以為確論子竚世官錦衣副千戶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鑑字有戒吳人永樂十年進士為御史陞按察副使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寬洪清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薦按察使王文副使金濂入內臺正統元年與于公上疏請定輸粟贖罪法在陝十餘年教興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久旱公至即雨雨久

公至必霽人益愛戴公召入臺為右都御史尋陞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景太四年秋致仕卒謚僖敏陝人尸祝焉

尚書郭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璉北圻新安人初名進太學生永樂中為戶部郎官公質直寬厚臨事從容不見喜怒精練吏事簡約有條宣德初為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上為改名璉四年

代蹇忠定公為行在吏部尚書罷兼職五年冬上諭曰

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為朕擇才昨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即錄故官不乏才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是也慎留意正統元年進士

聖主也、今之、於、臣、尚、不、肯、留、意、况、人、主、乎、

李賢入選公試賢嘉禾詩奇賢輔相材授驗封主事未幾  
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  
去謝天譴公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  
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璉老矣官至冢  
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公言疏上盡留諸大  
臣公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公然潔廉務採實行不用浮  
薄游聲譽之士雖爲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正  
統七年請老

尚書周文襄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八

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預上喜公有志改翰林庶吉士十  
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二十二年爲越府右長史宣德  
五年東南財賦煩敝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  
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巡撫嘉湖二府十四年八月陞  
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老不允明年請老  
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凡在江南二十二年先是胡榘巡  
撫江南用法嚴刻公濟之以寬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公  
不及胡卿使下情不能上達公笑應曰胡卿勅有祛除民  
害語我勅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當是時蘓州  
府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

伏地哭言。蘓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爲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况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鄉圖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爲押運，視遠近勞逸爲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爲舟檣剝轉諸費，填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縣爲倉名預備。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綱運風漂盜奪者，國

服轉假，至秋抵斗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人支口糧以爲農事，故不責償。時插蒔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并賦，凶歲再賑，秋熟不償者來歲不復給。時裏河漕軍與民半，軍船出官廠，民率顧舟。又經年往復失農業。公與平江伯議奏，軍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交兌江北衛所漕者，出通關還繳淮安一石，兌加五斗。瓜洲五升，如裏河舟未渡江，南京諸衛抵倉兌者，加與過江米及觀墊蘆蓆與折米。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公請通州草場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止三十兩。南京輕齎赴買上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支南京。米賤時銀

○經○濟○實○才○



一兩得米七八石公請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一兩准米四石解京折京官俸蘇有官布疋准糧一石舊例疋重三觔比解又以紗麤十退八九公言農間布疋觔重紗麤價顧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觔重務在長濶如式耳傳中馬衣被諸應客者舊皆領於馬頭馬頭豪者橫科弱者粥產公令田畝收米升九合與糧俱征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蘄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爲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綵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

觔遣官勅公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塗勅使速公且還治公不應至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公出餘米造上明盛者須水磨非遲歲月不可公令且沃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至海鹽築捍海塘令郡七縣合役萬夫自七年正月至十一年費萬計皆出公度支海竟不能爲患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供及解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一切取餘米歲不下萬計施及僧道問報饋遺往往各得其歡心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至今思周尚書

也。公宇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卒，年七十三。諡文襄。

鄭端簡論曰：忠定秉銓，忠靖握利權，皆二十七年。忠宣尚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忠安爲禮部尚書，三十二年。文襄巡撫江南，二十二年，皆久任責成，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事，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

故在後，鮮能及焉。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

事長陵 景陵 獻陵 裕陵 景帝

公名通，字學古，吉水人。年二十四，舉永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通與諸御史上疏忤旨，未發，亡何，交陞平，地絕遠，多瘴癘，而夷僚新附，畏約束，中朝士憚往。上詔御史予三級，知交陞諸州，通得清化，已而黎利叛，來攻清化，通累擊却之，而成山侯王通擅與利構，棄交陞，拔吏士歸，檄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等曰：王通不奉命，喪地辱國，此城羅生，死所耳。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與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萬，晝夜來攻圍，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而

詔使至如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  
死贖爲庶人餘非罷卽謫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郎又  
之坐法免徙南邊赦歸睿皇帝北陷虜虜日近詔羣  
臣舉將略有以通應者拜職方郎中尋擢右副都御史守  
居庸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剌知院三萬騎逼居庸  
甚急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叅將楊俊者以  
精騎入衛京師道關夜遣裨將告通通仗劔厲聲曰若欲  
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度者  
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  
七日虜退趨紫荆通選兵追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

捷聞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賜璽書慰獎焉通數上書  
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或曰通在清化得異人授  
以遯甲諸書習之精重謫南荒復延秘跡虜寇居庸望烟  
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弘治末年隆興父老奏巴巴之變  
通守關有保障功勅祠居庸關

尚書年恭定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爲年永樂中鄉貢爲  
山東德平訓導召爲吏科給事中陞陝西叅政巡歷郡  
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賊吏正統九年陞河南  
布政使飢民流聚十數萬剽掠居民撫輯散解力行節儉

却侈靡風俗爲之一變也先數侵邊陲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必覈無濫襄垣王遜燁誣公公請老戶部言公廉威爲奸豪所忌不可許景帝爲勅王守法度勿得汗風憲大臣卒吳淮誣公不法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手謙議曰穰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齊以一穰苴故稱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翱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翱等淮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公又嘗按山西叅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公臺置獄訊景帝

曰厚怨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籍公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轉誣公巡按御史爲雪公誣狀事得已天順初石彪倚亨中公危法逮詔獄上素知公南陽又力爲解得致仕未幾南陽薦賈銓爲戶部尚書召銓至又薦公左右不悅公者輒巧譖沮公上諭南陽戶部非年富不可對曰人多不喜富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竟召公爲戶部尚書時王忠肅公年七十八上又諭南陽曰繼翱吏部非富不可公經理財賦蒞以勤廉不動聲色出納節適八年春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興公薦楊琰余子俊吏部疏



論公侵官。公上言薦賢爲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且乞致仕。不許。公剛正朴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卒年七十。諡恭定。

尚書耿清惠公

事

長陵  
祿陵

獻陵

景陵

公名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六年爲禮科給事中。正統二年。兩淮鹽法大敝。擢運司同知。公性節儉嚴肅。尤慎交接。吏胥豪商勢家。凜凜不敢肆。嘗條奏鹽法便宜事。著爲令。丁內艱。鹽場數千人走闕下乞留。陞。使嘗坐水旁。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清。已而被

誣。逮下獄。得釋。又以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景帝初。陞刑部右侍郎。屢辯疑獄。有婦訟其夫坐離異。公不可。杖其婦歸夫。尋出理兩淮鹽法。已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公善循拊。流民復業者七萬家。勅錄諸郡大辟囚。寃得釋者二十六人。有婦人來何苟家者。去而歿。婦家訟苟與弟殺婦。苟誣服。公疑之。釋苟兄弟。已而竟得殺婦者。讐家也。代還京。景泰三年。王文當出陝西鎮守。代陳鑑。文不欲行。諷諸御史留已。公以侍郎出陝西鎮守。除弊屏貪。威望益著。先是巡撫多部寺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下亦不肯受約束。公奏得徑下。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公

議公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浸漁養銳氣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是○竟不增戍是秋 勅公考察陝西方面官四年冬陝西左

布政使許資言侍郎鎮守與御史不相攝文移輒礙改公右副都御史鎮守會又言市羊角爲 上供燈公疏論曰

昔宋神宗買浙燈蘓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

上遂止天順元年公來自陝西留爲右都御史 勅公考

察諸御史是年諸御史劾曹石逮詔獄并逮公降江西右

布政使尋轉四川 上知公清正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

九疇去非其罪南陽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以禮

部召至京陛見 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尚書曰遂卿優

閑四年卒 上又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公

公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雖權貴亦敬憚不

敢犯好善嫉邪別白太過以故與衆不合累遭纒困卒謚

清惠子裕自有傳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

事 景陵 裕陵

公名信民新昌人永樂中舉人宣德間擢工部給事中  
正統間陞廣東左叅議嘗劾罷按察使被逮至京廣中數千人走萬里詣闕疏公公勤廉能乞留以安百姓得復職適南海盜起陞僉都御史守其地公宣布恩威獎勵士卒屢

戰屢捷，撫歸數萬人。景泰元年，卒官。廣人手香燭，弔哭者幾萬人。錄其子玠爲太學生。廣耆民，又相率走京，乞立祠祀公。著祀典。成化中，謚恭惠。

太傅于忠肅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于金，爲汾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爲大官。至高祖夔，仕元，爲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于杭，遂爲杭人。大父文，始仕明，爲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君子行。受謙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大父俱贈少保。兵部尚

書謙七歲，僧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毋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督諸生過峻，爭噪而犄之。方詎攘間，僉事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僉事瞽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噪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也。今不罪噪公者，猶可。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乃止。而謙由此顯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鬯，每奏對，宣廟前上必爲傾聽。而是時顧端肅公佐長臺，事其御寮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爲已弗如也。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冤。處者藩國挾和買爲市廛害，謙復按

懲之歸復偕錦衣官校撻捕官河之匿私鹺者所按覈於  
權倖不小避扈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旣面縛降上卒  
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  
慄稱萬歎而已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  
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上手書  
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時年  
僅三十三謙感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  
益病苦歲饒則多出官錕糴民粟歸庾儉則吐庾粟減直  
以糶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  
令邑各給田與之半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

勢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  
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  
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  
不能至往往翫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  
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用充溢謙于吏術民  
事亡所不精剴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爲急當是  
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足  
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食二品俸謙旣在官久威惠  
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勵聲叱之皆  
大驚散走曰不知爲我公也當入朝議事人謂卽不橐



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入朝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謙之。勅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讞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干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略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

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而亡何爲正統己巳。虜酋也先既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鄺埜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上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以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



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播之立死又播二闔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王且啓王下令曰播順與二闔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皇太后卽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姑退于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旣死亦不宜濫卹報許

郟王旣卽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

入對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衛穎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囂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厰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



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瑋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及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搢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太上皇帝破紫荊。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

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謀謀上。皇輦駕遠。夜令人以火炮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詔褒予謙。進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謙退而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耻之。今謙不能死。而以微功賞。能無愧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叅將許貴奏請遣使贖其幣。以款虜。而徐爲討伐計。謙謂前者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虜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徒焉侮我。何似而可言和。况虜不共戴天。譬

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介冑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

太上矣。謙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事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鎮。俄諜報虜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筴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勝我。乃上方略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今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爲

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誘爲虜。聞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計。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太上羣臣王直等請之力。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而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言。和者。覲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

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上皇得返駕矣。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肚腋少他患。楊洪旣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



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宣麻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討。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爨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獐獍。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旨。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卽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耀霆擊。靡不惴惴効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

景帝能用人。

太上旣歸。

上奉之南城。又欲易。

皇太

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

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

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羣公皆一辭。謙獨

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

上弗許。時已巳。城下之役。石亨

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

詔予一子。府

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

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豎

子。尚如此。意臣敢饗此。又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璽書。

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

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上使中貴人興安、太醫院董宿視之，云：「治痰必需竹瀝。」上為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自尚方。謙皇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為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為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為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頽首而已。洪、亨皆老帥，宿將而

亨尤貪縱自快，謙事裁之。洪死，而子俊恃勇，驕桀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釋其王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未必勝，而彼率其別部異道而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為謙糾論削。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為大同游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啣謙氣陵之。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錮，迎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為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

鞠日、亨等加鉗鑕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何益、既奏上、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理者、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僂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棄市、籍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恚、朴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淵、龜底、孫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廡、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亟、

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庾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伯欽、反、族、謙有一子、寃、自府軍前衛千戶、赦歸、憲宗初、上疏白寃狀、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杜國太傅、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寃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用聲、謙爲文、肆筆立就、詩亦爽儁、然少裁割、獨其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

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萬曆中改諡忠肅

弇州外史曰李夢陽爲于謙祠記曰謙死一時痛之云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噉而當虜之擁太上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颺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介冑分不言和而言戰守當太上之迎復謙不爲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圉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睽再不違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天命所皈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姦發元勳甫就膺此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

太師王端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正統十三年年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爲古文辭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濟以是不得留出爲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條上刑罰之不中者六事於朝而議行之五年擢知揚州府天順四年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嶺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轉河南



爲左成化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撫治南陽襄荊諸府時以襄南多山秦楚之流民萃焉礦賊又不時發特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已會兵搗襄盜平其巢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流民聚貲立生祠祀恕家家繪恕像母憂歸四年卽家起復巡撫河南明年入朝議事因上六事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七年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九年改南京戶部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二童往中貴人錢能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

吳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景等復與其國互市稱載還恕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銀鎰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外夷罪當死當是時灝別爲私郵以通滇省欲乘間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贖暴肆諸狀言昔交趾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爨致麓川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上爲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

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恕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

上十三年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明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衣書一橐而已掌院未幾叅贊南京守備又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如故盡攝營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賈非奉旨毋得自爲互市考選軍政卽同事者無敢干頗不便怨而適有奧力取中旨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兼督糧餉怨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粲槩及庖人賤工請稍裁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

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怨與周忱兩人而已忱以十八年怨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富然忱彷彿姚元之怨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怨言帝王之學貴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獒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也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齋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人情洶洶怨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奏怨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其

狀。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并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二十年，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時錢能復夤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亦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唯有敬事而已。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造大鎮國永昌寺，忤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外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且數十萬。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併復黼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還。

俊黼南京，恕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旣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累上。上崩，孝廟卽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卽家，特召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不許。改吏部尚書，入見，卽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以備顧問。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

不聽從。何必內閣也。恕薦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被抑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紘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反爲景所誣，與俱罷。恕言紘不當罷，卒奏起爲戶部尚書。有徐生者，太醫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恕遂乞休。屢疏上，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恕遇事輒言，有不合卽引疾求退。上每溫言留恕，內閣滋不悅，謂爲好名。滿三載，授恕光祿大夫、柱國。上念

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脉，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春宮效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逮問，有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旣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據濬上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詳訪具奏。恕自疑有沮之者，乃求去益力，而上特慰留。居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恕



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此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懌，疏辯。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卽臣傳內所言皆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文泰無賴，逞此機巧，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入，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傳若行，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爲民都御史吳楨。楨亦爲奮詈，潤色文泰草而

授之。因請逮恕及濬楨面質。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俾焚其傳草，而濬楨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不聽。於是再三懇疏，引疾乞休。上乃許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而文泰心怏怏，謂濬不能爲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吊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公齟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吊爲？時人快之。恕歷仕四十五年，家居健無恙。日翫大學諸書，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而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走謁再拜叩，質疑難，恕亦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天子遣行人齎手勅，牢醴綵幣存問，益

月廩歲夫，怨乃復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怨噉食兼數人，至其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瀾漫，遂瞑。訃聞，上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端毅。怨有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者，而少子承裕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謚康僖，有學行，不隳其家聲。

李夢陽曰：國制文極六曹，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愾，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英廟之遇文達，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覃縣封丘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帷幄，佞幸請劔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矣。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其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與。

少保姚文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明年爲吏科給事中，內艱闋，復入科，會虜變，景帝監國，議卽真，公豫議有力。景泰元年，超陞南京刑部侍郎。三年，改南京禮部侍郎，勅考察雲南諸吏。四年，還朝，留禮部。上不豫，羣情洶洶。

禮官方具議。上皇已復辟，調南京刑部，未幾召還禮部。天順二年，南陽薦改吏部。七年代石瑁爲尚書禮部。上顧公儀度，奏對都雅，大喜。成化四年，睿皇后崩，議合葬祔廟禮。上以孝肅太后故，輒報聞。公疏言：先帝治命，錢后與我合葬內閣，無忘朕言。率百官伏文華殿門哭諫。泰陵嘗見公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五年，李秉去，商輅欲薦公，彭時欲薦王槩，而尹旻又欲得尚書，相持久之，乃以崔恭爲尚書。是年六月，公代崔。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未幾卒，贈少保，諡文敏。成化初，公言少保黃福得謚忠宣，土木灰事大臣尚書王佐

鄭埜，雖贈少保，未得易名。佐操存正大，經略弘遠，埜心術端介，處事嚴格，沒於王事，乞謚如福例。制曰：可。諡佐忠簡，埜忠肅。尹旻，字同仁，歷城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景泰間，歷戶吏二科給事中。天順初，遷通政司叅議。六年，督餉陝西。成化二年，陞吏部右侍郎。五年，轉左。歷佐王李崔姚四公。九年代姚公尚書，累進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太傅。二十二年致仕。弘治十六年卒，贈太保，謚恭簡。公選法通敏，賢愚皆說。端簡論曰：九臬執中，相繼在吏部，南人不喜，謂二公右北人也。時內閣南人，各欲用南人吏部，以故執中僅一年去。北人紛然，詆南黨善傾人內

閣不得已用克讓南人又不喜克讓數月去而大章入吏部出入五年北人爲之語曰斬却姚夔頭去祭王翺墓同仁代夫章凡十三年內閣又指同仁爲北黨父子奪官去甚矣銓曹之難任也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才識宏博議論持正已負公輔之望景泰二年以僉都御史總督宣府邊儲叅贊軍務三年秋瓦刺入貢上言迤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日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尚不給

何以供虜使且永樂宣德間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虜草地牧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許往牧大同以故深知地利數犯邊今虜使畜多譎詐之計不可不防是年兼巡撫尋改提督軍務公遂薦葉盛叅贊獨石諸城軍務劾總兵紀廣副總兵楊能上曰塞圍方棘不得以細故掇大將下巡按御史勘報廣亦訴公專權召公還京以右通政蔣琳爲僉都御史代公言官交章請留公上爲遣言官卽勘改琳貴州鎮守督軍務公留宣府四年掩土木鷄兒嶺戰沒遺骸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荆諸鎮並掩九十數萬是秋病乞代不許許公一子視疾後復起遼東巡撫



續藏書  
公節用愛人、恩威兼濟、吏民畏而服之、又能識拔將校、斥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卽小入、輒先覺、驅出塞卽已、以故邊民得休息、軍無冗費、虜亦知公名、輒徙帳避去、成化二年、董山誘海西寇遼東、公及武靖伯討降山、逮山至廣寧、誅之、徙其黨廣西、加太子少保、還臺、四年、入吏部、代鹽山爲尚書、五年春、致仕、先是、公與王竑竝以剛方負時望、坐廢、再起、巡撫公遼東、王陝西、改淮揚、尋都給事中張寧薦公爲兵部尚書、王左都御史葉盛入閣、時葉自廣東入議事、御史呂洪言公尤可薦、葉聲名損於嶺南、不可薦、薦公及王竑、上用王、兵部公都察院、葉亦改宣府、未幾公

入吏部、公在吏部時、崔尹爲侍郎、不相能、適巡檢事爲考功郎中、張環所持、康御史以星變合諸言官、乞汰京官、且劾戶禮兵三部尚書馬昂、姚夔、程信、并學士商輅、康御史者、與公善、故諸大臣疑公、公又請會臺官考察京官、大臣被劾、聽自陳、上留姚、程、商、而馬罷去、有戴御史者、請方面官復如正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語稍稍侵吏部、劉御史言薦舉開競門、不可、是年朝覲、斥退者衆、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時短公、蕭給事中遂劾公、下廷議、兩侍郎唯唯曰、吾二人嘗言之、奈不肯聽、公遂致仕、與來朝被斥官同辭、竟快諸讒忌者、蕭給事中又爲山西布



政使丘陵訐逮 詔獄諸言官又疏言王槃欲入吏部彭

時為內主以故逐秉彭不自安稱病商欲弭羣口請用崔

侍郎吏部尹轉左葉陞右侍郎代尹康劉二御史蕭給事

中並謫官公居家言官屢薦大臣忌其方鯁竟不起謚襄

敏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公名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為戶部主事有能

譽出督延綏邊儲南陽薦知萊州府府庫故歲入漕海布

數萬輒浥爛守者率破家公請量留漕海布餘並出為軍

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十三年萊大旱蝗乞免

下邑逋租明年虜犯京師集兵數千遣官部署勤王在萊

六年吏畏民懷景泰三年陞湖廣右布政使盡革諸冗費

及和市苗民侵武岡督餉訓民兵勦賊賊皆聽撫公安監

利流民相殺公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

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調左江西囊中惟律比圖書衣

數襲省有廣濟庫者庫官吏乾沒五十萬公發其奸賊行

臺韓雍竟法連坐布政使失職郡邑肅然制為役法調輕

重任一歲之勞得九年之逸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

撫蘓松諸郡所至進耆老詢利害為興革會都督徐恭請

浚儀真漕河公役夫六萬人程工贍廩民不告勞又浚常

鎮河避江險四年鹽山薦爲吏部左侍郎成化五年代李秉爲尚書不久罷歸九年起爲南京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莊敏公寬平坦易中無芥蒂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褻其在吏部慎惜人才獎拔後進廉靖自居人知畏憚

尚書王莊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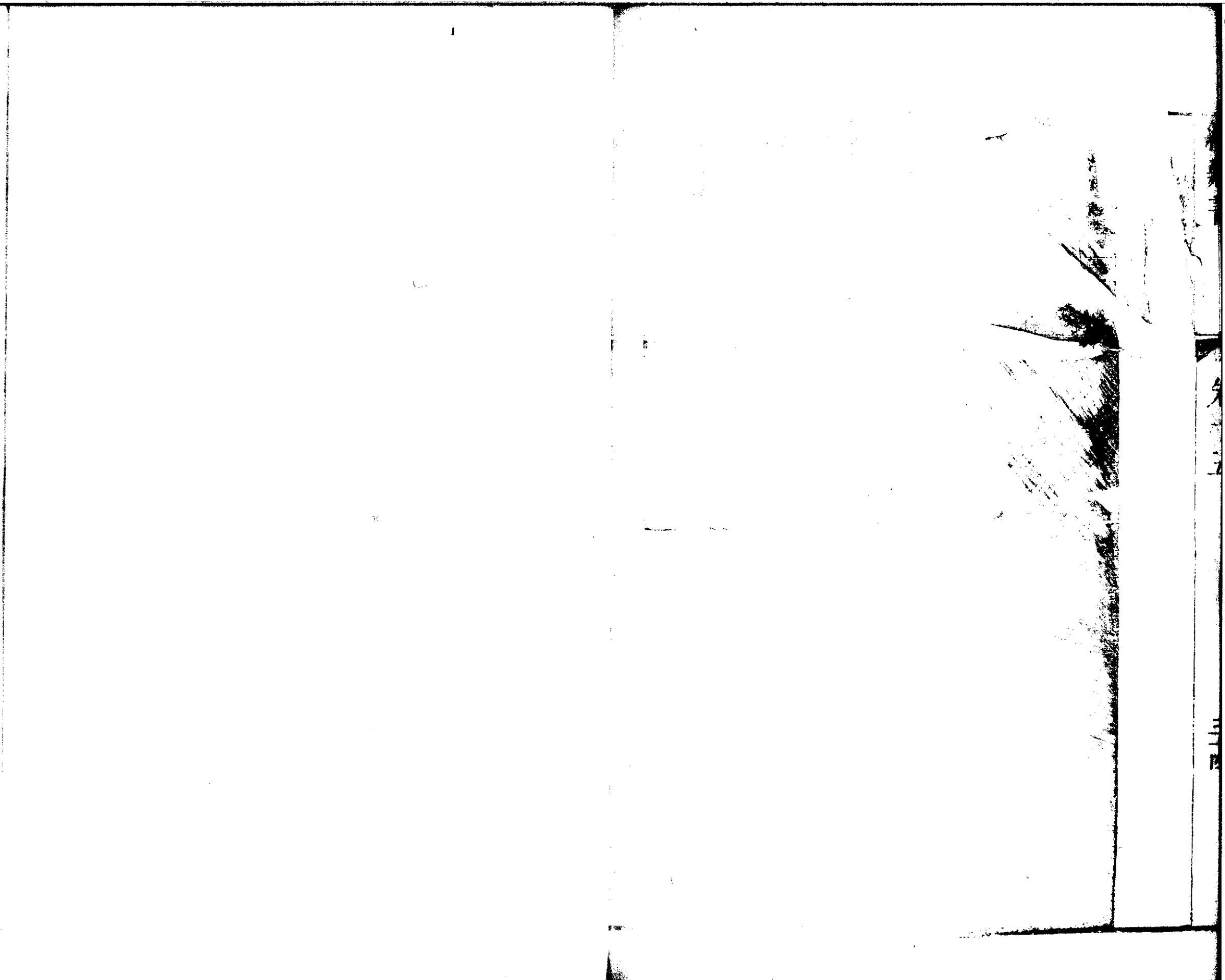
茂陵

公名竑字公度江夏人成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公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戶科給事中 郕王監國初坐午門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捽順首曰此正姦臣當亟誅百官批殺順又索毛王二長隨監國爲擊歿血漬丹陛內臣滌血儀

長史曰勿滌爲若曹鑒俄遣都御史陳鑑籍振家并其黨是冬虜犯京師命公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退虜京師解嚴公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爲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險隘軍政一新又諭以大義感動羣心北門屹然尋病還京蕭啓代公景泰二年總漕淮上三年兼巡撫清理鹽法賑濟劾巡河御史王珉貪淫謫珉戍開平會災傷公輒開倉賑而以狀聞迺自劾 上曰賢哉都御史活我百姓勿劾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皆言公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况總督漕運姦貪畏憚兼理巡撫兵民慕

戴陞副都御史仍治淮安。睿皇帝復辟，謫浙江叅政，尋除名，編管江夏。蓋上皇猶記得是請我弟籍振者也。居半歲放歸田。天順五年，孛來寇陝西，我兵再敗，京師曹賊反，傷二三大臣。南陽薦起公視師，會虜退，再蒞淮上，威行惠戢，聲望益重。茂陵卽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時兩廣蠻大起，公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令帥師討蠻，而雍新得罪，衆難之。公曰：天子方棄瑕錄瑜，疑雍罪不當用，乃竝不以罪廢邪。議始定，公剛勇練於邊政，而徇法多忤。三閱月，請老去，歸二十載，乃卒。正德中，謚莊毅。公與李公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公抗志寡交，秉出里閭，博奕諧謔，非公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爲哉。李贊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二公皆正一品也，唯相笑故落第二。





續藏書卷之十六

經濟名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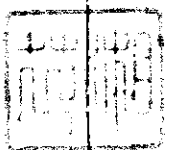
尚書王恭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槩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  
 陞員外郎郎中屢遷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冤  
 詞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  
 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冤且言王廉  
 使清勁鋤豪拊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為百姓奏皇帝還  
 我王廉使上喜立命法司雪公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  
 巡撫陝西設法救荒全活數萬人流徙歸業天順七年遷



大理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畿藩讞奏，參錯情法，多所平反。時吏諳律比者，類多深刻，公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籍。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商文毅薦代姚文敏吏部，主議者不喜。南人竟用尹同仁，十年卒。謚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廣西叅政。

尚書陳康懿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戶部，征秋青草，天津諸衛，公言舊負未蠲，新額游積，人不能堪，詔減三十五萬束。天順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公假便宜，勅

督軍興，內艱起復，明年蠻平，解兵始得奔喪。成化元年，以戶部郎中陞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爲戶部右侍郎，公練習錢穀，凡四方災傷，邊鎮請芻粟，爲裁盈縮，條析利害，曲折七年，京師大飢，勅公出太倉米百萬斛賑糶，公禁絕射利者，請石以上閉，不與。八年，虜入河套，兵出，公督餉，上便宜，乞內帑助邊，除徑道，發丁飛輓，軍興不乏。榆林大捷，進俸一等。明年，改吏部。十三年，侍郎九載，陞南京戶部尚書，歷吏兵二部，又九載，請老，公孝友廉慎，沉毅簡質，南曹務閑，唯戶部金錢布穀出納，與內外諸司相關，多撓沮，不可盡如法，公一按典，則制國用省財，不啻數十萬卒。謚康懿。

都御史黃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紱字用章封丘人曾祖思豫事孝陵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州又徙戍平越公以故爲平越諸生舉雲南正統十三年進士行人歷南刑部郎中爲人廉直遇事颺發卽重忤時貴不恤人或笑黃郎中呆公正色抗言不爲移沮亦竟以是得名譚千戶者大猾任俠結權貴顯人嘗奪民蘆塲萬畝貴顯人業與譚千戶酒食往來卽知民枉不能直公竟盡法直蘆塲歸民歷四川叅議叅政右布政使叅政時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公曰卽有寃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於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

云公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公旦起率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狀甚猥惡詰之無祠牒卽塗醋聖額上曬洗之隱有巾痕公曰是盜也卽訊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囊貲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妻女隱窖中恣淫毒久矣公盡按律殺僧毀其寺倉吏倚王親侵沒官糧萬計王曲庇倉吏公竟按如法公爲錢穀吏精律比輒能發摘奸伏威行川中青神令聞風解印綬去右使時奏閉建昌礦爲左使湖廣妖僧繼曉至公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雖名掃墓實逸賊檄武昌府



館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叅將郭鏞等擒豪奸張綱公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俯首歎息曰令健兒貧至此我何面目臨其上乎亟令豫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而延綏特甚大臣名爲巡撫健兒雖凍餓死不問延綏人忠朴聞公歎人人感泣願出死力爲黃都堂一戰已爲尚書戶部威稜截然盡革財賦內外諸積弊改左都御史入臺天下仰望其風采公躉直崖異常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幾卒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景帝

公名忠字盡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扈上北征得走還漸陞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內艱陝人數千里赴闕乞留乃奪服還任及徵入爲大理卿陝人復詣闕乞留改右副都御史陝西巡撫成化元年虜入延綏公及寧遠伯擊虜遁去明年又與彰武伯破虜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勅公總督軍務將兵往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遽退公卽陣斬指揮以徇陣始定移兵據賊水草困賊兵部恐賊來乘請詔問公當濟師否公不請濟師進與賊相持百日賊稍急公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賊

日相率來降，賊有愛將楊虎狸者，被我擒，公叱令斫頭來。虎狸伏地乞宥，死自效。公卽假以詞色，許令立功，解金鉤束，賜虎狸遣去。故滿四竟爲虎狸所誘擒，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算。公因陳四事爲經久計，是時兵事急，訛言洶洶，公督軍矢石雨下，無懼色。嘗歎曰：奉命討賊，久無功，甘心效死矣。鈞陽服公勇毅，徇國召還，仍協理院事。故馬端肅公每語人曰：土達鷲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馘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

懋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荆襄流民咸遁入山，李鬚子者，劉千斤黨也，倡流民爲亂，復勅公出總督軍務。公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卽負險不服，縱兵擒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論荆襄妄殺，公再疏自列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荆襄以公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公妄殺，致于天和，交章論奏。故公辯疏略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媚疾流言，仰竇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叅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

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  
逐還鄉至謂祛殺慘酷甚于夷狄彗出旱傷皆臣所致又  
謂奏報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  
竊唯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鬚子王  
洪燃燼煽禍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  
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  
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叅將王信等屢奏  
猖獗難禦者誰邪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  
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  
陳長干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

爭鬪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  
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揭榜諭之謂  
荆襄山中已殺數千蓋張虛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  
烏有今計殺傷囚繫死者實不過千較昨計劉千斤擒殺  
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慘于夷狄而致彗出旱傷  
亦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  
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鬚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  
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止一百  
二十餘級反加叅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  
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

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劉千斤，尚遺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蓋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唯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奏入。帝曰：荆襄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皆不聽。今覽卿奏，事理益明，卿何嫌何疑，遽告退避？所辭不允。十年，代王槩爲刑部尚書。十一年，爲兵部尚書，代白圭。公以職方最屬要樞，卽調劉

忠宣公大夏、陸文量、公容爲郎。時有錦衣百戶韋瑛者，挾江上爲訶察，屢興大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公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或先漏言於直，而尹旻又先送疏草與直，幸上明聖大怒，罷直瑛戍邊，而直見上，獨泣言此內臣黃騶、陳祖生中傷奴，御史戴縉因而言直奉法無他，以迎上意。故上復令直照舊領厰，直遂首誣公，下廷訊。事本起於千戶吳綬，綬在楚軍中撓法，公急奏取回，因而附直用事。構公公廷辯落職去，久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劉忠宣曰：公平土達流賊功，較諸臣爲最，而官未延世，奈何。



續通志 卷十六  
此可以見公道矣。初直用事，諸大臣耻與往來。已而一二大臣首結直，於是商文毅公首乞去，都御史李賓刑部尚書董方戶部薛遠兵部侍郎程萬里繼去。翁世資代遠，余子俊代公。公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皆馬鈞陽諸公之力也。公明果倜儻，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子綬，孫錫，舉進士。綬爲江西叅政，錫爲南光祿卿。錫兄鏞以公功世蘇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逸史氏曰：韓雍罷二廣五載而卒，項忠先雍舉進士，至弘治初猶無恙。給事御史交薦不起，八十餘乃卒，俱謚襄毅也。

年譜曰：禿堅子留公牧馬于沙場，公胡服挾所牧二良馬乘之，間道走，望斗而南，越四日夜，馬疲乃棄馬潛步，忽遇一山，崖險路絕，攀援而上，至山半，飢憊且行且仆，倚石飲，歛忽見松下有物，塊然遺于路，視之乃肉乾，公噉肉吸泉，復起行。若有扶掖之者，遠見胡騎出沒，恐爲所獲，晝匿夜趨。凡七日夜始達宣府，會御史張公昊按宣府，開關納之。旣見仆地，移時乃甦，視其足有刺蒺藜百數，而公不知也。時都御史羅公亨信爲巡撫來視公，令人拔之，竟日乃盡，不能履，臥調上谷，兩月餘始能起步。又曰：時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中嘗遣太監王三保使



西洋獲奇珍異貨無算。帝乃命中貲至部查王三保至  
得匿之都吏檢不得復令他吏檢。公詰都吏曰：「署中牘焉  
得失？」劉公微笑曰：「王三保下西洋時費錢穀數十萬，軍民  
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即在尚宜毀之，以拔其根，猶  
追究其有無邪？」公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  
不又屬公矣。」

陳建曰：嗚呼！土木之變，文武冠紳，死于虜者何限，而公與  
李文達、白恭敏、周莊懿、蕭文昭諸公皆出一生於萬死，非  
諸公勲名事業有命自天，幾何不為無定河邊骨耶？又曰：

項襄毅坐困叛四，可比趙充國之坐困西羌，而彭文憲商  
文毅主議不移，不媿魏相。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也。使當  
時叛四不殄，而與套虜連兵，則誠可懼。然則京軍雖往，徒  
費餉，搖人心，何益邪？

太保余肅敏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歷戶曹郎，擢知  
西安府。西安關中會府也，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  
來，極冗繁難治。公從容酬酢，而上下皆孚悅之。西安城中  
水鹹，民飲輒病。公為開新渠，引山泉，匝徧城市，人得戶汲。  
至今便利，號曰余公渠。公又鑿山開道，瀉斥鹵，灌田千有

餘頃歷陞左布政轉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  
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  
榆林尚未衛也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公請復廣榆林城  
增添三十六營堡盡補陝中伍籍之脫落及罪謫南戍子  
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還伍以實榆林建學立官師擇其  
少者爲弟子員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勤力以樹蔬果并  
開界石外地使興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爲重  
鎮矣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恣肆出入公又  
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  
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

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  
各據險以守難窺伺唯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  
來犯邊掠我邊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  
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干沿邊  
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牆立砦堡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  
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剗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以  
爲邊牆實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  
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  
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  
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虜寇益稀矣十

二年移鎮陝西十三年入兵部爲尚書公在邊日久熟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故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未幾致仕復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公又能知錢穀經費曲筭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皆自謂不及也十八年又召公出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公言禦虜利用戰車條式奏上二十二年再出宣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公爲兵部尚書公乞致仕不肯出公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榆林修邊之功爲最已而入兵部出邊鎮欲推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牆而沮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就唯鎮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

撓卒能成功吾利百世也公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時羅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浚濠築壘繕亭障有功賞而鈞陽巡撫陝西亦大有名故稱關中三巡撫云廷璋由選舉

都御史韓襄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於

公名雍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命錄囚碭山教諭丘純責膳夫丘磨兒磨兒父教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筆灰吾子他御史榜掠純強自誣服然無所得屍黃河撈一浮體支解者父廼哭吾兒也于是純坐極刑雍疑之蹤跡得磨兒純始白久之出巡按江西衆猶



謂雍年少未經事，雍抵鎮，振刷精彩，經措宏久，後先皆弗如也。廬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餘孽以次伏誅。楊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卽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大學士陳循，廬陵人，熟知雍才，言於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雍時未三十，黜屬吏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英宗皇帝狩土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獨江西恃雍少安息。英宗復辟，下陳循獄，謫戍。雍坐調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復少許可，迺獨心敬雍，雍亦時時有所喻益。

石亨誅鐐衣指揮劉敬，坐直所遷亨午具，用朋黨律罪戾，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宴會且累時，今不坐獨坐，敬何也？敬卒不歿，虜復寇掠內地，制詔雍巡撫大同宣府，陞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遁，修戰守，練卒，固城堡，爲一時北方之重。七年還議事，上喜公狀貌，進兵部侍郎。諭南陽曰：「九邊撫臣宜得如雍者。」南陽復薦山東按察使王越代公。越至見上，上又喜曰：「是真將官。」英宗崩，內閣學士陳文忠、雍因事間于大學士李賢，左遷浙江叅政。雍爲叅政，頗不理省務，日選勝從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

娛。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復大起，拜都督趙輔，征夷將軍，發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言于朝曰：韓雍才氣無雙，盜事非雍莫可。雍舊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韓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諸軍務。雍即日拜命，會衆議進取，或請分軍處賊，入廣西可破。雍曰：不然。古仗鉞臨戎，制閩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其本，迺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蓋我全師至彼，南可以英○兵○事○如○指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

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于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旣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頸散手足，剗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捷上。天子大嘉賞雍功，制詔卽軍中拜雍左副都御史，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雍請以讓其弟，詔可。雍復獻策：二廣賊勢實相聯屬，於是命雍總督軍務，撫鎮而

下咸聽約束。雍旣得以便宜行，益修飭陣伍，擇別將分捕窮黨，與功最鉅。進都察院右都御史，雍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千，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時之選。

鄭端簡曰：公言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唯戰勝自戢。叔敖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於是衆從公會，諸軍出東道，遣徧將平陽峒諸賊，又進平修仁，荔浦諸峒，遂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交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餘黨，斬其藤，改爲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

班師四年，公言嶺東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宜預爲捍壓，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六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開府梧州。公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內臣黃沁忌公束縛不得肆，嗾人上書誣公。上爲遣使卽訊，公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謚襄毅。公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岸谷。臨戎蒞政，豹變鵬搏，雖發奸摘伏而事簡心平。江西嶺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父母。擣詞洒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

逸史氏曰：雍稚少時多奇跡，至今鄉里能誦道之。近怪故弗悉，二廣士大夫每屈指雍曰：此百世功也。太藤峽天險。



賊蟠據無敢窺獨雍及王守仁兩至之信然哉

布政陶公

事茂陵

在盤

公名魯字自強鬱林人父成爲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歿之  
上旌死事者贈官錄一子入胄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勝峽諸賊亂二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惛悚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漫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

搯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葛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安當答魯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琬龐統廢邑事後乃爲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爲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曰任爲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二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爲別將曰



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為、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筭、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韓雍大稱賞、言于朝、擢為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為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卽叩首乞為良民、得無死、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躓、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况三百人乎。

逸史氏曰、士有遇有不遇、魯雖才、非韓雍、幾失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征蠻  
功

公名信、字彥實、休寧人、生於河間、正統七年進士、十年選給事中、吏科。景帝卽位、疏薦起薛文清瑄、虜犯京師、公監軍守西城、上五事、都督孫鏜禦虜西城、失利、鏜急呼城門求入、公疏言鏜小失利、卽開城納鏜、虜益張、人心益危、趣鏜戰、必效、力。上立詔、勿納鏜、虜逼城、鏜兵亦附城戰、公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發鎗礮、佐鏜、虜退、遂請勅石總兵于少保、移營關廟外、禦虜、號令諸將、景泰元年、使蜀還、廷議奉迎。上皇有龔千戶者、投密書高穀家、言禮宜厚、語漸聞、莫敢發、公倡同列會疏入、明年上中興固本十策、又明年、上修德疏、陞公及葉文莊公叅政。



山東山西公至遼東憂去六年服闋改四川理餉松番天  
順元年入賀會錄景泰間進言者陞公太僕卿公案故事  
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鏗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  
馬隸兵部太僕寺言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  
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卽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上  
是公言復歸太僕二年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建州酋董  
山通朝鮮受偽制爲中樞密使公廉得偽制疏請先發伐  
其謀上爲遣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匿  
不承出偽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遼東總兵海寧伯  
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昇

發霖奸賊罪四十事公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  
其家英得霖貨末減霖寇深遂劾公惑外臺官瀆聖聽  
詔詰公不肯引咎徵下詔獄調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還  
侍郎刑部憂去成化元年起爲兵部侍郎當是時兩廣川  
陝荆襄諸路用兵獨署部區畫方畧皆中機宜先是四川  
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下兵久無功朝議遣憲  
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  
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三年進公尚書督軍與襄  
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賊公至永寧分大軍三  
道自督入金鵞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



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稍却攀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已躋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矣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窵幽暗不可入窒洞圍守月餘賊灰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移瀘州渡航鋪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卿言官論公上首虜不實公四疏請老不允七年春無雨雪公應詔條闕政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申理者五

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荆襄不早區畫變起中上天子六師馭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頓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是歲改南部叅贊機務公曰叅贊謹非常有司事非所預八年合南都大臣言典利除害三十餘事乞召還給事中王徽劾退南京守臣應城伯孫繼先明年致仕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毅以功得世錦衣百戶先是虜久據河套中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套公執不可公征南蠻制詞賞殺皆得專斷迄班師不敢賞殺人曰刑賞天子大柄顧闔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束攝人

卽幸事集輒自專非分也

侍郎葉文莊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已  
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然後練兵選將誅  
虜復讐一日三疏虜退請明賞罰言效勞如孫鏜死事如  
謝澤韓清宜賞以示勸守關不嚴赴難不力不可不罰以  
示懲陞都給事中監守城兵劾于少保德勝之捷時北虜  
方張大臣有奏留邊兵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爲  
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  
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

最當

耳。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會河南陳州流民聚爲變勅公  
往視稍解散得安輯景泰元年春還朝疏進沒名書請迎  
駕者留中三年遷山西右叅政督宣府軍餉尋以李秉薦  
協贊獨石諸城守備都督孫安軍務獨石馬營八城被虜  
殘毀列上利害可興革八條又設暖鋪便行旅均疏圍給  
將士贍灰扶傷織悉備具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頭摘  
戍卒不任戰者屯田給軍中諸費七年外艱去天順二年  
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請令鹽商入米餉邊與都督  
顏彪破賊砦八百所斬首萬級八年移鎮宣府代李秉修  
建屯堡虜至烽堠輒發不得掠人畜公在兩廣時丘文莊



不喜公以故李文達亦惡公遂有謗公殺降至斥公勞擾  
嶺南者成化二年文達卒上欲得人入內閣勅王忠肅  
公慎簡內閣忠肅公薦柯潛萬安劉定之吳節及公五人  
上用定之四年陞公禮部侍郎五年改吏部六年賑畿內  
八年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  
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勅公往議方略上  
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唯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  
目、量也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  
便上從之九年轉左侍郎未幾卒年五十五謚文莊公  
博學宏才清修苦節每稱慕范希文惜其未獲柄用嘗是

時慎舉諫官如公及姚夔尹聰尹旻張寧輩皆其選也尹  
嘗問張宣德以來科中人物誰第一張曰季聰尹曰季聰  
何敢望與中

太師馬端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贅  
力嘗與羣兒戲十數為羣角之靡不仆年二十六登景泰  
二年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林選授監察御史時領院  
事者王文王翱皆嚴重鮮可而獨以文升為國器出按山  
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之稱還領全臺章奏  
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

文升能制之、使稍稍斂戢、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成化初、固原土夷滿四、與其黨劫其從子指揮疇、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復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又大敗、詔逮巡撫諸臣下獄、而卽家超拜文升右副都御史、代爲巡撫、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屯中路、文升言於項忠、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石城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賜金帛、遂䟽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三

策。上皆嘉納、進提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虜寇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列孫、虜復寇韋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百餘、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以紀、遂進兵平岷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爲夸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俸、仍出飭薊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爲巡撫、多訶伺將吏小罪、輒逮、逮輒罰馬而釋之、將吏旣怨、且狎法

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訐驗夷管指揮，受夷人真珠豹皮，官爲究管指揮，管懼賂都督產察，使繫答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聞鉞，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三衛以朝廷昔誅董山，誅不平，因留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獨近塞者僧格等十八族，皆以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之。撫順所白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搗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志方銳，欲自往爲言。上遣太監懷

恩、覃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莫安等相顧莫發，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恩、太監曰：撫之乎？曰：撫之，則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足矣。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上卽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勘直，不得行。恨文升，文升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給以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文升察其意不實，乃具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以兵威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出至遼左，而事已定。文升與議，切勿用兵，直亦陽聽，而中不善，又銜其敵禮。

空手無饋遺而陳鉞則飭厨傳盛供帳見卽叩頭便辟左右  
慊從皆有賄於是遂相與謀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  
綵幣羊酒理部事如故然直則以密疏言文升禁不與易  
農器故屢寇塞也於是復遣直偕刑部尚書林聰往勘勘  
則竟如直言遂下文升詔獄文升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  
汪直旣陷文升使謫戍重慶衛以去則偕陳鉞大發兵破  
諸屬夷鉞拜賞賜傾府庫已而皆敗十九年起文升爲左  
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士卒聞文升復至皆鼓掌喧舞蓋文  
升至是凡三渡遼矣故東人至今思之亡何進右都御史  
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旋入爲兵部尚書文升念天

聰亦附汪乎

下方困於兵會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遣討文  
升不可惟遣官勘處卒無他也時上幸方士李孜省欲  
有所薦引代文升忽有中旨調文升南京兵部尚書叅

贊機務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上躬耕

籍田旣宴而教坊以雜伎進出褻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  
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而已褻語何爲公卿  
愧之文升乃復條上十五事上皆爲嘉納特命提督十

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時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  
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尋復爲兵部尚書京  
師大水上疏陳時事於貴幸多所侵又嚴覈六軍諸校斥



其貪黷選悞者二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警文升門。又飛書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賜上尊餽，備因問計。文升謂此虜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密爲之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五州地，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國各入貢，乃請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溥相讐殺，巡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

已皆悔悟，納款請宥。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旱，文升請亟勅撫臣發庾以賑，遣使崇祀羣神，爲民祈請。馬政弊甚，民苦孳生寄養，請覆覈減定其額，著爲令。特加太子少保，久之，又加太子太保，有旨傳陞。盡工張玘等二十七員，爲錦衣千戶。文升力諫，謂此先朝弊，孔賴上初窒之，今復啓之，無功而冒武職，徒使邊將解體也。江南歲侵，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諫，以爲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只宜授散官。上皆爲停。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文皇帝寵其王，予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



系系書 卷十六 二四  
歿王母當國爲土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鹵人畜，併奪金印去。鎖檀阿力歿，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爲忠順王，填之。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虜陝巴及金印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坎城，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爲赤斤衛兵所徼殺，乃遣使上書。

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

金帛，而哈密復皇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居

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

丞議修建。文升言：團營軍欲

當時大臣能悉心謀國，不拘拘職守也。

於役，不可復苦。楚蜀災不勝採伐，三敝有儲木，尚可材。太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倘不足，則幸發內帑金數萬足之。故落成而公私不告匱。皇太后徙居懽甚，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優等。北虜火飾，大入邊，殺掠吏民。上憂之，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之策。虜雖訖，竟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卽首推文升。給事中亦言：吏部非文升不可，乃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



傳十四年岳卒文升乃爲吏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傅十七年上召文升至暖閣諭之曰明年天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大彰黜陟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之福也上乃令中貴人掖文升下階後至考察京僚給事中吳萍王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法乎悉署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上崩梓宮當出德勝門文升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武宗立吉凶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計無所之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勛親莊田租課文升言人主卽位儀權

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御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鼎等七人楷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良於書今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瑞慙恚誣文升抗旨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左侍郎焦芳日夜覬之會楚人熊繡爲兵部左侍郎文升推出兩廣總制不欲行流言布聞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文升二十一疏乞歸乃報許而御史王時中又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故爲文升劾大夏珪二公去二公皆賢旣相繼去而焦芳坐得文升

位矣。文升之去，人主尚優禮，賜勅予寶鑑錦綵，馳驛以行。月給祿米六石，歲給人夫八名，供帳傾都。又三年，焦芳構于中貴人瑾，削文升官秩。正德五年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斥，復贈太傅，諡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鐃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文升家在，捨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為天下殺此賊。

少保秦襄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為南京御史，有風

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陳綱薦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被誣得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寃得宥。調知府。谷縣，陞知葭州。調秦州。成化中為鞏昌知府。十三年陞陝西叅政，有軍功，坐事調廣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破虜柴溝堡。及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悉擒治。不。少貸王許公凌親王。茂陵怒，逮公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巡撫河南時，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公獨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公廉能。上出公



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公賢。弘治三年。以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破岑欽。鷓鴣嶺。走匿泗城。遂克田州。又破海南黎。及瀧水。後山賊四年。劾總兵安遠侯柳景貪不法。逮景下刑部獄。追贓鉅萬。褫其爵。景得內降。減贓。因撻他事。誣公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論救。上報聞。三原在吏部。極言公廉直忠信。不可棄。內批南戶部尚書黃紱改南左都御史。公代紱。南戶部尚書八年。乞致仕。不允。十一年。致仕。十四年。虜報急。以王忠肅馬恭襄故事。召公戶部尚書。兼憲職。巡撫陝西。十五年。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葺馬池。鹽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隄窖。一。

萬四千所。剷山崖。三千里。十七年。乞致仕。不允。加太子少保。是歲。革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十八年。年八十。卒。贈少保。謚襄毅。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逆瑾專政時。公義兒丁玉與公繼妻弟楊瑾爭訐。楊瑾因誣公子。畷有資萬計。逆瑾喜。卽籍公家。無所得。

太子少保鄧襄敏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為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薦知梧州。會母憂去。貴州程番府。

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公知程番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後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勅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初撫不從始合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已四十餘年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今幸黨惡消除非大更張不可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以右

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出鎮梧州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公性不瑣瑣益思安靜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顧羣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至於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柳州便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卽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爲久計公於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鑪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

公斬獲首惡李景光、覃潔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兩廣總鎮又有桂陽朱英，正統十年進士，初爲御史，禦賊葉宗留處州，劾外戚汪金內臣善增，陞廣東叅議。葉文莊公每事詢英，叅政陝西，調兵食，征固原，巡撫甘肅，條邊事。陞兩廣督撫，專意安輯，民得休息，流人復業者十五萬家。出入十年，召入臺，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英性度宏暢，才識通敏，剛介而仁恕，所至有惠政。

### 太子少保童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軒，字士昂，故鄱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占籍南京。欽天監公幼穎敏，讀書過目成誦。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公思舉職深居簡出，不妄與物接。嘗上疏言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儒杜倖進。恤京民，又言南京糴貴民飢，請命官賑之。俾御史體察，多見採納。時詔南京守備採辦翠毛魚鮓諸物，以萬計，公極言止之。英廟復辟，覽公奏，嘉其敢言，尋上疏言弭盜安民數事，尤切時弊。天順己卯，以嫡母艱歸，服闋，改戶科給事中。癸未，同考禮部會試，得倪公岳輩十數人，時稱得士。憲廟踐阼，公首上疏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備，本也。而簿書刑名，其末也。願時引儒臣講

求祖宗謨訓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道推而行之則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於便殿各舉一人不當者科道糾之則賢才用臺諫之言賞其直貸其過則忠諫納養民之政在戶部凡奏報災傷卽加優恤則小民安多方求將歷試所長文武有犯輸粟于邊則邊備謹上優詔褒美並下諸司舉行之公又言漕河爲官舟所阻請命大臣督其事仍乞省貢舟而嚴禁之未幾四川盜作命公往撫公至遍歷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福賊首王應高等聞公名羅拜乞生悉慰遣之夏六月進都給事中會賊首趙

鐸悍不聽撫旋復叛去公偕鎮巡三司分兵勦捕躬冒矢石斬獲無算凱還蜀人繪班師圖紀焉明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委咎于公且議出師公曰賊已平奚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猶坐言者謫浙壽昌令己丑入覲上疏自理廷議以爲寃於是宗伯姚公薦改公僉事督雲貴學政公精于考校隨才造就士風爲變按臣交章薦公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公嚴考天文諸生公僚屬之薦省曆紙之費夙弊一清己亥夏進太常寺卿仍掌監事敎諭余正己奏言曆法之差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



薄蝕不無先後。譽刻之殊，分杪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巳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復正天下陰陽官納粟免考，非制。癸卯春，予告歸，日日蕭然一室，非知舊不輕接納。縉紳重之。弘治改元，會欽天官以不職罷，衆復以公薦，命公仍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公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修身窮理，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尋辭掌天文舉。吳昊、張紳、高鍾自代。是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松潘軍務，兼巡撫。時蜀歲侵，公首舉荒政，設粥以待飢饉。

給糧以歸流，移平訟以決久禁。先是久旱，公至，雨亦隨足，乃爲禁令三十餘條，皆安邊保民之政。復以南路鎮番一帶苦蠻夷出沒，歲減軍糧，備犒賞，非計。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戎卒乃安。公復以其地險遠，蠻夷雜居，疏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復言沿邊衛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夷共，有害而無利，宜捐松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關堡倉廩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機，凡八害三利，畫一以聞。事下所司議行，嘗創兵器，給諸關堡爲禦敵具。

薦按察使林俊可任中丞時論黜之辛亥晉南吏部右侍郎甲寅夏進南禮部尚書累疏乞骸骨上再四勉留公力陳數千言謂朝廷大政闕門一議不足決是非宜如古公卿大夫各得獻議以俟采擇未幾以疾卒贈太子少保公身若不勝衣強學好問至老不倦爲文淵博雄麗詩有唐人體裁書學遒勁見者寶藏之性孝友事嫡母夫人備極色養分祿以贍兄嫂撫姪靈及諸孫應禎皆有恩平生喜賑人之急而自奉蔬食水飲泊如也顧司寇璘作鄉正篇以訓士云公擇地而蹈擇言而出吐辭濡翰必軌其方慎哉愿乎君子以爲知言所著有清風亭藁枕肱集海岳涓埃論蜀藁籌邊錄夢徵錄各若干卷藏于家

尚書何文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父文淵進士嘗知溫州府廉靖平恕召入刑部爲侍郎請告歸正統中薦起吏部侍郎景泰中進太子太保佐王直同爲尚書被劾致仕去公初主事南京禮部歸葬父卜地不得吉會宋樞密陳文定公葬父廣昌子孫貧欲窆其葬地衆謂此吉壤公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按察副使福建陞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倚強援莫敢詰公盡鑄暴坐法去撫戢南陽山谷流民六萬戶陞布政使湖廣成化十七年副都

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兵事虜自河曲入塞急遣伏兵灰溝旁斬虜大敗去召入刑部左侍郎虜酋擁衆寇大同殺邊將紫荆居庸告急勅公巡邊遣謀覘虜營聲言遣兵搗其巢虜懼不戰遁去播州宣慰使楊輝嬖妾乃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酋不肯從輝矯奪大壩鎮算諸夷寨立懷遠宣化二長官司又割播州凱離五十二寨設安寧宣撫司立友爲使張都御史輒爲輝畫請得旨會愛母死友母益橫誣愛反交通唐王朝廷疑愛遣公卽訊友母子又輦金寶賂諸權貴人欲公囚愛衆籍籍爲友遊說必欲去愛公至盡得友子母奸惡罪條上曰愛無反謀革友宣撫削官銷印遷保寧與產業自給播州遂定陞南刑部尚書疏奪內臣守備蘆洲還民

泰陵初召公刑部爲尚書上疏乞禁京師胡服胡語鄒御史者凶橫欲躡得大理丞公薦曲阜魏紳郎中鄒御史恨公會公外氏與鄉人訟卽誣公得金錢與行賂輒上下其手要地人又從中主之公杜門引咎辭位下諸根連人詔獄窮治無踪跡公雖湧白竟不安其職請老去公卿臺諫交薦起公竟不得卒後江西巡撫林俊論公文行政節應謚法得謚文肅公守官清慎律已方正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怨必行其志

都御史高公

事

景帝

裕陵

泰陵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歲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公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天順四年，御史趙明等疏劾來朝吏語觸上怒，詰疏出誰，公任實。草疏，都御史寇深言累年奏牘皆屬高明，乞貸明過。上怒亦解，顧喜公曰：「高明能御史，先是公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納賂，下獄死。汝言潼關人，代于少保爲尚書，不數月，奸贓萬計，誅石亨公及門達籍，亨家公言亨無反謀，蒼頭得免，死者百

人。鹽山薦陞山東按察使。上謂南陽曰：「高明宜內用。」又謂寇深曰：「高明可都御史。」南京南京久弛縱，公振綱紀，劾罷諸貪殘吏。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劾公勦捕，公造巨艦榜籌亭，往來江南北督戰，又授方略，御史戴琥顧以山擒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高山望候，賊出沒露踪跡，不得逞。江海間稍靖。中官弼私鹽，縛儀真指揮，羣卒大閱，公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巡撫縱法狀，及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公。公亦三疏請終養，成化二年，上杭賊起，卽家賜公勅，便宜討賊，公力疾赴閩，先論撫賊降，賊恃險不應，進兵搗其巢，大破賊，俘四百人，誅其渠魁十一，餘並



輕坐析上杭溪南里爲永定縣控賊海口民矯令募亡命謀不軌公不欲再起大獄或至用兵坐誅妖言衆遂定卽上疏乞休納符勅去嘗曰孔戣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木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徵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公天性孝直俊暢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皦然

續藏書卷十六終

續藏書卷十七

經濟名臣

少保倪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恭陵

公名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正統四年進士歷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天順元年晉學士侍東宮上大學諸直解又明年考順天鄉試勢家子弟不獲倖進造飛謗誣公謫戍開平八年赦還外艱去歷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文僖文僖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公因名岳公瓌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編修考校纂綴精



詳安雅進講。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不諳暢。每大廷集議，公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公裁定。公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飽達。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成化二十三年，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公爲侍郎，疏言：「上詔可耿公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公。每見公疏，稱善不啻已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

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共疏寅畏天戒七事，未幾復陳八事，守嶺南內臣韋眷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耿爲尚書，內臣韋泰傳旨召國師領占竹子，四川公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羣聽。馬鈞陽言：成化間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公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



二年二十二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版日耗宜立嚴科  
痛加條革如文升議便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  
保未幾改南兵部叅贊機務十一年清寧宮災條上修省  
二十八事十三年召入吏部爲尚書公才學識量優於  
經濟於諸卿中唯推遜馬鈞陽至論國事亦不肯苟徇先  
是弘治六年鈞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  
京南公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  
改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  
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  
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公議良是十四年卒贈少保諡

文毅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諡文自公父子始文集  
並傳自王忠文後再見云公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  
邊事狀略云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蘭  
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  
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寨安邊  
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  
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  
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  
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  
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旣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

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  
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旣安遂無去志虜勢  
不輯邊患不寧上厯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  
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優游朝行  
輦帛輿金克物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  
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  
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  
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  
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  
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

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曠邊  
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  
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  
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  
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  
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旣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  
馬力罷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吭兵家奧  
策精銳旣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  
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  
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



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克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

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為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為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為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徃徃紛紜據指掌之圖肆



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舞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

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



皆受之於天於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  
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  
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拯此實寡謀故  
爾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  
功既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書生典兵謂詢  
謀爲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執己意而不回  
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旣爲苟且之舉已  
損威而失信近之議置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起釁而示  
怯違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  
知徒使下弛兵機上隳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

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  
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  
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  
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  
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  
紓民力其論邊漕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  
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  
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  
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  
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

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太保周文端公

事

裕陵

茂陵

恭陵

康陵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玉。陽曲人。宣德乙卯貢士。初主事刑部。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尚書寬大。詳雅。修髯長身。善議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謚莊毅。贈太子少保。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子勞。公宜跪請。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上言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



止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上踪跡此  
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寔具草公曰疏草本出  
經卽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執  
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塩八千引粥兩淮准給  
中官塩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  
稅又執不與上悅公言併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鈞陽請  
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祖訓六部不得相壓  
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  
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  
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

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  
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  
靈臺奏增酒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修清寧宮調  
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不可輒動請以戶部  
羨銀顧役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得旁  
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  
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卽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  
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爲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  
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  
還民壽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



爲東宮莊者。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二年致仕。康陵卽位，起南戶部。憂去。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諡文端。公初在清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務，守正應變，剴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

太子太保劉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舉鄉試第一。明年爲天順八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還爲職方司。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練於天下事，所奏覆多當。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

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創邊釁，大夏敢抑緝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灝破，侵占城地，西略諸土夷，敗於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牘。大夏匿弗予。尚書爲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由鴉鶻關，迂迴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大夏謂由鴨綠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而待今日。殆有微意，乃勿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夏規調兵食有餘，太宰才之，欲以爲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叅政。已遷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及宋慈元后陵，泣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



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乃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浙江左布政去廣東陳獻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與大夏善嘗稱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卽古人亦未易當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詔進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焚島灰結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䟽其壅可三十里復䟽四府管之壅可十里聯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運艘無滯功重而費輕逾於徐有貞甚璽書褒賞入爲戶部左右侍郎十年出治邊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

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卽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卽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矣十一年三上章乞致仕歸築草堂居之天下因稱曰東山先生十三年廣東西督撫缺卽家起右都御史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大夏亦精

心無倦一時肅然盜賊衰止在廣東西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十五年召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旣廷謝上御幄殿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歛俱有常何至今日獨言民窮財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臣在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卿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歛可一一議而革也於是上益察知大夏庶且績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上當常朝坐金臺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

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達者在延綏嘗搗虜營妻子有尅獲乃以捷聞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搗虜而問於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達乎延綏至今少息肩矣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也上曰卽爾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大夏對曰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唯有守耳戴珊亦從傍贊決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爲所誤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



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怨而使以恩歸上似未足深

怒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為天子臯陶為士師執之而已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

竟允珪請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嚮者臣但言民窮而卒窮殆甚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

乃窮甚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宅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上歎息曰朕在位久

不能知何稱為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弊政莊浪土帥魯麟為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疆徑

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上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眾無能為也

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為疏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怏怏病死上復謂大夏京

輔左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以為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為

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恚失兵遣飛語搗之宮中上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不利於失

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對曰臣無暇及他鎮臣在廣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

餉何以不乏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已久安能遽削今

傳之傲英非亦未能違華也

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

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 上面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

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 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

我在何憂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苗璋

恃夙貴耻不肯與選 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即

叅奏大夏曰如前旨何 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

旨既而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叅上 上切責璋示若

逮繫者而姑宥之 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

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曹大夏曰 上

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

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

大夏者矣 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是任艱大大夏不對

再言之又不對 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太節卿不

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

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 上又言健復稱其

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媚

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 上自是益信大夏與戴

珊賞賚金幣肴醴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 上

一日召對良久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

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且屬

毋廷謝恐它人或觖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上不見次日論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糾故已之且恐汝同列有忌者珊以老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臾上謂珊卿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爲言珊實病且用身率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爲強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泣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俄而上崩武宗立上少而從左右爲俠遊幾巴露時戴珊已卒大夏與馬文昇相繼乞骸骨詔進大夏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璽書乘傳續廩給夫瀕行

又賜白金彩幣寶鐵而郎中李夢陽爲東山草堂歌語跌宕悲壯天下傳之大夏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郟劉宇又微聞造膝事術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先帝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瀟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卽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婉解之又瑾所使使調大夏家實貧始永戍甘肅衛瑾誅赦歸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併復其廩秩而

中實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耕稍  
羸卽以貸予姻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爲重輕居數歲卒壽  
八十一言官復推大夏 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諡忠宣  
鄭端簡曰修 清寧宮有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減十  
五督工者訴上 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詰責洛陽曰惜  
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 朝廷下溫旨勉留尚  
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故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  
內臣以告 上欣然如公議嘗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  
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啟朕公  
對不敢 上問何也曰先朝李汝省可戒 上曰卿與朕

論國事豈汝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顯行  
何異前代斜封墨勅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  
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 上

稱善又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 旨釋李夢陽中外懼

呼 聖德如天地 上曰夢陽指斥威凜且語言狂妄朕

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撻  
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卽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  
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一日 上召公入

御榻前 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公對  
久欲起不能 上命太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請曰吾



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公曰：聖上天性聰明，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太監踪跡踈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上崩，公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瑾專政，三年夏，逮詔獄，謫戍肅州。四年，至河西，買墓地。五年，赦歸田。八月，瑾誅，復官致仕。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無不盡心。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

弇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遷、六曹則耿裕、倪岳、余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文、侍從則楊守陳、吳寬、王鏊、方鎮、則秦紘、王越、要未有如三君子之灼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孝宗而難於憲宗。孝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齟齬終，豈非所謂事君數，斯辱也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寄不屈不脛，蓋以才力勝。大夏仁心爲質，道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所恨造膝之語，少有傳者。

李夢陽送大司馬劉公歸東山草堂歌曰：東山有草堂，縹緲雲嶠孤。前對祝融峯，下瞰巴陵湖。明公昔時此堂居，麋鹿熊豕當窓趨。洞庭日落風浪湧，倒影射堂堂欲動。慘淡

誰聞紫芝曲。獨善不救蒼生哭。先帝親裁五色詔。老臣曾受三朝祿。此時邊徼多戰聲。曳履謁帝登承明。謝安笑却淮淝敵。魏相坐測單于兵。九重移榻數召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密語人不知。左右微聞至尊羨。自從龍去不可攀。公亦卧病思東山。湘娥含笑倚竹立。山鬼窈窕堂之側。上書苦死只欲歸。聖旨優容意悽惻。內府盤螭縷金織。賜出傾朝皆動色。白金之錠紅票記。寶鈔生硬鴉翎黑。崇文城門水雲白。是日觀者塗路塞。城中冠蓋盡追送。塵埃不見長安陌。人生富貴豈有極。男兒要在能死國。不爾抽身早亦得。君不見漢二疏。千載想慕傳畫圖。卽如草堂何處無。祿食覩竊胡爲乎。乃知我公真丈夫。嗚呼。乃知我公真丈夫。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

事

裕陵

茂陵

恭陵

公名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三年。御史督學南畿。十四年。督學陝西。爲按察副使。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尋陞福建兩布政使。弘治二年。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爲利。公刻日令自首。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四年。陞刑部侍郎。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改左都

御史上親鞫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天威頓霽上知公清慎每廷宣接膝面容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覺泣下上亦爲動容一日公私懇華容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得瞑目公同年友受知主上獨不爲我言乎一日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矜允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日爲彼達情悃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華容以

上語

告公泣曰吾不得返家矣十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諡恭簡公奉職守法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歟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

事

裕陵  
康陵

茂陵

恭陵

公名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父洪進士爲御史沒於土木公少有奇氣里中有竹樹爲惟公年七歲卽指揮羣小兒盡斬去入翰林爲庶吉士與華容同出兵部爲主事歷郎中華容醇亮端恪公方毅坦直並負時名成化十一年叅議浙江景寧有礦盜衆且議用兵公力請撫執十二人寘法餘悉解散弘治元年左布政使湖廣三年

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憂去六年復山西巡撫奏增解池鹽課補潘祿餉大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北可車行者致米八年改陝西會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鈞陽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公果授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左右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時例漕司負筭假銀太倉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公曰下剝上攘漕是以窘國貸取息大非政體築高郵湖隄溝殺水勢又築隄寶應十四年改南臺與林瀚林俊章懋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遷南刑部尚書尋召還內臺上知公名與

華容鈞陽浮梁同心效職一時並稱名卿正德元年瑾矯旨逐公歸田又明年卒病且革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公丰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貴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諡簡肅

尚書黃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恭陵

公名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爲屯田主事察友忌公嗾奸吏誣奏事竟白同察坐傾險去官公以故譽益起陞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矯激沽名以閉



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品，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勢家干請，欲用其私人，輒力言不可。公亦不妄交游。陳恭愍、謝文肅、獨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樊瑩、福建按察僉事章懋、文肅言公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不少變。陞右通政。通政五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原屢薦公，竟未及柄用而卒。張莊簡稱公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諡文毅。子備，亦爲文選郎中。備子綰，官生。論大禮。歷官禮部侍郎，遣使交南。陞尚書。未行，落尚書，以侍郎致仕。

太傅韓忠定公

事

茂陵

恭陵

康陵

公名文字，貫道，洪洞人。母妊，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已而生子，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爲給事中。工科劾都御史王越，薦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紘，語頗涉兩宮。越又附汪堅，以故逮文華殿，考訊幾死。出爲湖廣叅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南兵部尚書。恭陵知公，召爲尚書。戶部時時召見公。一日，顧公長歎，公頓首謝不職。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急，奈何。公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

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  
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 上盡行其言 康陵初  
卽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 上犬馬鷹兔舞唱角觝  
廢萬幾公每朝退輒泣屬吏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共休戚  
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  
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  
必益堅去瑾輦易耳公乃具疏以進曰臣等待罪股肱值  
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  
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  
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

巧爲淫蕩 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  
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媾褻無復禮體日遊不  
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  
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  
人唯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  
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  
雖將此輩葢粉菹醢何補于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  
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  
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  
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旣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

憚爲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閣瑾等窘已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洛陽語王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又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瑾等無奈何乘夜繞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微

上恩奴儕且磔餵狗上色動瑾等益復伏地痛哭不止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唯上所欲爲誰敢言者於是上立詔瑾入司禮監連斥洛陽餘姚二閣老自是瑾益專弄權矯詔奪公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又矯詔逮公詔獄欲殺公會有一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贖米先後三千石破公家瑾誅復官致仕永陵卽位羣臣交薦加太子太保賜誥存問曰起文彥博於九袞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長卒贈太傅諡議稱公愚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者似武公而不弛於學諡忠定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

事

茂陵

恭陵

康陵

公名瀚字亨大，閩人。成化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歷陞諭德。弘治三年，爲祭酒。公爲祭酒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故事祭酒膳役銀歲且百，公悉貯官構祭酒。公署及監中諸師儒寓舍。九年，進禮部侍郎，掌監事。十二年，入吏部爲侍郎。明年爲南吏部尚書。會災異，率羣僚陳十二事。時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夤緣傳奉授中書舍人者，公上疏申救。御史乞寬宥以全風憲之職，收回中書舍人成命以杜倖進之門。不報。十七年，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明年甲子，請老。正德元年，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

玠薦公學優才瞻，剛方貞介。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是時逆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公獨往送贖俸金。且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逮公爲黨。矯詔降浙江左叅政，致仕。瑾恨未已，復矯詔指公與大學士劉謝、尚書韓文等爲姦黨，瑾誅。復尚書致仕。按察副使陳伯獻嘗稱公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卽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安。子庭樾，嘉靖中爲工部尚書。諡康懿。庭樾弟庭機，官南京禮部尚書。庭機子爌，亦爲



南京尚書禮部機與嫌三世皆爲祭酒嫌孜孜不倦教誘後進唯恐有忝祖德蓋慈仁謙厚允矣君子弟煙亦舉進士爲兩司三品大官庭機與嫌皆宜諡文庭機文康嫌文懿當矣

尚書王文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公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致公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公書顧奇史史對曰史里人王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卽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

曰此生文章經世非直舉業未幾發解河南第一筮仕南京戶部弘治九年僉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在晉九載泰陵勵治思賢嘗召見華容論人材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正德改元乞致仕賜諾四年家拜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七年又拜南戶部侍郎十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與宸濠通公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完意不說十四年三月陞公南戶部尚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公出督餉留都至九江聞變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

聞康陵南巡，益憤憊，疽發背卒。諡文莊。公博聞多識，凡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已，歷歷能言。至論時務，要決成敗，可否通窒，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段太守蘭州人，治南陽，脫略簿書，宣導化理。公及舉人張景純皆太守所識拔。弟鴻漸亦舉河南鄉試第一。官至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廉靖有吏才。

副都御史陳公

公名鎬，字宗之，系出會稽。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南京，占籍欽天監。父嘯，繇鄉舉爲豐城教諭。公賦質卓穎，少受庭訓，以文行聞。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丁未，成進士，授禮

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爲人明敏，有吏幹。董學時，校閱精覈。公廉詳慎，終始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泲泗誌，振發士習。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叅政。庚午，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劫郡縣，民之貧無賴者，蟻附其間。徒黨日衆，公設方略，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朝廷卽晉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公曰：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能還賊爲良民乎？於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湖湘，素服公威信，見檄卽盡散。歸農，蓋負固阻深者，咸喁喁有更生之樂矣。壬申，以疾乞

歸命未下而卒。所著有矩庵漫藁。金陵人物志。行於世。弟  
欽。字諒之。蚤負文譽。與兄鎬齊名。成化丙午。丁未。同登科  
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軍政。秉持清恪。峻拒請托。豪貴者  
側目。咸思中之會。武庫郎婁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  
搖手避。莫敢暴白。公獨奮身。疏其寃狀。詔并逮。公同繫  
者二年。婁病日寢。賴公周旋之。得不死。久之。婁乃獲免。而  
公亦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爲畿輔要郡。簿書填  
委。公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踔厲風發。百廢具興。以時  
、今、無、此、事、巡行屬縣。問民所疾苦。庶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  
解印去者。郡人號爲陳母。弘治乙丑。入覲。吏部舉二千石

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公首與焉。晉廣東提學副使。條教  
甄別。士方嚮風。以疾卒。時論惜之。公嚴毅方正。所與游。必  
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  
讀其文。典則閑遠。知其於忠愛孝友甚隆也。司寇顧公璘  
刻其自菴集四卷。海山聯句集四卷。今行於世。

都御史王公

事

茂陵

恭陵

康陵

公名雲鳳。字應韶。和順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弘治十年。爲  
祠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倖進者。是歲十二  
月朔。駕自郊壇還。坐事。謫陝州知州。編修劉瑞上疏言副  
使楊茂元。才識優長。持憲得體。郎中王雲鳳。守官廉正。持

行清介相繼獲罪乞早賜召用十一年僉事提學陝西十五年改副使提學正德四年爲國子祭酒明年改南通政是歲請告七年起家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益奮發才氣日夜理邊邊吏憚其威逾年憂去十年又起家副都御史理饒淮浙亡何上疏乞休嘗移書吏部尚書楊文襄曰山中屢聞讜言近留王昂一疏人尤傳誦昔唐介貶數月兩轉未久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既不獲留推薦超擢在公筆端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峯淪落以死岳蒙泉坎壈終身極貪陸布政顧得超拜尚書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切恐奔趨富貴譚談利達者相見輒稱功頌德乞憐求

官直諫之言無由上達雲鳳叠辱薦藁感激慚懼敢不布其愚今兩耳並聾百藥不効只得耕田納稅養親讀書唯俯垂憐念使猥鹿魚蝦各得其性幸甚公當官孤立直行已意以故上下多齟齬家素貧遭逆瑾誣贖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山西巡按言公忠義廉節請周其家

尚書林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少力學有文成化中以進士授刑曹主事日習法執比櫛密而卒歸之平恕時上方寵僧繼曉及寺人梁芳俊以災異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



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薄蝕、野熊入城、鑒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戍卒怨咨、然臣愚謂此手足之疾耳、未甚害也、山西河南、連年飢荒、而關陝尤甚、人民流徙、被于荆襄、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倉廩懸磬、拯救無法、樹皮草根、採取盡竭、飢殍盈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隕涕、而撫按三司等官、肉食其地、顧盼徘徊、專事朦蔽、民飢至此、漠不爲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謂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卽遣才力大臣、及科道廉能官、分賞帑金、馳詣近地、其臨清起運、及鄰封

蓄積之糧、聽令顧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贍濟、則未死飢民、抑猶可及濟也、抑臣又有說焉、孟子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不辟、臣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陛下爲聖明納諫之主、奠億萬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一身、臣何惜一身之禍而不爲、陛下陳之哉、臣聞修養之說、佛氏之教、恠誕無稽、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誣每見於漢唐宋史之間、可考也、妖僧繼曉、市井無賴、猥挾邪術、詐欺楚府、竄身逃罪、潛住京師、多方夤緣、致蒙聖眷、敢復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造寺塔、是必繼曉小人、過爲

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彌昌民命咸永邊疆底寧以此罔陛下也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教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盡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然且不爲况萬無是理而有天害也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位予將焉戰夫鶴之好未害其失人若此臣懼夫不斬繼曉異日之禍誠恐未涯也然薦之者梁芳芳傾覆陰狡引用邪佞附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若趙高奢侈若石崇數年間以進貢買辦爲名盜國帑藏貲財山積尚銘汪直未能或先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夫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爲疾爲病臣切爲身危之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下及閭井飢餓之民咸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無一人敢以此言進者獨惜官而畏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而以爲陛下仁聖之累耶下詔獄謫判姚州弘治初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大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俊行部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電損稼俊與之約積薪伺之果電卽止已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

輸官償民逋，毀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撤其材新學，擢湖廣按察使，風儀整肅，屬吏不敢犯。會境內雨雪震電，引咎疏時政，言貴州調官軍，軍苦戰鬪，民疲轉輸，德安安陸創造興岐二王府，吉府復增修蓋，工役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命，且府大則心侈，侈則驕，驕則踰分，府大則難于創，蓋而又難于修葺，又居人難克，疾疢易生，臣謂興岐二府宜小而不宜大，吉府宜修而不宜蓋，乞循寧襄德故事，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爲著例不報。俊引疾乞休，不待報，竟歸。得允後，以言官薦，拜僉都御史，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涌，俊疏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唐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

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士大夫，語甚明切。時毅皇帝在青宮，上嗣胤未廣，俊特以爲言。已又疏言，昔殷武丁爲太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祖甲高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民間，涉艱虞，故能周悉民情，爲守成令主，蓋處境太順，驕惰易生，未必福而伏禍也。今農畝細民家無一金之產，猶慎教子以守先業，况太子國本，天地祖宗華夷所付託耶。今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傳，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意也。乞召禮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瓘、南光祿少卿楊廉克講讀官，其

資序不合實行可取如致仕按察副使曹時中渾厚澄瑩粹然和氣處士劉閔恭慎醇粹學行高古于勸講宜稱仍乞禮致時中使爲官僚而令閔以布衣入侍更勅各部翰林院科道官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以克則涵養薰陶宜有裨益而推立教之本於聖躬已屢疏乞休又薦時中自代不允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江西歲飢盜起條災異預備奏均徭里甲賦稅事宜所至宣上德汰官弊問民疾苦以風俗教化爲大務賑荒鋤魃褒表賢老一主于阜俗靖民雖險僻山縣未嘗見上官至者靡不畢造撫循勞來吳城毛竹弘山賊巢單車深入平之一省以安民

至今追頌時寧庶人貪猾爲忤害取祿米過倍官校豪奪民利俊至約束之不爲動奏請定祿米歲額布政司徵收貯庫每季長史司支領爲著令已濠奏府殿請易琉璃瓦俊力言當斷以大義毋涉吳王儿杖之賜濠大恨時濠雖暴橫然未有逆萌或以爲過後卒反人服其先識內艱歸陞副都御史再撫江西俊恐爲濠所掎斫力辭不赴四川盜僭王號賊藩省大臣起巡撫四川宣布威德勦撫並行四川平會瑾誅上䟽言昔夙沙衛殺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以爲功出閹寺國爲無人也今賊瑾謀逆危于千鈞一髮而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永傷文武之



無人也。文武無人，以陛下信文武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如永，豈不能早發其奸，致危迫若是耶？今瑾雖誅，黨魁猶在。終日失刑，請擇宗室育官中，而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許進等，以修復舊政。意指斥用事者，故大臣交忌。旨下請責，時諸邊征勦，宦者必屬其子弟，私人寄兵籍冒功，俊一切拒絕。權幸愈益惡，會與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者謂盜衰易與，無所事，俊可其奏。命下朝論大駭，蜀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俊去蜀，而兩川之寇復作。幸庶人反，俊聞報，卽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與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勉令竭忠討賊。時言

官交薦不起。嘉靖初，天子在藩邸，知俊名，入繼統，召起工部尚書，疏三辭，敦促轉刑部尚書，未至，卽疏。祖宗親儒臣故事，乞傾心延接，加意採納，使邪念消，妄心息，驕氣平，以出政布令。又言：今太倉之儲盡于無名之冗食，小民之蓄盡于無名之誅求。陛下初詔所革，皆其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往往稱不便，冀萬有一更，誠更之，則諸所革者盡復，而天下之公議廢矣。又言：移風易俗，乞身先率之，士大夫先奉行之，成約質渾樸之風。旣至，命侍經筵，會暑罷講。俊疏言：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且言學貴緝熙，禹惜寸陰，經筵聽講，頗不謂勞。文華清燕，亦不謂

熱如 陛下天稟全智、年方志學、願毋輒罷廢、又舉古師  
臣坐講故事、以廣 上德、 上嘉納之、俊在位、于親大臣、  
勸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數數爲 上言、諸正德中結權倖、  
干政納賂者、通政張龍廖鵬、齊佐王獻俱奏伏法、時內使  
葛景盧、良太監劉寶、左少監李朝用、奉御劉孟陽、諸不法  
事連發、爲科道所糾、旨勿問、下司禮監發落、俊具言法立  
于 祖宗、守于 陛下、而奉行于法官、諸葛亮有言、官中  
府中、俱爲一體、臧否賞罰、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  
官邪、齊民志也、今法于內、臣親屬者、俱得免、是法獨行于  
外、而不行于內、今雖 陛下盛德、左右革心、萬一有作奸

犯科、而無法以制之、其流之弊、安可止耶、竊揆 陛下見  
近日叅論內臣之多、以人情不甚相遠、論細謹內臣、豈無  
縱恣、外臣難免、而近日叅論、意必外臣有輕重于其間也、  
竊惟大小臣工、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有科道  
之糾劾、有撫按二司之摧擊、一千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  
年、而沙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內臣犯法、事  
無大小、法皆具奏、故 陛下祇見叅論之多、而不知爲執  
法之平也、惟 陛下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 上不  
聽、案宦豎私人獄、且具內降送鎮撫司、俊奏言 祖宗設  
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大小罪犯、無不畢由、錦

衣衛謂之親軍所以偵伺機密察奸細鎮撫司則鞫訊大盜妖言者也。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獄具申鞫刑之禁並送法司。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錢寧以所忌惡付鎮撫文致成獄此法之所以壞也。今宋鈺所告太監文事不待法司問結而輒送鎮撫非祖宗之舊也。疏上獄竟付鎮撫俊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重大獄情皆將板求內降以圖幸免將亂階始此。上怒詰責俊以不得其職乞致仕疏八上乃允。俊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用兵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發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襄大政云。

少保李康惠公

事

恭陵

康陵

永陵

功修邊

公名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公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箕承顏各修勵行業公初知太湖爲南京主事刑部歷戶工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孔棘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訓謀繕壁壘扼溪澗進與賊戰擒胡雪二纜

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諭降健賊王奇約內應  
夜引兵舉火爲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卽上疏  
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具廷舉總制俞諫  
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  
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  
源大敗遁去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十  
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  
開邊虜輒攜貳擾我開原懿路蒲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  
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墩臺百八十一所屯  
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隍樹木

爲阻固東園稍寧進公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公南  
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  
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  
敏公提督團營公惡郭勛驕縱翦其羽翼勳愬公欲并中  
胡端敏公辭營務不允八年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岑猛  
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  
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端敏公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  
頗戢公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  
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 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  
腴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目莫敢何問者公恃 上聖明



一且剪剔去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官  
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  
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侵徃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  
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徃歲  
之事正以兵權歸閩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  
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也 上從公議公楚人有名 上  
稔知幾欲用爲吏部尚書是年春克正使冊九嬪晨起趨  
朝暴疾卒贈少保諡康惠公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  
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子教益府長史  
筆記曰李承勛二十舉進士爲太湖令有聲入拜南京刑

部主事六載滿始遷戶部員外郎陞虞衡郎中出知南昌  
府時瑞饒諸屬邑高安姚源東鄉華林瑪瑙越王仙女雞  
公宴章法城盆田石馬新安盜互起執叅政趙士賢吳廷  
舉各道兵促縮不敢進承勛獨前進破賊於山麓又破之  
於邑門斬首幾六百平五寨華林賊丁大全等敗我副使  
周憲殺之承勛單騎入憲軍寢其牀衆乃定賊黨王奇來  
聽撫搜得其表刃縱使還奇愧激偕同黨陳羅降復約舉  
火爲應承勛乘之賊大潰俘斬四千五百搶散者二萬餘  
賊平俄而姚源王浩八復叛承勛復討獨有功時吳廷舉  
在賊所誘其下共劫酋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二人名誣下



獄廷議白承勛枉超拜浙江按察使遷陝西右布政使轉  
河南左布政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地北隣朔  
漠南枕滄溟東臨鴨綠與朝鮮界而開原孤懸絕域密邇  
奴兒干黑龍混同禿魯艾葱東西金山諸夷窺伺者衆承  
勛奏請築邊牆而賊不時撓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燕禦  
清鎮楊鎮兵闢松靖險劉男康福分二軍除定遠慶雲柴  
河道而身負畚鍤先士卒不日而就尋又城中固鐵嶺斷  
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塞女直寇城撫順道建州貢諸要  
害悉復嘗薦許泰有大將才言者尼之弗果用召爲南京  
都察院右都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左都御史掌院事總督十二團營上手書詩遺之承勛  
與太監張永竭意革宿弊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郭勛忤  
久改理部事時岑猛以田州叛沙保芒部相仇殺土魯在  
寇哈密小王子殺掠陽和吏民警報旁午承勛晝閱夜籌  
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慮冗食爲蠹因有字士張孚敬革  
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錦衣衛千百戶官五百員騰驤  
衛兵及各監局冒役數千人一時爲之肅然在兵部三歲  
卒年五十九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

事

恭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爲戶部郎歷藩臬



二千石皆第最。武宗廟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爲人多計筭穎敏默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隧夷險偏裨才否一覽悉記無遺。武宗末政在宦官多遊幸飢民乘間起爲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鏐蜀藍鄆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稚掠克食劉趙輩尋爲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餘黨次起日益盛封事告變旁午瓊手錄指悉計合機宜虜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太子太保陳金討兩廣蠻有功謂指出瓊進少

傳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註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瓊才之咸報可果以次賊平而瓊又再進少師太子太師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亡人色而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反已執之亡何守仁果執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瓊惡吏部尚書陸完會完以罪去遂代之嘉靖改元言官論其奸狀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已赦出之成遠左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釋爲民虜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犄角逐虜

去、斬、獲、累、二、百、餘、瓊、上、言、鹽、池、北、邊、虜、虜、覘、商、人、過、輒、入、  
剽、掠、商、以、是、絕、不、肯、來、請、外、修、塹、護、之、然、多、風、沙、易、滿、改、  
築、牆、虜、旣、阻、牆、不、得、進、商、乃、肯、稍、復、來、邊、人、以、配、楊、一、清、  
進、太、子、太、保、復、改、吏、部、卒、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將、其、議、  
哈、密、事、相、矛、盾、論、者、謂、瓊、議、爲、得、云、陸、完、字、全、卿、長、洲、人、  
郡、諸、生、闈、敬、借、上、命、括、奇、貨、江、南、談、張、甚、過、蘓、常、廷、叟、  
諸、生、諸、生、競、擊、敬、走、完、時、實、不、與、而、隙、者、具、完、名、首、諸、生、  
狀、聞、巡、撫、王、恕、列、敬、罪、上、逮、還、完、後、舉、進、士、而、恕、以、吏、  
部、尚、書、監、選、見、完、口、是、故、擊、闈、人、者、耶、擢、御、史、當、已、而、爲、  
御、史、累、遷、至、兵、部、右、侍、郎、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羣、盜、前、後、

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劫、掠、聚、衆、至、數、萬、人、詔、左、都、御、史、  
馬、中、錫、討、之、中、錫、儒、緩、好、名、下、教、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爲、  
就、教、者、兵、遂、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  
突、中、錫、廼、大、悔、詔、逮、下、獄、灰、死、而、完、進、右、都、御、史、假、節、  
用、軍、典、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清、遣、副、總、兵、  
馮、禎、許、泰、遊、擊、將、軍、郤、永、襲、楊、虎、於、宋、門、店、龍、化、集、大、破、  
之、尋、又、鏖、格、裴、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  
不、下、千、計、楊、虎、死、賊、分、爲、兩、由、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  
者、尤、狼、暴、帥、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  
彭、澤、咸、寧、侯、仇、鉞、帥、秦、兵、擣、之、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



庚戌進士歷尚書工部郎出知真定府累進按察使澤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顧盼燁如也平居鮮笑容雖與爲偶語叱叱聲若詈召拜僉都御史遷進副都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顧軍正論行法建燾諸大校無不惕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殺虜以萬計趙鏖跳劉三死於陣於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下詔切責完懼日夜督諸將徼賊而賊隨劔隨脇聚燒運艘掠臨清邳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蒿淺坡時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大敗

之六七彥名獨挾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達勒厄關險不待道度河南躡荆楚奪艘瓜洲掠泊通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道六七先後赴水死梟彥名斬首將六百俘三百溺水死者千餘還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予世襲錦衣千戶完尋遷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蜀盜藍廷瑞鄔本恕爲尚書洪鍾擊撫且平餘黨廖麻子復起勢愈熾鍾耄不復能將詔澤克總督討之澤悉兵破賊殺廖麻子衆遯竄山寨多伏弩箐棘中澤分兵搃出入奪水道度窘開一面縱夾誅之且盡

或云廖有異術能隱形既事急獨身跳購之卒不獲

還加太子太保虜萬騎入



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澤出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澤好因酒使氣時時出瓊上嬖人錢寧挾威公卿咸俛首折節澤切齒不能平瓊因寧所遣親近語事邀澤飲澤醉嫚罵朱寧奴才壞天下瓊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大怒會哈密城及金印爲土魯番所取詔諭還不可且謀得將寇甘肅狀廷推澤經理之澤調寧夏兵自使使請土魯番予緡幣二千銀榼一盂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澤輒奏事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變矣薄肅州內寧全軍沒瓊條澤死罪錢寧欲從中下閣臣力掄乃免嘉靖初徵拜兵部尚書以老

加少保致仕卒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權略善騎射歷仕至肅州兵備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不得要領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稜效弱宋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勵士卒繕壘堡捕繫番謀巴思等殺之士魯番掠肅州遊擊將軍芮寧戰敗沒九疇遣奇兵襲其營却之大臣奏其激變下獄永陵卽位尋進按察使超拜都御史撫甘肅土魯番復入寇九疇率兵拒戰陰賂番別部內外夾擊大破之上捷九疇當封而大臣中土魯番流言復以報功誤逮論誣罔輸戍天下寃之凡虜再寇九疇輒從間道入登睥睨從上射虜齒



指幾能分身號飛將云曹謙博習子史有機略揣兵事多  
曲中父雄立功西北破寧夏調度寔資謙謙從楊一清學  
一清家居謙遺書略曰先生世所不可無者而又世所忌  
也此何時哉彼勸先生出者非愛先生者也然雄與劉瑾  
通姻好謙不能止瑾誅父子俱死於獄一清惜之曰謙料  
人則明也處人則忠也其所自料自處何如哉李卓吾曰  
父欲與瑾聯姻謙爲子可奈之何遂菴先生但聽忠言免  
發背毒以死便了勿幸謙之不能自料也

李贄曰弇州謂晉溪公貪財好睚眦中人夫滿朝皆受宸  
濠賂獨晉溪公與梁公亡有也楊廷和爲首相受宸濠賂  
檀與護衛乃駕禍於梁公而梁公不辨卒被劾去又駕禍  
於晉溪公晉溪公又不辨卒被誣下獄論死是孰爲貪財  
乎孰爲好睚眦人乎嗚呼晉溪不貪宸濠之賂而陰用守  
仁使居上流以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錢與人不與一面  
相識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少具眼者自當了了何況弇州  
素讀書作文人邪彼不拒江彬者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  
使守仁等諸大豪傑士得爲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克嗣之  
撫應天喬宇輩之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  
旋起而旋滅是誰之功乎嗚呼此唯可與智者道

少保胡端敏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爲德安推官。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弘治十八年春，詔求言，公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翱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敘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乏人佐理。出知府廣西太平，太平瘴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黠，好夷其上。先守多難之，公至則馭以威信，略去文法。李濬，太平酋豪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公誘濬中表兄趙元堆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殺土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黃暘更服事之。至是畏慕公，欲來歸。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文昌懼反來奪。公守孤城，危甚，而屬邑土兵嘗被公德者聞之，奔命遠來。一夕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黃暘乞爲公養子矣。土官世襲，輒展轉結勘，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益輕中朝人士。公令土官生子，卽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得携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土官大悅，尋以母喪歸，爭泣留弗得也。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林、瑪瑙、桃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諫



發近地兵討之。公以兵備從，賊氣勢相連絡，號數十萬。江西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使。公日夜拊循，漸爲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爲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始強，迺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所殺虜，追復業，無慮數萬人。而叅議王泰者，忌公功，譖之。俞諫狀不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寧王宸濠縱毒，陰結群盜，欲爲不軌。公上疏論攻治二策。未及，王乞早以禮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公指。宸濠怒，論公斬罪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不自朝廷，爲離間親藩。因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王介。坐公誹謗妖言，離間罪。

必欲殺公。公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遣克徒挾。上旨襲公，巡浙御史潘鵬附濠，盡囚公家人。索公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江按察使，匿公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戇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啟克、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公乃得出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起公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世宗新卽位，公自喪所上言聖孝治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詹事霍韜薦其賢，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就，改刑部。

尚書兩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時已得疾、力論西北事不休。溫詔慰行之、然薦陳九疇、馬昊等有將略、大爲時宰所厄、乃懇求致仕、歸賜勅、給驛續輿廩、歸無幾、召理南京兵部事、復辭乃止、卒、贈少保、諡端敏。鄭端簡曰、公朴忠直諒、氣壯才雄、淡泊寧靜、清素不淆、席文襄稱公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余兩爲公屬吏、手書勉余忠孝大節、公議哈密與南海不合論、芒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大、不喜薦賢才、安仁以爲侵官、相壓亂政、發怒訴於朝、哈密土魯番疏制置極詳、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蘭爲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

我土魯番遣使來、而大臣卽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公議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陷時貴、自成化至于今、中國爲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爲餌、鈞大利、宜勅王瓊爲國忠、謀先盡復瓜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勅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土魯番方恫喝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及薦馬昊、施儒楊必進、及九疇爲將、皆報聞、



河西之議語侵永嘉彭澤陳九疇得免竒禍昌化嗣伯下  
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  
故諸大臣皆忌公論大禮是永嘉安仁說竟不肯相依附  
賴上明聖憐其忠鯁終始眷注云公有奏議行於世其  
危言正色遠慮深憂天性然也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屢  
登薦剡引疾乞致仕次子繼幼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  
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  
能見我父哉兵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  
三日而世寧歸闕大異之顧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  
諱其實告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

繼方略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寧王  
事繼跪曰跪入必重禍奈何父曰吾業以身許國矣跪到  
世寧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死世寧母獨不哭曰此子在  
當作賊胡氏滅矣

都御史馬公

事

秦陵

康陵

永陵

功  
土蕃

公名昊關中人昊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爲監察御史  
擢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謫真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  
武多布置鈎指民家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  
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馬昊於真定稱保障甚宜真定  
請勿謫詔許之亡何蜀盜藍鄂叛侵掠蜀合四省兵討之



未効吏部尚書言馬昊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閱  
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  
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  
蹈籍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未  
有者昊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  
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  
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  
斬騎將方四捕首虜降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  
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賊請降  
而乞住劄臨清市空其民昊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敘

下連湖湘其地饒富沃衍胡可委賊自困獨益飭治兵募  
召豪傑賊困不敢東伏漢州平填未幾復反集衆至二十  
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嚮成都昊以五千  
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首  
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  
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爲帥昊請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  
射深入賊爲主或返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  
當自餓死也澤如昊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宅賊在  
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逾歲虜亦不刺自西海  
犯松潘蜀大震昊招土番爲間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



及衣械夥事聞加祿俸一高珙筠燹人普法惡倡諸夷部  
立寨僭號攻劫昊率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  
昊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  
攝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  
虜又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予一子錦衣百戶  
然昊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逮下獄罷免  
逸史氏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昊名將可用也其撫  
蜀亦欲平松潘夷曰昊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臣短用兵  
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言哉

續藏書卷十七終

續藏書卷十八

經濟名臣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儼如成人甫受  
學輒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己未登進士授德清令  
尅苦而勤敏一日勘事他邑重囚越獄去公還禱於城隍  
未幾就擒公詰之曰汝旣遁何復爲我擒賊曰有一緋衣  
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爲異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  
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外郎獄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  
公鍾每命諸司錄其讞案以爲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

瑾誅、榜諭天下。出公手筆、大學士李公東陽見而絕愛之。及爲史記、李公與楊公廷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會司寇何公鑑、中丞楊公綸、令其屬徧爲之。李公見公作、喜曰：此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公至、愈以清約自勵、入覲、具一書、二帕、贊京貴橐中無一長物、而公之庶幹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叅政、尋進按察使。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邇、倚鎮守中人畢真爲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公曰：事急矣、將若何。公卽就案草檄調兵、方略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真、令撤兵衛、自是姦謀內沮。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

闕再爲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讐夷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公爲之。公卽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顙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言：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調知夷果密調兵、聞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徃來傳置、諸所餽遺、卽果蔬弗受也。公兩典名郡、及爲藩臬、長壹以便民爲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偕總制伍公徃平

雲南至澧州聞捷還，辭兼職。冬，晉尚書。十年，丁內艱。十三年，召復任，駕謁山陵，公受勅，偕宣城伯衛公錞居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庶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既閑，出納有執，實清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上俞之。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公在位，素令親信察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公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黷黷弗了也。既而

偵之，則無弗夙具者，乃歎曰：「渠固若是辦耶？」上念吏治

○司○農○行○考○察○獄○二○事○甚○奇

龐雜，特命公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人，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上命兼司寇讞勘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特旨從事。前此未有也。平生

爲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公卿或阿上取寵，而公獨屹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以此忤於時。翊國公郭勛恃寵專擅，損兵冒餉，公疏劾之。上下其章，所司讐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十事，草成未上，爲僚友泄其語，反爲所中，遂落職歸。歸兩月而卒。嘉靖中，工作大

興邊費無藝，加以水旱癘疫，所在告災。公籌之，殫竭心力，必不稍以加賦於民。在職，力主節財，諸濫請浮費，悉斥不應。初，世廟以祠禱故，於額外有所需。公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世廟心弗善也。頃之，公去且死，卒至邊，儲大窘，計無所出。世廟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居恒約，敕僚屬，壹意奉公。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廨者，什九私居者，什一。終日高拱堂皇，內外肅然。在廣東日，右布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誠勿過豐。富聞之大怒，短衣露頭，踉蹌而出，詈不已。公頰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退。爲司徒，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杯酒飲，有干謁能峻却之乎？率

之，日坐部治事，無敢闕出入，以故夤緣請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治，公狷潔正直，出於天性，佐食以園蔬，絕無兼味。公服用漸蕉極下者，底裏不厭澣綴，唯兩裾鮮潔而已。爲尚書宅，憂歸，始有居室。崔公銑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召回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西長安有屋一區，子嫌其陋，公至，卽居之。但埽地塗壁而已，子甚媿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靳卹典，隆慶初，奉遺詔，補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諡端肅。子祭四壇，哀榮之典，爲始備云。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麟字元瑞其先江西安仁人國初以武功籍南京廣洋衛至公始登弘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驕橫骫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公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敬皇爲之霽威事尋得解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所疏雪冤滯無慮數百人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日郡聲大和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猶掇郎中時瑣細廢爲編氓郡人爭致贖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旣去越人肖像爲小劉祠語在大宗伯王公華記中時與龍霓及潮人吳琬施侃陸崑交因徙居于湖山人孫大初亦以羈旅入社湖中風雅稱

中興焉瑾誅起知西安遭內難去郡服闋遷陝西叅政屬關內飢虜數深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異公曰靖邊本以衛民也民可先困乎使者色沮會有赴闕陳訴者命與叅政共圖其便議遂寢公亦嚴覈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不乏踰年摧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起爲太僕寺卿擢副都御史巡撫北畿復引疾章至三四上始得請時論方高公才節再起爲大理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公咨節慎庶始此白吏部盡選才廉克曹任仍請築外帑刷四司之財貯之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上嘉公意賜庫名曰



節慎實自公始。凡工部上供，率闕內府所徵多淆典式，不受覈。公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用此銜公會，上遣近璫督造龍袍於蘓松。公請罷遣，忤旨，勒令解職。公既歸，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公者。其於文以冲夷雅澹之詞，發瑰瑋奇崛之氣，幼眇穠纖，冥與神會。書法宗羲，獻以還，片簡尺牘，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謔，往往出微辭，臻妙趣。早參玄理，兼達天命。嘗請王公廷相預作墓銘，好樓居，而力不能作。友人文徵明寫層樓圖遺之，常懸之壁，命曰神樓。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為娛，即以時事作答。公卿交薦，公不知也。性清約，疏布自喜。事繼母，戈遇異

母弟鳳，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絕不以豐約累志。

太宰李默言公儻居溧陽，嘗遣門人候之。公引至卧內，見

李太罕善言公風

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子峴山逸老堂

致

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瀟瀟，欣然達夜。其風尚

如此，嘗以為公揆文似公幹，治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器

之。至于廉約省素，家無餘貲，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

東牟劉祖榮何異。世稱二劉，不其然乎。年八十有八卒，贈

太子少保，謚清惠。

尚書雍公

事

茂陵

恭陵

康陵

公名太，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縣知縣。



吳濱湖湖漲沒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稱雍公堤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殺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夫訊夫曰妾逃兩月踪跡莫知妾父脇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其尸乃訊父曰夫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且此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拷而服十年召爲監察御史巡鹽兩淮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公巡滿俱與完室歷陞浙江右布政使時勢家鬻販私鹽鄉人效尤盜竊橫行公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盜竊稍息爲都御史巡撫宣府叅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具草且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公曰此亦軍法縛下杖之三軍股慄已乃諧公于時相言官遂劾公以擅辱將官罷之退居葦曲別墅不涉城市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鐸薦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超起左副都御史操江固辭弗允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不肯相親斥公去而諸所嘗薦公者鈞陽靈寶皆獲罪公歸復居葦曲與鄉人論稽事不與上官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以太故屈法也年八十卒

尚書吳公

事

恭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戌籍梧州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時華容劉公爲左布政使知

公移公輒具尺書公益盡力效職有都御史召見公甚溫  
廷舉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璫某屬我修其家廟可稍  
葺之公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  
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公卽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爲式如不  
中請還金且葛雷產非此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  
惡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會公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  
書院賢館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計斤兩公  
因服桎梏日詣訟所士大夫羣泣訴公亡私盜狀御史大  
慚釋公弘治九年都御史者入爲吏部尚書公時爲令十  
年矣乃遷成都同知起復改松江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

備僉事討平十三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兵備三年改鹽  
法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右叅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使  
時逆瑾專權公發鎮守內官潘忠二十罪又奏有 旨取  
省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  
五年瑾矯旨坐公枉道荷校不死戍鴈門再月赦還鄉是  
年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六年陞江西右叅政討桃源賊  
時總制數劾官兵不協力歷數年賊益熾公饒智略勇不  
避難與副使胡世寧發憤欲設奇取捷平賊諭使解散反  
爲賊得賊劫公求撫公詞色不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公  
誘勁賊執其酋出復入討平之九年陞廣東右布政使立



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傳役十年嶺西徭獍作亂兼兵備副使撫治廣東諸府十一年轉左十二年湖南飢陞副都御史賑濟十三年勅勘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公爲堅明約束條奏上十四年還京復出湖南定諸夷地界又疏言六事備宸濠變宸濠大恨唯恐公巡撫江西嘉靖初召爲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南畿肅然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爪衣敝帶穿不事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如糞土妻子飢寒而施予不較有亡陞南工部尚書卽疏歸歸二年卒年六十六公居湫隘亡郭外田顧有書至萬卷卒之日不能歛都御史姚鏌爲之經理崔文敏公稱公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僂又曰公恒衣令人妻子乃不能給官四十年百瘁九死不能一日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卒未聞報德者

鄭端簡曰大臣持繡斧督撫方隅巨欲其威望素著然必

有恩信焉非約已裕人與士卒同甘苦與農疇其休戚而

徒欲以武健警夷蠻金璧媚津要數月日幸無事得內遷

卽荆祠樹碑稱頌功德人誰信之此五公

楊信民韓雍鄧廷瓚雍太吳廷

舉者信心而行磊磊落落恩威敷布沒世不忘卓乎不可

及矣。

尚書顧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廣平縣知縣。入  
 為南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勲郎中。正德庚午，出知河南  
 開封府。癸酉，謫授廣西全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  
 陞浙江左叅政。嘉靖改元，陞山西按察使。以病免。庚寅，起  
 為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布政使。壬辰，召為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疏乞終養，忤旨。落都御史，以布  
 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己亥，陞刑  
 部右侍郎，改吏部。會顯陵肇工，改工部，領山陵事。進工

部尚書。事竣還朝，改南刑部尚書。公融朗濶達，精於吏  
 理，能激昂任事。初，濬廣平甫弱冠耳，而關決敏利，摘伏若  
 神。及為開封，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所在驛騷。彭公澤領兵  
 壓境上，簡公自輔。公練兵轉餉，取其呼吸，折衝戡亂，謀畫  
 居多。鎮守中人廖堂恃逆瑾黨，圍奪自恣。公每折其萌芽，  
 瑾誅，廖罷去。而王宏者尤諄諛，繼廖出鎮。公故不為禮，有  
 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  
 錢寧為援，矯詔逮赴錦衣獄。公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  
 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鑄三階  
 徙全。全僻荒遠，陋公不鄙夷其民而拊教之。久之，民用乂

安士與于學甫三年移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吏並緣爲姦公爬䟽剔抉求得其利弊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爲修築費率爲主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公鉤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塩自食苦邏卒窘之相賊殺不止公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徃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馮僧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多水患有中津橋且壞公修復之因築石堤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美譽其旨已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公久

于台悉浙中事宜繼起叅藩與左轄日益練達展采錯事惟志所欲爲若賦發科謫調補吏胥皆吏蠹蟠結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絕蔓振剔不少縱文牒糾紛隨事剴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斂手無所事事迨撫湖南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輶車徧歷州郡跋涉險阻不爲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臣自隨公悉謝去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不知勞念荆湖沃衍而流庸惰弛科輸煩擾故所至勸農業平徭稅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藩祿無節後繼爲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代勢

不得徧欲添差御史分蒞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臣多  
茂異比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非舊制乞越例推選以  
收滯才時雖不盡行聞者以爲篤論 顯陵之作經費不  
貲公長于料簡程省弗懈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  
倍之且規制宏偉民不告病晚典邦禁不肯骫骳徇人苟  
罹於辜必以法繩之而怨讟興矣蓋公負天下重望高視  
濶步遇權貴或傲然不爲意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乃講  
均敵禮孳孳獎進之唯恐不給坐是忌者側目雖晚躋大  
位卒困于讒以沒惜哉平居事親孝父病疽公已五十餘  
與同臥起吮濯扶掖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委勞于  
人處羣從兄弟尤極友愛少學于李璠先生李死妻萬不  
免飢寒公分俸資給又爲其子置產旋置旋廢而其子卒  
困以死乃迎萬養于家死爲歛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  
不衰友人胡欽死妻方食貧養姑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  
于朝文牒往來與一切費咸自公出至于里黨族屬婚喪  
緩急多倚成于公其於倫誼甚篤也爲文不事險刻雄深  
爾雅詩尤雋永時出奇峭樂府歌辭不失漢魏風格自少  
已有名世志舉進士卽自免歸與陳侍講魯南王太僕欽  
佩及從弟憲副英玉相麗澤聲望奕然出入所雅遊若李  
獻吉何仲默朱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而公頡頏其間



不知其孰高孰下也。所歷沅湘天合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噫，不可及已。所著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文曰浮湘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憑几集，曰登衡小記，總若干卷。英玉名璵，有奇節，著寒松齋集，並行于時。至千里黨，其風激矣。

少保王襄敏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生而廣額豐頤，音吐如鐘，弱冠游膠庠，才名蔚起。鄉先生金公澤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解圍帶贈公。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江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

方熾，流賊復入江，掠舟揚旗，剽劫庫獄。公集鄉兵，要害處遍置鐵蒺藜以防之。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已又生擒流賊伍廣等數十人，闔境帖然。公益省刑紓賦，與民休息。縣大治。選河南道御史臺長彭公澤尤器重公。一日指其坐曰：當拂拭待子矣。出河南省試期至，會宸濠叛，闔劉瑾者濠黨也。乃倡議罷試。公徐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無名，遂事事如故。瑾又傳入武廟親征，道出汴，輒下牒取帑銀四萬備供應。諸司莫能應，公執不可，謂天子御六飛必戒前路。勅至圖之，未晚。今豫發公帑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瑾乃沮。嘉靖壬午，按福建，時泉漳



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公檄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之月  
餘平癸未予告還先是公父感風痺再躩終養家居十年  
壬辰仍補河南道督北畿學甫十閱月擢南太僕寺少卿  
甲午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春陞光祿寺卿八月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有議革撫治者公繪四省交  
會圖鑱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都御  
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渴漕舟滯不  
行臺諫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于是公受命兼  
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脉循經流塞分殺  
自徐洪南抵沽頭增閘若干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

于漕舸得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故有四水櫃置湖中  
曰安山曰南旺曰馬場曰昭陽勢豪侵沒多獻德邸藉其  
牽制有司因循不敢問公謂水櫃復庶畜洩有地河溢則  
懸河以入湖河溢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  
之事竣皇上嘉悅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鄉  
人憶金公贈帶事至是驗矣公處父母邦務持重屏騶從  
簡出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填溢歲時歸祀必由他道  
謂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以爲法也乙巳考察  
京官中外翕然服其當是年刷卷御史以公錯叅武弁至  
千餘員有旨贖罪公念衛官多貧值熱減詔至卽承



德意悉蠲之歡聲載道丙午 召入爲工部尚書至則琉  
璃河圓明閣工興經營節縮得不重費工完 賜銀幣者  
再九月二品滿考 上遣中官賜寶鏹羊酒丁未二月改  
左都御史掌院事公思彭公語益感奮三月 廷試克讀  
卷官九月轉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先是陝西總督曾公  
銑倡議復套業奉 命集議俄 旨出逮銑卽命公以尚  
書兼右僉都御史代之公 陛辭馳入關亟罷郡縣軍需  
停造器具邀功生事之言一切屏遠又嚴盜馬之罰禁劫  
營之弊勵諸將慎固封守雖倉卒建牙而能推布腹心畢  
屈羣策如延安設游擊一人清平高家二堡與清水營文

縣設守備四人岷州設判官一人文縣叅將改分守靈州  
叅將移橫城平虜西寧二守備改叅將疏入皆得允前此  
哈密熟番久留甘肅公患之同都御史楊博庶閩外鉢和  
寺傍可田可廬召諭諸番爲繕室廬分比舍卽口授田示  
之生計仍約朔望族首得入闕爲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  
遂徙帳房七百有六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夫  
而數十年種類爲之一清自二十七年入鎮至三十二年  
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虜西番無大舉無深入戊申虜犯  
山丹巳酉犯波羅堡及莊浪巳又犯高家堡再及鎮羌皆  
督師敗之冬出塞揚兵破虜忻都庚戌虜擾磨石移軍敗

走之、又敗之寧塞、敗之甘涼鎮、永、斬首一百三級、蓋數年所未有者、復敗之寧夏西沙窩、辛亥、再戰肅州、斬首五十七級、又敗之寧夏、壬子、大破虜於清平堡、斬首九十四級、又連敗之扇馬城、燕麥川、火燒溝、神塘嶺、巴西、番賊出沒境上、斬一十五級、庚戌、番賊再犯、調兵甘涼、斬五十七級、辛亥、斬三十七級、計斬虜六百六十八級、番族二百級、奪獲夷器共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及番族三千餘人、邊人自虜中聞而歸者千二百有六十人、修完延慶定邊等處城堡、窰寨四千六百四、墩臺一十二、築完瓦查梁及蘭州邊牆二百餘里、前後上功、蒙 恩廕子者

二、賜金帛者八、賜勅獎勵者二、壬子八月、二品九年滿考、詔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給三代 誥命、癸丑春、病劇、撫按代奏、業得 旨致仕、竟不及聞、閏三月三日、卒於固原督府、聞者莫不奔哭失聲、諸鎮軍民爲罷市者數日、蓋公平生不務矯激之行、而唯存實心、不取倖得之功、而必圖成事、不期顯效、耀目前、而要之久遠、不出已意、違衆論、而協諸公議、有古大臣之風、四十三年間、所至政聲大振、功績可數、計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予祭九壇、贈少保、 賜諡襄敏、仍廕子一人入監、蓋異數也、公性恬和、事父至孝、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溷噐亦自浣滌、與鄉



人處皆得其歡心。雖介節凜然而無幾微見於顏色。於宗族知舊恩義尤篤。爲司空入京。至東光。聞鄉友蔣淮三喪。厝連窩寺。時舟已踰百里。亟命回舟。留五日。出俸易棺。遣人護歸南都。鄉人謂公長厚。自金公澤後。方再見云。所著有漕河奏議。漕河撮稿。督府稿。督府奏議若干卷。行於世。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原官薦起。陞兵部侍郎。轉都御史。歷撫延綏宣府保定淮鳳諸處。已。尚書南京。南京公所生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人以爲

榮公爲人濶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諳習世務。章數十條。上。度可施行而後言。武廟數游幸。公上疏請早朝。躬覽章奏。總權綱。頗見采納。又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當痛爲澄汰。中官以迎佛監織。濫討引塩。暴橫道路。當罷。又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及公沒。禮部爲公請贈諡。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是時奄幸擅勢。與言路爲仇。不旦暮死則竄。公給事中九年。老成周慎。卒免於戮辱。而以久次擢爲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初在瑣闥。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衆輒目屬公。公口對甚

辯聞者心愜，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有正副，參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麻，而參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可乎？衆曰：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於是衆以公可屬邊事，以此延綏宣府皆推公往。公既豁達不拘，謫有帥臣體裁，又善煦嫗，接下，其在兩鎮，人見公色詞，旣已心安，公益務

寬簡，以熨帖之。嘗欲管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袴，公憫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管，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墻，䟽石渠，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踟躕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刀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

下疑阻及之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公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引盭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而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卽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

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御公內撫諸軍外策強敵閉城晏閉邊畔緩帶四五年

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自公去宣府八年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荆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其邑聞鏡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扶之死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捕守一城盡空公聞變星馳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爲之訟寃公復上章力辯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公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然大體所在不肯苟爲媿媿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也章聖梓官南祔始奉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江險悒懼不敢任公獨言沿江山險

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上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探沿江路果險，如公爲乃決從江之議，以餓維舟行，如期至承天以葬。江干千里，免於伐木壞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之力也。爲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年餘病卒。年七十有四。公喜讀書，雖稗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略。尤喜爲詩歌。羽檄倥偬中，率不廢詩。有上谷漁陽稿。字書有晉人風骨。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其有益。平生儉樸，旣貴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歛，客極豐潔。曰：賓祭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教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公沒，賜葬祭，贈太子太保，諡襄敏。

太子太保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浹，字悅之，別號北原。幼質穎敏，博學尤精於易，爲文詞清勁，以儒士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第進士，拜禮科給事中，持議嘗諤。一時權姦沮懾，已卯宸濠以南昌叛，初濠之異圖也，錮公及御史熊公蘭，至親爲質。又陰結朝貴，阻絕封事。巡撫孫忠烈公疏七上，不達。公曰：伐謀貴豫，否則羽翼已就，難圖矣。一日公偕熊公密授草御史蕭公淮上之濠，大懼洩露，遂發兵反。不再月果擒，有儉人者，因導



武廟南狩，公倡朝臣累日伏諫不已，奉命查核松潘邊餉。總兵某者，怙勢侵冒，動以萬計。公庶實狀聞，寘之法。壬午，詔討求追崇典禮，朝論準治平間安懿故事。公在蜀聞之，抗疏論。今上承統御天，弗緣所後，而禮濮國不得考於宋英。今獻皇豈濮國比哉？反覆以倫理天性辯之。遂與輔臣牴牾，出補河南右叅議。至則起瘵，招逋弭訟。時部境寇作，公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耶？」即勒兵捕之。會外艱歸，丁亥，召修明倫大典。公乞終制。次年大獄明，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偕嘉魚李公講求振刷，臺憲一新。明年陞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副。又明年轉右都御史掌院。

事七閱月，有人命獄成於厥衛羅織者，勅下法司會鞫。

衆依違，公獨奮筆曰：「殺人以媚人，弗爲也。」力白其枉。既重忤中貴，而忌公者因擠之，遂罷免。己亥，駕謁山陵，御

行殿，召近直，追論舊臣。上曰：「浹老成，諭吏部起用。」尋陞南京禮部尚書，句曲人王某者，疏欲表揚朱家巷，以崇

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爲，今日又跡湮涉牽合，非禮也。」

遂寢其議。廷論趨之，庚子，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考

校軍政，去留當材品，人服其公。又奏減龍江淺船餘丁，計

甲若干，以甦困卒。又禁和買，罷諸苛法，留都軍民倚重焉。癸卯，召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公慎差遣，無

遠近勞逸一揆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官邪而先  
自枉可乎衆志遂定有巡關者聞警報托疾自逸公遣首  
領促之竟無敢逾宿按歷有擅威福甚者必貽書令省改  
嘗辯官民寃牘剖成案未嘗徇勢屬甲辰改吏部尚書公  
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臆決耶凡陞敘無小大  
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司屬之賢者共焉  
每每注選必語所司曰此缺相宜否如否雖十易之何害  
尤獎拔寒畯惟恐其墮落臺官自嘉靖初部使者舉刺漸  
廣公曰非制也其敝有司炫威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  
列苟非其專職無濫及遂著爲令公在部院京察二外察

一皆蒞以公嚴京察惟黜其行誼尤無良者有直道被誣  
者公必辯救之凡遇姦人傾陷善類公皆昌言正色諍而  
全之衆皆悚服公宰銓逾月上優以弼臣之遇凡朔望  
拜朝東遣祭先師帝王社稷皆預焉乙巳公滿考六年  
加太子太保母萬太夫人年九十公乞終養上溫旨勉  
留詔有司以粟帛存問曠典也公自是殫竭忠藎於國  
體公議無弗侃侃者八月疏斥亂仙之妄忤旨公惶恐  
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校械繫以歸執氓役在田  
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每見邸報知時事災異輒憂形於  
色尤以未報國恩爲恨每厭術數之學好觀程朱語錄

體驗於身心，以是臨大政，決大疑，確有原本，蓋以抗直任事，以惠利救時，公識其大矣。

尚書胡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松，字汝茂，幼卽嗜學，家窘無所得，異籍則傍借抄讀，更輯古名臣奏疏，諦觀之，喟然歎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其志向已槩見於此云。嘉靖戊子，領鄉薦。己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秩滿遷南京兵部員外郎，改禮部祠祭司，進郎中，陞湖廣叅議，山西督學副使，進叅政，以言事指斥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言者薦，再起，公爲陝西叅政，尋轉浙江按察使，進右布政使，轉江西左，遂擢公爲右

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陞兵部左侍郎，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吏部尚書召入，方其爲州時，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不能收捕，設法擒殪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理，不得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公之惠，而畏公之威，至構祠祀公，其在留都時，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卽聚經史，求微詞，與旨，叅機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已，且曰：「爲學如儲積，旣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及在湖藩，職糧餉，值湖北叛，苗鎮，算之變，公紆籌策，親履行陣，遂致蕩平，捷聞，特降璽書慰勞，且有白金綵幣之賜，秋闈試士，以公爲提調，而是科得士爲多，其督學山西時，公乃樹風聲，明經術，將以

儲實材爲天下用、而士類亦彬彬然嚮風矣。會虜酋入南地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公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爲守將懼、遽納民、民賴以全活甚衆。於是公遂上疏曰：『虜之敢于深入者、以邊將暗懦、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豪潛入虜地爲嚮道而莫之察、帥臣隱挫、切中冒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深入、竊爲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堠、曰懷携貳、曰蓄孽收、曰慎任使、曰利器具、曰廣間諜、曰清耗蠹、曰嚴備禦、曰核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痍。臺臺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

上可其奏、卽擢公叅政、協守鴈關。蓋知公可大用也。公文臣也、一旦起言邊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公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構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偕一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當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友羅君洪先、唐君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竝有志學古者、與人宜、與山中盤桓、寃解、而公之神已脫然超上乘矣。當是時、言者以邊才薦公、乃起公陝西、駐平涼、乃條數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大都可爲經久計者。其在浙、將吏多骫軍食、傳峙、公案發之、贓巨萬、人心肅然。其撫江西、適流賊豕突。



殺長吏、公受命、卽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曰、豫章爲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城濠、屯戍守、先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冤獄、舉賢良、黜貪墨、民得蘓息、乃立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者、黠慧獷悍、爲諸酋最、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群蠻時出寇抄、邊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蓋公之功居多云、公勲隆望重、不數遷卽爲太宰、公固將獎恬退、抑躁進、擢用才儁、以報稱德意、而一旦遘疾不起矣、公於書靡所不讀、然得其精意、大義皆可見之、施行、故事起輒應、不假旁求、探索、如武庫之儲、百器畢具、唯其所用、至其所爲文、出入班馬、其大旨本之程朱、其體格則嚴而峻、斯本深末茂者乎、有奏疏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尚書鄭端簡公

事 永陵

公名曉、字室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宋高宗南渡、始家塩官、遵化訓導、吾核公季子、其母費夫人也、公少有異質、年甫十歲、吾核公授之經傳、卽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卽能讀子史、吾核公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誠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公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二其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中峯董先生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

公名公竟不一謁政府、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蓉溪金公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公抗疏以爲不可、不報、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者又八年、會世宗皇帝特詔起廢、時許文簡爲太宰、調公考功、逾年始至、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郎中、巡按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公勘得其實、反謫御史、夏貴溪罷相、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已者、公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癸卯、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

寶丞、公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疏公抗上市恩、

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司丞矣、公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中、尋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公至鎮、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塲之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如臯、擊之於海門、搗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漕渠、開湖櫃以興水利、淮以南迄今

無水患分宜故銜公僅擬賚予加俸公素以文學聞海內  
又癯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乙  
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未發世宗以公  
知兵特旨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  
作者衆咸感奮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司馬虞坡楊公總  
督宣大公奉命兼掌兵部事時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楊  
公久鎮北門公上疏謂楊公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  
而戰守之事咸飭所可恃以無恐寧獨宣大爾邪世宗  
皇帝雅重楊公且重公議乃詔楊還本兵公還刑部奏  
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旣又

謂王直于法必當誅留都亂卒于漸不可長劾分宜張紳  
董傳策吳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顏不可殺薊鎮聞廣  
提督憲臣王忬阮鶚悞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分宜議不  
合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妄以職掌奏公公具疏  
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構之遂忤旨詔曰  
鄭曉執法終是自導乃落職還公家居角巾布衣數攜一  
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  
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卿性儉朴尤審於辭受所居絕去  
紛華松窓竹几蒲茵練帷蕭然如山僧焉丙寅秋病卒子  
履淳等訟公受誣事于朝詔復公官穆宗改元賜祭

葬贈太子少保諡端簡。蔭一子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戌進士。歷尚寶丞。準以蔭官南京都察院照磨。公爲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辯。咸能剖析精微。直窺堂奧。華亭徐公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真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廓菴。關中涇陽人。生而穎異。日誦十言。自其髫年。卽具博大之器。卓犖之識。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學使者殷公置高等。補博士。

弟子員。尋爲方伯楊恪愍公所知。諸所崇禮。備至。西安守石州胡公甫下車。見而竒之。與爲忘年之交。當是時。已瑩精大道。孔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寤寐中。嘗夢謁高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爲國寶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賢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勳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曾大父憂。三年。起陞膳黃通政。給假回。起陞南太僕卿。今上改元。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巡撫。



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陞吏部左侍郎  
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召爲刑部  
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  
少保癸巳乞骸骨歸奉<sub>朝</sub>旨馳驛養病巳亥卒年六十有  
七訃聞<sub>上</sub>震悼久之賜諭祭諡敏肅始公在戶部監  
兌湖湘且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黜陟品  
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裁卽見斥者無  
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而秉銓者爲嚴文靖公  
公與陸莊簡公同爲司屬得以揆揚側陋薦進之徃徃從  
田間躋華廡列卿貳銓局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

其開府山東議班操蠲積逋減馬價著爲繫令時蔣太爵  
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蛟以都  
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挂吏議又力昭雪之不以身格  
爲軒輊也膠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爲條  
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爲大役累公之功多矣  
戊寅改撫浙江不數月公䟽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  
念寶應湖險惡歲漂舳廬無筭爲<sub>請</sub>開越河殺水勢列  
五款以上綱領節目犂然畢具暮年而竣比原估料價省  
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剛峯海公意氣相期擔荷國事  
所甄敘群品如矚眉睫大察汰遣數百人下逮輿臺無不  
平、生、用、功、在、此、得、力、亦、在、此、



悅服者入爲大司寇章數十上無非平允詳慎務廣上好生之德時上惡邊臣僞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劑于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詔卒出其人于必死之地真回天力也會密遣厥校偵部事公慮弊竇不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上改容謝乃已權璫憑藉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革其禁近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官闈所未發之奸而開廷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繇乃舉回道考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臺中始悚然改觀易慮壹以奉公爲急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撫巡無得以問餽相加遺所薦下吏亦無得執贄及門違者論如法于時道路風清苞苴弊絕嗚呼盛矣公正以裋躬忠以徇國不難以一人排群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宏而不踈細而不忪獨斷于是非雜選之中抗色于傾側危疑之際國事旣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焦弱侯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蘓子瞻乃謂蕭何知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無所不如納卽窮鄉下吏片長寸善或舉以告公無不知者此豈得

之性哉。呂聖功爲相於四方，替罷謁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才，如取之橐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獲，誠儲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人才臧否，良楛種種，皆其惜。夫未正冢宰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

尚書陸莊簡公

事

永陵

昭陵

公名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浙之平湖人，性岐嶷不凡。四歲讀毛詩成誦，八歲從其父游，道遇客，語安南事，公曰：是必克夫以。聖天子聲罪討小夷，如振槁然，何煩兵甲。客竒公言，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同舉鄉試，又十年丁未，成

進士，授濬縣令，濬故額五十里，邑疲耗不能役，公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公持益力，良久卒。如公請秋潦傷稼，公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牘，公自爲疏上之，辭甚懇。天子測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多輕俠爲盜橐，公把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軍令，咸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獨鉅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悛，乘公入覲，嘯萑苻中爲變，公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生盧柎富而才，先後令皆與相昵，後令至，柎爲具享，令不時至，柎拒戶嫚罵，令恚，中柎麗大辟，坐繫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貲莫敢釋，公抵任立出之，柎爲謝，公曰：我伸三尺爾，竟

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張甚邑有李榮爲其私人橫行里中公捕置諸法仲文奉命祠邯鄲故出魏郊爲榮愆公不爲移獄陶亦莫能中公內卿王占長垣民田爲業民訟諸臺長安令嘯喏不能剖臺以屬公勘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虜闖入塞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公持不可錦劾公撓軍典上置不問公復請出錢踐更三輔民賴公皆免發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公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令濟四年課高第宗人緹綺帥炳緣上寵以要樞引公公不應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相嚴嵩稔公名語人曰陸君

嗚我符卿可得也公不往會給事吳時來劾嵩公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考功法中公南冢宰王用賓力救得免遂以母病乞歸遭母喪廬居服闋值嵩罷起祠部郎尋轉儀曹侃侃持正論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公却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公召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爲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悔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醮祝釐有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上怒甚公言王擅離國違祖禁宜有所懲艾他萋菲語不足聽上從公議神宗生裕邸公請告廟受百官賀䟽入留中有項賜聖母寶鑑中外翕然謂公有卓識若此癸亥調



司封郎已轉文選公雅有人倫鑑知天下士高下甚悉至是佐太宰語對如流黑白分明乙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公崇古仁和張公瀚嘉魚方公逢時曲周王公一鶚肥鄉張公學顏皆樹人齒頰公力爭之謂此皆大度士可濟緩急奈何以蜚語挫抑王公等得無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疆績著淳安令海公瑞爲上官所排公力明其志節得授戶部主事侍郎朱公衡以才地自負南司空缺公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耶已公升奉常典屬國朱熖孫御史論公恣橫內璫王本仁申宿憾從中構得旨罷免居數年神宗登

極言者謂公不宜久廢起佐南岡政歷遷廷尉以外艱歸丁丑起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公與大學士張公居正同年厚善及張公在政府公引誼規諷甚悉已張公承父諱奉旨不服憂公遺書開諭已謫言官又遺書止之張公不納然未有以傷及論改折事公固請輕折張公變色曰公爲豪地耶公曰我爲菜色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張公語塞南御史張一鯤承旨論公公復罷張公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冢宰時諸後進皆文致江陵罪以逢當路公獨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且擁得大休扈綱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司空力請歸又

三年起南司寇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公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渙不受囑爲御史劾公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奈何枉其屬哉事竟白已改南太宰先後與大臣列巨璫張鯨不法狀蒙 旨切責後鯨卒敗庚寅召入爲大司寇光祿署丞徐性善貲甲長安御史所有需不應論徐盜內府財籍其家擬大辟公知其冤三疏得減等辛卯夏冢宰闕廷推公 上雅重公名遂拜爲冢宰公旣掌銓抑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 祖宗朝故事戒闈者無入中涓書時 旨下署名用二臣入內閣公言 廷推舊制毋壞 祖宗法 上從之所推轂

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苞苴絕跡所汰黜卽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時譽者亦不顧已復請旌廉吏示獎勵未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 上意有 旨斥選郎王教等公爲申救因自引咎不聽會有乘此論公者公稱疾不出亡何 詔許歸時大學士王公家屏亦以爭冊立去兩賢同日出都門觀者嘖嘖歎息云公歸謝謁客兀坐小室焚香淪茗經旬月不窺庭丁酉仲冬得疾至晦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瞑於正寢是日海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亦異已初公館於陶氏夜夢三神昇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做以公在薄其災語畢焰起公力

懇神霽威，日第及三舍，不徬延也。翼日果葬三楹，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湏臾若有物曳舟者，泊淺洲免焉。自此戒冰族及諸牲，庖無鮮食，生平口不道阿堵，手不親衡石，飯無鑿衣，無綺篋，無餘錢。仕居華要，門未入一縑一金，居鄉好行其德，義廩義田，歲有加，遇饑必罄家粟爲賑，所識以緩急告者，無不應。梁端肅公材裔孫，在南都貧甚，公嘆曰：昔人稱庶吏安可爲，謂此耶？佐之請廕于朝，與人交披肝見膈，杜機絕械，富平孫公丕揚向爲御史，論公，公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誼當歸，其言實玉成我矣。懇懃謝之，其後在事，道薦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大司寇。

起之，御史陳登雲亦嘗論公壬辰大計，公推陳掌河南道，言論相權，若無纖介，至於當利害，剖邪正，遠識高節，天下望如麟鳳，久而愈重，且信通籍以來，六仕六已，強半丘壑，未嘗有所攀附，聞天下長者，雖素不識面，及有宿隙者，必亟推轂，不啻口出，然終不令其知，郡邑政或不宜民，或有冤抑，公一聞，卽切切以告，其人或變容，而公意氣自若，私居無戲言，無遽色，子弟臧獲化之，申申如也，訢訢如也，平生憐才任事，卓非儕輩所敢望，蓋公之學主於信心，故亟進亟退，略無繫吝，公之心一於爲國，故任嫌任怨，不爲雷同，可謂凜然古大臣之風節矣。

續藏書卷十九

清正名臣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都御史顧公

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為知縣。莊浪拜御史巡廣西，採木四川，防守邊隘。陞陝西按察副使，再陞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棘，改順天。公歷兩京尹，剛稜不撓，貴戚斂戢。永樂十九年，貴州有夷警，改按察使貴州，或曰勲戚家不利，公以故相排擿去。獻陵素知公廉健，召為通政使。宣德三年，臣僚奢縱，御史多淫貪不法，都御史劉觀被斥。上問東西楊廷臣孰可掌憲者，二人未即對。上曰：未必乏。



人至此西楊言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風采東楊亦言  
佐尹京威廉上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與  
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剛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  
羣僚驚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  
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國何賴焉爾佐剛直  
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  
勞彈劾愆謬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縱姦宄各道御史卽  
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  
耻及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  
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不得濫授欽哉遂考覈御史貪淫不

律嚴暲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  
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五年暲潛入京造詞脅人公  
又劾暲踪跡詭秘且欲殺臣上誅暲西市陞右都御史  
奸吏犯科者摺奏公受隸金私遣歸上以公臺端不欲  
發其過密示西楊且曰爾不舉佐廉乎西楊閱奏謝曰事  
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隸得歸耕  
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先帝  
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俸上怒曰朕方擇佐用小人輒  
誣佐必下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上怒請付佐治恩  
法並行矣上召公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

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公頓首謝公呼吏至言  
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上聞之益喜數月又  
有囚告公久淹不理上又怒召西楊諭曰此必死囚教  
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會鞫實出千戶臧清清殺無罪  
家三人奏當死繫獄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  
清西市正統二年公請老家居十餘年卒公性嚴重守正  
嫉邪人知敬憚以故竟擠之去先是有師遠者東阿人  
長陵北巡嘗問太子南京羣臣孰廉太子對曰皆廉  
上曰從朕北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遠一人廉耳遠  
起太學生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靖難後陞兵部右

侍郎改吏部領行在吏部事征胡總軍餉陞南京戶部尚  
書兼領吏部遠孝行純至操履端潔又有進賢向瑄洪武  
十八年進士歷職方員外郎九年滿陞通政使不能奏對  
自陳改應天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靖難後復府尹坐繫  
獄數年左遷運司判官獻陵知其廉直召為副都御史  
兼詹事宣德初蒞南臺致仕瑄有文學屢經窮阨介節不  
渝蔬食水飲布衣泊如也

都御史軒公

事

長陵  
裕陵

獻陵

景陵

公名輓字惟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督漕淮上嚴  
冬忽墮水援出裹被坐有司急進衣却去竟俟舊衣乾除

行人司副陞監察御史正統元年與御史十六人出清理軍政清修苦節嚴明不苛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留飯飯唯一肉或至殺鷄見者皆驚異輒廉使殺鷄爲客大破費遭喪卽行僚屬尚未及知時守浙阮監丞隨亦清謹安靖與公善公旣去陳璇代公亦清嚴浙臬稱治景泰四年公爲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改南臺內艱奔喪天順首用公爲刑部尚書耿九疇爲右都御史二人廉介有名海內信向未幾耿公欲去石亨不果反爲亨逐去公亦病請致仕上召公至文華殿面諭留視公疾不可強與

致仕及陞辭上復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公又頓首辭疾上賜金爲道路費公去上復思公召爲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公嚴毅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公來輒避去不樂與公處南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唯公及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間令吏寫公牘數十冊卒後修史有司從其家取行實無有也公前有南海周新者永樂中爲浙江按察使廉梗有威爲錦衣紀綱中傷歿獻陵每悼惜之人稱新爲冷面寒鐵公

尚書魏文靖公

事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明年為松江府學訓導諸生讀書學宮或夜携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闕乞留 獻陵監國令還任復教三年十七年師達薦陞太常博士宣德初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京太常少卿三年召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為真八年老辭調禮部又辭調南京吏部正統十三年陞尚書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公嘗至京師大學士陳循公所取士謁公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立朝願少待公曰君為輔臣宜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 茂陵復位

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簡於廉勤性好吟詠矢口適情自有雋味耄年事其兄教諭驥愈恭謹成化間監察御史梁防疏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特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祭月三石公病遺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已有司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力辭公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達尊卒年九十八諡文靖

都御史魯公

事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茂陵

公名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元年進士為監察御史 獻陵監國時列上漢庶人不法罪狀留中陞福建按察僉事雪冤濫懲貪墨摧豪強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舊與富



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李道中并殺其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公故廉得踪跡甚詳一訊林卽服漳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妾有子與兄子皆三之一托以已子許死兄子言妾子非許子逐去盡奪其貲公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兄子始服罪超陞僉都御史召入臺正統七年巡視應天府公幼舉動異常兒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遺並絕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歿不能斂公卿贈賻僅足棺

衾國初有薛祥無爲州人佐孝陵開國有功歷陞工部尚書頗以怨言聞下獄死家徙瓊州孫遠進士授戶部主事天順初使交南還陞右侍郎母憂去起復爲工部侍郎治河河南尋鑿揚州河四十里成化初兵討兩廣叛獠改戶部調兵食諭衆能破賊者卽有其輜重人人奮勇師至大藤峽賊平陞左侍郎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行視漕河十三年致仕又明年起爲兵部尚書叅贊軍務十六年致仕弘治八年卒年八十三遠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無不涉獵尤熟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奏劄悉出其手改定戶部事列芟繁正訛均節委積內外遠近多寡輕

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始一人以爲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爲可罷而罷公一切弗聽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餘

侍郎李忠文公

事

長陵  
裕陵

獻陵

景陵

公字時勉名懋以字行先金陵人徙居安福永樂二年進士公少有大志甫成童每自勵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庶吉士時預修太祖實錄憂去服闋授主事刑部召入修曆成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求直言條上十五事未幾讒構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獻陵初卽位公

有疏諫疏留中不知所指云何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捶十八瓜折其觔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下詔獄

宣德元年十月

上恨公言戇觸

仁考怒令縛時勉來

朕面鞠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公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上上顧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公桎梏復其官預修兩

朝實錄陞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進學士尋陞國子祭酒是時祭酒缺西楊歎祭酒難其人公曰豈遂乏人耶程雲南在旁言無過公者公不悅竟以公爲祭酒初公與陳敬宗

在翰林袁忠徹、臧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陳儀相法觀魁梧，公貌稍寢，聞者未信。後二人皆至祭酒，陳方嚴肅，下公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公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為贍給。督諸生讀書，寢興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公守正，搆公荷校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請赦公者數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走涕泣送，觀者塞途，商賈為罷市。又明年，聞北狩，北面頓首號慟，上疏言選將練兵迎還。車駕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

中贈禮部侍郎。改謚忠文。宣德中，姑蘇有陳僉事祚，初以進士仕，永樂時為河南參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置均州、泰和山，且十年。景陵起為御史，疏請上讀大學衍義。上怒曰：蠻啗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并逮其妻子，族人繫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文定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蹈而復奮，幾死不悔者也。

祭酒陳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庶吉士七十餘人，再選留曾棨及公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上

時臨試，勗其文行，公預修永樂大典，成授刑部主事。永樂十二年，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入史館，預重修實錄。成，改翰林侍講，獻北京賦、平胡頌，及爲善陰騭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再降于孝陵松栢，復獻頌。又獻龍馬麒麟獅子騶虞賦、內艱去，宣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及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公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睿宗之政肅於朝廷，公以是得名，亦以是致怨。僚屬生徒懷忿，訟公。法司請逮，理問。文襄曰：「盍疏申雪。」卽爲屬草，不

果上事，亦白。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公學。上從之。鼎至監，清苦力學，後舉禮部亦第一。廷試第二。任至戶部尚書，公善飲，嘗飲襄城伯李隆所。隆知重公，賓罷輒留，公再飲，飲醕酏，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頽中，人伺公，見公拳握最謹，其矜嚴如此。公剛正介潔，不見喜愠。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公獨久不調。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與魏文靖公同致仕。公德望文章，名聞朝野，旣退家居，不輕出入，別號澹菴居士。至是，又號休樂老人。云有詩文十八卷，行於時，曰澹菴居



士集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彭惠安公贊曰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頽然無累抑抑德隅人望知畏詞林重輕卜其進退時有古廉於公作配古廉卽時勉

都御史吳文恪公

事

獻陵

景陵

公名訥字敏德常熟人父爲沅陵主簿誣繫京公乞身代事未白父沒治喪如禮公篤行好古兼善醫術有名江東郡邑交薦爲學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疏懇辭時太子監國知公命教大臣子弟於禮部儀侍郎重公遣子銘從學洪熙元年除監察御史歷陞南院僉副都御史敬

慎直廉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自耻詭隨嘗巡撫浙西表陸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以扶植綱常爲務爲文根抵經書通達今古在臺十餘年昌詞義色風采凜然雖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賊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摧沮宣德五年請老年八十六卒諡文恪所著小學解集錄文章辯體行於世

御史孫公

事

裕陵

景帝

公名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浦松江學博士甚得士心彬彬多興起者楊文定溥薦爲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公教壹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學置本源錄



錄諸生善行，以身爲率，不事譏防。行部令勿先知，從單輿  
猝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或破題數首，隨閱隨定，畢  
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措手。  
嘗見庭橘方熟，命左右摘嘗，因分畀諸生，同嚼之。一生獨  
取其二，公問之，以奉親對。公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飢  
甚，奏免其租什七，賑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衆。庚  
午秋試時，上北狩，公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  
當簪花燕餞，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陪諸君於  
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既而詣闕上  
疏，請隨所用，以效死，不報。乃自矢於文信公祠，去蒞所部。

道遇金尚書灤，慷慨對泣，有萬里丹衷，扶日月，兩人清淚。  
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庚午，勅封其父母，得告歸省。  
父聞恩命至，擁騎郊迎，公塗行，控御甚虔，觀者榮之。明  
年還朝，念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缺，當道屢欲論起  
之，郡守金陵張瑄疏公孝，追曾閔學，踵程朱，宜起居論思  
之職，皆未果。名卿大夫過公鄉者，必禮於其廬，鄉人子弟  
考德問業者，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歸六載，爲  
天順元年十月朔卒於家，年六十有六。

布政使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幼岐嶷，有巨人

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初爲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杜門誦經史百家言，久之，發爲文章，淵閱奧密，脫去流俗，自成機杼。陞江西按察副使，提學，專崇實行，黜浮華，閱卷一目數行下，又善鑒別，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陞浙江叅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招不聽口，須夏叅政來，公檄至，卽散。成化二十二年，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有容，愛民節用，公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侍郎劉文介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儼，字宣化，吉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茂陵在東宮，公爲左春坊大學士，充國史副總裁。已而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公公不爲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文，訟公閱文不明，取士徇私，會譯字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送入貢院，比書榜，竟落淳名。二人因劾公違制，并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公罪重，開科試士。上命高文義公覆試，高公力言二臣之子，文亦可觀，願解有定額，儼等無罪。上重違二人意，令順天



府准其子會試。王文復疏辯。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  
 臣擅法論乃已。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以詭籍斥  
 還縣學。時人為之語曰：榜有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  
 闈貢士。明年入裕陵復位，二人得罪，其子竟不得試禮部。  
 公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公學有沉潛，文無險塞，取予  
 明潔。

少保林莊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為刑科給事中。劾  
 石亨、楊洪、孫鏜諸大將及內臣善增、金英著風裁。景泰元  
 年遷都給事中。上皇將還，會有投匿名書者，王文端得

之高文義所。王與胡忠安欲聞上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  
 野，已而或出危言，事且止。公疏言：直濙皆股肱大臣，不當  
 私言齟齬大政。詔按之。高曰：得之小隸。小隸曰：得之道路。  
 上怒，急捕千戶龔遂榮，挺身自白曰：迎上皇禮本當厚，  
 遂榮投此帖，龔感動無他，願甘死無悔。已乃下廷議，或言  
 也。先遣使行成，虜不可信。即迎駕，一車二馬足矣。公言  
 上皇北狩，與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  
 悔，竟從其議。景泰三年議易儲，改右司直郎，不敢辭。四年  
 商文毅薦復為吏科都給事中。劾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  
 尚書俞士悅、通政司李錫、工部侍郎張敏諸大臣益多忌



公王少保喉御史王溥劾公挾持吏部甥選教官得善近  
地下廷議按致公賂不得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不肯署  
稱病臥數日。上遣中使問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  
聰殊驚悸耳。上聞意立解公左遷國子學正。裕陵復  
辟超陞右僉都御史賑山東飢陞右副都御史捕江淮鹽  
賊天順三年內艱明年起復又明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  
寃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公時署院  
事力請禁戢平雪讐嫌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公往賑  
奏截漕粟數十萬明年九載滿秩陞右都御史七年出撫  
大同將吏用命邊事稍寧逾年致仕越二年起掌南院又

三年召入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五年與定西侯蔣  
琬按事遼東馬鈞陽及御史強珍竟坐謫戍明年乞致仕  
不許十八年卒贈少保諡莊敏公恂恂和易身若不勝衣  
遇事可否大義毅不可挽抗議易儲直聲大振

當以龔遂榮爲正傳而附以林聰乃當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少凝靜篤學力行  
鄉里推重及居官奉職守法自刑部出爲浙江提學初糊  
名校士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覬覦屹不爲動成  
化二年湖廣按察使朝覲時東廠尚銘忌公伺察無所得



未幾銘敗，歷陞工部侍郎。泰陵卽位，改禮部，再改吏部。六年，大旱，陳數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時三原在吏部，倚信公，三原致仕，衆望屬公。徐丘皆不喜公，欲用翰林入吏部，出公南銓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猷爲，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至，况復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四年，六疏乞歸，上爲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歸處舊廬。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口甚益崇節儉。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

宰牲，匪直可久，亦以安生。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楊文懿公嘗曰：吾友三人，時敏、廷秀、鳳儀，皆始仕刑部，爲名卿。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

事 裕陵 泰陵

公名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爲郎刑部時，張岐以壽寧侯兄從外臺躡僉都御史入院，公疏岐不可用，乞召故尚書王竑、李秉侍郎、葉盛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論救得釋。尋郎中廣東司司隸輦轂間，事多涉貴近豪戚，脅挾撓沮，公屹然不吐茹。外戚家冒賜額，奪民田，勅公卽按項畝。公至真定，繞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今馮驩，收債于薛，驩顧折券，矯賜薛人。今真定田祖宗以來許

民開種卽爲恒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往年韓太監廣寧侯屢奏虐民賴先皇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或又復強詞飾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尺寸地附益貴戚又逮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荒田者上怒顧左右曰周或爲彭韶所持令朕負朝論奈何又以爲請耶當是時何喬新與公同官刑部純懿貞方並負重望成化六年陞公副使按察四川進按察使請王府葬祭停遣內臣及行人又劾雲南太監錢能冒貢珍奇擾驛遞十四年爲廣東布政使薦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非禮貢獻又劾市舶太監韋眷矯稱進奉私庇富豪輒亂

舊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曠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梁海海者太監芳弟也芳見疏大怒會公應詔陳言條上漸不克終四事上不喜芳從旁言公每事輒邀名方命

○聖○明○

左班相左右得大官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調公貴州未幾吏部尹尚書屢薦公大臣噐上故知公名二十年遂陞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督糧儲明年召入爲大理卿未上又坐論內外官貢獻道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秦陵卽位交薦召侍郎刑部會浙江不靖勅公巡視公劾罷不職守臣誅其渠魁事遂定戶部言鹽法沮壞復勅公理

續藏書卷十九終  
鹽法公繪煮海貧人晒淋熬負折閱朋償之苦節爲八圖以獻尋召入吏部爲侍郎弘治四年尚書刑部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發其奸贓鉅萬景有挾欲破法擠紘公竟抵景法褫其爵景贓入八百兩忽降蠲旨公言景贓十未及二卽蠲它日遂可營復爵位爵位旣復遂可營求征鎮不可長公在部二年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林俊嘗疏言韶諡不副行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諡不愆公孝友直諫寡慾清心儀狀歉然不啻寒士所著有國朝名臣錄贊莆陽文獻志政志文集百餘卷

續藏書卷二十

清正名臣

尚書楊文懿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守陳字維新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成化三年累官司經局洗馬充講官經筵公進講武成曰論語稱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顧後世人主深拱禁中委政內侍反召闔樂之禍高居無爲唯對嬖艷反啓祿山之亂何也蓋舜武能舉相除凶惇信明義後世人主直安危利災耳八年遷侍講學士內艱去公守官五品一十六年 泰陵出閣簡公日講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倣



大學衍義事涉中官令不得刪去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公譽望日起薦國子祭酒薦吏部侍郎又薦入內閣皆不果用 泰陵卽位進宮寮官柄臣忌公擬侍郎南吏部上覽疏曰守陳宜留此卽塗去南京字未幾詔議祧禮禮官請祧 懿祖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疏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卽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宋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也時不能從弘治元年疏論講學

可謂篤論

政累數百言略曰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翫放遠奇袤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慮正始猶易保終實難若內養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怨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 上是公言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得如公奏後數年 上時召輔臣坐論政事閱章奏皆自公發之 大臣顧畏 上英明一見卽頓首伏地請退 上留再三 又讓容臣等出議上 上每退歎息公在吏部侃侃持正論會修 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又辭且請老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况臣迂踈宜亟退

安得不爲上所

輕

上不許公請老益力乃以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而以張莊簡代公云公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郟戾王附宜改正凡疏留中者卽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上卒諡文懿後二年實錄成始贈禮部尚書公孝友方正與人交篤於信誼居常恂恂若不出口至論事辯是非毅然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詞淳雅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抄凡數百卷弟守陞南吏部尚書從弟守隨掌大

理寺事工部尚書謚康簡守陞廣西布政使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皆能濟美克世其家

太常卿張公

事

泰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元禎字廷祥南昌人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茂陵卽位未幾與時宰議不合請告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理學名益高廷臣交薦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錄成陞侍講學士去南京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以修大明會典衆交薦之召爲副總裁陞翰林學士日講泰陵知公名特聽公講說母服闋又交薦進南京太常卿修通鑑纂要又召爲副總裁改太常卿



兼翰林學士日講又侍東宮講讀未幾掌詹事府管內閣誥勅疏勸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諸書東宮講孝經小學上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公貌癯然纖弱而剛果之氣不可屈好面折人過交陳選羅倫陳獻章皆以正學相規切

光祿卿陳恭愍公

事

裕陵

茂陵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端慤寡言潛修獨詣唯以古聖賢爲志天順庚辰試禮部嶺南丘濬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真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濬曰吾聞荀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

謫官公抗疏直之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謁每易

素服以入公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觀君服必視其品顧

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皆動色相戒不敢犯已督學南畿

念學者不修實行而競爲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

士一以德行爲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

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條冠祭射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

按部就止學宮徐行審觀周旋磬折絃歌籩豆古風郁然

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衿佩而成就興起至不可縷

數論者謂自廬陵孫公以來一人而已成化初遷河南兵

備副使尋改提學其設教亦如南畿會倖奄汪直被命巡



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  
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卽提學寧大於都御史邪公曰  
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  
直見公詞氣嚴正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  
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公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釋  
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賦吏不貸自是官  
屬斂戢未幾聞母喪卽日奔歸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一  
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布政使時嶺南苦中人椎剝公嚴條  
約罷和買減徭役爲惠養計會肇慶大水公具災傷狀不  
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太監韋眷專恣勒富民供辦公奏  
減其數眷復縱黨通番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  
史宋旻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瑤番人馬力麻者貿貨海口  
詭稱蘓門答刺國貢使眷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僞逐  
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  
刺加市後猊入貢公上言此西域賈胡借以牟利耳使墮  
其術必爲安南諸夷笑不報眷知中官戚疾公乃誣據公  
黨比高瑤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  
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  
張襲令誣執公襲不從行等阿眷執襲拷掠襲曰死卽死  
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



公矯制發粟，曲庇屬官，論罪當徒，奏入。詔奪公官，遣錦衣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裕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襲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銷骨也。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懼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才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

公事未詳者皆干疏中發之

按法持之，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怙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眷橫行胸臆，污巖清節，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頤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誑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陷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旣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詬夷齊爲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



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  
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  
乃為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為  
此疏亦知愧否醫療、又潛遣養子密報、選歿於眷、以快其忿、宵人佞毒、一  
至于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為也、夫選砥  
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  
野、乘來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  
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為聖明之累也、奏入、  
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  
雪公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諡恭愍、初公

做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  
以公甚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  
之、獨不愧乎、人謂公有子云、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寬、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時年三十  
八、公為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徐武功嘗稱吳生館閣  
器、歲貢入太學、張汝弼尤奇公、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  
東宮、宮中侍、堅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率  
宮僚上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  
則止、一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况又間



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傳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外 上嘉納公進講閒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尤反復朗誦弘治十七年 孝肅太后崩議祔葬廟禮先是成化四年 孝莊睿后崩中外藉藉言周太后萬歲後葬 裕陵祭睿廟禮皆如適至謚稱睿皇后與孝莊同輔臣覺其誤又未敢顯言 詔禮官議議未能決賴 上仁聖張主綱常再三召輔臣密議便殿悲愴感悟必欲如禮又下議廷臣公以掌詹事與議衆促公言公出揖衆議臣曰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竝

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歿仁宗傷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足爲法衆議臣皆是公言定議上 上喜曰大義深恩竝行不悖改稱 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奉慈殿者在奉先殿西 上初建奉祀 母孝穆太后令稍展其制中室奉 孝肅左奉 孝穆嘉靖初右奉 孝安邵太后公忠信宏厚廉靖方嚴好古力學文翰淳美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王文恪公稱公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明興文士獨推西楊有典則公無愧焉

鄭端簡曰、太祖曰、吾取士、欲得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此十君子、可以當之、行誼足以師人、文章足以華國、問學足以明道、才諳足以濟務、隱約足以激時、所謂先進於禮樂者、非歟、嗟乎、吾不得而見之矣、十人、李時勉、陳敬宗、魏驥、吳訥、葉盛、楊守陳、張悅、謝鐸、章懋、并公也。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弘治七年、入戶部爲員外郎、郎中、陞按察副使、提學江西、累官臬藩長吏、正德四年、陞副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公有清

譽、在江淮不事赫赫、漕大小將校皆嚴憚、未幾事忤逆瑾、瑾又惡平江伯、平江伯者漕帥也、事連公、瑾益怒、禍且不測、長沙方解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陞戶部侍郎、公故熟知戶部程法、見財用竭耗、心憂之、七年、請養母歸、十四年、陞南京禮部尚書、辭、嘉靖初、再辭、詔特與終養、母服闋、請致仕、不允、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公質性淳懿、問學該洽、孝親、牧族、獎誨後進、應務之才、經巨皆適、所著學史、簡端錄、二書、巡撫吳廷舉上于朝、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庶吉士、授編



修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逆瑾惡翰林不附已  
矯旨大明會典文訛舛奪預修者官公降修撰瑾敗復中  
允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陞禮部尚書  
當是時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而無徵  
俄內批禮部畚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  
慶法王與聖旨等公佯不知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  
並至尊書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  
止寵伶臧賢請改牙牌公曰優敢亂祖宗法邪臧又欲  
改教坊司公曰優敢亂祖宗法邪皆格不行時流賊  
亂中原太監陸閏總軍容征久不捷諸內臣又立監錄名

益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公奮曰兵老民  
疲賊日熾以冒功者冗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  
圻肺腑間民囂然思亂禍在宗社旦夕吾輩死不贖責  
諸公尚首鼠耶疏上竟遣監鎗諸內臣俄有旨令公致仕  
杜門謝客及卒遺命無請葬祭嘉靖元年理守正文臣贈  
太子少保謚文毅公朴端簡諒自檢甚嚴孝友之行孚於  
鄉曲

尚書陳公

事

茂陵

秦陵

康陵

公名壽字本仁新淦人戌籍遼東成化八年進士弘治元  
年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御史爭寺丞劾公吏部尚書



三原王公言壽廉正稱執法吏改南光祿少卿陞卿南鴻臚十三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陞南京副都御史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劾逆瑾被逮公抗疏救諸言官瑾怒奪職八年薦起巡撫陝西未幾遷南京兵部侍郎九上疏乞休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初壽在科萬貴妃寵族人橫甚中官梁芳又結妖僧繼曉公疏論繫詔獄得釋在榆林會火篩入寇出奇兵却之加俸一等既歸田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內臣廖鏜暴虐吏民楊文襄公言公忠鯁輕去就宜起公撫陝公至陝鏜畏歛戢比公去陝人號哭擁公不得行公卒久之都督楊宏陝人也上疏言壽仁廉恤下

知兵能遏虜請卹其後公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廉名最著老無所歸諸子旅寓飄泊公歿不能葬久之親舊相周僅歸其喪公為言官時直論時政得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文襄公曰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尚書謝文肅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鐸字鳴治浙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元年授翰



林編修校勘通鑑綱目因上封事言講學圖治十一年進  
侍講未幾請告弘治元年薦起修實錄三年陞南國子祭  
酒上修明教化六事明年致仕又累薦十二年家拜禮部  
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力辭不允公先後在國學律已率人  
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羨金公盡籍於官均贍僚屬構書  
樓東西庑諸經史刻北監廟街湫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  
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歿  
者賻禭皆出羨金不妄費一錢請從祀楊時十六年預修  
通鑑纂要是歲請致仕特賜告正德三年瑾勒致仕五年  
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謚文肅鄉人方正學殞身滅族沉鬱

百年公不避忌諱收綴遺文行于世所著有桃溪集續西  
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  
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忠諫錄祭禮儀注公嘗曰我  
太祖有度越歷代者五事攘克夷狄收復諸夏也肇基南服  
統一天下也威加勝國鋒刃不交也躬自創業臨御最久  
也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也

都御史熊莊簡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繡字汝明道州人成化二年進士爲御史坐事謫清  
溪知縣累官都御史巡撫延綏操勵潔廉餼廩有羨不入  
私室套虜三年不大入塞憂去起拜兵部侍郎陞兩廣右

都御史逾年召入南臺正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熊繡致仕公屏居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困公卒長子已夭繼子又夭巡撫秦金爲請于朝贈南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之此史家體也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數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邀時譽不徇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生屬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其家 聖朝表勸清賢不吝恩濡繡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賜謚卹孤惟宸衷軫允幸甚 詔給繡繼子子端米月一石謚莊簡時

有工部侍郎潘禮歸德人清廉恬退未老乞休弘治間年八十一巡撫韓邦問疏言禮歷官居鄉益堅晚節草廬蔬食不求安飽 詔給米月三石南工部尚書胡拱辰淳安人著勞蹟晚益清謹弘治間御史上其貧薄特給與廩正德初遣行人存問年九十二贈太子少傅謚莊懿邦問亦仕至尚書致仕年九十二卒仁和有王琦字文進舉人乙榜授汝州學正陞御史山西僉事提學改四川乞致仕歸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雪僵臥不能出門戶或唁之曰吾求無愧於心耳雖飢寒無不樂也天順間竟以飢寒卒臨潼李崙字世瞻篤實莊重雖祁寒暑雨手不釋卷成化



六年進士、歷知廬州府、陞河南叅政、清慎絕俗、吏事克修、卒之日、貧不能葬、妻郝不免飢寒、守臣爲奏、上得給米、終其身、沙河朱裳、字公垂、正德九年進士、少勵清節、貧困、裕如也、提學御史顧潛知裳檄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炊汲、爲御史寒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采、人稱裳爲長齋、御史爲鞏昌知府、歷浙江副使、福建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乞歸、再起治河、卒、清堅自信、士頌其廉、民懷其惠、饒州孫需、字孚吉、成化八年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守法畏公議、白首清風、嚼然不滓、雖不能發揚功名、有赫赫之譽、顧正德間、大臣多掎克回、適需獨以

廉約稱、卒、贈太工、太保、謚清簡、絳人陶琰、字廷信、成化十七年進士、歷仕至都御史、三理漕事、嘉靖初爲工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乞致仕、加太子太保、歸、琰宏才偉度、累試繁劇、卹國勤民、動著聲績、中忤權倖、屢進屢退、方毅直亮、喜愠不形、自奉儉節、每飯一蔬、徵行罷歸、蕭然行李、三竹筥相隨者數十年、卒、年八十四、贈少保、謚恭介、子滋、正德九年進士、爲武選郎中、論大禮、謫戍、

祭酒魯文恪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度吉士、入翰林、閉門歛跡、不事交遊、爲編修、益沉潛學問、不專爲文詞、歷

司業祭酒端飭自勵日危坐焚香讀五經四書不肯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虚心約已清慎不渝屢請告屢起屢歸羣情鄉慕益兢持名節嘉靖初交薦不起卒年六十七謚文恪

副使邵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極清不愧其名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甫三歲母疾革置公別室哭不已謂家人曰死者吾母也曷俾我一視聞者哀之為弟子員即以文行為當路所推許屬頒制諸郡京兆冀公綺欲以此瞻公擇維揚運司委之公辭不往弘治壬子領鄉薦明年授江西德化學諭正已率人流俗明遺無敢及門者乙

卯秋主山東試去取咸自主事竣就道有謁贄者拒不受滿九載留於家督學邵公寶巡撫林公俊累疏薦公吏部移文趣行十月詣部試第一太宰馬公文升都御史戴公

學職 輒授御史今亦無之矣

珊廉公賢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委督溝橋抽分公痛革宿

弊奸無所容近侍蕭敬陳寬託院堂相囑不少貸正德改

元以公督皂禁諸後原額百名外院長及年深御史用之

公悉覈以應役戚畹張延齡奏人負券若干緡得食

得體

給公曰御史執法之官豈為人索私負者邪駙馬崔公

御史張公咸以為囑公不從隨進二疏一崇大信以全國

體一停織造以清鹽法所論劾皆中貴人下戶部議行七

月按鹽長蘆兼理河道公覈餘鹽革買補恤竈下禁應捕勢豪鹽商廩廩重足立貪吏多棄印綬去自天津抵濟寧一路夫力公壹意節縮約省千餘金逮諸姦豪倚戚宦爲窟者論如律權倖及中人多不利于是馬永成家僮及諸賈人合謀妄奏逆瑾因遣官校逮公榜於午門下家人泣公慰之曰我非自敗名節以辱先人至此况得失在我何哭爲抵家杜門屏居灌蔬課子而已瑾怒未釋據公所陳停布疋疏罰米一百石及保舉都御史雍泰罰米二百石瑾伏誅都御史李公克嗣巡按王公完交薦嘉靖癸未有雲南僉憲之命公至任適巡撫王啟惡臨安推官江魚曠

千戶龔勝愬魚欲坐以貪淫黜之公知其誣擬以公罪還職王大不悅後巡歷新建諸寨繕兵旅修城垣來商賈疏溝洫爲久遠計滇南多珍奇所入廩祿柴薪而已比齋賀詣京行李圖書之外無一長物事竣回滇分巡洱海會叅議趙淵往勘武定上官約救甚嚴下至胥史輿臺一無所染夷人悅服後以觀察當調聞報卽南家居逾時見山桂

方桂諸公尚留意人于此

公重其名檄取赴京公以疾辭己丑冢宰西樵方公檄如限赴選補廣西分巡桂林後改左江兵備忠州龍州土官罪惡目甚公不動一兵而坐擒之疆圉晏然撫巡以公清苦之節明敏之才方倚重之而公業倦游矣上書兩乞休



乃得請歸無室廬依外氏以居日中或未舉火意豁如也  
督學御史林有孚往訪之笑語移時貧無茗具可設林歎  
息而去宗伯霍公韜以沒官田餽公力却之丙午秋年八  
十而歿陳公鳳贊曰嗟嗟介士邦之司直可賤可貴簞簞  
必飾萬里來歸葆茲固窮蕭然素業邈矣高風

中允景公

事 康陵 永陵

景公暘字伯時少產揚之真州尋徙居金陵爲人器量弘  
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大夏見其文  
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  
修時逆瑾亂政挾勢凌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

爲阿者暘及何瑋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裨補時政  
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於 天子若臺閣  
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畢終日  
業業以從事也尚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  
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緩也而蒞是職者必自責自將  
於勤慎所以補過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 天  
子近侍在古六大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  
進講旣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而退復  
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於心能自寧  
乎古稱竊位蓋近是也已夫語弗慎爲誇爲毀譽爲誕爲

凡近爲諂爲易爲餽爲諛行已弗慎爲矜爲貪墨爲放縱  
爲邪淫爲率易爲苟且爲側媚爲薄居家弗慎爲兄弟妻  
媵女凌童僕輿阜里閨昏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書史  
精研義理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  
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耻能無怍乎凡此皆女之職也  
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 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  
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  
也况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  
有警罰女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于人非鬼責  
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久之爲

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覬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  
以資當進侍讀宋儲曰成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賜曰朝  
廷官人敢自擇邪於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得師二年請  
養而南改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  
賜於請託壹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  
典籍饒廩私益以斛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  
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真州病卒易簣之  
地卽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賜爲人篤於孝義母目盲萬  
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疾如失人稱  
其孝感云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友人

張貢見暘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尋卒暘哭曰曩業心許之  
恐負吾亡友乎卒召其子妻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  
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蹠蹠行旁觀者率不能堪暘自若工  
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之以爲榮爲  
文以意勝耻事鈎棘詩蕭散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摹  
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  
識者韙其言所著有前谿集若干卷行於世論曰賈生  
爲傳不得職至哭泣以死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秩  
近世視爲冷局類以翫愒自放而暘爲詞以自尅責何其  
厚也乃若處高爵膺仕略不以國安危爲念而唯身家是  
營聞暘之言可以愧死矣

尚書嚴恭肅公

事 永陵 昭陵

清品

嚴恭肅公清字直甫號寅所其先五代祖名子敬者自浙  
之嘉興徙居滇父鏃生四子公最少而咄咄奇悟鄉先達  
光祿施昱擇壻得公以女魅之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成  
進士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調公此未淬之劔而輕  
斬蛟斷犀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劔也乃方在治中  
惟工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荒課爲天  
下最丁母憂再除郎中督修外城及 九陵皆斤斤謹出納  
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督修外城及



侵牟吏膠手所省費以巨萬已工成當叙陞公辭不受受  
加俸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坐忤出知保定府居保定三  
年課復最歷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叅政四川按察使卽  
其地轉右布政使所至自撫按特舉及兩京臺諫會舉不  
下數十疏隆慶戊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  
改四川公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  
者議割二十萬金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團操  
成都擾民者貢番入邊則爲定限額數額外不得浮一人  
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爲本而痛持豪家悍吏以法以是士  
大夫譽誹常參半而內江趙文肅公獨深知之會有以流

盜誑公當落職趙公力爭得 予告候調候調五年起督

鴈門關不果改貴州入爲南大理寺卿尋改北歷刑部吏  
部右侍郎陞刑部尚書 上之知公自其在刑部能執法  
不骫權勢始旣柄用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以  
下皆親爲標署楊遵彥之默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絕也  
上孳孳以太平屬公且未艾而公病歸矣歸之日 遣使  
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曆庚寅卒於家公性檢厲勤於事其  
操行嚴於趨舍辭受尤廩廩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麤衣  
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鶴不敢取諸人 蜀王慕公  
使使致扇鉅微餉不受初拜尚書貧不能具服色束素屣

可謂清、澗、澗、如、水、矣、

帶以朝其輩或指戲之公釋褐時玳瑁七品帶故在耶  
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爲上耳  
公薰然長者色溫氣和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  
法處議本人情計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謹昨抵掌之談  
以故明主眷遇尤渥而海內至今稱大人之能安國家  
鎮雅俗者必首公云

侍郎程公

事 永陵

程公文德字舜敷嘉靖己丑進士方上臨軒策士覽公  
對嘉之賜御批擢第一甲第二人官翰林編修己坐同  
官楊實卿封事下詔獄謫信宜典史前後翰林三年餘

所獻郊祀議芝庶吉士疏靈雪頌靈鷲詩各一親蚕  
行再進內訓講章及四詩上嘗開無逸殿宴近臣公得  
與上無逸講章乙未量移安福知縣丙申召爲南京兵  
部車駕主事轉員外郎迎養歲餘丁外艱辛丑起復補兵  
部車駕轉郎中屢上禦虜疏甲辰擢廣東按察副使提督  
學校未上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庚戌擢禮部右侍郎以外  
警奉旨提調監督宣武門并相陸妃墳壬子轉吏部左  
侍郎癸丑會試知貢舉畢事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  
教庶吉士例賜帝社稷胙二乙卯將擢南京吏部尚書  
忤旨改南京工部左侍郎辭謝有言褫職罷歸公爲人



博厚坦夷、不設町畦、聞甘泉湛冢宰若水、明道術、走其門、  
未有得、其後激於人言、卓立檢飭、斷斷必爲君子、不忍以  
世俗終其身、幡然變故態、視舊所爲如兩人、嘗祭長陵、  
中道偶談、孝宗皇帝事、爲涕下、悲不自勝、見實卿封事、  
調停削名甚衆、批拷掠、無一語、在廣中、舉何王金、許之學、  
誨諸生、遷信宜學、建麗澤書院、至安福、行鄉約、處里役、摧  
強節用、下士愛民、建復古書院、兵曹嘗言車戰法、多見采  
行、臨南雍、以體諸身者爲言、用情尚質、而謹服習、吏部當  
考察京朝官、留意賢否、嘿有助益、詹事故事、養尊望而遠  
外嫌、公聞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饑、朝議開納、而澤不速下、  
爲計粟麥黍菽可助食者、稱其數、請早入、以期有濟、上  
從之、南京冢宰之擬、公苦親喪未舉也、顧以得罪、旣歸、囊  
無餘金、



續藏書卷二十一

理學名臣

聘君吳公

事

景帝

裕陵

公名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父溥爲國子司業事建文  
永樂中爲翰林修撰公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已  
嶷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翫讀至程伯淳亦  
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  
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  
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  
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



飲食誨教天順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南陽為草疏薦留中

泰中已遣行人聘之非始石亨也亨知敬公猶勝後之

數目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

嫉賢者

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上曰

善卿草勅加束帛遣使聘處士勅曰朕承祖宗丕緒求

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為之治樂於

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

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顧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

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千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

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

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所居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

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比至上問南陽與弼

宜何官對曰宜授宮寮侍太子講學上曰與諭德左對

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問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

張上曰然已而見上文華殿公辭官上曰前公前

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為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茅賤

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

牘聖明過聽龍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

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上曰宮寮優閑不

必辭公辭益力上賜文幣八酒牢廩遣內臣牛玉送館

次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公三辭不

或以公薦自行為誦病不知宗

允遂稱病篤。上又諭南陽曰：與弼召至，何為不受職？即受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卿為朕諭此意，公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南陽

公辭官必有深見

為。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陛下第老且病，進

退狼狽，幸。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上曰：果爾，亦

南陽之薦士英宗之禮賢亦千古

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上首肯曰：既

美談也

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

南陽頓首曰：帝王盛德事也。公陳十事，復表謝而歸。公風

格高邁，議論英偉，曾次灑落，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

此公氣魄學力勝胡傲齋百倍從記合

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雪之意，亦通

時務，能用世。凡天何耶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悉。嘗曰：註箋

繁無益，以故不務著述。云：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潛

心古學，遯世無悶。公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公。

公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

中，簑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嘆

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 翰林檢討陳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

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

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

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受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

廟庭謚文恭。公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旣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勝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有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



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獲也、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烟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是時有布衣陳真晟、字晦德、又字剩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卽能自拔于俗、專心儒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自是不復事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

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回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旣而走臨川、就正康齋、貨其家、直得五金、攜兄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歿卽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爲也、遂歸鎮海、教人專一靜坐、卒年六十四、後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兩土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鏌祀之、

鄉賢祠又有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七歲

白沙敬齋皆山學齋之門

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既而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行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為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敬為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門人吏部侍郎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業

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故筆之于册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萬曆中追謚文敬從祀孔子廟庭又有莆田劉閔恭慎醇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劉太夏徐貫每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必致閔曰對劉君鄙吝自消詳見孝義傳

郎中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昶字孟暘江浦人成化二年進士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羅倫陳獻章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

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  
令各賦詩臣等各授一帖內開花果烟火等項面帖詩讚  
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翫好之物鄙褻之  
詞臣謂 陛下卽位之初下 溫詔放田租絕貢獻停不  
急之務與民息肩天下欣然承望太平久矣及觀去年以  
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  
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大臣之疏而遂罷且因災異 勅  
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臣未嘗不頌 陛下從善如  
流今日之舉或 兩宮在上 陛下欲極孝養以奉其懼  
耳然大孝養志不在翫好 母后恭儉德著天下不在烟

火况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  
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  
母后同憂之日臣知 陛下決不暇爲此也且翰林以論  
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而鄙俚不經之詞豈宜撰進嘗  
伏讀 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  
孟以陳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  
言臣是以不敢妄陳疏入謫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  
史陳莊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久之以家艱去不復起居  
定山垂三十年有薦公者 召至京徐文靖公言當復公  
官翰林竟復司副遷南驗封郎中得風疾遷延野寺明年



乞告未得允輒歸又明年罷

叅議賀公

事

茂陵

秦陵

公名欽字克恭別號醫閣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成廣寧後屯為遼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翫讀成化二年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靈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此人所難近日楊復所少罕事羅近秦陵

受先生亦然

初薦授陝西叅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

賢為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評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

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灑掃

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倚良王誠曹

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虜庭身叛賊

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為不軌賄易后妃或邀

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

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

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

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國

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  
謂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  
發其端而頽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  
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  
公辭正德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  
故遂先發聚眾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  
黃門公聞往諭之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鎮城當  
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  
臾有言軍至且勦者眾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又趨跪  
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

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眾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  
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昏喪祭遵  
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  
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子士  
諱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  
身不仕

太子少保章文懿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進士入  
翰林爲庶吉士逾年除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  
謂莊景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內廷燃燈朝

士踏歌蓋天子仁聖孝奉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也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大孝養志吾輩盍諫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爲言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峰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官又稱爲翰林四諫公未行給事中毛玉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其議處番貨通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絕盜托清軍以擒秦寧之寇先賑濟以平尤沙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時年四十一閉門卻歸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執業問難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弘治十二年召謝文肅

爲北監祭酒十四年召公祭酒南監時遭父喪乞辭詔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十六年服闋上任尋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元年陳言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之龐朴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姜僉事麟贊公喜怒



不形於色。恩怨不槩於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借於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公曰。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歛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鷺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子孫皆天孫。誥又不慧。晚有子接。公卒。特恩與國子生。從子拯。歷官工部尚書。有才行。

翰林修撰羅公

事茂陵

公名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策對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公不從。爲翰林修撰。會南陽起復。公詣私第。言不可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謫副提舉福建市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明年。召復官。改南京。尋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知公者。謂公有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至其心所欲爲。而力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公嗜學好古。篤志力行。避惡若涅。聞善若驚。嘗欲倣古置義田贍族人。或助之。

堂食錢謝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覆去客晨至留飯倩之傍舍比舉火日已近午白沙稱公才大不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副使丁公

事茂陵

公名璣字玉夫鎮江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學者稱爲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嶷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烏傷王君長逾倍尊事之吳文定寬與爲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心諸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蘓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未言方士釋老

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爲羣姦側目以同官公過連逮出爲普安州判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獨從一僕怡然行泰如也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爲太宰雅重璣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言今日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聽其言欲引爲吏部竟爲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猾伍以怨誣隣民爲盜斷其舌斃之獄汚鬻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丐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辦此一片心事君敢爲欺耶內服闋俛文毅掌銓卽家起儀制

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清遠山水暴發而沒翌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璣充養深粹居圓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衆譟不震不竦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婚喪葬一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雅純其爲政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憂國一出天性蓋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璣窮探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不息不岐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未脫藁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尊事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污之中任道甚力制行甚方涵養甚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潤云

吏目鄒公

事茂陵

公名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生而穎敏過人年十二能文章經史一目卽不忘嘗居龍泉庵掃樹葉焚照讀書如是三年文思警拔千言立就改庶吉士翰林會星變應詔陳言極論陰陽之理言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

致仕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弘治三年、御史壽州湯鼐、劾萬尹、去。劉獨留、恨鼐。御史魏璋、附劉、劉啖璋、能去鼐。陞僉都御史、璋卽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鼐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公者、因入公名、下詔獄。公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獄官苦訊公、公書詞曰、智與今湯鼐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當事者恨公、坐公鼐槩妖言惑眾罪、次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徐文靖公亦力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始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吏目。鼐謫戍河西、公旣謫、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總督都御史秦紘檄遣董修、齎書得居廣城、與陳白沙遊。四年、暴疾卒。年二十六。

御史陳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公先世瑞安人。



戊籍興化遂居郡梅峰公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作省克錄自考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旣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媿服時郡守嚴擊強豪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刻徐開解得寬霽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無官者有尚書子受賂崔志端以

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公劾尚書去崔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葢妻子服食麤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者公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正德中吏部以公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旣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上嘉陳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

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備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公辭公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卒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爲後都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旣深而充養亦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鄭端簡論曰黃伯固鞏陳時周茂烈二公皆蕭產忠潔足以明志孝廉足以存節究其用經濟才也孰非人臣孰非人子觀此能無深省乎

國子祭酒蔡公

事茂陵泰陵

公名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爲禮部主事三年三原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又請告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賀藩王壽且獨去朝服中蔽膝三司官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公請三司先謁孔子藩王素憾林俊讒者因言公與林厚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

公一日宴藩王所，譏公不能詩文，公據理正對，拂其意，僚友又有相傾者，遂決意引疾致仕去。逆瑾專政，起國子祭酒，以厭人心，而公則已卒矣。公明經篤學，氣清色和，外簡而內辯，嘗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見。」又嘗題臥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

侍郎儲文懿公

事

茂陵

秦陵

康陵

公名權，字靜夫，秦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功主事，文選郎中。弘治七年調考功，十年陞太僕少卿，公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在考功出入三年，臧否不淆，交遊稀寡，嘗薦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救科道龐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康陵初陞太僕卿，明年僉都御史，總糧南京，開局無事，專心經史，訪輯國朝故事。又明年入戶部爲侍郎，逆瑾專權，公卿奔走瑾前，公愧憤引疾求去，長沙與公善，得允致仕。內批公有才望，行且起，公去數月，瑾誅，不數月起，公時瑾雖誅，諸倖佞繼用，公亦不樂。明年又乞休去，七年起南京戶部，是年冬改吏部南京，公辭益力，起益

數其淳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諡文懿

李贄曰公視陽明先生居然前輩矣陽明中弘治十二年進士時公則已太僕少卿而往來問學若弟子吁此公之所以益不可及也後泰州有心齋先生其聞風而興者與心齋之子東崖公贄之師東崖之學雖出自庭訓然心齋先生在日親遣之事龍谿於越東與龍谿之友月泉老衲矣所得更深邃也東崖幼時親見陽明

續藏書卷二十一終

續藏書卷二十二

理學名臣

尚書湛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以書魁其倫尋從白沙先生遊卽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爲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晬面益背論甚竒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主考撫其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拔第二名賜進士高等選爲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王



公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輩和之道價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黎暉却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爲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開禮舍于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嘉靖初趨朝考九年滿陞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勤聖學等疏凡數十上總爲獻納編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莊講學于新泉書院江都

休寧貴池等處公書院所在而是滿九年考吏部奏其績上以年逾七十許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祀白沙雖田莊亦然嘗於所居天關精舍叅贊尚書府立祝聖所置倉廩館穀多士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爲白沙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白沙嘗謂曰人

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爲宗，不可不理會。又曰：學以自然爲宗，承喻日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腳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針誰撥。其得於指授者如此。庚申四月丁巳卒于所居小馬洞，年九十五。有大星隕于廣州之河南，其聲如雷云。公在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請田畝，閔俗侈汰，定喪祭之制，頌行之，費省而禮舉，都人無不樂從。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沈其像於江，絕衆惑。貧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爲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侍郎呂文簡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居涇水之陽，學者稱涇野先生。祖柳卿葬日，壙中有聲如雷，卜者以爲當顯。六世後，六傳至溥，生公。果符卜言。公資性穎悟，始就傳，習幼儀，郎中高選，竒之曰：此大器也。提學馬中錫異其文，收入縣學。尚未總卽，志聖賢之學，危坐朗誦，小屋中，祁寒酷暑，不踰

戶限已受學孫行人昂克然有得督學楊遠菴王虎谷拔入正學書院嘗夢明道東萊親爲指授而義理愈精熊李二叅政聞其賢欲延爲塾師公以禮無往教辭之乃遣其子就學山寺未幾聞父疾奔還二公用驛馬追送弗受疾平移居雲槐精舍從遊者日衆辛酉年二十三中鄉試刻其文明年下第卒業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觀倫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鳧林縣馬敬臣輟舉業而講理學習古冠婚士相見禮孝廟賓天衆在順天府哭臨惟具禮耳公則涕淚交下通國異而譁之弗恤也孫行人歿爲之服衰拜送弔客戊辰中會試第六人廷試擢第一先

是康對山爲會試同考批其卷云卷甚佳惜力微不能首薦子然子自當魁天下矣自鄉試至是僅八年有成帙詩文集爲翰林修撰受祿祀先祝稱某之子某聞者羨其知禮父母書至對使拜受退而跪讀其他親友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爲位哭奠饋遺非禮不受逆瑾擅權竊政附之者驟遷顯秩公雖同鄉獨不往且却其賀瑾不堪又因西夏構論上䟽請上入宮親政事庶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更惡其直欲殺之遂與何伯齋相繼引疾去何亦當時所不能容者遣官校偵其過不得至半途返公抵家數月瑾誅陝之縉紳株連者無筭人以是服其先見杜

門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焉父或因小失責次子梓公跪而  
同受責父怒旋解科道薦剡交上乃起供舊職上勤學疏  
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  
縱慾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或讓其過直公曰昔  
賈山借秦爲喻文帝尚能用之矧主上明聖遠過漢文  
吾獨不能爲賈山乎疏上蒙嘉納以乾清宮災復應  
詔陳言六事其遣去義子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  
敢言以言不行復求退秋父病侍湯藥夜衣帶不解晝履  
無聲及其卒也痛哭嘔血將葬時大雨如注跣躄踊蹈泥  
淖中道路環視有泣下者葬畢廬於中門外旦夕不輟自

成服奠葬遷柩題主以及卒哭三虞大小祥禫斟酌損益  
各有儀注楊東江輩葬父母咸踵其遺意行之鎮守太監  
廖鎧賻以金幣立却之客有托交游以三百金求書者公  
峻拒之曰人心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相視也客慚而  
退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累薦適世廟入  
繼大統首召公遂幡然有用世志壬午與修武廟實  
錄上御經筵當進講是日值仁祖淳皇后忌辰因口  
奏宜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避之疏勸勤聖學以  
爲新政之助略曰學貴力行而知要帝王之學與常布不  
同須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太平之業



可不難致大禮議興意見與時不合復以十三事自陳議者謂大臣宰執之職不宜引爲己責因下詔獄尋謫解州判官知州缺攝行州事於是恤災獨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載諸著解文移者可考也己又集耆民鄉長講讀教民牘文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察孝弟節義者標題其門求子夏後訓諸學宮建司馬溫公祠正首陽夷齊墓訂雲長關公集迎其母躬孝養爲百姓先隣近及遠方學者日衆御史爲闢解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之節歌風雅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稱其爲王佐才陞南宗

人府經歷士民無慮千數哭送河干去後州人爲之立碑塑像以志不忘云陞南吏部考功司郎中尚寶司卿政務清簡得閉門讀書兼設教鷺峯精藍吳楚閩越士從者殆百餘人時張相國應詔道出南都有醮禮爲賀者公托以官卑俸薄拒之通政王張之甥也轉比祭酒通國送之江上公獨不往張銜之欲乘機罷其官不果陞南太常少卿太常會飲皆役樂籍更有雜差公悉與寬免禁道士俗粧每月朔望令演樂二次太廟災乞罷黜答天戒不允自庚寅至甲午在南都六年乙未始入爲比祭酒監中教典士氣趺弛不振久矣遂以道範師模嚴自表樹敦禮讓

勤講習棄去一切繁文一二貴游子弟稍不率者卽繩之以法而乞差爭撥之風頓息有以敷教在寬規者對曰寬非縱肆乃日刮月劑而不責效於旦暮間云耳然曰敬敷則曷嘗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古豈古今人真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姑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公立教皆躬行以率之以正心修身忠君孝親爲本季試諸生必刻其文之優者以式德行著稱者則揭之榜仍早撥歷以示勸病者問而醫之死者賻而歸之間取儀禮及爲詩樂圖譜分日講解禮義之俗絃歌之聲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又言之吏部謫一監

丞兩廳六堂諸屬罔不清慎不但教及諸生雖歷事監生觀政進士向學中官亦從而質疑問難奏減歷日以通淹滯申飭監規五事請之 上皆報可識者以爲自宋吳李

章四祭酒外鮮見其比陞南禮部右侍郎同諸公卿謁

孝陵衆將着緋公曰望墓生哀宜青衣角帶衆從之署吏

部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察長霍走簡歛祭張

故相公峻拒之且云一變而爲正人有何不可其亢直敢

言如此 上將躬視 承天陵累疏勸止留中未出捧表

賀 萬壽節道出河南見餓孳相枕藉語所在隨宜堊之

朝賀禮畢值天變遂乞致仕歸事侯淑人敬養備至不殊

公以當時議禮四臣爲邪所見不同如此

生母疾病頭風怯寒親製艾褥乃安歲饑以俸餘贖其族  
人事叔博如父姊適劉家貧常分財濟之痛宋外祖無嗣  
每展墓垂涕不止從舅宋瑾流同州務尋訪還其鄉卒哀  
毀亦不殊生母未及葬以壬寅六月疽發背坐卧北泉精  
舍至七月一日卒年六十四是日有雷火日食之變及夕  
有大星隕於華陰弔者以千計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  
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奠位持心喪訃聞上爲輟朝  
一日賜諭祭命有司營壙事公頭顱圓濶體貌豐隆  
海口童顏輪耳方面兩目炯炯有神雖官三品履仕途三  
十餘年座止圖書室無媵妾家無長物平生不以私事干

人亦不受人私干門人相守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語情容  
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  
學而行是信之可也有劾甘泉之學者則曰聖君在上  
賢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僞學之禁有問朱陸之學者  
則曰初時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  
究竟本原其致一也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  
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  
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同時有馬汝  
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卒謚文簡武城王道  
字純甫正德六年進士歷官吏部侍郎謚文定棠邑穆孔

暉字伯潛官太常卿謚文簡三人皆淳懿端亮深於理學有文學負時望難進易退未究其用而卒善類惜之

侍郎鄒文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守益字謙之安福縣人父賢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十七舉江西鄉試正德辛未會試陽明先生爲同考賞識之拔爲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壹意問學嘗讀中庸歎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慎獨不及格物者何耶積疑於懷會陽明先生開府虔臺公往謁論辯反覆間風疑冰釋曰道在是矣自是從陽明先生擒宸濠周旋兵間者久之嘉靖初起公復謁

陽明先生於越留月餘陽明戀戀不能別門人問之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會大禮議起上書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公未歷吏事而蒞官

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公顧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艮暨諸賢講學典禮風動隣郡徽寧池太閭志學之風至今冠江左公啟之也丁亥陞南主客郎中踰年文成卒於師公服心喪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文成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于天真書院戊戌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旨簡宮僚召入爲司經



局洗馬克 經筵講官應 詔上薛文清公從祀議時與  
徐文貞階羅文恭洪先唐荆川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  
衆居頃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  
而遠之也尋改南監祭酒公遵成憲申章程立號冊俾出  
入相友淑慝相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居無何  
九廟災大臣當自陳公䟽中寓交倣意讒者因中傷之竟  
解官歸壬戌公年七十有二九月中寢疾召家人訓飭之  
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  
莊集若干卷行於世嘗語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  
分黑白口辨甘苦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

人猶黑白甘苦誦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  
知愛敬入井而知惻隱噉齧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  
心之靈明知是知非若黑白甘苦井然不爽自慊自欺在  
已而已又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  
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從言之異  
耳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以戒懼爲起意非惟誤認戒懼  
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公之持論類如此平居與學者接不  
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  
於言語作爲外者師門一時相推重不虛耳子善太僕卿  
孫德涵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心齋王公

公名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汝止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用人子爲。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題其坐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卽悟入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秉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益有年。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西矣。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汝止說論語。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汝止乃大喜。卽日造江

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贄。以賓禮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艮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所至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諧衆心。而反而汝止意終遠矣。汝止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睫。卽知其所存。學者意慮稍踈漏。見之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隸雖顯貴。得疾不說。學者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

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  
剖析精審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蓋汝止之學以  
悟性爲宗以反已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虛  
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  
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  
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  
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  
語持切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收  
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卽事是心更  
無心矣卽心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

師而學學不誠矣往教教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  
不智也此道也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  
子者是某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構舍居其  
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爲契  
聖歸真生知之亟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諸篇或百世不  
可易云生五子衣壁裋補雍皆有立而壁最知名壁字宗  
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  
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  
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  
也輒竒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王芝皆在公左右宗順

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淘汰氣竦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繇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過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歿宗順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羅近溪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蘓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真州董郡丞迎之建寧餘殆難悉數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天臺耿公嘗晤宗順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

得君自謂若何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聞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



非樂道邪。曰樂卽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平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恒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爲鵠。宗順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

用宗順。堅卧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逆。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夫宗順之才。藉有所會其度。其功業豈有旣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蓋自心齋絕去利祿。一以明道覺人爲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宗順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心齋之與從遊者甚衆。推馴謹者。以林春子仁爲第一。

林春字子仁。亦泰州人。子仁生平束脩之間。畏之若苞苴。行必愜人情之所安。故不爲嵬崖斬絕之行。言必衡乎力。故不爲要眇浮濶之言。於世紛華盛麗。猥巧慧辯。未嘗一

有濡膩也。起家爲會試舉首，登進士第，官吏曹。至文選郎中，吏部稱文選至要重，故峻其門第，雖親故不往拜。子仁獨門無留賓，同志中雖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惟謹。出部則徧走刺諸賓客，夜則挾衾被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其論學輒曰：吾師心齋說如是，惟恐人之不入，意烝烝如也。而同志日臻，是時縉紳士以學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推山陰王汝中、畿志行、惘幅、則推子仁。與吉水羅達夫、洪先達夫於朋友中最沈密矣。然子仁猶面疵之，以其露才也。然子仁本以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自程度。而時學徵本體，益精，頗以子仁爲未至。卽子仁亦自歎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然其後蕩者矣。所歸而子仁終以質行名。子仁官吏曹，久以母病謝歸養，掌選事，慎擇監司，守令而賢同志者薦進之。恐後其論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於君，相與冢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皆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心與天下人之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

蘿石董公

海寧董蘿石澣，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

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吟咏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也已遊會稽聞王文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上坐文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退謂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

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旣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文成文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誥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

問之事，間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闕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聞，益克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邪？

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鬢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子穀仕至漢陽守，亦精於名理，有四存稿行世。

郎中王公

事 永陵

公名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人駭而不信，公首往授業焉。公弱冠，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爲諸士言，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師門。師爲治靜室居。



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公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沈毅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公曰諾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洎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公與相辨証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己見不數數於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公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 廷試而還時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公與緒山分教之而公所興起爲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公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

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公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

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

根基隨處對治安得入悟真權法非實究竟也

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

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

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

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躐等、今

旣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

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

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

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

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証、道脉始歸於一、云、文成發舟、公

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玄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  
詔之公獨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  
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  
成亟可之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  
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  
諸君只裹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證也明年文成平思田  
歸卒於南安公方偕緒山赴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  
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加  
焉公請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  
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於省肖文成

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問及  
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公取正焉心  
喪畢壬辰始赴廷對時相張永嘉欲置一甲不果開吉士  
科道之選欲引之公不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  
歸病已待補時相夏貴溪言議選官僚其壻吳儀制春公  
門生也首以公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  
徃投刺乃可公謝曰補官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  
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視我爲何如人遂大恨  
公補南武選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  
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貴溪票旨詆爲僞學而罷薦首吏

科都給事戚賢官公再疏乞休銓司報予告矣踰年當考  
察貴溪使謂考功薛應旂曰王其僞學有明旨卽黜一人  
不可遺考功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公者交以  
書責考功唐太史順之至以爲不復知人間庶恥事考功  
怒遂決去以快意而因厚自結於貴溪故公名雖高仕竟  
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而孳孳以講學爲務所至接引無  
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  
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真好勞  
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有密制其命而  
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

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幹辦此  
一事閑思妄念與世情俗態無從而入蓋欲究極自己性  
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  
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  
也又曰不肖百念已灰而耿耿於心不容自己者有二師  
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衍  
此一脉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  
憶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  
旨千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侍謬承受記時舉六  
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



二衰年日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悔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間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脉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

萬曆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後學溫陵李贄聞

龍溪先生之訃爲位於龍潭以奠而告之曰先生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今其沒矣後將何仰吾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旣以一往而超詣中升西河夫子之坐遂至歿身而不替要以朋來爲樂今不以不知而愠也真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人知而信今不以未

信而懈也允合乎不厭不倦之理蓋修身行道將九十歲而隨地雨法者已六十紀矣以故四域之內或皓首而執經五陵之間多繼世以傳業遂令良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頓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湖而達四海非直斯文之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於斯爲盛憶昔淮南兒孫布地倚與盛與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流更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道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誰能知此不知前人付託之重而徒爲自私自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已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務爲遠嫌遠詢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是失已也非成已也

先生其忍之乎。嗟我先生，唯以世人之聾瞽爲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解嘲也。唯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必相拯，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託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其爲非常人也。雖生也晚，居非近，其所爲凝眸而注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爾矣。先生今旣沒矣，余小子將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咕嗶其語言，以爲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爲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

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聞先生之訃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天壽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爲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爲知先生也。夫尚饗。

僉都御史唐公

事 永陵

公名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荆川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遂菴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公以年少筮仕，守已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菴洪先也。自與羅公見，知其人品甚高，因定爲石交。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

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母艱，服闋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教，乃速裝壬辰，改稽勲主事，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通關節，留滯不時用。公卽密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使其人知之。羅峯相公改各屬官爲翰林部中，首舉公，拜編修校對。累朝實錄于時，王遵岩、陳后崗、高蘓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公作，心服之。而公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得之趣。公尤自歎。時則王龍溪以陽明先生高弟寓京師，公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完，例當陞賞，公不欲受。又以羅峯愛已，將遠其嫌，遂告歸。張緣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窘甚，而于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贊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公所却至三千金會。皇太子立，妙選官僚，上面諭宰臣起公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東宮落職歸，自是御一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宦於其地者，欲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以得見爲榮。剡薦殆無虛日，獨雲川舒侍御之薦章有曰：學以聖賢爲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蹇諤正直之風，居鄉有廉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

得其真矣。公喜靜坐，樂與外方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于今之儒也。居恒于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于歷筭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追李杜。然嘗曰：此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與人無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喞然見於顏面，遇之途，亦爲之趨避。曰：匿怨而友，吾弗爲也。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要，則深沉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于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性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頓，又若痾瘵，切身。

思救援之，如不及。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審武子之愚，蓋自况也。甲寅倭奴起釁，流血東南，公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有懷公喪，而趙文華者，以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公，與陳機略，且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歸，朝首薦公，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尋陞北部職方員外，堅卧不起。及巡按提學二侍御奉旨促行，不得已赴京。陞本司郎中。陛見後，卽奉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公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拏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拏郎中。十二月公將至。



浙賊聞而遁去。公計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具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蛟門而還。未幾春汛急，海艇督諸將泊崇明沙沈，賊艇十三隻斬賊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陞太僕少卿。胡公奏留同事，又陞右通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鏜往援。公以江北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檄鏜堅守，身往江北與李首尾擊賊，敗之於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場。度其勢無能為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公每以此自愧，其斬馘功皆遜不居。而胡公竟

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公每與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曰：胡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陞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朝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值歲歉，請于朝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各鎮為粥以食飢民。公素仁心，不忍見民之飢死，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卽有變于內，倭寇乘之貽患不細，故于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治軍旅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

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不起矣將革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自恨時天皎皎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公氣絕

焦弱侯論曰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爲舉首一時以爲連璧云達夫一斤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應德晚節爲分宜所薦至今以爲詬病不知爲達夫易爲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之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婁師德周旋女主之朝豈誠戀戀于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

誰人知此

下者所不忍出也始島夷躡姑蘓戟嬰兒爲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涇涇之節繩之哉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于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已之人殆難與道此也

光祿少卿羅文恭公 事 永陵

公名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爲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壻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公之爲人年十

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卽嚮往遂卑視舉子業常歛目端坐同舍生誦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于鄉時同里谷平李公家食公師事之嘉靖八年廷試世宗親閱所對策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深至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召改左春坊贊善疏請預定

東宮朝儀忤旨罷爲民家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不徇時局人不敢干以私親賢問道撝謙求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遊衡嶽僧楚石密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爲虎穴荆莽鬱鬱闢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衆贛江水漲公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公家故窶而嘗卻臺省餽坊數千金貯縣帑檄縣取爲構室助竟辭之荆川唐公以兵事起官約偕出公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卽比自效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

貽書致意。公答書願畢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比荆川計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念詭灑重爲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卽以邑冊請公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惟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歛手。端默而卒。年六十有一。公學始致力于踐履。中歸攝于寂靜。晚徹悟於仁體。丁巳。學憲王公宗沐訪石蓮洞。中問靜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

亦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靜爲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聞。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吾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壬戌。王公畿以專靜不達。順應爲疑。訪于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卽感應處。便自順適。龍溪曰。工夫有先後否。答曰。卽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憎厭執着。放縱張皇。褻侮徧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



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卽靜定工夫，非專以  
默坐時爲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  
得此物由來自渾成

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  
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  
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  
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  
爲得手，湏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  
不負一生耳。語具所作松原志晤中。明年錢緒山公德洪  
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公爲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  
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恃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

者多矣。甲子郡節推周弘祖問學，公手書冊曰：落思想者，  
不。思。卽。無。落。存。守。者。不。存。卽。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  
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復。然。不。類。又。曰。  
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蓋卒之先一  
月也。公於陽明王公之學，極其尊信，而後學見公躬行之  
實，旣慕服，於是因公之言，而益知王公之學爲當尊信。王  
公之學，得公以身發明之，其有功於斯道大矣。公始歸田，  
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  
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  
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

也。年垂五十，覩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飢渴由已，撻市引牽之裏，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

叅政羅公

事 永陵 昭陵

公名汝芳，字惟德，別號沂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卽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爾爲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十歲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於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

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開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遘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公曰：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克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公時如大夢得醒，遂于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

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公略爲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障緣益增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飢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遭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公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勗而目不瞑擾攘而氣

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公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公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新消隨入京赴廷試初仕爲令入

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一時彬彬有弦歌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亭相徐徐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公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尤幸徐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已者卽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時

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公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東之不知梁公。徐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公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東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在東之。卽不然。東之雖去。而東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徐首肯。公復曰。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趣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光明俊偉也哉。徐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公娓娓發明。音吐洪啗。興起者不可勝數。返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盱江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叅贊。捧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



續藏書 卷二十二  
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諡曰明德。皇朝通志卷八十八

侍郎殷公

事

永陵

昭陵

公名邁，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生而氣貌淳靖，有雅志，居恒自奮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辛卯舉於鄉，及入太學，與何善山游。因聞陽明先生緒言，益自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改驗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爲

江西叅議，擢貴州督學副使，疏請致仕。丁卯，穆廟改元，用薦者言，起原官視學兩浙，歷江西叅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神廟在御，復就家起公。

南京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僉議非公不可，強起公視職，居數月，復稱疾，疏一再上，未允致仕。公自筮仕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前後連起，公右職皆迫而後應，論薦者以致公一出爲重。始公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擬留，公比銓，力辭不就。每進輒引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恒辦。乙卯，提調江西試事，稱得人於浙，掄士一先德行，諸生中有以出妻抵誣者，獄久滯。



公暴其枉釋之夫亡而嬖從死議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死不二爲貴從死非中制也議者黷公在太僕值閭政浸弛吏因緣爲姦公隨事振刷不辭煩細至典國學則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士喁喁嚮風其得大體類若此性尚玄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請公不得至海內士與公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學術相辯證少求格致之義不得其說至哽咽終日究心中庸證諸內典已而澄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徧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其所得亦可窺其崖略矣陸公樹聲稱公坐鎮雅俗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楊次公晁太傅至其信道之篤不言而默成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所著有懲忿窒慾編逍遙訣測言閒雲館野語行於世

左諭德張公

事 昭陵

公名元忬字子蓋別號陽和其先蓋蜀之緜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代有聞十傳爲贈吏部主事詔生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寺卿配劉安人生公公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安人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公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答也

會楊忠愍諫死公遙爲誄詞慷慨泣下霑襟太僕公乃色喜大竒之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沉思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嘆曰聖賢學自有真曲士抱蟲蛙之見不務卽心證聖而猥踵其下風壹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公有滇難蓋太僕公故嘗副滇臬擊武定叛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公身掖太僕公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自狀當事者比有 詔免太僕公官歸越復馳如越履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 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

林修撰君自以遭逢 聖明釋躋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樹日橐筆守官下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署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爲解君獨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屢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爲首鼠兩端萬曆之元年君嘗疏直御史某且請進講列女傳于 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僕公喪起家奉 旨教習內書堂公曰若曹星近 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爲善勃貂管蘓非人乎乃取中鑒錄自爲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 誥勅直起居館會 皇子生奉書告楚藩因上匡廬浮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

咏具槎間漫筆中丁亥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爲左春坊左  
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清理武黃尋克經筵講官既入侍金  
華退而嘆曰明主方孳孳向學嘔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  
不竭忠畢智以迺宸聽非夫也每喁喁然盟心待對冀  
有所感乎焉初上御曆覃恩公卽疏白太僕公寃狀請  
以恩及已者移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忤旨格不  
行君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  
擐甲胄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明主而不能  
爲父洗沉寃長負君親吾死爲後益居常深念兩世登  
朝父建功不讐志以歿願以身代父報國而卒且徼

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緹索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  
顧弟子呼陛下者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瞋公平  
生雅志聖賢之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顛務以實踐  
爲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  
徒剽文成之外郭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未流乃岐之非是  
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  
以祛世儒之惑特操端介絕不喜媵姍事人然坦焉躡中  
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蓋公之進也出江陵門下當  
其炎炎時卑者蟻附高者鷲鳴而公不隨不激有以自守  
嘗語同門曰某門人也阜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



喪請留病請禱某卽死弗爲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于學越人至今誦爲美談天性孝友侍太僕公若安人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樂樂柴瘠喪葬悉遵古禮盡革燕賓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人太僕公病以屬公公拊之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蓋公行誼力追古人其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志未成公續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衮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略山游漫稿槎間漫筆行于世又有不二齋

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于家

侍郎楊公

事

公名起元字貞復別號復所廣東歸善縣人弱冠賊躪東平焚民舍公爲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明年歲中鄉試第一人年二十一耳三試南宮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績學邂逅盱江黎允儒歡然相得也黎爲近谿羅先生之甥爲述先生言行甚具公大契於中業駸駸嚮往之矣丁丑舉進士改庶吉士巳卯授翰林院編修丙戌分校禮闈是歲冊封崇藩歸省覲還朝取道盱江執贄羅先

生而稟學焉，徃復叅證，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會語爲答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爲識仁編，日諷誦之，并示學者。丁亥，進修撰。戊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同志者爭傳誦不置。己丑，復分校禮闈。三月，遷國子監司業。辛卯，晉司經局洗馬，纂修玉牒，克經筵講官。上崇聖志，勤聖學，䟽語具集中。壬辰，復分校禮闈，先後所得多名士。聞父喪，奔還，服闋，起國子監祭酒。丙申，晉南京禮部右侍郎，修皇陵功成，上命祭告。公至中都，士大夫暨師生來問學，公卽中庸首章反覆開論，中多興起者。丁酉秋，因災異，復上恭勸勤學䟽，踰月，輯高皇帝御製

集刻行之，於其中稍爲詮注，取洪範語，名曰訓行錄，擬上未果。遷南吏部。戊戌，召爲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夫人卒於官舍，公扶櫬還。己亥八月，營葬事，躬荷舂鍤，哀毀之餘，感寒疾，以是月十九日卒，年五十有三。平生事親孝，與弟友，厚宗族，閭黨人有過，耳不欲聞，而惟就其所善，獎成之，僮僕有違，亦不加鞭朴，微以意諭戒之而已。一聞羅先生之學，銘心刻骨，無湏臾忘，雕一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居，以爲常。四方之士受學者，屢常滿戶外，公隨機指授，人人躍然，意滿去，持論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宗，而要歸於孝弟慈，謂孩提不學不慮。

之良心卽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愚夫  
愚婦之知能卽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共覩共聞卽  
不覩不聞之本體大抵皆本父師之言而推衍之聞者始  
而疑中而譁以辯久之羣然服者以公之言取成於心非  
世儒矯強義襲半塗而廢者比也所著有證學編楊子學  
解論學存笥稿楊子格言楊子政序輯白沙語錄證道書  
長等書行於世

續藏書卷二十三

忠節名臣

學士劉忠愍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初為主事儀制  
 薦侍經筵修 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雷  
 震奉天殿應 詔陳十事王振怒公言總乾綱意在詆振  
 欲置公死地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為太常卿事神下  
 詔獄公䟽中偶言太常官必得儒臣馬順附振喜曰此可  
 并殺公遂酷考璘誣服公為畫此䟽矯旨逮公當朝梟公  
 去公不知何坐大呼死訴 太祖 太宗縛公至暗獄中



斧礮暴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山巔，爲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爲祭忠臺。公天性忠潔，議論堅正，沉思積學，好義力行，文詞鏗鏘，金春王映人共寶之。如月蟻天犀也。正統十四年冬，贈翰林學士，諡忠愍。子鉞，鈇舉進士，鉞官廣東叅政，鈇雲南按察使。

尚書章恭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綸，字大綸，初名崙，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爲主事。南京禮部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太平十四事，反復萬餘言，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公調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昨舌曰：作死。公聞發憤。

卽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又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親爲臣子，又以天位授陛下，稱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汪后於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上見疏大怒，下公詔獄，炮烙煨煉，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公錮禁獄中。越二年，裕陵復辟，輒歎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也。出之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上令內侍檢公十四

事跡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上亟稱歎曰：好官人。公繫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亭招公卿飲，公不往。短公。上前改南禮部。上面諭，賜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茂陵卽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公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婚，情禮自別。乞勅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飢，條救荒四事。四年，勅公會南臺高明考察，公欲盡去諸不職者，高公不可。公獨疏上。南諸司構公，激言官怒，並誣章劾公。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卽訊留都。公誣得白。五年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卒。泰陵卽位。

特贈尚書諡恭毅。官其子立爲鴻臚主簿。君子曰：裕陵茂陵卒踐天祚者三君子，爲有力矣。成化初，謝鐸預修英宗實錄，檢公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應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謝公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爲大。不書此奚書。盡請。上增入錄中，竟不從。長子玄應，給事中南京。

寺丞鍾恭愍公

事 景帝

公名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爲監察御史。公當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



事跡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上亟稱歎曰：好官人。公繫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亭招公卿飲，公不往。短公上前，改南禮部。至上面諭，賜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茂陵卽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公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婚情禮，自別乞勅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飢，條救荒四事。四年，勅公會南臺高明考察，公欲盡去諸不職者。高公不可，公獨疏上。南諸司構公，激言官怒，並誣章劾公。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卽訊留都。公誣得白。五年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卒。泰陵卽位，

特贈尚書諡恭毅。官其子立爲鴻臚主簿。君子曰：裕陵茂陵卒踐天祚者三君子，爲有力矣。成化初，謝鐸預修英宗實錄，檢公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應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謝。公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爲大，不書此奚書。蓋請上增入錄中，竟不從。長子玄應，給事中南

京

寺丞鍾恭愍公

事

景帝

公名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爲監察御史。公當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



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觀上皇卽  
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璉爲正副使冊  
封上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朝上皇於  
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幸上皇迎歸伏  
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於南宮或講  
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得朝見以慰上皇之  
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灾可弭而祥可  
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  
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  
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

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  
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  
天下之人心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灾異叠  
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謂弭灾召祥之道莫過於此詞  
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閏六月以內艱來京適章鍾二疏  
入上忽念公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  
幸不死謫定羌驛丞裕陵復辟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  
喪上憐公忠特并與祭葬除服改南大理言官劾公公  
請老上曰莊有大節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諡恭敏公任



性易直而好剛尚氣言辭憤激人不能堪公雖無芥蒂人故益恨公公又不屑細行遠嫌疑好存謝賓客諸遊知爲權狎及至卒時無以爲殯歛衆率錢相裒助人始信公庶靖其濶達天性然耳

按察使楊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楊公瑄者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爲御史印馬圻內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凶怙寵擅權勢上喜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旣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凶有洩語二凶者二凶先譖諸御史上前暨彈

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請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公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公坐死掌道者謫戍餘貶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得從未減公竟戍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請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二凶相繼逆誅釋歸茂陵卽位言官論奏復公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鄩衢所裏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皆公修築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陞按察使甫半載病亟



察家問候尚諭築海塘法及濬西湖之利卒祠海鹽東海

上著祀典子源弘治間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源上

工執藝事以諫

䟽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

乞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闕除內

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

書䟽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䟽言十月

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於陽

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

三十源又䟽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

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

源爾何官亦學為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

懷慶卒於河陽驛妻斬蘆覆尸葬之

少卿黃公

事

恭陵

康陵

永陵

譔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推官德安府陞主

事刑部掌十三司讞牘陞員外郎改兵部歷車駕職方郎

中內艱服除會康陵北狩人心危疑或沮公行公題書

屋曰石田茅屋為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衆不能沮

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上將南巡時寧庶人久

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庶人交通江

彬又握勁兵在上左右公卿交䟽不聽兵部司屬倡諸



司上疏諫公曰。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  
敢斥言彬吾不可舍彬爲支語恐。上不悟獨疏六事其  
諫、巡、遊、封、事、第、一  
略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  
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  
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  
試舉六事於今爲最急者。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  
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唯聖人  
爲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  
盤遊無度。流連忘反者。論思勸講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

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二曰  
通言路。夫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  
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  
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  
達。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伏望陛下  
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聰明  
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曰正名號。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  
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  
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恠

事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罔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

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怒而不敢言。卽今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威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流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



伏望 陛下翻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  
內帑以賑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  
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  
五日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人簞  
弄威權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  
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則江彬之爲也  
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  
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  
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  
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

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  
下哉伏望 陛下大奮乾綱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  
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  
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  
况於無本其何以安恭唯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  
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  
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 陛下殆倒置也伏  
望 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䟽通行檢出宣  
付皇親勲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卽於宗室中遴

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  
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  
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 聖明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  
公䟽卽碎已䟽草曰願同署名進䟽入二公自分必死彬  
見䟽果大恨必欲殺二公縛下詔獄鉗校于廷五日三訊  
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公體最羸衆咸痛公必死乃死得  
甦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公䟽公歸杜門著述家素貧  
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隣家恬不屑意嘉靖改  
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少卿公嘗曰  
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

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邪公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  
釋卷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震字汝亨蘭谿人正德三  
年進士爲江西泰和知縣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祀爲武  
庫主事 孝貞皇后喪 武宗自宣府奔喪歸又復欲出  
震抗䟽諫 上怒罪且不測幸諸大臣力救得免陞車駕  
員外郎杖于廷死矣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亂神不亂也  
竟以瘡故卒卒後三年贈太常少卿子體仁廕國子生爲  
通政知事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事何遵劉校尚寶卿主  
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刑部昭磨劉珪兵  
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

各廕子姪一人入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作瑜上疏曰  
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  
園亭凡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一時  
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  
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人諫  
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  
聖皇御極褒恤忠諍此輩更何面目復立清明之朝耶章  
下吏部爲寢張英者京衛指揮使聞武宗南巡挾一刀  
囊土數升持諫䟽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卽拔刀自刎血流  
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廷灑  
弟雄都指揮

土掩血耳殞命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英  
李贄曰當瑾初用事時科道有言俱被慘禍其後勢成  
銓柄在已非其私人不置言路是以一時省臺皆爲不  
鳴之仗馬而捐軀死諫之士反在于翰林部寺諸臣也  
迨世宗新政若輩盡宜汰去而作瑜之疏旣下復寢  
豈當事者懼傷國體而不欲空署逐之耶抑猶有所避  
忌耶然讀瑜一疏若輩已當愧死矣

尚寶司卿何公

事 康陵

諫 何公名遵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以諫死嘉靖初贈尚寶

司卿蔭子世守入太學既祀公鄉賢應天府又請於禮部  
爲祠專祀公宗伯霍公名祠曰庶直方武皇帝朝瑾彬  
相繼用事彬導上遊幸禱祠名山將入江南而寧濠方  
謀以侍子入朝恃彬爲內應比南巡詔下彬幸得便窺  
伺懼中阻乃爲危言撼衆衆亦相視搖手戒莫敢出語甚  
則以諛言媚彬彬氣益盛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芬  
首以疏入諸曹稍稍踵之武皇帝怒鞏等彬復揚言鞏  
且夕且死冀以脇衆公已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且曰  
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蓋指  
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公慮衆爲彬所脇又鞏罪叵測

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勿爲左右姦邪  
蠱惑鞏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  
同死彬旣欲杜衆口聞是言愈自懼更四出機穽下公等  
於獄復嗾其黨劾言者懷奸訕上無人臣禮武皇帝益  
大怒榜示朝堂無得效尤遵等獄上被旨荷校暴午門  
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視杖杖者故視賄爲輕重至  
是密奉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爲甚公體故羸又憤  
所言不達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  
人當草疏時訶覺之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  
幼子邪公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爲謝萬死兒子



令勿廢學足矣草章已書託鄉人大僕卿周金編修陳沂  
後事語不少亂蓋是時子世守方數歲公年三十四爾公  
既卒南巡議亦竟寢公幼無他好爲弟子員適武城王公  
純甫爲教授以道義劇切諸生一日策問范滂母事公感  
之歸告母曰兒設爲滂大人能慨然爲滂母乎母笑而許  
之正德癸酉舉鄉試甲戌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公完器重  
公未幾當試臺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  
拜工部管繕主事明年榷木荆南故事多昵奸胥歲增羨  
以自潤商人苦榷過於虓虎公更置一切而壹以廉率之  
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繼耶

乃令下商自百金下減筭三之一風水敗貲者勿筭以羨  
足常數但令相等入筭者手實其數幾何自識之藏於郡  
帑其或越貨敗令與以謁至者盡沒入之威惠並舉至今  
守爲榷令比去行李蕭然卒之日貧不能殮待鄉人賻而  
後以櫬歸葬先是被杖時父鐸與家人墓祭有烏悲鳴而  
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  
死夫已而果然

尚書孫忠烈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  
中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叅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

死節

劉瑾亂政，寧庶人已蓄逆謀。瑾誅，又結錢寧、張雄，日夜訶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九年，乾清宮災，羣臣輒請建儲。庶人多輦金壁，通奸優戚，賢徧遺。諸奸臣欲且徵庶人子，石上廟燒香，成則自取之。諸奸臣既得庶人賂，又疑畏不敢發，直以好語給庶人。庶人自以爲事十成。八九日，恣橫朝議，選才節大臣，摧其機牙。陞公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聞命，歎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童入南昌。南呂洶洶謂庶人旦暮得爲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賊依附者，相助爲聲勢。公旁盡庶人奸黨，言動輒告庶人。先是宸濠中傷胡端敏公，下詔獄，得公力爲湔雪。不

死。至是，雖逆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賊淵藪，近割地開爲縣。饒撫二府罷兵備，公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爲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橫峯、青山諸窰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公見宸濠逆謀急，恐變起不測，乃屢密疏言：「宸濠必反。」又盡爲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卽達上所。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壁謝，公

不得已乞休不允積憂勞數月髭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念四出沒鄱陽湖行劫公與按察副使許逵議調兵勦之三賊遁沙井去公出不意乘夜出江外掩捕遇大風雨不克濟三賊竟走匿宸濠林墓中不可踪跡會言官發宸濠反狀朝廷遣大臣卽

訊宸濠懼十四年六月丙午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大言曰太后密旨召我監國公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耶公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公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大罵宸濠遂縛公許副使奮起爭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

侮無禮又縛許許且縛且罵賊錘折公左臂併許公殺惠民門外宸濠竟用三賊爲牙爪僞稱將軍首遣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黨賊黨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不得兵器皆持梃竿比至安慶王公起義兵擒宸濠湖中諸逋賊至安義縣有守吏不能走故盡獲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賊禍公死節久之阻于奸倖未得褒贈嘉靖改元贈公禮部尚書諡忠烈立祠祀江西敘其子堪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第一人歷官都督次陞進士第二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

尚書許忠節公

事 康陵

許公名逵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口猿臂  
 燕頤沈靜有謀略初為樂陵知縣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  
 守或遺賊芻粟飲食弓馬或棄城走公募死士千人持  
 大梃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境以功陞山東  
 按察僉事分巡遼海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鎮懷  
 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內外構結莫敢誰何公每繫  
 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  
 公以為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  
 公議宸濠反公不屈曰孫都堂朝廷大臣不可輒無禮宸

濠並縛公公罵賊汝反萬段磔汝汝悔無及宸濠遂呼賊  
 推二公出公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  
 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刀斫其頸屹不動賊眾共摧抑令跪  
 竟不得一跪遂死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  
 二人即為位易服哭人恠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  
 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  
 書諡忠節立祠祀公官其子瑒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  
 進持揮同知錦衣

修撰舒公

事 康陵 永陵

舒芬字國裳生而穎異不羣凡兒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

忠諫 經術



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洫至獻馴鴈賦大奇之  
薦補博士弟子督學蔡公清試輒首語人曰此天下士也  
中正德丁卯鄉試戊辰卒業南雍嘗夜分不寐於書無所  
不讀而實勵志於聖學最喜濂溪嘗稱之爲中興之聖所  
著有太極通書釋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書論二十篇  
詩稗說三十餘條春秋疑義三十餘篇一時名士咸推讓  
焉丁丑考官陸文裕公深薦第一主試者抑居十一及對  
大廷萬言立就是科制題獨詳上自羲農以及近代凡  
經史所載爲治之事悉以咨焉公敷陳道法至詳至備直  
言時弊諄諄懇切而卒澤於道德仁義粹如也御批第

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時毅皇帝不時巡幸公  
憂之戊寅春二月孝貞皇后崩踰月卽欲往視山陵  
又革一應擺路軍馬公度其且至宣府遂上隆聖孝䟽  
謂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  
榮榮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  
奔竄避難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旣而又上車服䟽謂  
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  
定禮儀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䟽之中三致意焉會江  
西洪水決圩漂舍遂乞恩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弟  
父母老疾恐填溝壑辭極淒愴凡五上䟽不允巳卯春

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蘓州，復溯江浮漢，登太嶽，且遍中土，繁麗。先是江西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寧輩爲內應。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以故一聞車駕出，人情洶洶，皆以爲天下事不可爲矣。公乃慷慨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親王倡吳淠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陸完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爲故事，復痛刺閣中，謂一切危亡之迹，不苦言以救而聽。主上之自壞，時完以

智術倖高位，利干主上，遠自則已，得以自恣，或濠之謀倖遂則已，又有非望之福，故造爲惡語，沮抑諫者，謂主上聞直諫，便舉刀爲劍狀，且曰：「今撒賴矣。」初以此沮公公不聽，復以此沮諸諫者，公乃邀考功夏公良勝、儀制萬公潮、太常陳公九思至寓舍，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不可奪志。」是夕，遂連疏入。時號江西四君子。明日，吏部張衍瑞等、兵部黃鞏、陸震等、刑部陸俸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向使公爲陸完沮，則夏萬之疏且緩，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以尼主上之行哉。

乃二十日天威震怒命舒芬等百有七人于午門外  
跪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退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  
戊午命舒芬等于午門前褫衣杖三十公以䟽首杖特  
甚神色不喪惟口呼高廟之靈冀以感動上心是日  
水溢內海子四五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  
然杖畢幾斃卧院中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標出之公屹不  
爲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又命爲首者調外任遂謫  
福建市舶副提舉羅一峯劾大臣遭喪起復亦謫此官公  
謫同其地比歸閩人宗其道德風節乃立祠以祀二公云  
卽暴病就道或勸俟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邪是時死而

復蘓遠近相傳爲野祭有一峯之後見先生語旣至閩布  
德宣威遠夷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衆六月丙子江  
西宸濠果反敗庚辰閏八月聞外艱慟絕兼程而歸歸則  
哀毀骨立壹循朱子家禮辛巳夏世宗卽位肆赦諸竄  
謫者癸未服闋應詔復官翰林道濟入謁先師行釋  
菜禮周歷宮宇壇場堂閣覽山川勝槩徘徊數日與聖公  
講士相見禮聖公固讓因錄所撰謁闕里記所畫闕里圖  
所貌夫子宫牆圖所行釋菜禮儀及士相見禮儀并問答  
五章聯句三十五韻總題曰東觀錄時吏部依詔書例  
陞俸一級公上辭陞俸級䟽六月奏請勅命遂得貶恩

又進公階儒林郎降勅褒之甲申春二月昭聖慈壽  
皇太后聖旦節公上乞命命婦朝賀疏謂皇太后奉  
陛下宗社大計而陛下承繼大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  
經文與我太祖制服之意則是陛下于皇太后雖  
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懽心以事其親而不可  
使皇太后之淒涼也三月乞致仕以圖便養疏再上不  
允洎夏又再上不允又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時世宗  
欲尊、二、次、五、諫、典獻王爲皇帝爲皇考命下羣臣議大禮公執  
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  
乃率朝紳慟哭於廟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罰俸三

個月時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乙酉太安人卒于京扶  
柩南還行李蕭然抵家三月而葬生平酷好周禮詳加訂  
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僞一卷既乃校定  
正經仍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謂周禮者至  
誠盡性之書也門人魏公良貴刻于寧波府官舍又嘗修  
三禮書未就而公辭世公幼卽穎拔日記數千言貫穿經  
史百家于天文尤精觀望星氣有占必應雖同館號知天  
文如黃公佐者亦自以爲不及也又言鐘律度量所以治  
曆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  
周公觀大司樂則律曆備矣識者韙之七歲能詩十二工



賦大或千言，少僅數語，志意溢發，多所自得，嘗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急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此，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於易之說，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脉，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一書，常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乏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少擢大魁，初不色喜，繼謫閩舶，了無愠容，獨立敢言，不撓不懼，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卽相告，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不敢少

失尺寸。每聞庭訓，惟恐行之不逮。比列侍從，卽委身於國。曰：此太史公教也。一聞高堂之疾，前後陳乞終養，無慮十疏。忠諫兩朝，先後一節。如諫南巡，議大禮，言必要諸大道。通籍十年，義氣激烈，諫而杖，杖而竄，又復諫，絕無一毫得失死生之念。幼以聖賢自期，嘗悼異學之謬，曰：空言無補，不若修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緇流羽客，悉毅然絕之。至于權倖奄宦有求通者，拒之亦如釋老。居閩未幾，奔父喪，琉球人自長史金爵而下，莫不哀號追送，扶母喪入江，忽雲垂波立，危甚，乃爲文顯祭，風濤頓息，與朋友相劇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嘗

語之曰士當爵祿不入于心溝壑不忘于念公始生士人  
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舒歿之前日門生譙柵夢垂  
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歿之夕大風雷電伐木  
鳥巢覆屋瓦飛其關係有如此者病中矩度毫髮不踰臨  
終沐浴與衆揖別長子泣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乃瞪目  
謂曰六經大明于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余生平精力盡在  
此書第未及進御爲歎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  
肅皇帝有精醇端介文魁天下賢名大振之褒又有陳仁  
義格君心之褒楊一清諸公稱之爲忠孝狀元至儕之伊  
洛之賢海內士以公與羅一峯並稱實不愧云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

事 永陵

諫忠愍公名繼盛直隸容城人幼苦家難貧楚甚力學堅苦  
嘉靖初仕爲南吏曹郎剔宿弊立章程吏曹肅然轉兵部  
車駕員外郎時虜方亟而部曹承習上下文書爲支吾大  
不愜會咸寧侯鸞議開馬市部議推繼盛行繼盛具疏言  
馬市決不可開然旣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  
開市五事一必令俺答愛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虜邊氓  
三議開市後他種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爲三  
等五欲整兵爲戰守備毋玩忽生虜心部尚書聞之曰如  
此則馬市不可開矣乃別遣主事行而繼盛疏竟上上

三閱之曰繼盛言是。旨甚溫，而鸞有揭帖進，乃下大臣八人者會議鸞寵方盛，八大臣皆中懾附和許開市，而繼盛遂逮獄訊。謫狄道典史故事，謫官者不事事。繼盛乃日求民利，病典革之，䟽挑水以灌塲，開煤山以省薪芻，狄道官無冊籍，輸賦獨聽書筭生操重輕，乃集書筭生科綜之。於是異時飛詭之弊盡絕，而贏糧數十石，均諸民糧重地，徃求售不得者，又傾貲易其中二十畝，助諸生。上官私易，戒褐者，拒不聽。已建書院，羣諸生學其中，建社館教番漢生學。於是士知嚮徃，番漢生亦各各知揖讓，敬長上矣。比去，民哭送者千人。明年，遷諸城知縣，豪強斂戢，盜賊屏息。

尋遷南部曹主事，已召入，遷刑曹，改兵武選郎。繼盛念起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者，於是以元旦日食具䟽。大學士嵩專權誤國者十罪，逮詔獄，問主使，問引二王，蓋嵩意疑公嘗受業閣學士階，而二王爲上所譁言故也。繼盛對獄曰：今廷臣無慮皆嵩黨，孰爲主使，所爲引二王者，以奸臣誤國，雖能欺皇上，而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又常不見上，非奸臣所避防，至親莫如父子，故幸皇上一覺悟，問之，庶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苦，終不撓。又明日，下錦衣衛杖一百，送法司，附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方繼盛詣衛受杖時，校尉苗生者飲之酒，曰：此蚺蛇膽酒也。

可服。繼盛曰：椒山自有膽，豈必蚺蛇哉！遂談笑赴杖。杖畢，下刑部獄。死，復甦。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已益脫然。時部諸司皆憚輔臣，頌繫之甚固。繼盛自刮腐肉去膿血，甚楚，而泰然安之。王比部世貞爲奔走求救，王司業材詣嵩爲力解。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持，竟不上。材流涕爭，不得。而繼盛竟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諡忠愍。是時抗疏論輔臣罪者，吳給事時來、張主事翀、董主事傳策、翀以邊甚具疏言：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邊鎮。苟邊鎮諸臣皆由公推舉，具得人，則邊務異飭，何至若今日之紛紜。上憂

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盡行賄賂，未推之先，不論其才，但通關節者，乃得推。既推之後，不論其功，但勤問安者，乃得遷。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餽嵩也。托名築堡者，非實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人，或指敗爲功，或謂入爲遁，覆沒全軍者，得以蔭子；戕殺平民者，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之計，盡爲廢壞。如此，則醜虜安能不橫，右衛安得不困，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牧，邊防無能爲也。國家定額以給發，各邊者在戶部，苟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當亦足用。何至若今日之大困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



帥既以賄賂爲事，必至尅減軍餉。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絡繹，悉邊鎮齎餽，未得見嵩。先餽其子世蕃，未見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嚴年之富，已數十萬。則世蕃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國。嵩意欲何爲耶？致使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祖宗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盡爲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不窮？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爲之人才者猶供。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奈何今日之人才，又高所敗壞，無有底止。自嵩輔政以來，不顧朝廷名器，惟私家囊橐子世蕃市井無賴，倚

藉父資，一時無耻之徒，如梟攫腐，如蛆吮穢，或在內也，則圖爲改官，終日干謁於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爲遷秩，終歲打點於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美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庶耻禮義，盡爲嵩所敗壞。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負忠爲國愛民憂時如昔人者耶？臣竊謂嵩不罷，則人才日下，才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爲也。夫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爲所敗壞如此。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亦奚益於治哉？臣觀嵩爲人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辯足以

亂正才足以濟惡附已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已者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將以箝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甚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後益得以恣其惡此忠義之士所以悒惋激憤懷深長之憂者也 陛下聖神剛健黜奸臣趙文華百官兆民莫不舉手加額極口稱快以爲太平盛事今嵩罪浮文華十倍願賜罪斥則沿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天下幸甚

光祿少卿沈公

事 永陵

青霞沈公名鍊字純甫越人也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王伯安先生遊先生一再與語卽竒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

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強衛赤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荏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加公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公間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強灌之公卽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於時虜闌入塞都門不啟天子坐西齋宮憂之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媵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卽解圍不者歲一髡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

朝請。天子下其書。太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耶。彼傳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竊以爲。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驛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囁嚅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恠而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恠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䟽言。請以萬騎護陵寢。

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追誅。益入賕。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賊。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卽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䟽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僂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誼諱。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

臣自爲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爨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戇爭爲公言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日相與言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選悞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徼避兵人僂之以爲功沈公庶得其首

主名貽書請之前大帥恚旣得代卽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僂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庶得其狀貽書請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爲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



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

好笑

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筴捕諸白蓮教

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

取中旨僂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選五品

此筴更妙

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

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

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

久之相嵩敗世蕃硃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

還其諸生 穆宗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祿

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

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姦黨狀而給事時亮瓚相

繼以封事請 詔可有據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當虜掠近郊

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公爲言

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

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徃徃多楚聲以故人

咸讀而憐之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一

子四長卽襄次袞次袞死公難最少子泰以穉免襄旣白

報公讐推太學恩袞

論曰爲國擊嵩不勝公徒爲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

神鞞鞞者億百千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楷乎死而死矣  
余謂公死而生嚮生而死公固流芳百世嵩亦遺臭萬年  
若嚴嵩諸人真所謂求死不得者曷嘗死也卓吾子私記

御史楊公

事 永陵

宣讓楊御史爵富平人也嘉靖中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  
惟人主一身用人行政萬化之本原也是非得失方在乎  
幾微而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就關焉甚可畏也聖帝明  
王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爲大於細圖  
難於易故能天人交與而有以延祚於靈長今天下大勢  
極矣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因仍苟且兵戎廢弛

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  
非祥瑞而稱賀讒說面諛黨同伐異士風戕俗於此大壞  
臣早夜耿耿至痛心流涕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洪恩  
下負所學也惟 聖明垂聽焉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  
爲安以災爲利以可憂爲太平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  
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積弊而蠱所以爲不可救藥  
之病也往年夏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無禾歷冬無雪暖  
氣如春元旦僅雪卽止民失所望洵洵無聊此正 陛下  
撤樂減膳率羣下祈惠祐之時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者  
方以爲靈瑞而稱頌之不幾於安危利災以大可憂者爲

樂耶。孔子告顏淵爲邦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職當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以爲憂，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是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夫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惡，朝廷之蠹也。述其舉動，亦豈能有迥於聖鑒哉。顧聖德優容，不忍卽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朝廷優禮大臣，體貌未失，而武勳餘裔亦得以善其終，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羣邪趨附，善類退處於天下，國家之禍必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其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

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得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亡，臣近巡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一人，此南城一郭耳。其諸五城尚未知有幾也。千里之遠，耳目之所不及，又不知其有幾也。此皆陛下之赤子，望豆蔬延湏臾之生而不得正。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累年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至數十員，又以一方士之故，差官萬里遠修雷壇，浚民膏血而不知卹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財，盡民之力，其無乃自感其根本也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官室

而至於亡。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加以頻年災異，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堯兢兢，如舜業業，如禹惜寸陰，如文王日昃不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天下，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而服行之矣。數年以來，朝儀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嘗得一覩。聖容敷奏，未嘗得一聆。天語今庶官入覲，遠自萬里，孰不欲一望。天顏以慰快觀之心，而咫尺闕庭，不得一見，臣恐

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玩愒，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王之世，執左道以惑人者必誅，而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也。今舉名器之重，而畀諸迂恠之徒，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赤綬，延及方外，而名器之濫，極於此矣。陛下以天縱聖資，爲上天元后，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旃廣廈，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而藉之爲聖躬之福耶。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



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趨  
異教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 聖德國政所損不細  
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四也 陛下臨御之初延  
訪忠諒虛懷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  
恃 陛下能容敢以直言干冒 天聽言過激切而不獲  
罪者亦多有之比年以來震之以 天威加之以危禍如  
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近日左贊善羅洪先  
等皆以言爲罪而斥故臣下懷危慮禍無復有犯顏直諫  
爲匡救逆耳之言夫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  
從諫弗咈高宗商令主也傳說以木從繩則止后從諫則

聖勗之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  
諫而亡者也臣恐自今而後雖懷忠義之心非灰心仕進  
甘退丘園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之計孰敢發口論天下  
之事以取死亡哉忠蓋杜口則諂諛交進上德不達下情  
不通堂陛之近遠於萬里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  
五也伏願 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  
易戒勅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郭勛預裁抑而保全之  
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罔之術一主於慎獨以養  
天德達王道則莊敬日強而眉壽千億虛明照物而忠邪  
莫逃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

規端在此矣。疏上下詔獄械繫者數年。雖處憂抑中。端凝正直。雖獄卒咸敬信之。久之得釋。而會尚書浹有陳論。上大恚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卽與給事中怡郎中魁俱就逮。爵時抵家方一日。忽錦衣校至曰。若復來乎。校素敬爵。慰之曰。吾欲有他往。特一省公爵笑曰。吾知之。與校同飯。飯糲食。校不能堪。爵啗茹自若也。食已曰。行乎。校曰。宜一入爲別爵。立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逮。吾行矣。卽攬袂行。復再踰年乃出。

太子少保海忠介公

事 永陵

公名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以鄉舉爲南平學教諭。初至

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爲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莫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自世沿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媿媿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媮。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令。淳巖邑也。地瘠而民嗇。所產茶竹杉相外無他物。且重巖複嶂。民易逃匿。山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慨然思拯之。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字下意甚。

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  
稅○不○使○窮○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  
藝○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公○宗○憲○總○  
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  
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豐○城○  
鄆○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  
無○叱○辱○爲○幸○維○楊○三○臺○使○釀○燕○之○費○至○千○餘○金○鄆○將○往○徽○  
齊○雲○牒○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鄆○甚○  
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  
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具○鄆○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

曰○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慙○幾○累○我○輩○矣○  
公○時○已○晉○嘉○典○別○駕○鄆○私○人○御○史○袁○迎○鄆○意○以○他○事○摘○公○  
從○舊○職○論○調○與○國○典○國○地○故○卑○薄○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爲○  
患○公○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亟○清○丈○以○避○貧○民○而○均○其○賦○  
已○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帝○尚○玄○修○朝○政○多○曠○公○慷○慨○言○  
天○下○大○計○謂○典○土○木○爲○傷○民○數○推○廣○事○例○爲○鬻○爵○以○師○陶○  
仲○文○爲○非○體○以○仙○桃○藥○丸○爲○恠○妄○甚○者○以○不○見○二○王○不○還○  
大○內○誹○謗○猜○疑○僂○辱○臣○下○爲○薄○于○父○子○夫○婦○君○臣○其○言○皆○  
敵○以○下○所○不○能○堪○者○上○震○怒○投○其○章○于○地○已○徐○閱○之○意○  
若○爲○動○者○留○踰○月○不○下○而○會○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

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遠聞天下亡何肅  
皇帝崩 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  
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僉都御  
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  
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赭其門以居聞公至  
卽易赭而黜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見公亦減其半  
云吳故有松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爲潮齧  
淤爲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  
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爲奸利輸不  
入公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

中貴人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陟武斷  
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  
者多竄迹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公嘗論  
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  
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  
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意故其令敝邑撫三吳皆以清丈  
爲急而力行條編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之至今小  
民得保守田業相率繪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然公竟以  
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里居十餘  
年九卿若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今 上聞公名



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至首陳治安要  
機謂今日貪墨爲姦決不可縱而歸本君身多責難語疏  
奏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有陰沮者乃以爲都  
御史掌南院浹歲三遷皆出真小人之見特簡海內端人舉手相慶  
以爲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顧且公爲迂濶詆之甚  
力章亦寢不下公屢疏乞歸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  
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公至  
罷市者數日祭于塗累數百里不絕訃聞上震悼久之  
贈太子少保諡忠介

續藏書卷二十三終

續藏書卷二十四

孝義名臣

丘公 專 孝陵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  
通儒書兼習醫家言名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  
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  
起武昌陷二浙鐸騷鐸憂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江  
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  
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  
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給親亡何母弟鉤擢會稽上虞

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於神，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年，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死皆返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之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其制行皆類此。

### 知縣簡公

簡祖英，字世英，廣之東莞人。學問該博，有才略。事元爲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真起兵保鄉邑。贊平邵宗愚，功居多。廖永忠克廣東，乃徵祖英赴闕，燕勞之，賚以纁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老，疏辭歸。其略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少長知學。冀或用世，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爲何左丞叅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者五人。老母陳氏爲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卽死，其有愧于石苞多矣。茲遇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鉄鎖，臣母得以生還，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弒烏私情者，

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再肉銘感。聖德徹于肝肺，雖九死其何能報。陛下復加甄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逡巡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遠人。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伏望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謚歌德澤，爲幸大矣。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西山之日，其來幾何。苟違親而事主，陛下安所用之。上從其請。時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凡勝國皈降之臣，始雖榮遇，終必擯斥。名士如危素、張瑄、寧輩皆所不免。祖

英之見卓矣。又有高彬者，字文質，南海人，何真部曲也。仕元至萬戶，佩金虎符入國朝。乃走江湖爲巨賈，徵爲武職，固辭。久之，把筆學爲詩，有奇語。孫贊稱之。晚年日坐一小樓讀易，不知其身之老也。號蟾溪云。

### 姚公

元末兵亂，桐廬在浙上游，密邇於杭，獨當其衝。寇盜芴午，肆剽掠，民不聊生。父母妻子避匿山澤，不相顧。邑人姚伯華，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度不能存，奉二親匿閩原山中，各挾資以行。倉卒爲羣盜所迫，投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

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爲盜所得。妻聞知，賫所  
挾物馳救其夫。盜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險，夫婦老不  
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  
遍野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  
視之，則皆死矣。伯華計盜來未已，用絳紬被二裹其父母，  
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時江無舟，躊躇間，俄漁人  
棹小舟向岸來。伯華出銀鐺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  
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挖土，  
饑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覬也。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  
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

出。未幾，明興四海大定，民各復業。於是伯華歸，卽舊基  
而屋之，孑然一身，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塘楊  
氏爲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  
至，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  
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如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  
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或問之，故不答。  
勸之，益嗚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  
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乏草履，幾  
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  
乏。弗取直。三子生八孫，顯者曰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叅



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孫夔贊曰夔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善人也嘗寄人綾帛衣以數百計一夕火發家資煨盡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掩之給以火可信也伯華明日按籍各還其主無一失者客有過其肆少憇遺一巨囊視之乃鈔也急追還弗及矣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不自記憶出囊還之封識宛然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城典史以事坐臺獄既釋乃死其內弟火其骸携歸匿之給曰得錢事可解伯華罄其所有不足復鬻畬田四十餘畝付以去既而歸語曰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後人庶乎餘慶可延也

### 朱公

朱煦者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管擊之不已煦事之盡恭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輪作城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輪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貲力豈足任

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守視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戍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恨。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亦死。嗚呼。身死得免於刑。幸矣。而父子俱以病死。豈不謂有命哉。是時黃巖陳叔弘坐賊論死。其子圭請代。上喜欲原之。刑部尚書來濟以爲法有常。不宜撓法。開僥倖路。論如法。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圭之志也。於圭何憾焉。

毛公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不避我。聚泣曰。我老母在。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瘵。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虎狼。聚弗憚。跣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衆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安忍棄之。卒掩壙而還。再從母。

續通志 卷二十一  
殯城隅人取其塋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爲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且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紘縉皆好學紘由國子生爲殿廷儀禮司序班

### 劉公

劉謹浙江山陰縣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

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歲矍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携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又復歸悉鬻家資以往蓋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倬爲傳其事

### 程公

程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鄉先生竒之，年十四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喪歸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通乃上書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高皇帝憐之，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既至，乃并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帝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

### 孫公

孫孝子，惟中，澠州昌邑人。世爲農。孝子長身美髯，朝耕暮讀，善談古今事，疊疊也。雅愛宋名臣言行錄，亟稱之。時以爲省括，爲海寧州吏目，推擇上益都會。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旣葬，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盂而止。晨起，掬雪頰，面已輒諸。暮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返，哭不對。事聞，縣令夜半携二蒼頭往，煎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也歎息而去。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年，劉亦居望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 錢公



錢瑛字可大，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滙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酉以來，士大夫顛顛甚矣。可大奉其祖及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本和被鎗不死，縛之。可大聞，卽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本和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

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卽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卽解其姑縛，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携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卽罵賊不肯行，遂死之。入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薦者，三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爲之悲痛。本和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名之曰思樓。然其爲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於家，一子曰遂，志以科第得官，爲山東按察

僉事云

瞿公

瞿孝子嗣典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爲百夫長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領孝子天性純慤依依親側若不忍斯湏釋者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燂湯洗滌執扇驅蚊蚋靡晝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割股可療法祝刀于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芟食時芟始華孝子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芟者解衣入水覆其葉覓之雙脰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明不相我乎俄得三芟水中人以爲精誠所感云其宅心仁厚單寡者必思賑給而不欲使其知璫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卧疾不能與雞初鳴孝子往以錢二十緡投其窻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鷄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陽問曰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愠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貿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恠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擇

旁近舍舍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籍。孝子每晨躬携粥藥，撫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囊悉歸求者，一金不  
自私。未幾，又有亡契券及白金者，孝子感額曰：金固易致，  
質劑乃資業所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其人勢  
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  
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孝子年  
且耄，及見介子莊，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孝子  
病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煩語吾兒莊善事  
聖天子，毋以老身為念。遂終。宋太史論曰：漁待罪禁林，  
日與莊爲同官，莊念父在遠，一語及之，涕泗潸然流。漁因  
歎曰：非誠心愛日者乎？已而蘓人來言：孝子之賢，絕於醜  
夷，有未易追躡者。漁又歎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乎？是有  
關世教民彝之大，故造瞿孝子傳，使圓冠方履者讀之，必  
將惕然而自省矣。

麴公

麴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  
年十四爲島夷所虜，轉商日本。其王知其中國人，召見之，  
留侍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爲土官。畜妻子，然心未  
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  
陳情，臣夙遭虜，抱釁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

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上意在柔遠，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暫詣金山，獨其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未幾重違。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啟以聖意。蕃王允之，仍令人貢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其養，難矣。祥事母備極甘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喪葬皆以禮。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 洪公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遽色。事親孝養備至。服勞終身不怠。父友璋病癘，延年餘，起卧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妻完顏氏，貴家女也。瑛念兒卽孝，而婦或少嗔心，終不安。一日強坐，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傍。是夜父少起，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叅脇，驚曰：爾爲誰？士高曰：兒也。知父晝所云，非實，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平兒孝至矣。已而父疾良已。祥與妻益竭力承事，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至。見父形於醮薦鏡中，人謂誠孝所感。士高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無疑滯。嘗值暴雨，或勸



其急行笑曰緩急等濕耳壽九十七終里閭評祥行號曰  
隱德洪先生子六人俱賢曰亮者金華武義丞亦曲盡孝  
愛云

虞公

孝子姓虞氏諱謹字靜之世居明州南村姚浦鄉孝子甫  
畝時卽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傅  
讀詩至明發有懷蘓蘓隕涕尚書楊文懿公見而拍其首  
曰篤孝兒篤孝兒旣長迎顏承志唯謹成化甲子從兄謙  
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憐其衰老命孝子代之  
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吳謁陸績墓次彭

城訪劉士雋遺事過沛拜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  
其爲他人者文懿公爲之請得免歸歸拜父母跪且泣曰  
兒不孝不能朝夕左右貽親萬里憂罪何言弘治辛亥父  
遘痢孝子侍疾醫禱備極惻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悔  
于余身父之顙爲墳赤血縷縷見及卒哭絕復甦歛殯率  
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爲一舉母入復輒去  
坐卧苦塊袒髮面黑如囚垢嘗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  
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浸磚磚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  
所生備陳平生若所見又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  
劇痛不欲生及逝哭歛哀奠一如其父至遠其內子非祭

不相接、非病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孰無室家之養、子何自苦、乃仰天拊心、嘆曰、余天地間一罪人也、吾身亦已多矣、遑顧其他、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舊容、尚書楊公大叅張公、後爲歌章以憐其志、里中人咸稱曰、真孝子、孝子云、先是月朔、哭有白鵠、鵠來巢寢室、馴甚、每聞哭聲、鳴鳴若助之者、

### 楊公

楊孝子、淮安人、名旻、字克彰、然鄉族長老、交游士夫、未嘗名字之、咸呼之曰、楊孝子、故楊孝子名最著、孝子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恭、父蚤世、哀毀特甚、母陸慰解之、卽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事母之道備至、家無厚資、而甘麤、無不如志、母酷愛其孫、時牽率抱弄於前、枚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業、某當作官、顯門閭、母聞之大悅、門戶有憂戚、不以告母、嘗愉色在左右、以安其心、暇則坐塾中、誨諸子、及鄉鄰之秀、必以躬行孝弟爲先、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改、則厲聲斥絕之、母嘗病、醫禱備至、晝夜未嘗安寢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頰、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烏爲之翔、獸爲之伏、時左布政使蘭陽丘陵爲太守、兵部尚書王竑爲都

憲鎮淮聞孝子名遂上奏旌其門自後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東海張弼曰予嘗過淮問楊給事則有知有不知者曰楊孝子則皆能道其行事指其里巷噫孝子之孝誠可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夷考其事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蒙莊有言事親而能適不問所養矣然則世之立異爲高而未必能悅親者非真孝也

王公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其父珣貧甚苦於里役謀于妻張氏曰吾卑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不能辦歲役吾將逃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存活別後勿相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箠箠以居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于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避差今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跪其母曰吾將尋吾父以歸母曰汝父去家久不通音耗尋可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去涿鹿轉而東行將徧齊魯之交者數年一日至田橫島時日已西颶風甚急宿於土神祠夜夢入古刹日近午見廊僧炊飯就乞食與以一盂曰此莎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曰如來如來來好去好忽祠門軋然有聲驚

覺一丈人携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且語以夢曰日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父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山寺求之原如其言趣清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寺名夢覺原雪夜造其寺寢於門下天將曙一苾芻出見而問曰少年何處人何爲至此原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住持哀而予之食珣方爲衆供晨炊住持素知珣文安人也因召問曰汝識此少年子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相問訊問知卽珣也不覺欷歔相抱持而哭然珣絕無歸意曰委妻子二十餘年何顏復見汝母乎當竟爲輝山下鬼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大號住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口占七言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惱衆生今有此援筆併述其始末付原時珣年已六十有四歸而相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遠近鄉閭盛傳以爲孝感之餘慶云

### 唐公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蔭嘗知郴州歸老於家得危疾時儼年十二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曰是非藥



石所能攻也。將割股以救親，疾者尚可爲耶？乃潛割右臂肉，鼎臠進之。父啜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家人始驚嘆，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儼游學從兄于毫，其嫡母蒙寢疾于家，儼妻鄧氏年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於是割右脇肉進蒙，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事方危急，雖召何及？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儼嘆曰：「吾得子，吾無憂於事親矣。」儼事嫡母甚謹，於生母宋儀節衣食視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歿二十年而宋歿，儼朝夕號慕，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苦枕塊，惟從一童子，蛇虎縱橫其間，儼不怖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樵牧相其勞。儼曰：「吾爲母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卒謝遣之。」金陵顧璘知全州，賦詩詠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先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力辭曰：「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避去，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表其門。儼終於太學生云。姚太史涑曰：「昔鄆人之對，謂毀傷絕滅，黷政傷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

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況於一股之剔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覩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濱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固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且以毀傷爲非，則韓子持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且爲之，而況其餘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生夫婦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

劉公

羅子洪先曰：正德丁丑，余鄉南嶺劉居士喪母，廬墓玉華山左，朝夕哭，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履易之。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虎夜遶廬，不相驚。其始人以爲詐，已而鄉之士人聞其果然，多往慰問，然不肖者惡行孝亦存所行異俗，且不利已，謀陰沮其事。又明年，聞知且滿喪，乃結黨僞爲盜，夜火其廬，執而苦楚之，久乃得脫，抱木主徑

山就道院中避焉。時天苦寒，童子以衣進，色不能素者，郤不受。黎明乃歸，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是時余見居廬時奠文，皆哀痛語，久之乃盡知其爲人。蓋篤行者也。當年十三時，聞父理豫溺死池州，痛哭嘔血，以母周氏解譬，得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輒悲痛不食，設酒殺江蒟，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爲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客九江，聞母喪，棄貲而葬，家益貧，然遇忌日齋必三日而祭。往年兩臨余父喪，見余哭亦拜哭不止，蓋其性純至若此。平居寡言笑事，必效古遇人非笑而自信益堅，不喜戲劇或強之。卽掩戶不顧，有欺侮者，忍以待之。故嘗自號耐辱居士。人

旣莫知重其行，及其旣老而貧，皆以邪人視之，無談其事者。余讀書見古人行事多奇偉，可誦嘗怪今世不然。以是觀之，豈非泯沒者衆而失紀載者之罪哉？夫忘其紀載而使其泯沒，猶且不可，况欲陰沮以違矣。其誠心哉！此惟今世有之，在古人所未經見也。以其陰沮者衆，則今世之鮮所紀載，抑又何疑？居士名和，字元中，子廷翰，縣學生。廷翰娶羅氏，實余從女兒，亦無子，而側室有子曰天曙，生五六月，值居士喪，能茹素助哀，與之肉食，輒哭不食，雖百試不改，嗚呼！將氣類之感耶？亦天有以厚之也。劉氏自廬陵遷南嶺北坑，十傳而得榮陽尹深，深生桃源丞砥，砥生修修。

生理豫世皆不顯豈天之所厚者各有在與

### 訓導劉公

劉閔字子賢福建莆田人幼有至性少長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清疾不解帶母或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隣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歿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經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家禮閨門嚴肅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留臺疏于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

青宮講讀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陝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贖其乏所着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啟蒙孝經刊誤等書藏于家姪孫自省鄉舉歷長沙府同知持身敦樸臨事周慎頗有閔風

### 歸公

歸氏二孝子一名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贍每竈突煙舉釜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譏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乃



母子飽食，孝子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游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無疾而卒。孝子旣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云。一名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更卒過門，輒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與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

### 何公

何倫，字宗道，別號東山，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忌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謹，溫清定省，事事必如禮。家雖貧而甘旨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

足輒借貸於人曰不若是何以慰吾母心及母亡殯歛一  
遵古禮三年蔬食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  
不赴曰吾親在淺土吾其忍乎郡守李公縣尹劉黃二公  
咸貽之葬賻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  
至公庭也孝子貧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初從陽明  
先生講學於越既而復從王心齋王龍溪薛中離諸公游  
晚年復拜甘泉先生於南都及歸克然如有得也日與西  
山東溪諸公切劘以終其身孝子無子一女壻柴惟道亦  
高士云趙先生鏜曰余髫髻時猶及見孝子今屢過孝子  
巷門輒低徊景慕不忍去恨無遺事知孝子和而介人  
也一邑令欲見孝子孝子不屈適族人有重役令曰孝子  
見我可免也孝子薄其人竟不往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  
酤酒者擠孝子於溝同行者欲歐之孝子曰此飄瓦觸舟  
者類也奚歐爲又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  
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  
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爲盜噫若  
孝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歟

崔孝童

吳桂芳曰上二十四年九月余自雲南部來董犴廳事有  
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孀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

激義請于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余親訊其事。壯其志。爲作傳焉。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于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訴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涕泣。忽鑑自學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所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它也。語畢。卽潛入學舍。挾刃以歸。躡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牖下。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石塘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廼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旣爲

母冒辟情可矜卹其原之鑑遂釋論曰余觀於崔鑑殺娼  
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已盡孽婦擅勢母  
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  
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於人奮義勇一刃而斃之何其壯  
也既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  
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  
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  
然

續藏書卷二十四終

續藏書卷二十五

孝義名臣

員外郎杜公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  
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公尤好學攻書爲人謹飭  
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  
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  
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母  
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  
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



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兩行至公家公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故公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公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是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公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公

令媵女從其行至暮無所遇而返坐定公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公以下皆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公私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與較母有痰疾公親爲烹藥進七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公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公歸半歲伯章來是日公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家人以爲不祥止之公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公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

年遂卒，將死，舉手向公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絕。」公具棺槨，殮殯如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公後爲晉王府錄事，晉水部員外郎。

### 樂公

樂枏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枏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鹽，痛自縮，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已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亭戶大家，皆罔上賦，下如一律，卽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枏亦在建中。

方治行，其仲氏祝願代往。枏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祝又詣縣庭，請代枏。枏白於官曰：「枏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枏也。祝罔知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枏行，可一舍許，祝又追及之，枏叱之去，不聽，卽乘塹垣以塊提祝，垣之塊去者半。祝度伯氏心不可回，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枏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枏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之人聞其死，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爲鄉之碩儒，當被貢天官，方以老丐歸，而枏死，惜哉。烏思道曰：「枏之就禍，祝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祝雖

不死昔固分其死矣。柎雖死猶不死也。古伋壽之死雖不幸。詩與傳記稱之不朽者。以莫伋壽若也。孰謂柎視復爲伋壽。傾動郡縣。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相仇虐者。苟聞其風。當何如哉。

### 李公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鍾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眴眴未瞑。卽輿棄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令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

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于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宅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旦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漫矢汗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

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書往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宋學士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恂恂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 葉公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人知其無它亦不恨



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絲棼而理之、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

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諳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甚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久之、度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

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壹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入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土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

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旣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于郡守者皆數十年所

成就通達、庶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  
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  
惜之。其書旣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  
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  
利曰、我疏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  
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  
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  
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  
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與否如何  
耳。且吾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  
不屈。然猶輪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 高公

高處士瑾者、大梁人也。爲人孝弟、儉直、少事母。歲時上壽、  
自歌舞爲歡。事其二兄、旦趨侍上食而退。出則爲執鞭道  
傍、伺顏色。猶事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說先王、生不務裘馬、  
不喜酒、不畜媵婢。嘗歲暮出、取逋負、見多窘乏、輒割券、馳  
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瑾不較也。子珣爲東明丞、強  
逆處士之官邸。養輒感額求歸。曰、吾往未嘗入公府、乃今  
公府居耶。輒歸我。母困、時舊令得代去、問處士曰、我孰與  
新令賢。處士默然。熟視久之、曰、君似弗如也。人歎服其直。

於是鄉間從化家居子弟見輒趨拜却立里中人假僮僕使不復關白其主人雞豚放猶一家斯益足爲淳風矣妻侯亦孝讓有幼子爲嫂子提殺之侯泣謂瑾曰吾幸尚有珣奈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嫂子以百金詣瑾謝瑾不受詣侯謝侯不受曰吾利而金出汝耶

### 汪公

汪灌慶衍者婺金華西山里人也爲人廉直能急人患難人有故叩之卽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徭役不均而訟訐滋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兄則吾屬子弟也顧墮恩圯義而鬪於役者獨

憚追胥科繇騷屑之擾焉耳請率里正一歲所湏錢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之差次於籍而衆哀金以異當役者從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時戶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仰給於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願與父兄慮之衆翕然稱善卽日立約束無違者旣又以哀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竣於役而反則會衆擊豕醢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一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矣太守吳公大善之延灌等及宅父老與爲



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飢民羣起爲攘寇以救死守召灌  
爲畫欲調兵灌曰無以爲也此直丐升斗救死耳下片符  
可致何俟兵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巡檢  
與俱灌止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逮至莫不  
畢集吏覬功悉論以死灌詣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束手  
隨檄來未嘗扞法也今以逆論之後復無凶歲乎且灌實  
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死也守感悟亟解散其獄黥  
者纔二人其著信如此 國初土田之稅設糧長主出納  
而供轉輸華亭夏宗顯者奉法最謹愛細民升斗無妄取  
繇賦輒先時而集聯事皆則之宗顯喪母毀兄及孀姊老  
而寡恭養之撫異母弟有恩訓誨子弟勉於善歲凶多賑  
貸稱長者云

王公

王義士者蘓之太倉人也名芳字尚義一字德遠幼業儒  
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閱瞿曇  
書故殺之物不食卽遇一螻亦存悲濟每每施棺掩骼人  
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思質公被逮裹糧奔赴號失聲  
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畀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  
托金十錠貸焉簿尋褫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  
舍鸚鵡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廷槐病滯

旅舍與語嘆曰奇士奇士乃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饑飽寒煖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携至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興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籍市瓷缶躬爲滌除芴眈者率不堪無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菓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昇易輕舫欲就姑蘇召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王君曰生平心事百不一伸天乎已矣儻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柩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三月廿有三日也雙眸炯然王君曰古今

旦暮孰爲彭殤豈君達人而怛化邪摩其眶者久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托毋戚戚爾生喉間嗒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丘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訖其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柩弗前遲明王君祭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嘖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隕涕者論曰昔郭仲翔負吳保安之骨歸葬故丘范鉅卿夢張元伯之喪素服追挽彼皆久要猶響千古之齒頰乃若王君之於費生萍逢莫逆遂爲死友千里維持半塘挽別其艱辛

骹骹有戚屬所難者。謂之義士非與。

義僕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

此與漢之

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廼費我藜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

李善何異難哉難哉

不若牛馬耶。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

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暮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

主無憂。富可立致矣。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為寡婦嫁三

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輸粟為太學生。

而寡婦則皁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

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今之

日。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

私蓄者。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姬一兒。僅敝組

掩體而已。田汝成曰。阿寄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

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

綬者。或不諱為盜臣。五都之豪。為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

德色也。阿寄村鄙之民。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

也。廼肯畢心殫力。斃而後已。嗚呼。不可及已。嗚和又曰。阿

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窮而遇者。塗必扶。窮而

百武以為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

著然卽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奉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李秃翁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則其天定者雖奴亦自可托而况友朋雖奴亦能致孝而况父子彼所謂天性者不過測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奈何之辭耳奴與主何親也奴與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於奴焉三歎是故不敢名之爲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爲我實不能也

### 義倡

邵金寶故倡也口西俠戴綸所與游綸爲京營叅將以善咸寧侯下獄將坐重辟念事非朝可竟去家數千里無可庇朝夕罄囊金三千餘屬邵曰余生死不可知若其念我乎持此贖余以待命邵含泣收之爲畫策日費以給權貴公子驩而買少妓博市井富兒金展轉出綸綸庭鞠赴市邵歲罄資于權貴因得周旋椎楚弗避十餘年所如一而需綸用不缺綸卒藉其力以出尋補建昌游擊贏金尚四千有奇奇悉付綸而從之任綸妻自其家來省請邵升高座命侍女強持之委身下拜令勿答報其救夫恩也若旬



而返將行語綸曰夫難妾以疾不能爲力而邵能代之妾當愧死矣無以謝邵氏惟君念之垂涕泣而去噫金寶出於倡而能委曲以全大義武墨朝臣所難者其妻以不能救夫難而能念爲救者且以結髮嫡拜下風而避去不亦晉趙氏夫人之遺風哉

續藏書卷二十五終

續藏書卷二十六

文學名臣

詹事曾公

事

長陵

景陵

曾襄敏公<sub>啓</sub>字子啟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命解縉選取進士進學文淵閣名翰林庶吉士公學問日進時召入試迅筆千言立就理詞皆到上屢摘羣書隱僻事問公悉能對以故喜公公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陞侍讀數侍燕閒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曾<sub>啓</sub>否考其文竟不及<sub>啓</sub>遠甚內艱起復扈從邑人坐奸黨事詞及公詔特原曰朕惜爾

才也。公居長安右門外，火延禁垣，亦不問。陞侍讀學士，修天下郡縣志，爲副總裁。書成，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講。從宣皇帝自南京還，陞少詹事。公預修三朝實錄，再扈北巡，三考會試，爲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爛然，興致所到，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自解胡後，獨步當世。性孝友，喜獎拔後進，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灑落，能飲酒，善談論。平生以及物爲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三十年，徒以文學自見。卒，贈禮部左侍郎。袁表曰：明興劉宋，以宗工司制，代言文體渾厚，繼以東里溫醇雅則，有歐陽少師之

風。子啓，天才雄麗，倚馬萬言，其文如蘇長公，浩如懸河注之，不竭。詩古體有魏晉風，律宗初盛唐，亦一代之鴻匠也。

修撰康公

事

秦陵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數歲與羣兒嬉，爲嬉師焉。父鏞授之業，輒退而嬉，怒欲箠之。明日課所業，無可箠，乃已。就傳於牛生，授以小學之節，使無嬉。時病焉，稍長，語及牛，傳未嘗不潸然泣也。弘治戊午，舉於鄉。壬戌，狀元及第，于書覽而不誦，憑乎若登春之臺，遊乎而飫焉，而無所搦也。蓋悉其意而遺其詞，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覓焉，吾得其覓焉；已矣。譬之酒，善飲者漉其醇，不善飲者啜其醜，其下則貪

糟醉焉耳。又曰：上士恒逸，下士恒勞。夏螢而冬雪，佔俾焉不足而繼之夜，不亦勞乎？誠虛吾襟，尋夫博之人而友之，則博不在彼而在此矣。吾何螢雪為哉？故其在辟雍也，什九在外而日尋友朋，此海之學也。而挾冊者笑之，既而同試笑者，方咨議構思，顧海已投卷而逝矣。凡撰著中煩而外疲，弗為也。惟靜而虛，虛而意生，滔滔乎來矣。夫然後操觚而揮，雖眾咻弗聞，未及乎匱也。止焉，蓋養其鋒而善用之，恒若新發，矧也在史館凡三年，凡諸著作必宗經而子史以宋人言為俚，以唐為巧，以秦漢為伯仲，而有駁焉。故同進者忌，僞以國老文就而正之，實禍之也。海不疑筆削。

而授之，十存一二焉。故諸老咸病海，海遭內艱而歸也。及順德遇盜而失財，捕盜者欲追財以還，猶覆水而不可收也。後瑾敗，忌者謂海交瑾，故失財而復獲，遂罷其官而禁錮焉。海愛人之心長，而自好短，嘗援人於死而獲生者數人，非望其報也。生者或顧謗其為交瑾，忌者徵焉。由是陷于網羅而不可解矣。海之錮也，以文為身累，曰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為吾詠歌舞蹈于泉石間已矣，何以小技為哉？乃為樂章，求律於太常氏，又自審定黃鍾而用之。然後宣以七音，舞以羽籥，用以祀先樂賓，使聲容並作，蓋自是有安石東山之典，用妓樂焉。然恐友朋規則道有卷舒，其名

教之樂固未嘗虧也。事親自少以承顏爲事，九族待而舉火者數十餘家。尤精于曆數，隔年求日月交食，分秒不爽。用掌鈴天時，決傷寒人之死生，又明諸脈絡孔穴，以處鍼灸藥餌，悉不謬爲所親喪家葬者，點穴陰陽家弗能駁也。用六壬太乙占事，知來輒驗。唯博奕薄而不爲。年六十四而卒。所著有武功志及張氏族譜。對山文集其論文有曰：論○文○至○言○。古○人○言○以○見○志○，故○其○性○情○其○狀○貌○求○而○可○得○焉。此○孔○子○所○以○于○師○襄○得○文○王○也。故○昔○人○陶○則○陶，杜○則○杜，韓○則○韓，柳○則○柳，咸○自○成○家。今○或○不○能○自○立，傍○人○門○戶○效○嘖○而○學○步，志○意○性○情○略○無○見○焉。無○乃○類○諸○譯○人○也。耶○。君○子○不○鳳○鳴○而○鸚○鵡○言○陋○矣○哉○。

修撰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慎，字用修，別號升菴。其先廬陵人，徙蜀之新都。父廷和，號石齋，由翰林院庶吉士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相兩朝，有除難定策之功。子四長，卽慎。生而岐嶷，穎達。七歲，母夫人教之句讀，併授以唐絕句，輒成誦。慎奮志誦讀，不出外戶。懼母憂極，其悲號廢食，骨立。未幾，祖母葉訃聞，隨石齋公回蜀守制。大父留耕，公授以易兩句而洽，不遺一字。擬作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數語，公極稱賞。復命擬過秦論，益大奇之，曰：吾家賈誼也。一



日石齋公與二弟觀畫問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爲正慎舉元微之詩以對二叔曰詩亦未佳汝可更作慎輒呈稿云會心山水真如畫好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御寇影形相贈晉詩人二叔曰只此四句大勝前人矣時年一十二辛酉石齋公服闋慎亦入京師有過渭城送別詩及霜葉賦一日偶作黃葉詩李文正公見之曰此吾小友也乃進之門下命擬出師表及傅奕請汰僧尼表文正覽之謂不減唐宋詞人弘治乙丑待石齋公禮闈時崔銑試卷在分考劉武臣簾下疑其刻深未錄慎見之愛其奇雋以呈石齋公遂擢詩魁崔知而以小

座主稱焉時年一十八正德丙寅與同鄉士爲麗澤會丁卯歸應四川鄉試督學劉丙試而奇之曰吾不能如歐陽公乃得子如蘇軾是秋果擢易魁十一月上禮部戊辰春試入國學祭酒周玉類試之曰天下士也己巳歷事禮部尚書劉宇見慎問曰子爲誰對曰楊慎劉曰本部天下人豈必一大臣子弟耶乃稱歎不置辛未禮部會試靳貴擢慎第二殿試則及第第一制策援史融經敷陳弘剴讀卷官李東陽劉忠楊一清相與稱曰海涵地負大放厥辭共慶朝廷得人授翰林修撰時年二十四癸酉丁繼母喻憂明年藍鄙諸寇作慎在邑城中日夕戒嚴有賊數百詐稱

官軍以給門者慎率守雉堞者詰之散去乙亥服闋冬十二月北上丙子入翰林爲經筵展書官及校文獻通考丁丑爲殿試掌卷官得舒芬策以呈閣老梁公乃得首策時武皇遊幸宣大榆林諸邊返而復往慎疏切諫不報乃以養疾乞歸庚辰九月慎北上仍舊官辛巳四月世宗皇帝卽位五月慎爲殿試受卷官八月開經筵慎首作講官進尚書金作贖刑之章言聖人贖刑之制用于小過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姦元惡無可贖之理時大闕張銳于經等皆犯先朝事罪當死以進金銀得免故及之壬午二月命慎代祀江瀆及蜀藩諸陵寢著江祀記

洪御

史簡霄遊浣花溪載酒賦詩有烟霞誰作主魚鳥自相親斗酒千金會扁舟兩玉人之句十二月北上復命癸未纂修武廟實錄慎練習朝典事必直書總裁蔣冕費宏曰官階雖未及實堪副總裁者乃盡以藁草付之刑定甲申七月兩上議大禮疏嗣復跪門哭諫中元日下獄十七日廷杖二十七日復杖之慎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時同事死者配者黜者左遷者二百八人慎舟由潞河而南值先年被革挾怨諸人募惡少隨以伺害慎知而備之至臨清始散去時年三十七乙酉正月至雲南病馳萬里羸憊特甚栖栖旅申方就醫藥而巡撫台州黃衷促且甚慎

力疾冒險抵永昌，幾不起。巡按郭楠清戎江，良材極爲存護，卜館雲峰居之。且上疏乞宥議禮諸臣，郭亦被詔下獄。斥爲民。丙戌九月，閩石齋公寢疾，疋馬間道。十九日至家，石齋公悅而疾愈。七月，携家就戍所。十一月，尋甸府土舍安銓變起。十二月，武定土舍鳳朝變亦起，攻掠城堡爲患。慎歎曰：「此吾效國之日也。」乃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往援。木密所守禦入城，與副使張峨謀固守。明日，賊來攻城。寧州土舍陸紹先率兵戰城下，慎從城中，兵鼓噪出以助外兵，賊敗去。慎復歸會城。戊子春，慎一足病，有半人啣鑿齒一足笑虞夔之句。己丑八月，聞石齋公訃，奔告巡撫。

歐陽子重疏上，得歸襄事。十一月還滇。壬辰正月，布政高公韶聘修雲南通志。時鄉大夫有欲冒嗣潁川侯傅友德，以覬世爵者，慎不可。乃乘張羅峰，復相流言欲中之。慎遂去。庚子八月，巡撫劉大謨聘慎及王元正、楊名纂修蜀志。辛丑還滇，至東瀘，疾作，尋戴金留之。返成都。壬寅七月，還戍所。丙午冬，大理推官吳宗徽署安寧州，奸規州利，欲權民鹽。牛慎言於當路，得免。丁未，居高曉水莊，名十二景，日與交遊倡和。四月，屬簡紹芳、繇漢王褒移金馬碧雞文於羅漢寺之崖。凡招提佳勝，會意處，便操觚留題。數與滇之鄉大夫遊昆明池，有池賞詩社集。庚戌四月，海口疏雲南。

臺司顧箬溪諸人記其事於石壬子二月時在逸武弁得  
委祭龍海口懸肆狂惑請丁夫六千督往注濬剝衆利州  
人苦之有言於慎者慎歎曰海已涸矣田已出矣民已疲  
矣致書巡按趙炳然罷之九月復至瀘已未春還戍所六  
月遘疾感懷詩曰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歸  
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爲滇海囚遷謫本非明主意網  
羅巧中細人謀故園先隴痴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又訣  
李張唐三公詩云魍魅禦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怨  
誹不學離騷侶正葩仍爲風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筆今吾  
故吾逍遙篇中溪

李元陽

半谷

張含

池南

唐錡

叟此意非

公誰與傳卒年七十有二丁卯穆宗皇帝卽位奉遺  
詔追贈光祿寺少卿慎孝友性植穎敏過人家學相承益  
以該博凡宇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說醫卜技能  
草木蟲魚靡不究心多識闡其理博其趣而訂其訛謬正  
德間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內閣取秘書  
通考又作汪張中使下問欽天監及翰館中皆莫知爲何  
星也慎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周禮史記漢書以復又湖廣  
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同官疑爲三地名于長  
官司上添一三字慎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證之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喬字



鬼瑣之語。上問之內閣，慎適在館中，卽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乃若論王導之賊晉室，辨太王之非翦商，魯之重祭，不始于成王。周公春秋五伯，深斥乎楚宋秦繆，引墨子及修文御覽以辨范蠡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發蘓東坡之言，及李漢韓文序以辨文公與太顛書之偽，駁歐陽氏非非堂之說，傳節婦唐貴梅之歿，此又證據古今，闡揚幽隱，謂其有功世教也，非乎？至若陶情乎艷辭，寄意于聲伎，落魄不羈，又慎所以用晦行權，匪恒情所易測者也。昔重慶守劉繪貽慎書曰：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譏，則有所棄。寄

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所爲，蓋求其適與安也。古人買田宅，擁聲伎，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抱尺寸者之見也？僕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摹文讀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蹟，鑿石辨剝，泐破塚出遺忘，有僻儒苦士，白首蓬蒿，日自纂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蕩神於逸欲，羣色者能之乎？斯言也，可謂諒慎之深者也。慎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心力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不倦，平生著述百餘種。

轉注古音略

古音叢目

古音彙要

古音複字

古音駢字

古音附錄

古音餘錄

六書索隱

六書練證

古篆要略

說文先訓

韻林原訓

奇字韻

雜字韻寶

丹鉛餘錄

丹鉛摘錄

丹鉛續錄

丹鉛別錄

丹鉛閏錄

丹鉛贅錄

選詩拾遺

選詩外編

風雅逸編

唐音精絕

唐音百絕

絕句辨體

蘇黃詩髓

五言律祖

宛陵六一詩選

五言三韻詩選

五言別選

六言詩選

古韻詩略

李詩選

杜詩選

宋詩選

元詩選

瀛奎律髓選

詩林振秀

皇明詩抄

填詞選格

詞林萬選

古今詞英

填詞玉屑

百琲明珠

書品

詞品

草堂詩餘補遺

升菴詩話

詩話補遺

稗林伐山

文海鈞鏐

謝華啓秀

病榻手耽

楊子卮言

卮言閏集

譚苑醍醐

敝帚

墀戶錄

清暑錄

墨池瓌錄

逸古編

引書晶鈺

檀弓策訓

金石古文

叙管子錄

莊子刊誤

夏小正錄

名奏菁英

羣公四六節文

古文韻要

古文韻語別錄

經書指要

經義模範

升菴經說

山海經補註

禪藻集

禪林鈎玄

銘心神品

千里面談

希錢篋錄

洞天玄記

赤牘清裁

赤牘拾遺

滇載記

滇候記

蜀稅文志

交遊詩錄

江花品藻

升菴文集

升菴詩集

長短句

長短句續

玉堂集

南中集

南中續集

南中集鈔

月節詞

羣書麗句

寰中秀句

哲匠金桴

異魚圖贊

素問糾略

脉位圖說

空侯新咏

古今風謠

韻藻

古諺

古雋

瀑布泉行

崔氏志銘

洛神賦

梅花賦

樂志論

陶情樂府

續陶情樂府

七十行戍稿

右一百九種

副使李公

事 秦陵 康陵

李夢陽

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

治癸丑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倡爲古文辭時外戚張氏怙  
寵驕恣聲焰薰灼莫敢問夢陽上疏論之語極切直下錦  
衣衛獄掠問辭氣慷慨無所撓孝廟召見大學士劉健  
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健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  
足深罪遷從容對曰夢陽雖狂然其心無他實欲盡忠於  
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孝廟  
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問日來外間事何如大夏曰近  
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  
夢陽獄有勸朕杖之者恐殺直臣故釋之大夏曰此堯舜  
之心也夢陽旣材高不肯同流俗人以是多忌之者久之

遷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士習時宸濠懷逆召致  
文學士以夢陽有大名折節下之按察使鄭岳爲濠所陷  
而夢陽與岳素不相能岳旣得罪謂夢陽傾之也遂相訐  
奏夢陽閒住歸大梁濠敗辭連夢陽賴刑部尚書林俊力  
救得免後桂萼方獻夫霍韜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卒子枝  
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終海州判官

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氏去古未遠而  
遷向雄固之下亦鮮稱矣殆後韓柳歐王蘇氏父子各以  
所長擅稱唐宋間說者猶低昂之昭代文章發于金華  
數子宋劉二公潤色鴻業特尚典則雖奇麗不足而朴醇



有餘氣運熙洽使然也弘治間李公夢陽以命世雄才洞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西漢古詩莫如漢魏近體詩莫如初盛唐乃與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作爲古文辭以蕩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彬彬郁郁茂以尚矣李公才最高其人負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終其身世咸疾之如讐世傳李公雙瞳炯炯如電論古今終夜不少休世莫能容良有故矣若李公者安能使無聞哉

### 副使何公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第三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太學比歸祭酒林瀚

賦詩贈之弘治壬戌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方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大學士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勅房經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爲直者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解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言人事不修天變將作且詆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時四方學士咸願知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欲交驩景明持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卒不許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內閣陞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政尚嚴務在崇本起弊士初稍不堪久而安之病嘔血棄官歸卒

于家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常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於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于謝人以爲知言

論曰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爲古文辭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然從之同時濟南邊貢姑蘓徐禎卿及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者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傑也邊華采不足而質樸有餘亦稱哲匠云

考功郎薛公

荆川唐子作傳曰薛公名蕙字君采亳州人蕙憫學者濼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生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其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于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



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蕙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蕙少嘗刻鏤于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始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在吏

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子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蕙自爲刑部時值

忠

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顧獨晏然後大禮之議起迺撰

諫至再

爲人後解爲人後辯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懌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構其罪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塞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蕙貌臞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厓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卽庸衆亦無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斤不用且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



之檢方製藥嘗脫衣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同時按察使高叔嗣僉事陳東皆有文學盛名與蕙相倡和不絕

### 山人孫公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爲舉子章句日闔戶獨居一室家人亦罕窺其爲十八則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崖下時有所得赤腳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奇石爲歌歌曰飡蘭桂兮薜荔衣臥虎豹兮從蜺螭笑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

焉終乘元氣今游無窮聊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一元日默坐觀天地之化萬物之原反于心自吾心而合之不異以爲世俗物一無可好尚獨喜爲詩詩甚喜唐人音節凡感佚思作可喜可愕可悲可嗔一以寓之發之以豪縱恣肆時出入畦徑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探其學輒撫掌大笑不爲答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祝融峰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文依依不忍去遂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自以爲奇偉復南徑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橋返遇石州殷雲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楊子江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



山闕海門，月餘別去。殷子曰：吾嘗與一元縱論古今成敗，失得豪傑，士志術有成有不成，愕然驚聽也。顧自謂愧取於世多矣，彼將何爲哉？吾聊以著其大都焉。

### 叅政王公

叅政王公名慎中，字道思，別號遵巖，祖寰，由固始徙居晉江之安平里。父紀生五子，慎中其次也。衆因稱王仲子云。慎中生有奇質，母李教以詩，輒記誦不忘。父教以對語，應答如響。年十三四，盡通舉子業，且多讀古人書。時授學，易時中，時中祭虛齋高弟，一見謂當避生三舍。嘉靖乙酉，舉於鄉，明年舉進士，年纔十八，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往監

兌者，惟取完事，不復及國家大計。慎中獨急轉輸，革侵耗，宿弊爲之一清。暇則讀五經暨百家言，詩文具秦漢魏晉風骨，又倣晉人作書，遂擅臨池。未幾改禮曹，更得一意于文事，交遊如八才子外，給諫曾前川，提學江午坡，學士華鴻山，屠漸山，相與切劘，各成其學。世廟方重祀典，文制禮作樂，四郊改建，百役奔馳，慎中時典祠祭，督工考禮，克副尚書之托。辛卯，各省鄉試，以京朝官爲主考，慎中得廣東錄文甚佳，明年狀元及第者，卽鄉魁林大欽也。朝議破格用人，將取部屬充館職，諸部屬無如慎中才者，權貴人欲其一見而慎中固不肯往，曰：吾寧失館職，不敢失身。乃

改吏部慎中在吏部以才高事事得與謀少宰霍渭厓嘗稱之于衆中已進驗封郎中會忌之者短于羅峰張相國因以覆方士張衍慶請封事謫判常州慎中在郡能革吏弊得民心巡按御史郭宗臬夙重其才譽揚之而巡撫侯位待之不少假委署江陰縣縣多大族多不法慎中不以遷客少偃蹇至則延見父老舉廢事除積害怙勢不遷者首置之法一縣肅然尋陞戶部主事再陞禮部員外俱留都冷曹因得益肆力于問學嘗與龍溪王畿討論陽明先生之遺說而精心求之于聖賢微言多所契合慎中夙好古漢以下著作無取焉至是始讀宋儒之書而喜之尤喜

曾王歐三氏文卽眉山兄弟猶以爲過于豪而失之放矣以此自信乃取舊所爲文悉焚之製作一以曾王爲準唐荆川初見不肯服久之相解亦變而從之嘗語人曰吾學問得之龍溪文字得之遵巖其推許如此丙申陞山東提學僉事慨然以古風教爲已任章程條約爲之一新時下寮叅謁曲膝過恭乃痛爲禁革士以士禮見教官以教官禮見踵舊習者一體懲戒之所試卷品藻彈射百無一失其高等士率以次得雋去東人至今思之未幾進江西叅議江西乃陽明先生過化地故老猶能道其遺事慎中尋陳跡發新議往來白鹿鷺湖間與雙江聶司馬東郭鄒司

成念菴羅殿撰南野歐陽宗伯交遊講習學益進俄遷河南叅政抵任禁有司不許科擾章聖梓宮過河南供億繁多下吏有棄官遁者慎中身任其役察吏咸仰賴之陳後岡歿收拾遺文撫其孤厚賻而還之鄉歲飢戶部王侍郎奉旨賑濟王檄慎中將事慎中爲親歷郡邑開倉發粟民獲更生王具以狀聞且薦當大用辛丑考察忽從中報罷偵之乃權相夏怪其爲屬日不曲意奉承其心腹劉塾又恨張汝思與之齟齬慎中用言庇之遂并惡之而告于夏吏部坐以不及夏徑票擬不謹慎中旣罷因約同龍涵江劉叅知遊洪水王屋太少二室及武當山相携而歸

劉意不從慎中因獨至淇上徜徉百泉蘇門之間訪學士崔後渠談數日而歸時年甫三十有三耳慎中少年英氣太露如太阿出匣知其難犯久之涵養深沈藏鋒歛鍔而世竟莫能用矣其爲文也恒以構意爲難每一篇必先反覆沈思意定而辭立就細觀之鋪敘詳明部伍整密語華贍而意深長按之不亂而呼之應簡片紙隻字得之者有如至寶嘗言吾之爲文不外古人而有高出古人者其自負如此閩士日以所業請正門墻幾不能容凡監司部使者行縣莫不造其廬講道問政居常念從仕之早不獲盡力于父母之奉故其罷也葬父養母稍無遺憾又以爲國

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變作東南，海上逋逃，是爲大患。泉固濱海，且與漳隣，深爲可慮。建州爲八閩上游，吾嘗有意于此。其子聞之，乃卜居焉。後倭患作，一如所料。將遊武夷，築室九曲深處，遂躡屩至衡湘，登南嶽，棲息天柱，回鴈芙蓉，响螻諸峰，澄神反照，爲長生久視之道。復與八才子等一晤，因母病遂已。戊午夏，賊自武榮入郡境，市鎮居民扶老携幼，驚逃山谷中。有倡爲清野之說者，督責入城。嶺中撫髀嘆曰：是大失計。清野乃北邊虜至，急斂人畜，使彼無所掠。若內地，惟在郊關外村落生聚，然後能成治耳。今宜速令各鄉大姓，盡還故居，相度地利，自相團結，使盜至不得逞，而後城內可恃以爲安耳。後數年卒，壽止五十。

僉都御史趙公

趙公名時春，字景仁，別號浚谷，陝西平涼人。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必引繩按矩，詰責之不少貸。故賢者服其正，而在中人，咸疾其太剛。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試禮部，哀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有所製作，爭傳誦之。而時春則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之不修爲大戚。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懽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



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  
間以長鎗大斧、旣掩灘丘福、不足平也、故在賢者、率壯其  
志、及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都城、世宗皇帝用薦、  
召爲兵部職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  
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鴈門諸關、初嘉靖丙戌、時春舉南  
宮第一人、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卽疏  
請禁諛佞、正士風、又疏錄用諫官、明善惡、闢異端等七事、  
下詔獄爲民、暨改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疏請正東宮朝會  
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本、又罷爲民、其爲政於晉、斤貪  
墨、省征徭、抑求請、絕餽遺、曰、吾不敢竊府庫以自潤、亦不  
能借府庫以市恩、宗藩貴宦、相戒莫敢犯法、一時文學氣  
節、政事之聲、振動天下、乃皆曰、此儒者之末事、其志專在  
攘夷狄、復 祖宗之疆宇、遺後世以長治永安、而卒不獲  
試、此世所爲深慨也、其在職方、坐議馬市非策、又以能兵  
爲逆鸞所忌、幾得謗、死在山西、檄將士禦虜代州、身甲冑、  
督兵繼進、斬虜若干級、而總兵李涑、乘勝入虜、伏中、敗沒、  
詔解官聽調、卒以不起、時春少讀書、日記萬餘言、凡史所  
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數、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  
名歷歷誦之、無爽、所爲文若詩、豪宕閎肆、伸紙行墨、滾滾  
而出、若不經意、而於古人之法度、靡所不合、說者以爲有

司馬子長、李太白之風不虛也。荆川唐公於文士鮮所稱許。嘗有言曰：宋有歐、蘇、明有王、趙，其推重若此。王謂遵巖也。

### 尚書王公

王公諱世貞，字元美，年十五詠寶刀詩，師爲之避席。弱冠舉丁未進士，以刑曹郎與李于鱗諸子相唱和，名藉公卿間。世貞又日坐公署，剖決案牒，所讞獄度得情，輒手錄付吏，趣書之，各以輕重決遣，不三日而畢。自是銓部兩以督學擬世貞，皆爲權相嵩所沮。又半歲遷青州兵備，青多大俠巨盜，探丸殺人，有司不能制。世貞集強壯教之射，申飭

保甲，重捕盜之賞。又於州邑畫地爲界，以義官統之。盜當時捕獲者爲上，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勦者又次之。凡盜從其所起而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傳捕者，罰釋盜而覺者，立杖。歲以其法行之，期年盜盡解散。無何父忤變作，世貞解綬奔還，伏草土中幾十年。嵩戮薦起之，堅不欲出，以八事應。詔曰：此可藉手以謝。朝命矣。固辭不報，乃勉起就官。大名之俗，凡婚者之將嫁也，其姻族相聚而共酒食之多者，匝月不止。旣嫁，則婚家亦如之。蓋一婚而中人之產去半矣。喪家之有喪也，則姻族相聚而食者費不貲，蓋一喪而中人之產去半矣。世貞至，定婚喪禮。

其俗至今守之。大名爲州邑十有一，而真定以三十餘，以軍興論供輸，則大名與真定等。而是時大名闕飭兵使，其治真定者，復委十之六於大名。曰：大名饒而真定瘠也。世貞力爭，乃不果增。居一年，移浙江叅政，下車摘一二墨吏，及巨室裁抑之。吳興、乂兩郡富人，故閉糴，粟踴貴。世貞首捐俸五十金，郡縣長而下次之，又募民入粟廩中，給冠服。及冬，報粟得三十萬石，又疏乞改折得十五萬石，人賴以活者甚衆。未幾，自浙叅長晉臬，以內艱去。服除，補楚臬，旋遷廣西轄。未一月，入領周卿。又八月，以御史中丞出鎮鄖。世貞爲糾劾貪縱，咨訪將才，刷軍政，清屯田，郎遂隱然爲

重鎮。江陵相弗謂善也。世貞意不自得，解官歸。乂之補南大理，又乂之補應天府尹，皆不赴。其後兩京臺省交薦，起官刑曹侍郎。又其後以父忤卹典，具疏陳謝，而少司馬之命下。又以考績至淮揚，而大司寇之命下。自尚書郎歷卿長，凡四十年。其間條論封事，皆天下大計，而所至吏事精絕，尤不可悉數。最竒者，莫如青州治盜，及楚中樂平王事。都下盜劫，緹帥陸炳索不得，後濟南獲盜房四者，妄承之。世貞曰：狡賊欲緩死耳。立訊曰：若盜陸公耶？曰：然。賊安在？曰：在。請械某而取之。曰：若劫陸公何狀？曰：髯而肥。何衣？曰：衣朱而圍玉。世貞大笑曰：若未嘗識陸公，陸公非髯而肥。

者盜搏顙大服部民雷齡以捕盜橫萊濰間海道宋購之急而遁宋以屬世貞世貞欲掩取而微露其語於王尉捕者還報又遁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世貞知其爲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之曰若奈何匿雷齡往立堦下聞捕齡者汝耶王驚謝無所逃責願以飛騎往俄捧齡至世貞曰女當死然女能執所善某盜偕來女生矣而令王尉與之日果得盜世貞遂以還宋而請寬之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妄報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稱寃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踞堦上其足躡絲履盜首數從後窺之世貞密呼一隸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

履以入令盜者證之盜首不知其易也卽指絲履者曰此是也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卽釋縛者去徐進道者蓄養亡命而以橫占伎女被訟捕之不獲俄有令請間曰進道勒兵反矣世貞偵之果然而故緩其獄令縛賊自劾會有李卿者進道密友也世貞召謂之汝交關進道罪應死能以進道來貸汝卿應命去俄報進道飯某所矣卽遣二十騎往取之而以一騎人營立散其黨亡譁者在邸時驛報有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祝髮爲沙門行遊天下勅郡縣供帳世貞曰藩王有宗正條錮城中不得出而請張如此遣輕騎孟光化偵之則其人以御女



術游藩邸間，崇王賜以樓轎紅杖，所至懾守令，而姦人李汝貴等爲之翼，鞠之則平涼民賀祿也。諸摘發隱伏皆此類，能聲日馳都下，都下士聚而嘆曰：王弇州文而豪，乃任吏耶？方陸炳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奸狡，聞其欲貸其處，世貞搜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旣復因執政以請，卒不許。當時無不側目世貞者。已新鄭柄國，世貞獨引母疾乞休。新鄭曰：吾出而彼歸者何也？已南牀輒伺高旨中之。江陵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唯。會荊州地震，世貞引李國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又有譁辱邑令者。王生江陵婦弟也，世貞論奏不少貸。江陵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

以貌示用，而竟以浮言嗾之去。大抵新鄭褊，江陵橫，其鋒鍛視分宜遠甚，而世貞亦時起時躓，不能安其位于朝矣。世貞生而美姿貌，風采玉立，與客談笑，溫秀之氣溢于眉目間，語及古人忠孝節烈，則又慷慨淋漓，爲泫然罷酒在

浙中，修岳武穆于忠肅祠墓，爲文以奠，辭極悲壯。南陽祠張睢陽及鐵尚書鉉，在南都請崇文廟，釐配享。世貞嘗言曰：吾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入，每欲牽衣窺廊廡之末，則世人齷齪臯比，招搖門戶，而聚生徒者，吾方耻之。吾雖未聞道，然誦法一念迄，未敢忘。故其居喪也，凡三年始茹葷，御室，凡十年始具衣冠，預燕會，家無姬侍，臧獲輩以

百指亦無一人曉聲律者質菴公義田千畝倍拓之又爲  
祠專祀晉卽丘子始興文獻公而配以宋左司諫元學正  
公歲時伏臘率族人跪奠惟謹生平於故舊兄弟白首無  
間言好推于鱗而遜敬美尤不惜以齒牙筆札緩急人客  
或一歲數及門或一人迫得數十函書或進而附世貞以  
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戶且忍於詈世貞以示角世貞弗爲  
異也客至而復請者與如初其門賢愚醜好靡所不具而  
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幾百變世貞皆安之彌成其  
大而已大父倬仕至南京兵部侍郎倬生南都察院右都  
御史兼兵部侍郎贈尚書忬弟世懋仕至太常少卿其詞  
學與世貞埒大抵天下但知世貞爲文章大家而不知精  
于吏事但知觸禍嚴氏而不知與新鄭江陵實復相左但  
知其正位六卿而不知老臥閒曹有才而不竟其用但知  
少年跌宕而不知其言動務依鄒魯家法但知其氣籠百  
代意不可一世而不知其獎護後進衣食寒士惓惓如自  
已出嗚呼賢已所著曰弇州四部稿續稿弇州別集觚不  
觚錄若干卷同時少司馬汪道昆按察使李攀龍皆以文  
名有集行于世

續藏書卷二十七

郡縣名臣

知府方公

事 孝陵

方克勤、浙寧海人也。少從鄉先達學，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季亂，郤穀隱山谷中。國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爲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比至官，首爲書一通懸康衢，諭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卽有不樂聽詣府自言，禁隸卒誰何之，引耆耄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賢者爲師，撤浮屠氏以葺廟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至千人。始有詔，民間廢閑田者聽閱三歲乃稅，吏

徼近功不俟期輒歛之復以田定科繇民益惰且散克勤奉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析爲三有徵發視差等書吏不得竝緣爲姦歲暮轉戎衣于燕時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僦役克勤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輿援暴貴人爲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哀號往卽工克勤奮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爲密聞之中書卽日詔罷役先是不雨克勤袒跣徧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詰朝大雨民驩呼而散

是歲五穀俱熟五年秋隣境蝗克勤聞卽省愆輟食稽首籲天迨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笞辱小事諭遣之不留案牘庶獄軫轉日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作糜遍食之每秋成卽移文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槩斛不遣吏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怨懟言之朝蠲其耗每徵發下信符致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牛羊雞犬散被郊坰諸社稷山川祠壇遺器服咸



飭無所闕。修驛傳於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役工。於農隙爲之。民不知勞。冬寒河凍。驛舟不行。命舟人伐木作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郡故以葦困。時糧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填燕。官吏索糧芻。相輻輳于前。克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勒民夫五千決河。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克勤爲政。以風俗爲急。以德化爲本。郡最煩劇。民孚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

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不陳杻械。懸韋鞭楹。間示無刑罰。奏六歲績。績最。錫燕賞還郡。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爲屬吏。楊貞所構誣。詔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峻治之。以用倉中炭葦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子孝孺上書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又就逮。而沒。克勤孝友備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子進二木瓜。筍而却之。鄉人爲饒陽令者。以潯鴈脩書。力却去。而於人最恩。南冠過郡者。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僦

舟車送之同列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會飲醉投案大詬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益畏慎晝所爲夜必白之天俯仰無愧怍宋太史以爲古體道成德之君子云

知州吳公

事 孝慶

吳履字德基浙江蘭谿人國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爲丞儒者也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僞有發擿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語弗加叱民或援丞裙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大姓坐廳下好言慰諭之聽人人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吏

卒不能爲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箠之濱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齟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儻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瓊輝悟頓首惟命履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縣令至召民轉輸不時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罵令吏卒以語動

令、令、怒、欲、逮、論、一、鄉、民、獲、六、七、人、下、獄、嚴、錮、之、而、往、捕、其、  
餘、民、大、駭、履、計、民、無、罪、出、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  
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  
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儻、急、且、有、變、自、  
古、未、有、窮、刑、法、逮、衆、而、不、變、者、也、事、得、已、南、康、俗、好、祀、淫、  
祠、祠、有、蛇、出、戶、限、民、驚、惟、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履、罪、神、巫、  
十、人、按、其、主、江、中、爲、丞、六、年、而、去、去、三、月、他、吏、用、法、急、而、  
亂、民、益、追、思、之、知、安、化、縣、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爲、兵、天、下、  
既、定、豪、酋、易、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險、阻、自、全、江、陰、侯、吳、  
良、檄、旁、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履、曰、易、氏、自、逃、死、

無、他、惡、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爲、逆、用、  
兵、未、晚、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檄、取、故、兵、請、爲、農、  
者、民、自、驚、奔、相、告、勢、危、甚、履、屬、耆、老、諭、之、曰、侯、所、取、者、兵、  
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履、  
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且、恐、叛、安、可、責、以、事、如、他、縣、  
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  
罪、而、陷、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越、三、載、入、  
朝、擢、知、濰、州、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匹、廐、守、核、其、孳、息、駒、欲、  
責、償、諸、縣、皆、以、勒、民、買、驢、洵、洵、矣、履、不、聽、曰、民、實、不、欺、烏、  
可、妄、責、其、償、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當、宣、布、德、澤、爲、民、

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於是事得罷。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稅，吏聽之。履曰：牛羊後有灰瘠患，不如粟也。獨收民粟，以他縣牛羊送陝西，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役，僉人部送隣縣牛。履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中道牛灰，誰當為償？力爭不奉命。履為吏，不求威名，以愛利為先，重刑獄。凡有訟，召受訟者面質之，平其怒而止。不忍置民於獄，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緝故物價不踴，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感之，以為愛已。居濰二年，會改濰為縣，召還，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履交，戲謂之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履曰：公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履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履至家，如濂戒，竟以自全。

知府陳公

事 孝陵

知府陳灌，江西廬陵人，幼孤，事母孝，好讀書。元季憂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良田，皆棄之，築塲圃，樹木焉。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賴以安。陳友諒強禮致之，灌度其不足與有為也，去不顧。高皇帝克武昌，灌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上與語，奇之。灌因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納。中



山王北征，以經歷贊軍，已擢爲寧國府知府，興學育材，除民所疾苦，抑兼并，創戶帖，覈戶口之欺隱者。上聞，取爲式，布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洩，民至今賴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廩，獨虛籍其數。以上灌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必發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以某月日行視廩，覆歲儲，民間爭輸補，及期，廩皆實，而弊亦盡革。有盜四十人，以劫麥舟，獄當死，灌視其詞曰：此愚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引行劫爲比？乃獨坐爲首者一人，餘減死論。灌風采凝峻，秉行清介，訟者至，片言立斷，爲人所畏服。其爲治，務寬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大行。洪武四年，謁告歸省，召至京，未命卒。

知縣錢公 事 孝陵

錢本中，常州武進人，讀書習法律。洪武中，以人才舉，歷知故城、元城、縣，有聲。改知吉水，豪民宿吏，素爲民患，苦者捕其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壝學舍，召諸生躬教之，旌別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嘗有盜聚山谷間，時出掠，郡守欲以兵殲之。本中單騎詣賊壘，諭禍福，咸相率縛首賊自歸。會赦免。本中勵清操，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裁足朝夕。以註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留不獲。郡人學士胡廣力保。

之得復官、民聞本中且復來、空閣井迎拜、如見父母、未幾、  
與、祠、鄉、何、異、以疾卒、民哀慕、留葬吉水、爭爲負土營墓云、

知府况公

事

景陵

裕陵

况鐘、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以尚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陽爲不解事者、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鐘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蠹悉識之、於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慢侮、不校、旣月餘、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畢來、云有勅未宣、今宣勅、勅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語、於是諸僚皆惕息恐慄、禮畢、坐堂上、呼里老前

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善良、吾不能如關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爲百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諸府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羣胥股栗、不敢辨、鐘命引出、擇有膂力者四人、擲一胥空中、擲殺之不灰、鐘大怒曰、吾爲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爲我盡力耶、高投之必灰、不灰、若鼠輩灰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覈屬吏、出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不寒而栗、謂太守神威、咸畏法不犯、於是掃剔諸宿蠹、置通關勘合簿、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爲暴橫

者而郡體始尊，簿得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禮，諭告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威禁大行，蘓賦重而官田尤甚，民苦之。鍾爲奏減重賦，焚香祝天，乃具疏上，卒得請，復與周文襄書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又甚不難。大抵鍾爲治，專戢豪狡，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故吏畏民安。述職錫宴賜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萬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重迎張益州。鍾剛果敏達，不畏彊禦，嘗上奏與巡按御史爭，相見儀弗憚，然度量廓如也。興學禮士，蘇人至于今誦之。

以爲廉潔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介，千夫莫回。云其後南京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邑縣人，亦起吏，由光祿寺典簿累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鬻歸家，嘗偕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問所由，能奮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累諸公也。獨受責降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况鍾者，殆士人高等，何可以資格拘也。

知府劉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會有詔汰庶官累千人，實意目得之，竟爲



同知金華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廉操直節綽有聲稱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悉爲修葺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山西爲疏乞免其役擢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見他人書不合已意輒大笑聲徹閣陛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藁示實擢南雄知府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苛辱之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且驛言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實抗勅使毀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宦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居恒喜著書尤長於春秋中夜有得蹴童子然燈起書爲人清強甘心貧窶彭文憲稱其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不回勢惕不沮蓋實錄也

知縣丁公

事茂陵

知縣丁積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則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爲先容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利始下車中貴弟梁



長責民逋過倍復訴之積廉得其情追其券焚之由是權  
豪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爲書擇邑老成人  
主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盜之禁榜門  
示耻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廳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  
講解冀變化其惰習春秋祠事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  
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  
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歲單丁小戶亦不  
下五六十積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  
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  
長官願似丁明公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歲大旱春  
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曰此令責也於名山頂築壇以祈晨  
夕齋沐伏壇下禱因得疾疾旣甚猶日究心民事遂卒官  
民相與吊哭於途歸德里有一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  
年當甲首丁父歿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

知府徐公

事 康陵 永陵

徐咸字子正號東濱以尚書領湖薦正德辛未登進士俊  
才穎發與人交不詭于俗居官不事皁察務持大體人樂  
其寬初守沔陽沔屬兵燹後且值陵谷懷襄民嗷嗷待殍  
咸務在撫輯惠養區畫中理民多全活初沔地宜黍鮮植  
嘉穀咸爲之陳厥疆畷引渠灌泉略倣吳地播種之法與

民習之民享其利居三載入覲屬吏託餽贖名盛貨帛以進率謝却之廉譽益彰隨陟夏官郎去民思之肖像爲生祠夏卿喬白巖公雅知咸會武宗南巡咸凡事豫戒備無不周白巖公曰能助予者咸也銓曹聞其賢擢守襄陽爲政一以平易近民爲本民以是益親附之歲值恒陽躬率父老恪修雩祀憊暑不輟而甘澍應妖民感衆禍叵測咸計磔渠魁脅從不問悉解散其牧襄一如牧沔故襄人戴之猶沔人也廖太史鳴吾作楚紀列咸於登績傳童太史內方以餘姚孫衍華亭張弘與咸先後同官均有懿政自爲三高嘉靖丙戌入覲忌者阻之罷歸日事編纂有國朝名臣錄澤山野錄詩有東濱三稿平生天性孝友宅心坦夷侍奉直公昂及太宜人王寢處飲食省事必躬官至二千石田宅不侈常祿之羨悉畀仲兄節奉怡二親不制其出入無毫髮留爲筐篋計又爲仲兄築室以居後家事日落寒暑製衣及衾溫涼適體有疾奉美飲食至老不衰以故稱孝友者無間言嘗築園城闔曰餘春每遇勝日邀伯兄豐厓及郡中名士携鹵榼砮杵于禪扉竹徑觴咏陶然仙如也嘉靖丙寅夏六月卒年八十有八

主事唐公

事 永陵

唐侃丹徒人少從丁璣學爲高第弟子兢兢勵名檢平生

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自代弗得乃藉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夜不解衣竟父獄乃止及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携妻子獨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羹豆藉茅以居令永豐知山東武定州皆悍訟侃豈弟務掩人疵瑕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始若甚迂闊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念以爲永豐健訟起於錐刀競利與靡侈不節相高於是躬率以儉約進父老爲陳務本嗇用周恤相保之義俗尚鬼有嶽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日又喜爲俳優使民淫於欲而置於財侃曰此大蠹也痛革之立木牌二立於庭左

曰從刑右曰從化令曰從理者左欲和者右久之民多立於右以求解言或當于理雖賤吏必改容謝爲立行之無理雖權貴人百方請說終無所假借以是告許之俗爲之一變在武定以鎮靜撫綏疲人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萬二千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議欲濬州境徒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填巨壑皆得寢章聖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哀民間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昇一空棺旁舍中諸內閣牌校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言供張不辦者死矣欲以恐嚇錢同事者竝逃

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於是諸闈愕胎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稍遷刑部主事以執法得情著稱病卒貧不能殮部尚書而下及諸僚賻之錢乃棺而歸其家

少卿程公

事 永陵

程儼字文純建昌南城人舉鄉試授景州學正。挺身範士務砥礪名節次乃及文藝當塗引重命主瀛洲書院。遴十八庠弟子員雋者從講習克浙江行省考官所錄稱得人。

尚書鄭曉其首選也。以母憂去職。服闋補曹州。轉松江府學。松俗習靡。儼力鎮浮誕。崇廉質。謹條約。上禮讓。斥奔競。蹈履繩墨。以身爲諸士先。直指使視學。一生於講。未致頌美。賞紙倍。當道出。儼惡其諛。佞取紙散。諸生斥責之士。習丕變。擢知鹽城縣。鹽城海邑。民竈賦徭多奸避。覈正之。歲旱蝗。民饑。儼亟行賑助。有寃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申雪活之。築堤捍決河。剗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悉力。惟恐後。轉上元縣。在留輦下。俗雜政殷。勳闔。虓驚。臺省牽制。儼壹意利民。弗趨避。心誠孚感。輿誦翕然。內璫以事過金陵。所至饕虐。夫廩外無備也。璫怒欲辱之。儼抗陳。



民艱璫爲改容民居近孝陵者以誤殺苑中獸入死獄莫爲直。爰白司寇得未減諸散荒錢平市直酌公費後咸守以爲法。蓋宰二邑三入覲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隸馭馬而已。時霍尚書韜爲南宗伯風稜矯矯莫與匹。民爲之語曰禮部霍韜天有日上元程爰月無雲蓋以竝也。歷南刑主事郎中守鎮遠鎮遠夷方也。爰勤恤其隱無鄙薄心屏私餽去煩苛寬權市公聽斷懲暴橫清驛傳時供億加意節損省浮費十五六屢決疑獄毀淫祠建社學有黠卒妄奏辨其誣詆反坐之豪民侵貧弱者訟地四十年未決斷還之戍伍有三十年未支糧者多方給與印苗叛豪

猾與私通者痛鋤禁檢其首夷懾不敢犯官九年轉陝西苑馬寺少卿馬政弊已久爰竭力振盪至不下堂五日夜稽侵地復牧軍簿覈丁馬除補疾作致事去爰入官四十年初終一德廉勤端惠所至樹風教白建節婦孝子忠烈祠毀妖廟以其址葬野灰者其折獄不務苛訊要以理屈其心或書聯語韻語于牘器訟者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去必有頌聲或勒思于碑或尸祝于家或祀名宦祠歸家無餘貲自奉儉節旣屬疾猶倡建宗祠定祭儀增墓田修譜乘諸先產盡讓其伯氏居室與昆季共獨所宿樓兄子又舉其半鬻之作籬自障爲詩有風雨半間樓蓋紀實云

知府徐公

事 永陵

近世循吏第一

徐公九經初爲句容令歷九載治行爲天下第一其始至羸服坐一筍輿延見諸侯人恂恂無所詰難諸侯人出相語與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無其黠豪而治乎居三日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內褻中九經摺得之詰其狀羣吏皆叩首曰爲一某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賄也九經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之法已曉戒寮佐毋得擅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其用事胥吏於是人人惴恐於法不敢有所舞每受訟謀必命其人與親識偕往從和處其不卽和處者面諭使之心服間一扶之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至於

武斷并兼輩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催科受役預爲期過期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不遣一隸卒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其黠者多自引去久之益習民貧富與道里近遠諸顧役之輕重必以資其受顧而役者必以便卽田叟村稚得用身應毋使宿猾奪之諸賦長收賦於各區故未有定額司筭者得上下其手悉覈之著畫一於冊以示各賦區邑故有賠賦米四百石覈其欺隱者應之賦得所歸不爲累他運解費有輕重官故量資之黠豪趣輕而資重不相當久矣九經已密得其槩要諸豪詛之神而俾劑之既定爲闡使拈各以分去毋恨色居

恒謂卽 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  
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  
失所者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絰籍邑耳足跡不使至邑  
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爲恒邑故稱孔道輪蹄輻輳取資  
於民不可計九經減舊額夫三之二馬三之一無弗給者  
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筭器食不以貴重故加簋有廢圃  
廣輪數十畝躬率吏卒治蕪穢稅蔬果鑿池種魚閒養牧  
雞豕客過宴飲取諸宮中而用之客更欣然爲醉飽去邑  
西距二十里東距白土五十里爲衝衢車馬所踐塵土空  
積可三尺許遇雨雪泥濘至沒股顛仆相尾乃積顧役之

羨甃石以道之行旅無所苦謳謠藉藉歲大侵民至屑榆  
而食而 上方祠釐竹宮多遣中貴人方士醮神三茅山  
三茅九經所治也歎詫曰吾民困至此而忍更驅之役或  
謂應天屬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曰救災恤隣古道也隣  
民卽吾民吾何忍紆此而困彼搜故贖商引之金宿於府  
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費躬爲經畫諸使者懾其清嚴竟  
竣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役然歲侵益甚穀價踊貴丁中  
丞發庾米數百石使平價而糶取其直於官九經曰今流  
草載道數百石幾何而徒以資糶者彼糶者皆豪也於是  
從時價糶其半還直於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分

食其餓者居三日報餓者起矣輒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傍富人穀而取償於倉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改峻有十七人禦貨而逞穀者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饑民乃風盜以飢文其惡者咸惴惴相戒道不拾遺九經於卑赤無所不極意而馭豪乃特嚴然不敢修怨視諸博士弟子猶子弟也歲時課經術論經文義饘粥膏油之費不乏而其鄙無耻者懲之又方於事上幾用此得罪時應天尹汰邑庾故當有席富人謀之尹欲以席市謝曰賦長已儲之矣尹有所任直時胥下邑索吏賄不得酌而詬諸庭九經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

近有縱劫粟者安知此

也他日又以永康侯之幣徵教讀呂某九經報謂呂某者蓋賈人子不習書不足以辱侯聘尹逾怒而會丁中丞又他有所下治荒者濶略不甚稱九經以意格之且不平價糴也而諸生見懲者中以蜚語中丞恚甚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九經賢泣涕數行下曰徵徐令吾嘗有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下映堦曰令不宜若等故且為移之謫謬稱也眾遂大哭曰必移令請死於此因極敘九經救荒諸奇筴與居恒善狀且詆無耻諸生謂彼不自知罪以小懲而中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強項吏好以抗上自為名移之便會中丞



入內臺有所舉刺而公在刺中訾及公操直指使亦報命  
中丞要之同刺刺僅中考而已事下吏部尚書熊公浹怫  
○近○日○惟○李○敏○肅○公○爲○然○他○始○絕○響○云○八○然曰吾故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刺耶考功  
郎邦彥具前後薦刺語報尚書乃論謫中丞於外而特留  
九經時謂中丞力不能勝一縣令也九經既以廉儉著聲  
其下化之民有華冠侈服者出必遇責曰何以見令君爲  
具稍過侈必相戒令君知之得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  
部營繕司主事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  
過舍治觴炙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毋去我度不可留其長  
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淚曰母以

訓而曹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墮忍則不爭  
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唯噉菜佐脫粟嘗圖一  
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  
父老刻公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  
肖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已又立祠祀祠四五所而其最  
者在茅山謂其息民於荒獨茅山之役巨也在繕部議當  
築外城而城址有犯陸都督炳圃者都督挾上寵橫甚  
人謂避之便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孰謂陸將軍不如  
霍將軍乎陸噤不敢發圃分爲三亡何出權荊州商稅舉  
舊額裁三之一諸聽權者蝟集倍溢於故乃屬其餘於藏

曰吾裁而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所分板最堅而又速役夫不告痛遷署員外郎以功實授員外郎督清源磚廠舟北者且論勢人達官必使附磚之將作大司空吳公多鄉戚屬以司空意請皆不免曰此法也法且自司空出遷都水司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故通漕者與通鹽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漕水溢則汎濫爲田患九經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通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涸工成至于今賴焉時司空進而冢宰倖臣文華代之尋督大軍平東南倭所過張甚河渠郎迂送恒出境外幣餼充溢猶不得一款色而九經第

遣一介齋牒謁之云郎有事沙灣不敢離也文華嫚罵投牒於地而九經以資重得知高州府或謂高雖遠雄郡也公稱名令久獨不能名二千石乎荅曰吾老矣安能自苦以徼身外物陳牒於冢宰謝不之任居一載大察吏冢宰司空比而欲絀之考功郎持不可乃坐以老令致仕九經笑曰老自吾分何至煩考功令臥貴溪山中二十有二年非禮會不入官府守令以時問政言之無所諱於吏胥弊尤切聽者爲縮舌族貧立義田周之立義學教之爲擴田於學以給頰仰同年之婦何婺不能自贍力資之又推以資邑婺之貧而勵節者居恒自奉儉不以老益簋衣絕臬

帛然用施予故窘行視廢丘之瘠得杜家山斥地招流亡授以牛種教之樹稅相土宜通水利而率臧獲與之分功而耕皆成沃壤時子給事貞明長矣九經慨然謂曰吾昔用之邑不盡而以施諸家若既習矣異日毋忘用世給事拜受教是故其居官首請屯田三輔興水利雖不盡究識者猶日望之九經既有年德貴至大夫無聲色好晚節會閭里集于姓童子歌風雅濂洛數章談說義理典故雍容竟日居家又提學御史耿定向按部句容習其政而仰之時誤傳九經物故耿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賢然九經疆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其誕日設醮迎釐於三茅祠下歲

語、具、潞、水、客、談、

時訊問以爲恒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卽却醫藥不御曰有正命存寢甦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於山之神而已瞑矣守祠道士夜夢九經朱衣從數騎啓扉而入嗚呼異已天性孝友重節義不侵然諾疆直自遂四歲失母劉安人未冠失父儉庵公侃侃自樹立奉大母周孺人繼母艾安人尤孝謹屬疫痢大作相染衆二母病徬幾不起家人皆避徙去獨以身周旋其間卒以俱安爲諸生工屬文博通諸經尤精戴氏禮讀善樟槎庄農有耕而乞火者時估俾猶未已也家與少師夏言同里自舉鄉薦至謁選未嘗造其門及夏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九經

獨使一老蒼頭待行唯謹夏從檻車中問而得之爲感泣故御史楊爵工部郎劉魁給事周怡沈來先後以直諫下縱騎獄損月俸橐餽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坐與中人競遠戍範白金爲巨羅而銘之曰不愧明時無負此心以遺節然諸有所爲自達其志而已不務爲名高故少能舉其事者

知府龐公

事 永陵

龐嵩字振卿居南海弼唐鄉學者稱爲弼唐先生嘉靖甲辰由鄉舉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缺屢攝府事初至旱魃爲災嵩督賑委悉霑洽公粟旣竭貸

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蠲其積逋于以勞來拊循之所繇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所部民苦役重乃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輸蠲免其置辦付之印簿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役移僻驛馬匹以甦衝塗覈冒濫優免及詭稱官戶寄庄戶女戶神帛堂匠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惠焉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嵩爲築堤闢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代輸之苦百姓至今賴之折獄無細大必得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嵩躬至婦所見室



畔縣厓矗立，林木颯然，心動行數十武而前，佯執村老，訶問之，對曰：「我但見屍，遂得元二被殺狀。」又高淳傭人亡其妻，妻家以爲歿，執之，嵩偵知，隣有畫工，以其妻歸，日遯也。計致畫工，奪還之。聞者以爲神。戚畹王湧舉人彭若龍，占良人妻，殺人并論歿，居間者萬方，拒不聽。嵩饒吏幹，在事拮据，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捐俸以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爲諸生發疑，抉異無不虛往。實歸者，早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至是奉其緒論，爲諸生規建會于新泉書院，日與講習，以故一時文行之士，成就興起者爲多。天性嚴明，蘄蘄不可犯，而又與有聞于名儒巨公，以是施之政，亦以是持其身。見義勇爲，獨信一力，雖賁育不能奪也。單騎行縣，所至肅然。一疏片楮，不以煩民，人目爲龐青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覲，察嵩謂非理，上疏請止之。至今著爲摯令。」晉南刑部郎中，曲靖軍民府知府。所在士民銜德，旣去而追思之。至今俎豆不絕云。